

内容简介

“死城”是震慑武林的恐怖之域，那里隐藏着武林极大的秘密。

宇文烈奉师命下山，才入江湖，迭遭奇遇：“死城”强迫十二大门派各以本派不传秘技换回被擒的掌门人；诛心人屡次救他脱险，知道他的身世而不相告；救他性命的武艺超群、美绝人寰的绿衣少女，竟是师父仇家之女；他被人抛入“万仞谷”，竟巧吸金冠银魑之血，遇三界魔君而获半片“禁宫之钥”；禁宫公主强迫他与其女成亲，……他的遭遇似乎都与“死城”紧密相关。

为解身世之谜，为了武林的安危，他决定闯“死城”。这个刚刚步入江湖的年轻剑侠，命运将会如何呢？

死城

第一章 换命

这是一座无涯无际的原始榛莽，参天巨树夹杂着藤蔓荆棘，盘缠虬结，形成了一片绵密的树海，像是一个整体。林缘，正对谷口的方向，是一块亩大的平场，一条通路，伸入林中，由于树幕遮天，这通路变成了一条暗无天日的隧道，黝暗阴森，目力奇佳的高手，也只能透视到十丈左右，十丈之外，便是漆黑一片。

道口，一方巨大的石碑，上刻“阴阳界”三个怵目惊心的大字。界碑之外的平场上，默坐着近百人，僧道俗尼俱全，一个个面色凝重，垂头低首，像一尊尊的石像，不立不动。

此刻，日正当中，但场面却显得死寂阴森，似乎日头也失去了阳和之气。蓦地，一声凄厉刺耳的长啸从林中传出，虽是大白天，仍使人有鬼气森森之感。所有的人，纷纷立起身形，除了脸色转为悲愤惊惧之外，仍没有半丝声音。

啸声余韵未了，乌暗阴沉的林道中，幽灵般飘出一条白色人影，眨眼工夫已到了那块界碑近旁，悠然刹住身形，现身的赫然是一个身披重孝，手持哭丧棒，面如血色的中年汉子，目中闪烁着冷酷阴残的光焰，恶形怪状，令人不寒而栗。

人群起了一阵轻微和浮动。身披重孝的汉子，环扫现场一周之后，阴恻恻地道：“各位如约而至，谅来礼物都带在身边了？”声音阴冷得不像是发自活人的口。人群中没半个答腔，空气似乎已凝结住了。

身披重孝的汉子，瘦削的面皮一阵牵动，分不出是哭是笑，自顾自地道：“本人‘东门守望使崔浩’，奉城主之命主持今天的交换事体，现在请各位按唱名顺序报名献礼！”话声中，哭丧棒向空一扬，昏暗的林道中人影又现，只见十几个黑衣劲装汉子，次第现身，每人肩头扛着一口白木棺材，径自走到东门守望使崔浩的身后，放下棺木，然后垂手伫立。

棺木一共十二具，整齐地排成一行。

人群中立起骚动，一个个面色惨变。当中一个身披大红袈裟的老和尚越众而出，高宣一声佛号，激动地道：“崔施主，这棺木之内……”

东门守望使崔浩冷冰冰地接口道：“十二位掌门人！”

一个虬髯头陀声如闷雷似地吼道：“什么？十二门派的掌门人业已入棺……”

东门守望使崔浩淡淡地道：“不错，进入死城的人等于踏入丰都地府！”

“死了？”

“可以这么说。不过，到了‘阴阳界’之外，就算还阳！”

众人同时松了一口气。

第一口棺材之后的黑衣劲装汉子高唱一声道：“少林掌门人慧果。”

那原先发话的老僧上前两步，合什道：“贫僧少林监院了凡，已携有敝派至宝‘降龙经’，交换敝掌门！”

东门守望使崔浩阴森森道：“请交与本使者一鉴真伪。”

“阿弥陀佛，敝派尚不屑于鱼目混珠。”

“嗯，这一点本使者信得过，献经吧！”

“贫僧请先见过敝掌门人！”

“这……好，出界还阳！”站在棺木之后的黑衣劲装汉子，托起棺木，

跨步“阴阳界”界碑之外，然后放下棺盖……

所有各门派高手的目光，全集中在那具盛放着少林掌门存慧果大师的棺木上，每一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口边，有的额上竟紧张得渗出了汗珠。工夫不大，棺木中颤巍巍地立起一个白眉老僧。监院了凡合什躬身道：“弟子参见掌门法驾！”

少林掌门慧果大师骇异莫名地朝现场一扫，道：“怎么回事？”

监院了凡激动地道：“寺内接获此间城主传柬，今日此时，在此地以本派‘降龙经’换取掌门人……”

慧果大师脸色遽变，厉声道：“以本派传经之宝换取本座的生命？”

“是的，掌门人一派之尊……”

“住口，本座被擒为‘死城’阶下之囚，业已辱没少林百年来之清誉，使全寺蒙羞，若再以派中至宝求取苟全，将何以对列代祖师在天之灵，了凡！”

“弟子在！”

“立即携经返回少林，经在人在，经亡人亡！”

“掌门人……”

“不许多言，这是本座最后一次谕令！”监院了凡惨然变色，全身簌簌而抖。东门守望使崔浩冷哼了一声道：“了凡和尚，时间不待了！”

监院了凡进退失据，不知如何是好。

突地，少林掌门慧果大师跨出棺木之外，就地跌坐，阖目垂脸，脸上浮起两朵红云，微哼声中，五官同时溢出鲜血。

所有在场的高手齐齐发出了一声惊呼。这一代高僧为了门派声誉，竟然自断心脉而亡。监院了凡蹬蹬蹬连退数步，面上的肌肉急剧地抽搐着。

东门守望使崔浩僵尸般的面上，居然现出了骇然之色，少林掌门此举，可能太出乎他意料之外。

立即有四个虎面僧人，越众而出，满面悲愤之色，向界碑之前欺去……

了凡袍袖一摆，阻住了四个弟子，自己则举步向慧果大师遗体走去。

东门守望使崔浩沉声喝道：“大和尚意欲何为？”

了凡似是竭力抑制冲动的情绪，语带激愤地道：“敝掌门业已圆寂，贫僧……”

“要带走遗蜕？”

“不错！”

“慢着！”

“施主有何见教？”

“如要带回尸体，仍然要以‘降龙经’交换！”

四个少林弟子早已按捺不住，虎吼一声，扑上前去……

“回去！”暴喝声中，那守伺在棺旁的黑衣劲装汉子，扬手劈出了一道排山劲气，劲风雷动之中，四个虎面僧人，竟然被硬生生地迫回原地。一个无名小卒，能在举手之间迫退四个少林高手，“死城”的武功，的确高得令人恐怖。所有在场的高手，莫不在心里打了一个冷颤。

少林监院了凡手握“降龙经”，战抖不已。他不能弃掌门遗蜕于不顾，但如交出“降龙经”，不啻把派中不传之秘技，助长奸人为恶，慧果大师岂非是白死了，左思右想，终究无法决定行止。

东门守望使崔浩阴冷地道：“大和尚，你可以退下去多多考虑，现在该轮到武当‘太虚真人’了！”

了凡率四僧退入人群，一个五绺长须飘指的中年道士，抢步上前，稽首道：“武当‘三阳’，已带有本门‘上清秘录’在此，不过……”

“怎么样？”

“贫道循少林之例，先见过本派掌门！”

“可以！”第二名黑衣劲装汉子，托起身前棺木，走到第一具棺木之旁放落地上，然后开棺，不久，棺内立起一个头戴九梁冠，身着玄色道袍的老道。这老道正是武当掌门“太虚真人”。

太虚真人显然也不明究里，愕然四顾之后，迫视着三阳道人道：“来此何为？”

三阳道人铁青着面孔道：“特来恭迎掌门人回驾？”

“回驾？”

“是的！”

“你手捧何物？”

“上清秘录！”

“这是本派重宝，你敢……”

“弟子赍长老之命，以此作为换取掌门人回驾的献礼！”

太虚真人目射厉芒，再次遍扫全场一周，最后目光落在身侧少林掌门慧果大师的尸身上，点了点头，道：“本座明白了，一年之前，‘死城’派出高手，劫持各门派掌门人，目的就是要以之作为交换各门派不传秘技的人质，慧果道兄做得好，三阳……”

“弟子在！”

“武当清名，不能毁于本座之手，退下去！”

“掌门人……”三阳道人话声未已，“太虚真人”的手掌已拍向自己的“天灵”。众高手惊呼声中，“太虚真人”的尸身缓缓倒回棺木之内。

东门守望使崔浩生气全无的脸上已变了色，口中却发出一连串使人毛骨悚然的狞笑，手中哭丧棒一挥，厉声道：“时限所迫，本使者不能一一答理，启棺！”另十名黑衣劲装汉子轰地应了一声，揭去了十副棺盖。场面呈现空前的紧张。

十具棺木之内先后立起九条人影，一道、二尼、六老者。最末一具棺木却无动静。

东门守望使崔浩森冷的目光一扫九个棺中人，大喊道：“各位都是一门之长，本城曾屈留各位一年的时间，现在各派如照本城柬约，献上指定的礼物，可以换取自由，‘少林’，‘武当’两掌门人无意还阳，业已自决，各位如有什么打算，请立即表示，否则按顺序交换！”

一道、二尼、六老者一阵面面相觑之后，其中响起数声悲啸，一尼两老者运掌自决，栽回棺中。高手群中又是一阵沸腾。

东门守望使崔浩狞声道：“好，‘峨嵋凌云师太’、‘青城神剑南宫仁’、‘华山断云手莫宇’，自愿追随少林、武当两掌门之后，其余各位谅无异议了，现在开始献礼！”

于是崆峒、衡山、泰山、太极、邛崃、点苍等六门派，先后交出了传派之宝。人影在浮动中逐渐减少。最后，少林、武当、峨嵋、青城、华山也终于悲愤无已地交出了备妥的秘笈，所不同的是这五门派接回去的是五具尸体。

人影散尽，场中剩下一个年约二十左右的白衣劲装佩剑少年。白衣少年

剑眉星目，猿臂蜂腰，秀逸之中带着三分粗犷，只是他面上如罩寒霜，阴冷之气，实在不亚于那恶形怪态东门守望使崔浩。

此刻，他凝目注视着最后一口虽揭了棺盖而无人出来的棺木，面上的寒气却愈来愈重，隐约中透出了层层杀机。

东门守望使崔浩打量了白衣少年一阵之后，阴声道：“小子，你是‘桐柏’门下？”

白衣少年目光转向了崔浩，以更冷的声音道：“不是！”

“什么，你不是‘桐柏’门下？”

“嗯！”

“来此则甚？”

“代‘桐柏派’赴约！”

“报名！”

“宇文烈！”

“桐柏老人与你是什么关系？”

“武林同源，就这么点关系！”“哼，难道‘桐柏派’的人死光了，要你代表赴约？”

“阁下猜得不错，几乎死光了！”

东门守望使崔浩微微一怔之后，道：“无字真经带来没有？”

宇文烈依然不疾不徐，冷得不带丝毫情感地道：“当然带来了！”

“拿出来吧？”

“人呢？”

“谁？”

“桐柏老人！”

“你可以领一具尸体回去！”

宇文烈目中寒芒大炽，厉声道：“尸体，什么意思？”“换命的期限是一年，‘桐柏老人’逾限三日，已无法还阳了！”

“贵门手段够辣！”

“小子，你莫非想找死？”

“在下还不想死！”

“如此，把‘无字真经’交出来。”

“柬约是献经换命，人死，为什么还要献经？”

“换尸！”

“对不起，在下不想完成这交易！”

“那你就把命留下！”

“在下说过还不想死！”

“可是你已经死定了！”

“未见得！”“哈哈哈哈哈！”

“有什么可笑？”

“武林中敢以这种态度对老夫说话的，数你第一人！”

“你算什么东西？”

“嘿嘿，小子，你真是不知死活！”随着嘿嘿阴笑之声，东门守望使崔浩扬掌向宇文烈挥去。

宇文烈正待举掌还击，忽地发觉对方这一掌无声无臭，半丝劲道都没有，看来似是虚晃作势，心中不由一愣，正自不解之际，只觉一股寒气直攻内腑，

顿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噤，暗叫一声“不好！”再度提气时，寒气突向经穴流窜，有如针扎剑刺。

东门守望使崔浩轻蔑地道：“小子，你还有四个时辰的生命，现在交出‘无字真经’，领走‘桐柏老人’的尸体，老夫好回城交令！”

宇文烈一颗心直往下沉，但表面上仍不动声色，冷冷地道：“在下受托以真经换人，而不是换一具死尸！”

“可惜你迟了三天！”

“各大门派均在今日午时……”

“桐柏派稍有不同，柬上已有说明！”

“该派遭遇意外……”

“那是桐柏派的事！”

“三日之差，而毁了一派掌门，这种作为人神共愤……”

“小子，‘死城’铁律，只一不二！”

宇文烈双目几乎喷出火来，切齿道：“好，桐柏老人遗体请妥为保存，在下有一天将再来拜访！”

东门守望使崔浩不屑地道：“可惜你永远不会再有这一天！”

宇文烈冷冷一哼道：“在下不死，会来收这笔帐的！”

“但你却非死不可，四个时辰之后，必然名登鬼录！”

就在此刻，一缕极细但却十分清晰的语音，传入宇文烈的耳鼓，显然有人以传音入密之术向他发话，从这丝丝如钢的语音看来，对方功力相当深厚。“小子，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立即交出‘无字真经’，换去桐柏老人的尸体，否则尸既不能全，经也不能保！”

宇文烈大是骇然，这发话警告自己的是谁？心念甫动，那声音又起，意颇焦急。“小子，你已中了‘死城’独门阴功‘冰魄煞’，四个时辰必死无疑并非虚声恫吓，目前你切不可妄动真力，否则两个时辰都活不到！”

宇文烈寒气大冒，死亡的阴影立笼心头，但冷傲孤僻的性格，马上否定了死亡的恐怖，他的手指按上剑柄，蓦然一提真气，立感全身虫行蚁咬，砭骨寒气，穿经过穴，那种痛苦，简直不是一个人所能忍受的，额上顿时爆出了粒粒汗珠，筋肉急剧地抽搐绞扭，眼前金花片片。

他废然地垂下了手，心灵的痛苦，犹在肉体之上，他明白出手已上不可能了。脑海里浮现出一个重伤垂危的少女，耳边响起那断肠的哀鸣：“苍天！神祇！给我力量，让我在赎回爹爹生命之后再说……”“我要死了，我死不瞑目啊！妈，你死而有知，为什么不……”“我信任你，我等待你，别让我在绝望中死去！”

骤然之间，他作了最大的决定，伸手取出了“无字真经”，递了过去，道：“阁下，我宇文烈如果不死，要加倍讨还这笔帐！”

东门守望使崔浩面上的肌肉微一牵动，接过了“无字真经”，狞声道：“小子，但愿日从西出，有这种奇迹发生，请吧！”

宇文烈咬牙从棺内抱出桐柏老人的尸身，背在背上，踏着踉跄不稳的步子，向峡谷之外奔去。奔行了五里左近，背上的尸体愈来愈沉重，使他不胜负荷，冷汗，已湿透了他的白色劲装，步履由缓慢而逐渐迟滞。终于，他蹶扑谷道之中，欲振无力。他冷漠而生硬的面上，绽开了一抹笑意，但这笑是怆然的，像是对命运的嘲笑。

他半坐起身躯，以手撑地，眼望苍穹飘浮不定的白云，喃喃地道：“看

来那女孩子真的要绝望而死了！”蓦地眼前一花，接着身躯被人挟起，电掣而驰。

顿饭工夫，来到一密林之中，身躯落地，他才看清挟带自己的赫然是一个乡村学究模样的半百老者，面色晦暗，稍嫌阴沉，但两眼却泛散逼人青光，不但自己，连桐柏老人的尸体也一并带到了这林中。

遽然之间，他木然不知所语。

那老者熟视了他片刻之后，当先开了口：“小子，你叫宇文烈？”

声音入耳，似曾相识，他想起那以“传音入密”之法向自己发出警语的人，于是，他挣扎着站起身来，一抱拳道：“是的，前辈就是方才向晚辈提忠告的人？”

“不错！”“请问上下如何称呼？”

“老夫姓名早失，你……你……叫我‘诛心人’好了！”

“诛心人？”

“嗯！其身当丧，心亦可诛！”

宇文烈心中一动，尚未开口，诛心人已接着说道：“小子，你中了‘冰魄煞’，最多还有三个时辰可活！”

宇文烈面露一丝苦笑，平静地道：“晚辈知道这一点！”

诛心人冷冷地道：“你不怕死？”

“人力无法挽回的事，怕又有何用，只是心有未甘罢了！”

“什么事不甘心？”

“不甘心死亡来临过早，使许多心愿成空！”

“什么心愿？”

“恕无法相告！”

“可是，小子！你偏偏碰上了我！”

“怎么样？”

“除‘死城’中人外，我可能是唯一能救你不死的人！”

宇文烈心中大是激动，心念一转之后，道：“前辈要救晚辈不死？”

诛心人一颌首道：“有此打算。”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高兴这样做！”

“必然有其理由？”

“小子，你再罗嗦，我可能抖手一走。”

“晚辈必死之人，并没有一定要求生的奢望！”

“嗯，你的嘴倒是很硬。如果我说不出任何理由呢？”“至少须要有条件！”

“条件？”

“是的！”

“我说是无条件呢？”

“晚辈不愿平白受恩！”

诛心人眼中冷芒熠动，一捋颌下长须，愠声道：“小子，难道要老夫反过来求你不成？”

“晚辈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只是不愿平白受惠，唯恐无法偿还！”

“老夫岂是施恩望报之人？小子，如果是在二十年前……”“怎么样？”

“老夫已一掌劈了你！”

“现在呢？”

“老夫要救你！”

“晚辈不接受呢？”

“那可由不得你！”话声中，一掌拍向了宇文烈。这一掌说快不快，但却奇诡绝伦，宇文烈寒煞攻心，真气不能提，竟然避无可避地被击中了“七坎”大穴，闷哼一声，晕了过去。醒来之时，但见红霞满天，已是黄昏时分，目光转动，诛心人踪影不见，身旁静悄悄的躺着桐柏老人的尸体。试一运气，但感经脉畅通，毫无不适之感，心中可就疑云重重了。“诛心人”到底是何许人物？何以武林中从未听人道及有这名号？他救自己的目的何在？何以又不辞而别，如神龙隐现？他说：“其身当丧，其心可诛！”是什么意思？世间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人，说什么也不会用名号标榜自己是该杀的人，这完全超越情理之外，原因何在呢？

一声苦叹，结束了紊乱的思潮，只剩下了一个意念，便是欠了那神秘的“诛心人”一笔大恩。

夜幕降临，他想，这正是赶路的好时机，如果大白天他带着桐柏老人的尸体上路，难免惊世骇俗。于是，他负尸出林，认了认方向，专拣小路疾奔。

一路之上，诛心人的影子，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驱之不去。他不相信相信诛心人会无缘无故地对他援手，尤其对方说过“除了我之外，世间无人能解这‘冰魄煞’的寒毒”，他何以甘冒与“死城”为敌之险来救自己？这决非偶然，但，他又叫人无法蠡测。

正行之间，突听一声冷喝道：“站住！”

宇文烈不由暗吃一惊，马上刹住身形，一条人影已近身前，赫然又是那诛心人，对方在替自己疗伤之后，不告而离，现在又忽焉而来，的确令人莫测高深，当下剑眉一蹙，道：“晚辈先行谢过疗伤之德，将来必有以报！”

“事情过去就不必再提！”

“前辈有何见教？”

“你先把背上的尸体放落！”

宇文烈依言放下“桐柏老人”的尸体。

诛心人目光朝四下一阵扫掠之后，压低了声音道：“小子，老夫有件事请你办！”

宇文烈微感一怔，暗忖：来了，对方救自己果然另有用心，但大丈夫恩怨分明，受人滴水之恩，必涌泉以报，若非对方，自己早死于“冰魄煞”的寒毒之下，这事实不容抹煞。可是，如果对方要自己办的事是有背“武道”的事……

心念之中，沉声道：“晚辈有句话事先说明！”

“讲吧。”

“晚辈受前辈救命之恩，若有所命，赴汤蹈火，在所有辞，不过……”

“怎么样？”

“如所命有乖道义纲常，晚辈恐难接受！”

诛心人嘿地一声冷笑道：“如果事实正如你所说呢？”

宇文烈一怔神之后，慨然道：“晚辈一命是前辈所救，仍请出手毁了晚辈，彼此互不相欠！”

诛心人拊掌笑道：“妙极了，小子，看来你与老夫确实投缘，老夫救你本是出于一时冲动，说过无条件就是无条件，至于要托你办的事，虽说不是武林空前盛举，但也并非小事，关系着当今各门派的盛衰荣辱，以及武林的命动……”

宇文烈不由悚然而震，口里发出了一声：“哦！”

诛心人又道：“老夫请你办这件事，会给你代价……”

宇文烈急声道：“既属正义之举，晚辈誓必完成，代价两字请收回！”

“那老夫救你岂非成了预谋？”

“晚辈不做此想！”

“不，老夫一言不二，除非你拒绝办这件事。”

“前辈何妨先谈事情本身？”

“嗯！……如此你听着。老夫身份特殊，仇家不择手段，必欲置我死地而后已，所似在老夫而言，生死难料……”说着，递过一个小小布卷，道：“你收下！”

宇文烈迟疑地道：“这是什么？”

“你先收下，老夫再告诉你！”

宇文烈只好接过来。

诛心人沉重地说道：“这是老夫匆匆绘就的一幅图，图中打有‘十’字记号的地方，藏有一批东西，这批东西，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当若干时日之后，武林中道长魔消，你可以按图发掘，照附柬行事……”

“前辈的意思是……”

“老夫生死极难预卜，而这批东西却非处理不可，惟恐老夫一旦遭了意外，这批东西岂非永久沉沦，所以事先托你代办这件事！”

“为何不现在处理？”

“不能，那将为各门派带来不测之祸，非要等到武林承平之日，才能处理”

“晚辈可否先问这批东西究系何物？”

“老夫不能告诉你！”

“如若事情并非如前辈所料……”

“今后你我见面的机会可能很多，如老夫幸而留得性命在，这事情仍由老夫自行处理，这不过是一种未然之计！”

宇文烈低头思索了片刻，道：“晚辈答应！”

诛心人用手重重一拍宇文烈的肩头，道：“小子，一言为定，记住，时机未至，切不可从事，同时这幅图更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否则结果同样不堪想象！”

“晚辈记下！”“现在老夫传你一种功力，作为交换！”

“不！”

“你不愿意？”

“晚辈尚欠前辈大恩未报，这件小事理应效劳！”

“你知道老夫将传你一种什么功力？”

“不管什么，晚辈不接受！”

“如果是一种足以抗御‘死城’绝技‘冰魄煞’的功力呢！”

宇文烈不由心中一动，但一转念之后，冷冷地道：“敬谢！”

诛心人一瞪眼道：“看来老夫只好收回那幅图了？”

“这……”

“小子，老夫传你‘赤阳功’作为交换！”

“什么！‘赤阳功’？”

“不错，怎样？”

“晚辈听人说过这‘赤阳功’是一切阴寒掌力的克星。”

“你说对了，否则老夫怎能迫除你身中的寒煞！”

“晚辈心领了！”

“什么，你还是不接受？”

“受惠一次，已令晚辈有欠偿之感，岂能一而再……”

诛心人摇手止住宇文烈的话尾，道：“你身中‘冰魄煞’，经穴之中必有残留，比如说‘鹊桥’与‘重楼’之交，外力殊难达到，必须靠本身予以炼化，否则后患无穷，是以老夫决心要传你这神功，一立面也可以说是自私，因为老夫不希望你稍有意外，将来才能为老夫办那件事！”

宇文烈踌躇半晌之后，毅然道：“好，晚辈记下这笔恩情。”

诛心人微哼了一声道：“那是你自己的事，老夫不管。现在听老夫述出口诀！”说着，把口诀念了一遍，然后又道：“坐下，老夫助你速成！”

宇文烈依言就地跌坐，按所授口诀运气行功，一只手掌，轻轻地附上“天突”大穴，接着，一股炙热的劲流，冲穴而入……功圆果满，天已破晓。

诛心人道了声“后会有期”，眨眼而逝，身法之奇快，惊人至极。

宇文烈心中有如梦幻一般的感觉，把那个小布卷贴身藏好，然后负起桐柏老人的尸体，重行上道。

过午时分，宇文烈来在一座破庙之前。这破庙僻处荒郊，香火早绝，平常可说是人迹罕到的地方。

他高叫了一声：“曹姑娘！”寂然没有回应。

他一脚踏入庙门，再唤了一声：“曹姑娘！”仍然没有半点反应，一颗心不由忐忑起来。莫非她伤重不治而死了？莫非她不耐久候而离开了这破庙？莫非……

心念之中，疾步奔到殿堂之内，登时一室，果然不见半丝人影。

他与桐柏老人的女儿曹月英陌路相逢，因见她重伤将死，遭遇奇惨，动了侠义之心，慨然代她赴“死城”赎命之约，约定在这破庙相见，不见不散。现在曹月英人影已杳，倒叫他有些进退维谷。

呆了一阵之后，把桐柏老人的尸体放落在石供桌之前，然后开始在庙内搜索，希望能发现些蛛丝马迹。他判断曹月英主动离开的成分不大，因为她不可能不等待他回转，极可能的是遭逢了意外。

一年以前，桐柏老人在桐柏山中巧获一部上古秘笈“无字真经”，直至桐柏老人被“死城”绑架，传柬指定以“无字真经”作赎，事遂传出江湖，一些武林败类为了觊觎这部“无字真经”，公然血洗“桐柏派”，曹月英挟经而逃，几经恶战，终于走脱，但已重伤将死，根本无力去践约赎他父亲的性命，巧逢宇文烈，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把这部人人垂涎的真经交与素昧平行的宇文烈请代赴约。宇文烈以“无字真经”换回了一具尸体，还险些送了性命，曹月英再度落入那些武林败类之手，并非不可能。

突地，宇文烈发现殿墙后壁坍口之处，血迹斑斑，心头剧震之下，弹身射向坍口，目光扫地，忍不住惊呼出声。坍口外丈许的草丛中，赫然横摆着一条断臂，粉白细腻，不问可知是属于女人的。

莫非曹月英已遭了毒手？这断臂的属于她的吗？

他与曹月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可言，仅只是在某种巧合的情况下，他本“武道”的精神，替她办这件事，现在，曹月英离奇失踪，极可能已遭不测之祸，他势不能一走了之，好歹总要弄个水落石出。

斑斑血渍，一路洒向庙后。宇文烈循着血迹搜去，越过只剩下尺许墙基的围墙，一片密林展现眼前，血迹已不可辨。正待欺身入林之际，一阵血腥味扑鼻而来，心中又是一惊，目光游扫之下，发现两丈外的一丛矮树之中，露出一片裙角。

他一个纵步到了矮树丛前，拨开枝叶，赫然是一具独臂女尸，但却不是曹月英，不管死者是谁，既然陈尸此间，必与曹月英失踪有关。心念几转之后，终于闪身入林，展开搜索。足足两个时辰，他搜遍了周近五里范围每一个角落，一无所见，连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发现。

他颓然返回破庙，在殿前院落之中，掘了一个大坑，把桐柏老人埋葬了，然后取过庙中一块石碣，把原来的字迹抹去，运指大书：“桐柏老人之墓”六个大字，下署宇文烈敬立。

他的目的是，如果曹月英不死，可能会重返破庙，她见了墓碑，自会明白一切，自己也算是对她有了一个交代。

诸事停当，正待转身出庙，蓦然，一阵人语之声，由远而近。

宇文烈心念一动，闪身隐入偏殿之内，伏在窗口后，眇起一目，从隙缝外望……

三条人影，掠入正殿之中，片刻之后，又出现殿廊之上，其中一个是个驼背老者，一袭土蓝布长衫，掩章膝盖，虽是个驼子，但身量却与普通入相等，如果直起背来的话，至少要比一般人高出一头。另一个身着锦衣，年在四十左右，满面奸邪之气，第三个是个花信年华的少妇，左袖齐上臂而断，斑斑血渍，染透了半边身。

宇文烈几乎失口而呼，那少妇赫然正是不久前在庙后矮树丛中所见的那失臂女尸。难道死了的人还会复活？要不就是她根本没有死，只是暂时昏厥，自己一时粗心，没有看出来？

再一注目，不由寒气大冒，那少妇右手，赫然握着一支断臂，神色自若，似乎失去了臂在她看来根本不算回事。天下竟然会有这等怪事，尤其是一个花信年华的少妇。

两男一女沉默了片刻之后，锦衣中年首先发话道：“三妹，你没事？”

那少妇嗲声媚气地道：“没事，这一掌还挨得起！”

宇文烈在暗中大是惑然，对方断了一条手臂，竟称没事，连提都不提，这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锦衣中年目注驼背老者道：“大哥，是否就此罢休了？”

驼背老者目暴凶芒，

一阵怪笑道：“笑话，若非我三人分途兜截落了单，魔剑王平算什么东西！”

突地，一个阴森刺耳的声音接话道：“蒙山三怪又算什么东西？”

三人面色大变，齐齐怒哼出声。

宇文烈确实吃惊不小，想不到这两男一女竟然会是黑白道闻风丧胆的蒙山三怪，三怪是同门师兄妹，老大神风驼轻功震世，来无影去无踪，老二人面兽心，残狠绝伦，三妹三手妖狐，淫荡成性。三人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一

般的心黑手辣，武功也高得出奇。只不知三怪何以惹上了以杀人为乐的魔剑王平？

心念之中，只听“三怪”之中的老二人面兽心森森一笑道：“王平，有种的现身出来！”

微风飒然中，一个形态猥琐的枯瘦老者，鬼魅般地从殿廊的西端出现，腰系一柄长剑，剑身黝黑无光，竟然没有剑鞘，由于人长得矮小，剑尖几乎触及地面。

宇文烈错愕不已，名震武林的杀人王“魔剑”，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糟老头，真是人不可貌相了。

三手妖狐堆下一脸媚笑，俏生生地道：“王平，这笔帐如何算？”

神风驼接着声如雷吼般的道：“姓王的，蒙山三怪睚眦必报，咱三妹被你一剑断臂，又被掌击重伤……”

魔剑王平嘿嘿一笑道：“驼子，令师妹断臂彼此心照不宣，至于那一掌，在下已留了情，拍中晕穴是有之，若说重伤倒未必！”

人面兽心冷冷地道：“凭你阁下这么两名话就交代过去了？”

魔剑王平凶睛一瞪道：“依你说呢？”

人面兽心阴声道：“你自断一臂，毁去魔剑，这段梁子揭过不提……”

“哈哈哈哈哈，你认为办得到吗？”

“如要我兄妹动手，可得加上利息！”

“兄台愈说愈奇了！”

“不信可走着瞧！”

“三怪”互望了一眼，举步向魔剑王平欺去，眼一花，神风驼已不知用什么身法，公然转到了魔剑王平身后，形成夹峙之局。

魔剑王平似将三怪毫不放在心上，稳立原地悠闲地道：“三位可知本人此来的用意？”

三怪一怔，止住进迫之势，老大神风驼道：“有话快讲！”

魔剑王平并不回顾神风驼，声音却已变得冷厉地道：“三位把那小妞儿如何了？”三怪面现茫然之色，人面兽心冷哼了一声道：“阁下说谁？”

“桐柏老人的宝贝女儿！”

“阁下弄什么玄虚？”

“三位心里清楚！”

“一点也不清楚。我兄妹一时大意，被你得手，现在又来这一套，姓王的，告诉你，‘无字真经’你阁下无法安享！”

“噫！奇怪！”

“什么奇怪？”

“那小妞儿失踪了！”

“哼，少来这一套，谁能从‘魔剑’手下带走一个活生生的人，这话……”

宇文烈已从对方口中知道曹月英先被蒙山三怪挟持，嗣后又被魔剑王平劫走，现在，又不知落入何人之手，这人既能轻而易举地带走曹月英而不为魔剑王平发觉，这份身手，的确骇人听闻，自己是不是该管呢？

魔剑王平突地朝院中一指道：“那是什么？”

“三怪”同时哦了一声，四个魔头同时弹身院中，敢情四魔直到此刻，才发现院中多了座新冢。

人面兽心惊呼道：“怪事！‘桐柏老人之墓’……”

三手妖狐也骇然道：“宇文烈敬立，宇文烈是谁？”

魔剑王平也以迷茫的声调道：“奇怪！桐柏老人怎会被葬此地，而且这怪事发生在一个时辰之内……”

神风驼冷冰冰地插口道：“十有九成那‘无字真经’已被这叫宇文烈的拿去赴‘死城’之约，双方约定在这破庙见面，不然那妞儿身边何以搜不出‘无字真经’，桐柏老人又何以被葬此间，看来我们枉费心思了！”

宇文烈暗惊这大怪心思的缜密，推测得宛若耳闻目见。

人面兽心阴阴地道：“大哥推测得极是，但是否也有可能是那从王兄手下劫走小妞的人故意布的疑阵呢？”

三手妖狐点了点头，道：“极有可能！”

人面兽心道：“掘墓一看，便知真假！”

宇文烈登时心火大冒，暗骂了一声：“找死！”

神风驼沉哼一声：“这有何难”举掌便朝坟堆劈去……

“住手！”暴喝声中，四个魔头同感一震，神风驼硬生生撤回了掌力。一个白衣劲装佩剑少年，倏然出现在偏殿阶沿之上。他，正是宇文烈。

四个魔头发现出声喝止的竟然是个二十不到的毛头小子，禁不住哑然失笑。

三手妖狐右手仍紧握着那只断臂，眉开眼笑地上前数步，格格媚笑道：“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宇文烈冷眼一的扫三手妖狐，口里哼了一声，并不作答。这一眼冷漠森寒，犀利如刃，名列三怪的三手妖狐竟然为之芳心一震，暗忖，天下竟然有这等冷漠的人，偏又长得那么俊。一室之后，媚眼斜抛，扭腰摆臂，又向前移了一步，嗲声道：“哟，小兄弟，你没听见姐姐我对你说话？”

宇文烈看不惯这种妖媚之态，脱口骂了一声：“不要脸！”

三手妖狐可能还是第一次被人当面辱骂不要脸，登时粉腮大变，眉目现煞，厉声道：“你骂谁？”

宇文烈冷冰冰地道：“除了你大概不会有别人！”“你知道我是谁？”

“一头骚狐狸！”

“小子，你找死！”喝声中，身形一旋，闪电般以手中断臂点向宇文烈“七坎”重穴，出手快捷奇诡，实非一般武林高手所能望其项背。

宇文烈不接不架，对点来断臂视若无睹。“七坎”重穴如被点中，轻则成残，重则丧命。

就在即将点中的分秒之间，三手妖狐突然地收势。宇文烈不屑地道：“为何不点？”

三手妖狐又恢复荡态，骚媚入骨地道：“小兄弟，姐姐我确实不忍心伤你！”

宇文烈剑眉一挑道：“凭你还伤不了我，别装你的臭美！”

三手妖狐粉腮又变，冷喝一声道：“小子，你就试试看！”声落招出，快逾电光石火，仍是用那只断臂，戳向“璇玑”“乳中”“中堂”三大要穴。

宇文烈纹丝不动，硬承受了这一招三式。

惊呼声中，三手妖狐连退数步，骇然望着宇文烈不能出声。

谁也想不到这名不见经传的青少年人，功力已到了“闭穴易位之境。”

神风驼栗声道：“三妹，你退下！”

宇文烈冷哼一声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也字离口，手掌已挥了出

去。这一掌玄妙无比，三手妖狐竟然避无可避地被震得退了五六个大步，几乎栽了下去。这一手，看得在旁的三个魔头大是骇然。三手妖狐粉腮通红，目中杀机大炽，娇躯一挪，正待……

人影一晃，神风驼已横栏在三手妖狐身前，迫视着宇文烈道：“小子，你到底是何人门下？”

宇文烈寒声道：“这你可以不必问！”

“你不会没有名字吧？”

“在下宇文烈！”

“宇文烈就是你？”

“不错！”

“桐柏老人尸体何来？”

宇文烈心念疾转，自己此刻如不把话说清楚，桐柏老人难免遭毁墓之厄，同时也为曹月英带来无穷后患，当下冷静地道：“从‘死城’以‘无字真经’换得！”

四魔不由面面相觑。

魔剑王平双睛一瞪道：“是你小子代那妞儿赴约？”

“你说对了！”

二怪人面兽心冷凄凄地道：“打开坟墓，看看是否真的桐柏老人，真假立判！”大怪、三怪立即附和。

宇文烈登时面罩杀机，怒声道：“桐柏老人一代门派宗主，既遭不幸，你等竟然连尸身都不放过？”

人面兽心嘿嘿一声冷笑道：“本人一向眼见是实，耳闻是虚！”

宇文烈飘身下了阶沿，厉声道：“在下忠告四位最好是少作孽！”

神风驼暴喝道：“小子，你还敢怎么样？”

宇文烈寒声道：“杀人！”

“哈哈哈哈哈，小子，你杀得了谁？”

“各位无妨试试看？”

“老夫成全你！”随着喝话之声，一道排山掌力朝宇文烈劈了过去。

宇文烈面上杀机更浓，双目暴射栗人寒芒，但却不闪不避，也不接架。狂涛怒卷之中，宇文烈退了三个大步。

四魔大是骇然，对方竟然厉承三怪之首的神风驼一击而面不改色。

宇文烈右手徐徐按上剑把……神风驼心中虽惊，但老脸却有些挂不住，双掌一圈，再度呈攻击之势，有如万钧雷霆，奇诡狠辣，世无其匹。人面兽心若有所思般地怪叫一声：“大哥速退！”叫声未已，惨号已破空而起，血花四溅。神风驼头碎额裂，砰然栽倒。

宇文烈的确是面不改色，手中一柄奇形怪剑尚呈下击之势，剑身上的脑血滴沥，令人怵目惊心，不，那不是剑，说是一支带柄的尺还恰当些，它没有刃口也没有尖锋，只是一根平头铁尺，隐隐泛出青光。

三手妖狐惊呼一声：“阎王剑！”

魔剑王平与人面兽心顿时面色剧变，眼中尽是骇芒。

人面兽心战声道：“阁下是铁心……”

宇文烈冷极的道：“既知此名号，想来必知道所立的规矩！”

魔剑王平半声不吭，弹身飞逝。

人面兽心向三手妖狐施一个眼色，双双弹身而起……

“慢着！”喝声不大，但似乎别具威力，两怪居然乖乖地刹住了身形。宇文烈用手朝神风驼的尸身一指，道：带去！”

人面兽心片言不发，挟起神风驼的尸体，与三手妖狐疾掠而逝。

宇文烈缓缓把“阎王剑”入鞘，痴立片时，向桐柏老人的坟墓，作最后一瞥，举步便向庙门走去。

方自一脚踏出庙门，不由地呆住了。庙门之外，。摆着一顶彩色小轿和一只小巧的画舫相距约两丈。

荒山野寺，一顶小轿已够令人惊奇，画舫本是水上之物，而今不但上了陆地，竟然呈现在这种人迹罕至之处，的确有些不可思议。

宇文烈呆了半晌，不见动静，心想，我得看看是怎么一回怪事。心念之中，举步前欺，走出四五步，距轿舫约三丈之外，突被一股无形劲气所阻。他这一骇，非同小可，立即意识到这轿舫之中，隐有功力极高的能手，双方如埋晃在练一种奇门功力，必然是在以真力拼斗。他试着运气前欺，无形劲气立生感识破，一道反弹之力，把他震得一个踉跄。他确确实实的震惊了，窒在当场，无法动弹。

有顷。只见画舫晃了两晃。彩色小轿之中，传出一个冷漠但娇脆悦耳的女人声音道：“你可以走了，明年北日再见！”

画舫中传出一叹叹息，一个悲怆的男子声音道：“筠妹，你这是何苦……”

那女子怒声道：“冷子秋，你什么衣思？”

画舫中的男子低声下气地道：“筠妹，二十年来，难道你不折磨我不够？”

“哼，折磨，你想破坏当初的约言？”

“筠妹，人生一世，草逢一春，你我的青春都已退色了

“别想用言语打动我的心，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筠妹，二十年了，你还不原谅我当年一时之错？”

轿中女子似被之句话所动，沉默了片刻，仍又冷冰冰地道：“是地，在你是一时之错，在我却是终身痛苦！”

画舫中的男子又是一声长叹道：“筠妹，照此下去，将作何了局？”

“了局？哈哈……”小轿中传出一连串凄清的笑声，最后笑声变成了啜泣。

宇文烈突地想起武林中盛传不衰的两句歌谣：“妾随彩轿至，郎乘画舫来”。彩轿画舫分别紧代表两名功力深不可测的男女高手，专管人间不平事，武林宵小一听那两句歌谣，亡魂丧胆，据说舫轿形影不离，是到年青夫妇，但没有人见过这一对武林奇人的真面目，这一对怪异夫妻之突然绝迹江湖，其中定有一个离奇动人的故事，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件武林秘辛。

轿舫中人，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出宇文烈的存在，仍旧争论不休。

彩轿中被称作筠妹的女子，自动地止住了哭声。

画舫中被唤为冷子秋的男子开口道：“筠妹，二十年了，你还消不了这口气？”

轿中女子凄厉地道：“冷子秋，当初约定每年此日见面较量一次，如你胜了，我马上自决；如我胜了，第二年再来，你问我将来作何了结，你想法胜过我，我死，一切都了结了！”

这种约定，不但荒唐不经，而且完全不近情理，宇文烈几乎失口而笑，照此而论，男的功力再高也不敢胜过女的，败了，还可图每年一见，胜了，这场戏就算落幕。

舫中人近乎悲愤地道：“筠妹，二十年来，我跑遍了白山黑水，大漠边荒，就是找不到白世奇那厮的踪迹，也许他已经死了！”

宇文烈不由必中一震，神风帮帮主“玉神龙白世奇”之名，他听说过，白世奇不但武功深不可测，而且风标绝世，被誉为天下第一美男子，人貌武功，疯魔武林，二十多年前，突然改变作风，大肆杀戮武林高手，曾引起整个武林公愤，被视为十恶不赦之徒，后来不知怎地失踪江湖，神风帮也告神秘地消失。当今武林人谈起二十多年前玉神龙白世奇所造的血劫，仍有谈虎色变之感。不知这彩轿画舫，与玉神龙白世奇之间，有什么过节？

彩轿中人语音微带激动地道：“你找到他又怎样？”

“把他碎尸万段！”

“你是他的敌手吗？”

“不能杀他就死在他手下也好！”

“我不许你杀他！”

“这……为什么？”

“我要亲手杀他！”

“筠妹，我们联手查访他的下落……”

“不，还是各走各的！”

“筠妹，你……”

“冷子秋，白世奇授首之日，就是你我夫妻和好之时，从此刻起，取消一年一会的约言，专访白世奇的下落！”“如果他已经死去呢？”

“鞭尸！”鞭尸两字一出口，使一旁的宇文烈打了一个冷颤，由此可知双方间怨毒之深。

画舫中人激动地道：“筠妹，如果我夫妻……”

“记住，我们现在还不适用夫妻之称！”

舫中人一窒之后，又道：“如果彩轿画舫重现江湖，并扬言索帐，或可迫使白世奇现身？”

轿中人冷冰冰地道：“你不必找借口与我一路！”

舫中人嘿地叹了一口气道：“筠妹，这不是借口，这是可以一试的办法！”

轿中人沉默片刻，道：“好，但记住你我之间却没有夫妻的义务，如果白世奇不授首，关系永不改变！”

舫中人欣然道：“我发誓遵守！”

轿中人话锋一转，道：“你发现那小子有什么异样否？”宇文烈一听对方的话锋已转到自己身上，不由下意识的向后退了一步，他忽然后悔不该因一念好奇，而听了对方的秘密，这在武林中是犯忌的。

舫中人语音也一变而为森冷，道：“若非我早发现此点，还容他呆在此地？”

“你看如何？”

“太像了！”

“有此可能吗？”

“极有可能！”

“那岂非天从人愿？”

“但愿如此！”“问问他！”

宇文烈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但意识到麻烦已上身来，只有冷静应付。画舫一晃，竟然横到了宇文烈身前八尺之处，画舫具体而微，看来是精

钢所造，舫舱只有一顶小轿大小，朱帘紧闭，连舫头带舫尾，长不过丈五。

舫中人喝问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宇文烈冷冷答道：“在下宇文烈！”

“什么，你姓宇文？”

“不错！”

“你不姓白？”

“姓白？”

“嗯！”

“在下为什么要姓白？”

“你真不姓白？”

“在下已经答复过了！”宇文烈心中惑然不已，对方为什么问出这样的话。

轿中人插口道：“小子，你出身何门何派！”

“这个在下似乎没有回答的必要。”

“你别自误！”

“自误！什么意思？”

“你当知道偷听别人隐秘的后果！”

宇文烈冷漠如故地道：“只能说是不期而遇，焉能谓之偷听？”

舫中人意颇不耐地道：“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宇文烈不由气往上冲，怒声道：“如果不呢？”

舫中人嘿地一声冷笑道：“这可由不得你！”

宇文烈道：“阁下又怎会知道在下所说的不实呢？”

舫中人不由语塞，轿中人接口道：“你交代明白了身世来历，让你走路！”

宇文烈不由怒火上冲，语音动更冷峻了，目注那顶彩色小轿道：“在下有交代的必要吗？”

“当然！”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要你交代！”

“在下拒绝呢？”

“武林中还没有人敢公然拒绝彩轿画舫出口的话！”

“也许今天是例外！”

“小子，我已二十年不杀人了，莫非你今天要我发利市？”

“何不试试看！”

“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这声喝骂，出自画舫之中，舱帘一飘，一股轻柔的劲风拂向了宇文烈。

前车之鉴，他几乎丧生在死城属下东门守望使崔浩的“冰魄煞”之下，是以一见对方拿风轻柔，毫不考虑地运起诛心人所传的“赤阳功”相抗。其实，他大错而特错了。对方的掌力，全视受力者的抗力而生反应。

“隆！”然一声巨响，狂飏匝地，砂飞石舞。宇文烈蹬蹬连退了七步之多，一股逆血几乎夺口而出。

舫中人轻“噫！”了一声道：“好小子，怪不得口气如此托大，竟然能接本舫主一击而不倒！”“呼！”地一声，又是一道劲风涌出，这一击，却是刚猛绝伦。

宇文烈双掌一扬，挟以毕生内力劈出。

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过处，画舫晃了两晃，退了三尺，宇文烈踉跄倒退四步，一股血箭夺口射出。

宇文烈俊面铁青，用手一抹口边血渍，向前欺近了五步，手搭剑柄，厉声道：“有种的话，何不现身一战？”

舫中人不屑地道：“小子，你还不配要本人现身！”

宇文烈冷哼一声，闪电般一欺身，青芒动处，一剑砍向了画舫。从欺身拔剑到出手，快得令人咋舌。

“锵！”震耳金铁交鸣声中，舫舱被劈落了一支檐角。

画舫一现，武林人亡魂丧胆，而今宇文烈不但敢公然接战，还出手劈坏画舫，这确实是骇人听闻之举。彩轿中传出一声低低的惊呼。

画舫主人陡地哈哈狂笑起来，笑声如裂帛，其势可穿云震空。久久，笑声始停，一个充满杀气的声音道：“筠妹，看来我只有出手毁了他！”

宇文烈了无惧意，冷傲绝伦地注视着画舫，好像生死对于他毫无关联。

以画舫主人的功力，要毁他可说一点不难。轿中人突地大叫一声道：“慢着！”

舫中人道：“怎么样？”

“你没有乍出他的来路？”

“哦！‘阎王剑’！难怪敢伤我画舫！”

轿中人娇笑一声道：“宇文烈，你是‘阎王剑’主人门下？”

宇文烈冷冷地道：“不错！”

舫中人振声大笑道：“筠妹，这岂非天从人愿，所谓得来全不费功夫！”

轿中人道：“你且莫高兴，你知道铁心修罗那老匹夫是死是活……”

宇文烈暴喝一声道：“住口！”

舫中人重重地哼了一声，：“小子，少张狂，铁心修罗是否还在……”

宇文烈顿时杀机罩脸，一摇手中“阎王剑”，怒声道：“姓冷的，你敢直提他老人家名号？”

“提了又怎样？如此说来老匹夫是仍在世间的了……”

“你找死！”

“哈哈哈哈哈！小子，别说提，本舫主还要取他的项上人头呢！”

铁心修罗有个规矩，不许人直接提他名号，只许称他为“阎王剑主人”，虽然他已数十年未现江湖，但这规矩每一个武林人耳熟能详，是以在庙中魔剑王平方自说出“铁心”两字，立即返身遁走。

宇文烈一听舫中人，公然侮辱家师，再也无法按捺，目中精芒暴射，断喝一声道：“姓冷的，滚出画舫领死！”

舫中人不屑地道：“小子，凭你还不配说这样的话，本舫主向来人不离舫！”

宇文烈收剑还鞘，双掌一扬，向舱门劈去，这一击，他已用上了全部力量。

一道劲气，从舱门飞卷而出。“砰！”然巨响声中，劲流成漩，画舫一晃，后移了一尺，宇文烈却退了三步。

陡地，画舫旋飞而起，闪电般撞向宇文烈。画舫系精钢所铸，如被撞上。势非首断肢残不可。宇文烈闪身暴退一丈。画舫甫一沾地，再度旋起，横斜着划了一道圆弧。“砰！”的一声巨响，挟以一声惨哼，宇文烈被舫身撞得抛空两丈，栽泻三丈之外，伏地不起。

彩轿一起一落，已到了宇文烈身前，轿中人冷厉地道：“宇文烈，铁心修罗是死是活？现在何处？”

宇文烈摇摇不稳地挣扎着站起身来，一身白衣已被鲜血染遍，咬牙道：“有一天我宇文烈誓要劈碎一轿一舫！”

轿中人不屑地道：“你永远也不会有这一天了！”

第二章 强收传人

宇文烈口角又告缓缓渗出鲜血，目中燃烧着怨毒的火焰，惨厉之状，令人不寒而栗，闻言之下，只哼了一声。

舫中人接口道：“宇文烈，回答！”

宇文烈再度哼一声。他被画舫这一撞，内外伤都极严重，幸赖他内功深厚，换了别人，早已命丧当场了。

轿中人语意森森地道：“宇文烈，你说是不是说？”

宇文烈紧抿着嘴唇道：“不说，怎么样？”

“小子，痛快地说出来，让你上路！”

“宇文烈并非欺师乞命之徒！”

“嗯，很硬气，你大概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了，何苦要皮肉受苦呢？”

“如果要本人性命，就立即下手，否则失陪了！”“小子，你想走那是做梦！”画舫一晃，到了宇文烈身后，正好把他夹在轿舫的中间。

宇文烈心如火焚，恨不能把这一轿一舫劈碎，但，此刻他已无能为力了。承袭自铁心修罗的性格，使他无视于生死二字，面上除了冷厉恨毒之色外，丝毫没有恐惧的成分。

两缕指风，从舫舱的窗孔中射出，直袭宇文烈背后“精促”“脊心”两大要穴。宇文烈身躯一震，晃了两晃，竟然没有倒下。

轿中人娇声道：“冷子秋，你忘了他是铁心修罗之徒，普通制脉法对他不生作用。”

舫中人狂妄地一笑道：“我不信他是铁铸铜浇！”话声中，又是两缕指风，挟滋滋破空之声射出。

宇文烈肝胆皆裂，他知道闪避也属徒然，干脆挺立不动，一阵攻心剧痛，两边肩胛已被指风洞穿，鲜血汨汨而冒，一身白色劲装，被染成了红色，但他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轿中人嘲弄般地道：“听说铁心修罗以心似铁、性如冰传颂武林，果然害徒如其师！”

舫中人道：“我不信这个邪！”一道阴柔的劲风飘拂而出，甫一触及宇文烈的身体，立化无数丝丝缕缕的寒芒，钻隙穿穴，游走全身。

宇文烈虽练成了“封穴易脉”之功，但重伤之下，内元不继，再加以两肩创口，正是寒芒阴劲透入的好门户，时之间，全身如万剑穿行，汗珠滚落而落，本已凄厉的面目，扭曲得完全变了形，手足也阵阵痉挛。

这是血肉之躯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宇文烈咬紧牙根，就是不哼出声，身形摇摇欲倒。

舫中人喝问道：“宇文烈，你到底说是不说？”

“不！”声音迸出，接着是一口鲜血。

轿中人似乎也被宇文烈这种冷心铁骨的傲性所动，幽幽地道：“算了，废去他的武功带走吧，以他为质，不怕铁心修罗不出面！”

宇文烈目眦欲裂，他不知道彩轿画舫与师父到底是结了什么仇，彩轿画舫扬名在二十年前，而师父已三十多年不现江湖……

就在此刻，一个银铃般的声音道：“两位的手段不嫌太辣了些？”

以“彩轿画舫”两人的功力，竟然未曾发觉有人窥伺在侧，这发话人的身手，的确是匪夷所思的了，而且听声音对方不但是个女的，而且年龄绝不

会大。

“谁？”舫中人冷喝一声，画舫电射而起，呈半弧形向发声之外划去。就在画舫划出之际，一条纤纤人影，飞絮般落入场中。画舫一扑落空，又自圈回。

现身的，赫然是一个豆蔻年华的绿衣少女。只见她明眸皓齿，杏脸桃腮，缜合度，眉眼含笑，玉骨冰肌，美，美得令人不敢逼视，有如仙子谪落尘寰。

宇文烈目光一转之下，竟不自禁地心里一动，天下竟然有这样美的少女，真是造物者的杰作，似乎天下所有女姸的美，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她是谁？何以无视于震慑武林的一双神秘人物？她何以会在此地现身？

绿衣女子美目流波，一扫宇文烈道：“你真的是铁心修罗的弟子？”

宇文烈冷声应道：“不错！”

绿衣少女纤手不经意地一挥。宇文烈但觉一股柔风拂体而过，痛楚立止，不由大是震惊。这女子是什么来路，竟然具有这般不可思议的身手？舫中人大声道：“小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

绿衣少女笑意盎然地道：“没有什么，我看他是条硬汉，可杀不可辱！”她不但妩媚动人，声音也委婉悦耳，使人有坐沐春风之感。

宇文烈情不自禁地瞟了绿衣少女一眼。这一眼是三分好奇，七分惊诧，但当目光一触及那天仙也似的粉靥时，心中又是一阵怦然。他只有一个感觉，她太美了！

舫中人似乎一窒，顿了一顿之后以道：“姑娘的来意是什么？”

绿衣少女笑态依然，但语气可不同了，徐徐地道：“这似乎没有对阁下说的必要！”

舫中人语音一冷，道：“姑娘可知道本人是谁？”

绿衣少女淡淡地道：“除非是瞎子，不然对两位的独特标志没有认不出的，阁下是舫童冷子秋，那位是尊夫人轿女岳小筠，没有错吧？”

“姑娘好广的见闻！”

“过奖了！”

轿女岳小筠插口道：“姑娘师出何门？”

绿衣少女嫣然道：“这，还是不说的好！”

“为什么？”

“两位会说我仗势欺人！”

舫童冷子秋哈哈一阵狂笑道：“姑娘的口气不嫌大了些？”

绿衣少女眼珠一转，道：“事实是如此！”

“何妨说出来听听看？”

“我看还是不说的好！”“既然姑娘不肯道出来意，也不肯说出师承，还是请便吧！”

绿衣少女娇声道：“最好是两位请便！”

轿女岳小筠报以一阵脆笑，道：“姑娘芳名？”绿衣少女道：“我不想与你交朋友，毋须报名道：“姓了！”

轿女岳小筠怒声道：“姑娘别不识好歹？”

绿衣少女翠眉一蹙，道：“什么叫不识好歹？”

舫童冷子秋嘿嘿一笑道：“姑娘，你来到这荒山野寺，并非偶然吧？”

“当然！”

“目的何在？”

“找人！”

“找谁？”

“就是他！”说着，春葱也似的玉指，朝宇文烈一指。

宇文烈心中一动，这神秘的绿衣少女竟是冲着自已而来，倒有些不可思议了。

骄女岳小筠冷笑一声道：“姑娘语不由衷！”

“何以见得？”

“你根本不认识他，不然刚见面时也不会问他的来历了！”

“这不相干，反正我找他没错！”

“姑娘还是请吧！”

“为什么？”

“宇文烈我夫妻必须带走！”

“可是现在不成了！”

“什么意思？”

绿衣少女神色自如地道：“因为我要带走他！”

双方的话，听在宇文烈耳中，满不是意思，忍不住哼了一声。

舫童冷子秋怒声道：“姑娘，我夫妻对你已够客气了！”

绿衣少女粉腮一沉，道：“那算你们有眼力！”这句话狂傲绝伦，简直不把名震武林的“彩轿画舫”当一回事。

“彩轿画舫”因见她来得突兀，同时表现的身法与说话的口吻似乎大有来头，所以才破例的容忍了这多时间，现在被这句目中无人的话一激，登时动了杀机。

舫童冷子秋冷声喝道：“姑娘年纪轻轻，大概还想多活几年吧？”

绿衣少女闻言不但不怒，反而笑吟吟地道：“当然，贤伉俪想来也不会是活腻了？”

“丫头好利的口！”暴喝声中，舱帘一飘，一道排山劲气卷向了绿衣少女。

绿衣少女翠袖一摆，画舫内涌出的排山劲道，立时消卸于无形。宇文烈不由大是震惊，这绿衣少女的身手的确是骇人听闻。舫童冷子秋可就怒发如狂，再次暴喝一声，画舫陡地斜飞而起，呼的一声，凌空向绿衣少女撞去。这一撞之势，的确惊人至极。宇文烈曾领教过这滋味，不由替绿衣少女捏了一把汗。

绿衣少女不知用什么身法，只一闪，便脱出画舫来势之外，纤掌一扬，拍向舫尾。罡气呼啸声中，传出一声惊呼，画舫被卷得连打了两旋，直向庙门飞去，轰然一声，整座庙门全塌了下来，几乎把画舫埋在当中。宇文烈倒抽了一口冷气。

急劲的风声响处，彩轿以泰山压顶之势，朝绿衣少女当头砸落，夹杂着数声刺耳的指风锐啸。绿衣少女只一闪便失了踪影，半空中传出一声砰然巨响，彩轿溜溜地飞泻到五丈之外。

宇文烈不由看得呆了，若非目睹，谁能相信这是事实，一个年不满二十的少女，举手投足之间，把二十年前震撼武林天下的“彩轿画舫”，打得落花流水。

绿衣少女若无其事地道：“两位大概或以离开了！”双双飞起，向不远的林中掠去，晃眼而没。

宇文烈忍不住赞道：“姑娘好身手！”

绿衣少女轻盈地一笑道：“谈不上，知己知彼而已，彩轿画舫俱为精钢所制，虽有防护的作用，但如遇上行家，反而受其制。对付画舫，只需击首或尾，舫身失去平衡，舫中人就无能为力了；对付彩轿，则要攻其顶，外力再加本身重量，焉能不受制！”

宇文烈心中大大佩服对方的见解，但他明白，若非具有绿衣少女同样的身手，虽识其法，仍旧奈何不了彩轿画舫。当下一颌首道：“高论！”

绿衣少女姗姗移步，到了宇文烈身前八尺之外，粉腮一正，道：“你真的是铁心修罗的弟子？”

宇文烈俊面一变，道：“姑娘一再追问是什么意思？”

“我得弄明白！”

“在下郑重告诉姑娘，不错！”

“那好极了！”

“什么好极了？”

“不虚此行呀！”一阵阵如兰似麝的处女幽香，飘入鼻观，使他有一种异样的感受，然而冷僻孤傲的性格，仍使他俊面之上如罩严霜。“姑娘如何称呼？”

“这个……”

“姑娘既有顾虑，不说也罢，在下并不一定要知道！”

绿衣少女樱唇一撇，道：“你倒是骄傲得很！”

宇文烈冷冷地道：“适才姑娘解围之情，在下已记下了，改日……”

绿衣少女立即接语道：“用不着，我不是有心给你解围！”

“姑娘说过要找在下。”

“嗯，不然我到这种鬼地方干吗！”

“有何见教？”

绿衣少女凝眸注视了宇文烈片刻，道：“看来你是个好入，很有点英雄本色，可惜……”

“可惜什么？”

“你投错了门！”

宇文烈俊面一寒，道：“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该投在铁心修罗门下！”

“为什么？”

“他是个魔鬼！”

宇文烈双眼一瞪道：“姑娘说话客气些，勿辱及家师！”

绿衣少女杏眼一斜，不屑地道：“我骂他是魔鬼，怎么样？”

宇文烈登时怒火中烧，大声道：“在下恐怕要得罪！”“讲打？”“可以这么说！”

“但你不是我的对手！”

“那是另一回事！”

“你何不试试看。”

宇文烈冷哼了一声，一掌向绿衣少女当头拍去，绿衣少女娇躯一挪，纤掌一圈一引。宇文烈一掌拍空，一股强猛的劲道，把他带得踉跄前冲了一丈之多，方才稳住身形。这一出手，牵动了伤势，创口鲜血又告涌出，痛得他冷汗直流。

绿衣少女冷冷一晒，道：“如何？”

宇文烈转头瞪了对方一眼，道：“在下一并记下，再见了！”说完，举步便走！

绿衣少女一闪横拦当头，道：“宇文烈，你就这样走了？”

“姑娘准备怎么样？”

“别忘了我是专门为你而来！”

宇文烈止住脚步，愤然道：“说出你的来意吧！”

绿衣少女粉腮骤寒，沉声道：“宇文烈，老实告诉你，我要向你取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你顶上的人头！”

宇文烈心头一震，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两步，厉声道：“要取在下的人头？”

“一点不错！”

“为了什么？”

“因为你是铁心修罗的传人？”

“就是这样？”“难道还不够？”

“姑娘受何人之命要这样做？”

绿衣少女粉肋顿露恨毒之色，咬牙道：“告诉你无妨，奉我母亲之命！”

宇文烈又是一震，道：“令堂与家师有仇？”

“你说对了！”

“令堂是谁？”

“对不起，歉难奉告！”

宇文烈一阵激动之后，又归于平静，面色更冷了，像是没有生命的雕像，一时之间，心念百转。他不难想象，他师父的身手，在三十多年前，可当宇内第一人，又复嫉恶如仇，刚愎任性，面如冰，心似铁，所以人才有“铁心修罗”之称。一柄怪剑被称为“阎王剑”，可以想见杀人之多，手段之辣，结仇树敌，是必然的事。单只这一个时辰之内，就先后遭遇了两起仇家，“彩轿画舫”和眼前的绿衣少女。对方不肯说出结仇经过，他也不愿追根究底。当下咬紧牙关道：“反正在下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下手吧！”

绿衣少女淡然道：“即使你功力全复，也不是我的敌手！”

这是事实，绿衣少女的功力高出他不知凡几，单只看她先前打发“彩轿画舫”的身手，就可以证明。宇文烈毫无表情地道：“也许是如此，但凡属‘武道’中人，没有谁愿意束手待毙！”

“这么说，你不甘心束手待毙？”

“下手请便，在下不耐烦这口舌之辩！”

“如果我使你恢复功力，再公平地决战如何？”

“在下不愿接受你的人情！”

“你不怕死？”

“大丈夫生而何惧死而何忧！”

绿衣少女嗔首一点，道：“硬汉，豪雄本色，但我不得不杀你！”话声中，欺前三步，纤掌上扬……

宇文烈嗖地拔出了“阎王剑”，拼聚全身残存真力，准备临死一击，他没有存侥幸之心，只是觉得一个武人，应该死得像一个武人。他面冷似铁，目中没有恨，没有怨，只有一种凛然的寒芒，凝视着对方。

绿衣少女面色一变再变，似乎举棋不定。最后，一跺脚，纤掌迅快绝伦地拍出。

宇文烈咬紧钢牙，“阎王剑”狂扫出去。“阎王剑”，招式如其名，霸道绝伦，宇文烈虽说功力未复，但在忘命的情况下施出，威力可想而知，一般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也难当这一举。一剑扫出，耳畔听到一声轻“噫”，骤失对方人影，登时一窒，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只觉手腕一震，腰际一紧。

绿衣少女俏生生地站在两丈之外，手中执着“阎王剑”和剑鞘。

宇文烈大叫一声，一口鲜血喷出老远。

绿衣少女秀眉微蹙，冷漠但却娇脆地道：“宇文烈，我忽然改变主意，不想杀你了！”

“阎王剑”被夺，这比杀了他不要难受。宇文烈一拭口边血渍，厉声道：“有一天你会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你现在不杀我！”绿衣少女浅浅一笑，毫不为意地道：“姑娘我做事从不后悔！”

宇文烈钢牙咬得格格作响，沉声道：“夺剑之辱，在下将来必报！再见了！”

“慢着！”

“姑娘还有话说？”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阎王剑’还给你！”

“这是要挟？”

“随你怎么说！”

“什么问题？”

“令师的住所”

“办不到！”

“你不想要‘阎王剑’了？”

“在下有一天要亲手夺回！”

“有志气，不过……”

“不过什么？”

“请寄语令师，要他在百日这内，到巫山神女峰下索剑！”

宇文烈全身一震，欲言又止。他知道莫说百日，就是百年，师父也无法赴这约会，因他已残废了，和普通人无异。但摆在目前的问题如何解决，事实非常明显，对方的目的是迫出师父好了断仇怨。他暗恨自己功力不济，连兵刃都保不住。他也后悔不该在庙中亮剑，否则身份一时之间不致外泄。

他知道师父一生所结的仇怨，势将全部落在他的身上，但对此他是毫无怨尤的。他想起临行时，师父谆谆叮咛的话：“烈儿，你持‘阎王剑’为信物，到天台山隐仙谷找为师一位故友，他会成全你……”

如今信物已失，身份暴露，将何颜以对恩师？心念之中，但觉五内如焚，冷汗遍体，手足发麻，自忖死亦难偿其辜。

绿衣少女冷冰冰地道：“宇文烈，言止于此，百日之期如不见铁心修罗赴约的话，告诉你，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绿影晃处，人已倏然而逝。

宇文烈呆在当场，心里比死还要难受。何去？何从他心里一片茫然。

夜凉如水，山风吹醒了他的神志。哀伤，追悔，于事无补，强韧的性格，使他默默地接受了这惨痛的教训，如何应付未来，是当前急切的课题。他就

地跌坐，开始摒除杂念，运功疗伤。

黑夜过去，就是黎明。宇文烈经过一夜调息，功力尽复，他先到附近涧水中洗净身上的血污，然后缓缓驰下峰头。几经考虑之后，决定仍然遵师命扑奔天台山隐仙谷，虽然持以为信的“阎王剑”被神秘的绿衣少女夺去，但对方既是恩师故友，如将实情陈禀，也许会蒙采信。

于是，他取道向浙省进发。一路之上，武林人物沸沸扬扬，都在谈说着“死城”以十二位掌门的生命作为要挟换取十二种绝艺的空前新闻。这是武林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整座武林，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死城”此举，是否就是席卷各门派的先声？

死城——神秘，恐怖，没有任何人确切地知道它的真相，因为从未有人进入死城而生还。在十二门派的掌门人被劫持的事件之前，死城仅只是一个神秘而恐怖的区域，没有听说过死城中竟然还有人存在。

宇文烈曾代表桐柏派参与换命之约，而且险些送命在“冰魄煞”之下，对这次事件所知自然较别人为多，他不会忘记那挫辱，但此刻他唯一要做的是遵师父之命，赴天台山隐仙谷拜访那位师父昔年唯一至交。

栉风沐雨，戴月披星。这一天来到距天台山不远的平镇，打尖了后，备了些干粮，连夜入山。按照师父的指示，先登上天台主峰，然后打量一下山势，扑奔西北。越过两重山峰，忽地感到空气有些异样，立即刹住身形，借星月微光，游目四顾，只见峰涧林之间，隐约中似有人影出没，荒山暗夜，有如幢幢魅影。宇文烈大是惑然。不知何以有这多武林人出现天台中。

数声凄厉的鬼啸，遥遥破空传至，声音传自不同方向，有远有近，似在彼此应和，听来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两样黑乎乎的怪状物体，从宇文烈立身之处约十丈外冉冉掠过，没入一片林木之中，他不由在心里暗叫了一声：“彩轿画舫！”

“彩轿画舫”竟然也在此地现踪，愈发显见事态的不寻常。他怔立了片刻，暗忖，还是办自己的事要紧。心念之中，正待弹身，突地，一个清朗的声音道：“兄台请留步！”

宇文烈这一惊非同小可，竟然被人欺近身来还不自觉，回身看处，只见一个俊逸非凡的青衫书生站在离自己不及三丈之处，双目在夜色中有若两颗寒星，手摇折扇。从目光可以判断这青衫书生内力修为已有惊人的火候。

宇文烈冷冷地道：“兄台有何见教？”

青衫书生面露微笑，趋近前来，一拱手道：“尊姓台甫？”宇文烈心中虽觉得这书生来得突兀，但仍应道：“在下宇文烈！”

“宇文烈？”

“不错！”

青衫书生神色微微一变，道：“幸会！”

宇文烈不由一愣，自忖与对方素昧平生，而且自己甫才出道，在江湖中无藉藉名，这“幸会”二字从何说起？他冷傲成性，而且心中有事，不愿兜搭，一抱拳道：“兄台如无别事，在下先行一步！”

青衫书生哈哈一笑道：“兄台敢是不屑于下交？”

“在下没有这个意思！”

“何故匆匆言行？”

“在下有事！”

“有事，在下可以问有什么事吗？”

“找人！”

青衫书生面色又是一变，道：“荒山静夜，兄台找的一定是人？”

宇文烈被缠得心火直冒，没好气地道：“这是在下私事，恕无法相告！”

青衫书生毫不放松地道：“今夜天台中卧虎藏龙，全是为了找人而来，这一帮找人之戏，定必精彩绝伦，宇文兄纵使不说，在下也知道！”

宇文烈不由心中一动，莫非此事与隐仙谷自己要找的人有关？不禁脱口道：“兄台知道在下要找的人是谁？”

青衫书生神秘地一笑，竖起三根指头，道：“不错吧？”宇文烈大是茫然，但却勾起了好奇之念，剑眉一扬道：“谁？”

青衫书生笑吟吟地道：“宇文兄定要小弟说出来？”

“悉由尊便！”

“三界魔君，不错吧？”

“三界魔君”他连听都没听说过，当下反问道：“今夜所有的朋友都是为了三界魔君而来？”

青衫书生折扇重重地一击左掌，道：“宇文兄岂非明知故问！”

宇文烈既知今晚群豪是为了三界魔君而来，他虽好奇之心甚炽，但转念一想，正事要紧，心念之中，冷漠地道：“在下告辞！”

青衫书生朗朗一笑道：“小弟邂逅兄台，大有一见如故之感，腆颜高攀，不意吾兄竟拒人于千里之外。”

宇文烈讪讪地道：“兄弟实在是急事待办！”

青衫书生自顾自地又道：“小弟沈虚白，一向浪迹江湖，今晚是赶来趁热闹的！”

宇文烈见他词意殷殷，不愿让对方太过难堪，只好委婉地道：“沈兄，小弟交你这个朋友，另图再会如何？”

“宇文兄一定要走？”

“是的，不情之处，请多包涵！”

“哪里话，宇文兄坚持要单独行动，谅来必有隐衷，不过，小弟有句话不吐不快，望不以交浅言深见责？”

“请讲。”

“今夜之会，凶险异常，听说久不现踪的‘天下第一魔’也已到场，这魔头残狠绝伦，避之则吉！”

宇文烈淡淡地一笑道：“兄台过虑了，小弟并不是为了什么‘三界魔君’而来……”

沈虚白似乎很感意外地道：“宇文兄当真不是为三界魔君而来？”

宇文烈心中颇悔不该说出实话，对方身份未明，意图可疑，但话既出口，无法更改，只好硬着头皮道：“是的！”

沈虚白追问道：“宇文兄何不说出此人名号，小弟对于台一带颇为熟悉，或许可以略效……”

宇文烈立即道：“不敢费神，小弟对要找的人已成竹在胸！”

沈虚白“哦”了一声，变过话题道：“宇文兄贵庚？”

宇文烈道：“虚度二十！”

沈虚白作了一揖道：“小弟十九，如不见弃，称我为弟好了！”沈虚白又爽朗地道：“烈兄，荒山邂逅，午夜订交，的确是件人生快事，如果有酒，当浮三大白！”

宇文烈也表现前所未有的兴致道：“改日相见，当与白弟共谋一醉，畅叙衷肠！”

暮在此刻，破风之声倏告传来。宇文烈与沈虚白同时循声望去，只见两个黑忽忽的怪物，飞泻而至，落在两人身前三丈之处，赫然是顶彩轿，一条画舫。仇人见面，份外眼红，宇文烈登时目射煞光，脱口道：“彩轿画舫！”

只听一男一女两声漫吟道：“妾随彩轿至！”“郎乘画舫来！”

沈虚白面不改色，口角噙起一丝冷笑。舫童冷子秋欣然叫道：“筠妹，巧极了！”

轿女岳小窈娇声道：“什么巧极了？”

“你看那小子是谁？”

“哦！宇文烈！”

“这不是很巧吗？”

“嗯，真是意想不到的事，这回他插翅难逃了！”

沈虚白扫了宇文烈一眼，道：“烈兄，他们与你有过节？”

宇文烈咬牙点了点头，目光却没有离开彩轿与画舫。

舫童冷子秋大刺刺地道：“筠妹，你看该如何处理？”

轿女岳小筠脆生生地道：“带走！”

宇文烈双目喷火，口里怒哼了一声，正待举步前欺，沈虚白折扇一摇，抢在宇文烈头里前跨两大步，笑嘻嘻地道：“两位请了！”

舫童冷子秋喝问道：“你是谁？”

“在下沈虚白！”

“滚开些，没你的事！”

“阁下说话放客气些？”

“哈哈哈哈哈，小子，你算哪门子的东西？”

“江湖小卒！”

“你找死？”

“未必！”

一道排山劲气，从画舫暴卷而出，袭向沈虚白。宇文烈大叫一声：“白弟，让我来！”叫声未落，兄见沈虚白折扇一张一挥，势可排山的劲气，竟然消卸得无影无踪。宇文烈不由暗地咋舌，沈虚白的功力似乎不在夺去自己“阎王剑”的绿衣少女之下。想不到自己刚出道碰见的绝顶高手，尽是一些少年男女。他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这一个照面，使彩轿与画舫同时发出一惊“噫！”

一个二十不到的少年，竟然能毫不费事地消解画舫的一击，的确骇人听闻。

沈虚白气定神闲地道：“宇文烈是在下新结交的朋友，有什么过节以后再谈，请便吧！”

舫童冷子秋怒声道：“小子，办不到！”

沈虚白一瞪眼道：“在下言出如山，没有办不到这回事！”这句话狂傲至极，名震武林的彩轿画舫如何受得了，何况他俩对宇文烈是志在必得。

舫童冷子秋暴喝一声，画舫离地而起，横里撞向沈虚白。沈虚白折扇一合，身形微偏，扇头迎着画舫直点过去。

画舫是精钢所造，这一撞之力，岂同小可，沈虚白竟然狂到用小小的折扇硬截。

宇文烈劲张双掌，朝舫尾劈去，双掌才出，耳听身后风声有异，急切里硬把击出的掌势撤回，电闪回身，只见彩轿已到身前伸手可及之处，一只莹白手掌，五指如钩，已将触及头顶。大惊之下，就回身之势，斜射八尺，粒米之差，避过了这一抓。

同一时间，“当”的一声巨响，画舫直荡出去一丈有多。沈虚白一扇之威，竟至于斯，的确令人咋舌。“呼！”的一声，画舫疾划而回，仍然撞向沈虚白。

那边，宇文烈身形未稳，彩轿已闪电般掠到，一道其强无比的回旋劲气，先轿而至，宇文烈双掌一划，招式竟然发不出去，不由亡魂大冒……

一道罡风，斜里卷来，猛击彩轿，“轰”然一声巨响，彩轿凌空一个倒翻，落向地面，又是“当”的一声震耳响声，画舫滴溜溜地旋泻两丈之外。

宇文烈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天下有这高身手的人，竟然能在一个照面之间，击两个不同方向距离的绝顶高手，不由激动地唤了一声：“白弟！”无疑的，沈虚白这一击解了他的危。

蓦然，一阵古怪刺耳的笑声，遥遥破空传至，令人动魄惊心。

沈虚白神色一紧，道：“天下第一魔！”

宇文烈虽不知“天下第一魔”何许人物，但从这名号看来，定是个盖世魔头，不由也不意识地感到一震。

沈虚白提高嗓音道：“你夫妻大概知道，天下第一魔的规矩？”

轿女岳小筠恨恨地叫了一声：“后会有期！”彩轿一起，飞泻而去。

舫童冷子秋也跟着愤然道：“宇文烈，我们会再碰头的，不信你永远有护身符？”声落，也朝彩轿同一方向划去，眨眼而没。

这句护身符，使宇文烈像是被人在心上刺了一刀，大丈夫男子汉连自己都难保，还致什么其他呢！

那古怪的笑声，突然中止了。

宇文烈咬牙道：“白弟，蒙你援手，为兄的十分惭愧！”

沈虚白一摇手道：“这就见外了！”

宇文烈定了定神，道：“刚才那古怪的笑声真的是天下第一魔？”

“一点不错！”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规矩？”

“凡是正在交手的人，被天下第一魔碰上，双方都难逃惨死之厄！”

“这，为什么？”

“不知道，江湖传言这是他所立的规矩！”

“残忍绝毒！”

“谁说不是！”

“这魔头功力如何？”

“以小弟我微末之技，勉强可以全身而退？”宇文烈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暗忖，不知恩师昔年功力鼎盛之时，是什么情况，既被誉为宇内第一高手，想来功力又在天下第一魔之上，奇怪的是师父怎么没有提起过这号人物？心念之中，脱口问道：“这天下第一魔兴起多久？”

“十五年前闹提武林如临末日，但仅短短一年，便又失去了踪影！”

“哦！”

宇文烈暗自点头，师父潜踪在三十年前，当然不知道这号人物了。

沈虚白又补充似地道：“听说天下第一魔头忽然潜踪，是败在一个人的

手里！”

宇文烈心中一动，道：“那个人是谁？”

“死城之主！”

“什么，死城之主？”

“不错，死城之主的功力，可说当今武林不作第二人想！”

宇文烈听沈虚白推崇死城之主，心中微觉不快，道：“真有这回事？”

“可能不假！”

“在十二门派掌门人被劫持之前，死城只是一个神秘区域的名称，还未曾听说有人现踪江湖，白弟的说法有何根据？”

沈虚白尴尬地一笑道：“传说是如此！”

宇文烈冷冷地道：“传说之言岂可尽信，以此次死城掳劫十二派掌门人，逼令各门派交出一件传派之宝以赎命，其居心不论，这种行为，人神共愤！”

沈虚白面上掠过一抹阴笑，但因在黑夜，不易看得出来，口里讪讪地道：“烈兄所说甚是！”

宇文烈一看星斗，距天明已不远，握住沈虚白的手道：“贤弟，后会有期，我得走了！”

沈虚白惑然道：“烈兄确实不是为三界魔君而来？”

宇文烈颇感不快地道：“贤弟，我已一再说明，难道你不相信？”

沈虚白道：“不是不信，只是感到太巧，烈兄也适在此时入山寻人，以弟所知，天台中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人物潜踪，但不知烈兄要找的什么样的高人？”

宇文烈顿了一顿之后，坦然道：“既许下交，愚兄也不便相瞒，我找的是‘隐仙谷’主人……”

就在此刻，一个刚劲的声音道：“小子，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宇文烈不由悚然而震，听声音似曾相识，但却想不起是谁，闻声之下，忍不住下意识地点了沈虚白一眼。

沈虚白面色遽变，冷喝一声道：“什么人鬼鬼祟祟，何不现身出来？”

空夜寂寂，没有半丝回声。沈虚白抛开被握的手，猛一弹身，向发声的方向扑去，真可说快逾闪电。

宇文烈茫然地摇了摇头，他不明白这传声的人是故意开玩笑，还是有所指而发？沈虚白现身突兀，曲意结交，用心不无可疑，但他的身手远超过自己，而自己也没有什么值得武林人覬觐的。他实在有点想不通，唯一的解释是发话人故意开玩笑。片刻之后，沈虚白飘然而回。

“贤弟有何发现？”

“哼，藏头露尾！”

“别理会，定是无聊的人故意开这玩笑！”

“烈兄说的是！”

沈虚白口里说话，目光却不停地流转，顿了一顿之后，接着又道：“烈兄找的是无情剑客？”

“不错！”

“那就不必空劳往返了！”

“为什么？”

“这位无情剑客业已魂归离恨天，墓木早拱了！”

宇文烈这一惊非同小可，想不到找的人竟已不在人间，当下激动地道：“死了？”

“是的！”

“贤弟如何知晓？”

“隐仙谷中有墓可凭，烈兄不信，无妨去亲自看看！”

宇文烈一颗心倏往下沉，窒了片刻，犹疑地道：“贤弟可知道无情剑客是如何死的？”

沈虚白一摇头道：“这倒不曾听说！”

突地，方才那神秘而刚劲的声音又告传来：“谁说无情剑客死了？不过，唉，与死也差不了多少！”

沈虚白俊面顿现杀机，半声不吭，划空扑去。

宇文烈怔立当场，心中情绪十分复杂，这怪声两次提出与沈虚白相反的话，不知是何居心？古怪刺耳的笑声，又告响起，听来已近在咫尺。宇文烈心中暗念了一声：“天下第一魔。”不自觉地移步走向暗影之中。

一条人影，有若一只怪鸟，凌空疾掠而至，却不带丝毫风声。宇文烈心头一寒，止住了移动的脚步。人影本已超越宇文烈的头，忽地一旋而回，泻落地面。

宇文烈凝目望去，不禁倒抽了一口气，站在三丈之外的，是一个庞然巨物，身高八尺之外，红发碧眼，狮鼻阔口，一部如钢针似的绕颊短髭，披一袭黑色披风。尤其那双碧眼，绿芒闪烁，有如鬼魅，单这形像，就足以使人丧胆亡魂。

怪人上下打量了宇文烈半晌，声如沉雷般地道：“小子，你胆量不小！”

宇文烈内心虽骇震无已，但表面上仍是一片冷漠之色，平静地道：“什么意思？”

“见了老夫你毫无惧意？”

“何惧之有？”

“嘿嘿，你知道老夫何许人物？”

宇文烈冷冰冰地道：“天下第一魔！”天下第一魔反而愣住了。在他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人敢如此正面与他说话，也没有人见了他的面而不敢栗栗怖怖的。

“小子，你当真不怕？”

“晚辈不知道有何可怕？”

“老夫杀人向来不留全尸？”

宇文烈暗自一颤，道：“前辈杀人难道不分皂白，不问理由？”

“不错，爱杀就杀！”

“这样不嫌太伤天害理？”

“好小子，什么叫做天理，你敢教训老夫？”

“晚辈实话实说而已”

“嘿嘿嘿嘿，小子，老夫生平所见尽是贪生畏死之徒，摇尾乞命之辈，今夜算是第一次碰上一个有骨头的人，小子，你何人门下？”

“这一点恕无法奉告！”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天下第一魔碧眼一瞪，绿芒暴射，那简直不像是人类的眼睛，像是一头

罕有的异兽，贪婪而残酷地望着它的猎物。

宇文烈但觉一股寒气，从背脊骨冒起。

人，见了可怖的事物，无有不怕的，也没有人真正的不怕死，有的人敢于面对死亡的恐怖，只是恐惧的力量，不足以改变他由于孤傲而形成的异常性格。

宇文烈就是这样，他并非不怕，只是这怕的意念被孤傲和后天在特殊环境下所培育的性格克服了，是以，他表面上毫无惧意。

天下第一魔不见作势，只一晃便到了宇文烈身前伸手可及之处，巨口一张道：“小子，叫什么名字？”

“宇文烈”

“你有资格作老夫的传人！”

宇文烈冷冷一晒道：“晚辈没有这个意思！”

“老夫已看中了你！”

“那是前辈自己的事！”

天下第一魔怪哼一声道：“小子，能为老夫之徒，是你的造化！”

宇文烈冷声道：“晚辈已有师承！”

“谁？”

“歉难奉告！”

“老夫收定了你这个传人！”

“晚辈不愿意！”

“你敢？”

“这不是敢与不敢的问题！”

“你敢再说个不字，老夫把你撕成碎片！”

宇文烈把心一横，咬牙道：“不！”

天下第一魔口里发出野兽咆哮也似的一声怒哼，道：“老夫活裂了你！”一只毛茸茸的巨灵之掌，抓向宇文烈当胸，这一抓快逾闪电，而且使人无从闪避。

宇文烈心胆皆战，没奈何横掌切击对方手腕。“砰”一堂切中，但如击破革，前胸一紧，已被提了起来。“你答不答应？”“办不到！”

“好小子！”

天下第一魔怒吼一声，把宇文烈脱手掷了出去。

宇文烈身形被掷出，立即提气运劲，想借势腾身，但这一掷不知对方用的是什么手法，真气竟然提不起来，飞射向一方巨石。

“砰”挟以一声闷哼。宇文烈结结实实地撞了那方巨石，又被反弹落地，剧痛攻心，几乎晕了过去，喉头一甜，一道血箭疾射而出，但觉骨痛如抓，眼前金星乱进。

天下第一魔弹身上前，厉喝道：“小子，答不答应？”

宇文烈咬牙挣起身来，寒声道：“不答应！”

天下第一魔怒极狂笑道：“想不到天下居然有人不愿做老夫的徒弟！”

宇文烈恨声道：“这有什么希奇？”

“小子，老夫一身功夫天下罕有敌手……”

“罕有并非没有！”

“好大的口气，你说，当今武林中谁是老夫的敌手？”

“死城之主，如何？”

天下第一魔陡然变色，形貌更见狰狞，伸手便抓。宇文烈避无可避地又被他抓在手中。

天下第一魔一个倒拧，左右手分执宇文烈的双腿，狞声道：“小子，老夫要把你撕成两片！”

宇文烈五内皆裂，厉声道：“老魔，凭你这种乖戾残暴的作风，也配为人师，呸！”

天下第一魔可能生平第一次被人如此当面辱骂，而辱骂他的却是他俎上之肉，不由呆了一呆，长长地喘了一口气，道：“骂得好，老夫的确不配为人师。可是，小子，老夫也不许你做别人之徒，不过你的狂傲尚属老夫生平仅见，破例赏你一个全尸！”

宇文烈心头涌起一片死亡的颤栗，他连垂死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他不知这魔头将如何处置自己！

他曾练有“封穴易脉”的不世奇功，但对方擒拿之术大异武林常轨，抓拿之处，恰当经脉之处，拿捏得毫厘不爽，正好闭死了真气运行。

刹那之间，万念齐涌心头，他想到师父铁心修罗对他的期望；想到含恨以殁的母亲！想到自己迷茫的身世！也想到夺去他“阎王剑”的人间绝色绿衣少女。还有诛心人交托给他的那张地图，那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

心念未已，倏觉一阵腾云驾雾似的飘忽，天下第一魔已倒提着他飞奔而行，转眼之间，停在一处绝壁之上。

这时，东方已现蒙蒙曙色。另外一条人影，在十丈之外遥遥跟进，似乎对天下第一魔极为忌惮，行动时十分小心，生怕弄出一丝丝声息。

天下第一魔阴森森地道：“小子，这是‘万虺谷’，蛇虫会替你举行葬礼！”

宇文烈一听“万虺谷”三个字，登时惊魂出窍，他曾听说过这“万虺谷”，是被武林人目为绝地之一，谷中尽是千奇百怪的蛇虫，任你功力通天，一入谷中，绝难逃生。

震耳狂笑声中，只觉身形被凌空抛起，然后垂直向谷中落去。这一瞬，脑海中呈出一片空白，像是什么感觉都没有。接着，是空虚，飘渺，幻灭，晕眩……他想，这就是死亡，生命的殒灭。

天下第一魔停止了笑声，废然长叹，似乎是惋惜没有得到这么一个上上质秉的传人。然后，风辇一旋，像巨鸟般飞逝。

就在天下第一魔身影消失之后，那暗中追蹊的人影出现了。他，正是追截怪声而去的沈虚白。

沈虚白掠身到“万虺谷”边缘，望着那黑沉沉的无底深谷，口中连呼道：“可惜！可惜！”可惜什么，没有人知道，只是他声音中没有一丝悲悼的成分。

停了片刻，他也掠身离开。

天亮了，天台山中，人影仍不断出没。想来他们的目的物——三界魔君并未现踪，但搜索的行动并未终止。

且说宇文烈身形加速向谷底落去。在即将昏迷之际，一丝灵智未泯，本能上的反应，使他猛提真气，手足划劲，以减低落势。

意外地他真气阴窒已消，劲透全身，神智复生。尽全力拧身变势，一旋，指尖竟然触及了岩壁。这使他求生之念油然而生，奋力再打了一个旋回，手掌碰上岩壁，但没有抓住什么，下落之势缓了许多。他明知纵使不跌死，也

难逃谷底毒蛇怪虺之物，但，求生是种本能。他身为三十前被誉为武林第一高手铁心修罗的传人，虽说限于所龄，火候不足，同时许多功夫还不能练，但目前造诣已非一般武林高手所能望其项背，当然，如与一些不世出的魔头及特殊人物相较，那又另当别论了。

谷底幽暗，尤其这晓色未开之际，目力再佳，也看不到什么。他不知究竟下落多深，距谷底还有多少距离。

第三次，他旋动身形，弧形划向岩壁。在求生的驱迫下，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助长了他原有的功力。终于，他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虚荡了数下之后，翻身上了突岩，一看，竟然是一个五尺大小的石穴，突岩不及一尺，正当洞口。

他这一喜非同小可，一挪身，靠上洞口石壁。

他像是瘫痪了，适才地力量在刹那间散尽。他闭上眼，在享受近于虚脱的绝处逢生的愉快。但，生命尚未真正地属于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而且谷底的凶险，也许更甚于这绝壁飞坠。

朦胧中，上身似被什么东西束住，脸孔上有一逢滴漏浸脸般的冰凉感觉，睁眼一看，不由唬了个魂飞天外。一条银色怪蛇，把他上身连臂紧紧缠了三匝，蛇头大如拳，顶上一片血红色肉冠，蛇信吞吐，在他脸上扫来扫去。看形像，就知道这怪蛇又是一条罕世毒物。

想不到绝处逢生，又遇死亡。他奋力一挣。少说也有数千斤之力，竟然挣不断蛇身。那怪蛇想是被这一挣所伤，“呱”地一声儿啼，张口便噬。

宇文烈暗道一声：“我命休矣！”双手既不得脱，情急之下，一仰面，向怪蛇的七寸咬去，这一咬咬个正着。

怪蛇负痛，“呱！呱”连声，一颗头急遽地摆动。宇文烈处在生死之交，口齿自然不敢放松，愈咬愈紧，牙齿深深陷入蛇颈之中，一股凉凉的微带腥臭的液汁，直灌入口。他知道那是蛇血，在无法松口之下。只好任其顺喉而下，直入腹中。

蛇身蠕动，绞扭，愈缠愈紧，裂肤刺骨。足足半个时辰，那怪蛇才告气绝，宇文烈已是筋疲力尽，汗透重衫。他松开了口，把蛇身解脱，掷落谷中，闭目养神。片刻之后，忽然感到口干舌燥，血行加速，丹田之中，涌起一股热流。

“蛇毒发作。”心念及此，不由肝胆俱寒，亡魂尽冒。

热流愈来愈剧，终至全身有如火焚，血脉贲张，像是要爆炸开来，四肢不断地抽搐，肌肉翻转绞扭。痛苦使他神志逐渐模糊，一个翻滚，身躯朝谷底飞泻而落。“砰！”然一声，身躯猛砸地面，人也失去了知觉。

待到醒转，一线阳光，透过谷底泄露，照得身上暖暖的。

“我没有死？”这是他第一个感觉。试着伸动腿脚，但觉毫无异状，体内似乎真气充盈。他茫然了，细想半壁窟洞中的一幕，不禁连打了两个冷颤。坠岩，蛇毒，竟然还有生命在，这真是奇迹。

一阵阵腥风，扑鼻而来，目光扫处，不由毛发俱竖，只见两丈之外，万头攒动，奇形怪状的蛇虫，密密麻麻，把他圈在当中。

蓦在此刻，一个充满了怨毒的声音道：“小子，起来！”

宇文烈心头剧震，一跃而起，这轻轻一跃，竟然拔高三丈左右，自己反而骇了一大跳，似乎功力在骤然之间深了许多。这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了。

举目望去，三丈之处，一个鹰鼻老者，端坐在蛇群之中，手中正拿着被

自己咬死抛落的那条银色红冠怪蛇，双目黯淡无光，但却充满了怨毒之色。

宇文烈暗忖，莫非这老者是“万虺谷”的主人？心念之中，前行数步，举步之间，那些怪蛇恶虫，纷纷像潮水般退开。那老者恨声道：“小子，这条‘金冠银虺’的血是你吸的？”

宇文烈一怔神，原来这怪蛇叫做‘金冠银虺’，当下一点头道：“有这么回事！”

那老者面上掠过一抹阴残之色，一抬手道：“你过来！”

宇文烈明知对方不怀好意，但仍走了过去，在距老者五步之处停住，所有蛇虫涌退两丈之外。

“再近前一点！”

宇文烈坦然无惧地又踏进了两步，双方相距只短短五尺不到。

老者似乎怨毒极深，咬牙切齿地道：“小子，你怎知万虺谷有这条金冠银虺？”

宇文烈大是愕然，自己被天下第一魔抛下，绝岩幸生，又被这怪蛇缠绕，险些被咬死，想起蛇血，还觉得恶心，看对方之意，似乎这金冠银虺是什么奇珍异宝似的，当下冷冷地道：“在下是无心撞见，险被毒杀……”

老者瞪眼道：“什么，无心撞见？”

“不错！”

“你小子分明是专心图谋，还敢巧言掩饰？”

“一条蛇能值金少，要在下图谋……”

“好小子，老夫坐候了一日一夜，却被你凭空得去……”

“阁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子，你真的不懂？”

“不懂！”

“好，老夫告诉你！”话声中，右手以金冠银虺的躯体，作为兵刃，闪电般扫出，左手急扣对方腕脉，两种不同招式，同时发出。

咫尺之隔，事出猝然，同时老者招术奇奥绝伦，宇文烈避开了蛇身绕击，却避不开那一扣，左手腕脉登时被扣个结实。

宇文烈腕脉被扣，并不挣扎，心中却涌上杀机，寒声道：“阁下何以要对在下出手？”

老者嘿嘿一阵冷笑道：“小子，老夫身罹天南白霞瘴之毒，非之金冠银虺不治！”

“哦！”

“既然你子吞尽蛇血，老夫只好……”

“怎么样？”

“饮下你的血！”

宇文烈闻言之下，不由七窍生烟，杀机大炽，想不到天下居然会有这样凶残的人，当下冷极地一声道：“阁下要喝在下的血？”

老者残狠地一点头道：“不错，老夫不能坐以待毙，你喝了金冠银虺的血，老夫再喝你的血，这并无什么不同，哈哈……”凶残暴戾之气，在笑声中显露无遗。

宇文烈冷眼看着对方，口角噙着一丝冷笑。

老者一敛笑声，接着又道：“小子，好教你死后明白，这金冠银虺，是蛇类之王，也算是毒物之冠，喝了它的血，不但终生不畏剧毒，在内力方面，

也将平增三十年修为！”

宇文烈这才明白自己功力突增，以及群蛇走避的原因。

此刻，他对于生已有了强烈的信心，既有避毒之能，当然可以完全走出这绝地。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梦寐以求的事实。他想起师父一再慨叹的话：“烈儿，如果你再具备三十年功力，可以全传我技，如果有一甲子修为，可以完全发挥为师的所长，但，这日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啊！现在，你持阎王剑去求见为师生平唯一好友，也许他可以……”

那老者手指用劲，把宇文烈向身前一带，目暴凶光，像择人而噬的野兽。

宇文烈忽地惊觉，冷冷地道：“阁下准备如何吸血？”

老者残狠地道：“小子，老夫咬破你腕脉，然后就脉吸取。”

“这不嫌太残忍了么？”

“残忍，哈哈，老夫为了不对自己残忍，所以对你就不得不残忍了！”

“如果你不吸下这血呢？”

“死！听清楚了，死！”

“这惨无人道的行为未必能救你的命！”

“小子，少废话！”话声中，张口向宇文烈手腕咬去。

这老者说做就做，真的要吸宇文烈的血。

宇文烈杀机炽盛，厉喝一声道：“且慢！”

老者抬起头来，目中尽是兽性的光芒，眦牙咧嘴地道：“小子，你还有话说？”

宇文烈以冰寒迫人的语调道：“阁下还没说出尊名大号？”

“哦，哈哈哈哈哈，老夫‘三界魔君’，小子死在老夫的手下你并不冤……”

“什么，你就是‘三界魔君’？”

“不错！”

“阁下可知道有多少江湖朋友在山中搜寻你？”

“这不相干，没有人敢跨入这代表死亡的‘万虺谷’！”

宇文烈可真估不到眼前的老者就是三界魔君。他虽然不知道何以有这多武林人有搜截对方，可是由天下第一魔这等人物也参与其事这一点看来，事情绝不简单，可惜没有向沈虚白探问。心念一转之后，道：“那些武林朋友追索阁下的目的何在？”

三界魔君阴恻恻的道：“小子，时间不多了，老夫懒得与你费话！”说着，再度张口向宇文烈腕间咬去。

宇文烈一振腕，暴退五尺。三界魔君身形连晃，几乎栽了下去，脸上的肌肉连连抽搐，眼中呈现一片绝望之色，厉声道：“小子，你居然有闭穴易脉的功力，老夫低估了你了！”

宇文烈怒哼了一声道：“像你这等凶残之辈，死有余辜！”手掌向上扬，就待劈出……

三界魔君黯然一声长叹，闭上双目。

宇文烈大声道：“出手抵抗。本人不杀不抵抗的人！”

“小子，你只管下手好了！”

“我要你出手！”

三界魔君双目一瞪，但已失却神采，惨厉至极地道：“生死有命！老夫无难为力了！”

宇文烈这才看出三界魔君下半身已不能动弹：难怪他坐地不起，同时功

力似乎也将散尽，不然，以对方的名头而论，功力岂是等闲。心念数转之后，一收掌，回身便走。

三界魔君怪叫一声：“你回来！”

第三章 禁宫之钥

宇文烈见三界魔君业已丧失了出手的力量，不愿杀一个没有抵抗力的人，心念几转之后，回身便走。

三界魔君怪叫一声道：“你回来！”

宇文烈闻声止步，回身道：“在下不杀失去抵抗力的人，阁下还有什么话要说？”

三界魔君骤然之间像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凶残暴戾之色尽祛，怆然道：“老夫快要死了！”

宇文烈冷漠地道：“这一点在下知道，以阁下的残狠作风而言，老天似乎并不偏心。”

三界魔君老脸抽动了几下，厉声道：“就算是恶有恶报吧，小子，你能否答应老夫一件事？”

“什么事？”

“老夫此刻仗着‘地灵香’抵挡蛇虫，一旦死后，难免遭噬尸之惨，希望你能为老夫把尸体带到谷外掩埋！”

宇文烈性格虽冷傲，但并不流于残酷。这一代魔头，如非身中“白霞瘴”之毒，不治将死，当不会有求于一个后生晚辈，其人可恨，但其情可悯，当下慨然道：“可以！”三界魔君怆然一笑，道：“老夫并不平白求你！”

宇文烈一怔道：“什么意思？”

三界魔君神色更黯，似乎说话也感到吃力，沉声道：“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穷追老夫不舍？”

宇文烈心中一动，这正是他不解之谜，随即道：“在下不清楚。”

“为了一样在武林中流传了数百年的东西！”

“什么东西？”

“禁宫之钥！”

“什么！禁宫之钥？”

“不错！”三界魔君突然凄哼了一声，面色骤呈苍白，额上青筋暴露，汗珠滚滚而落。

宇文烈知道对方瘴毒已将攻心，意念一动，但又被另一个意念否定，他不能流自己的血，去救一个凶残暴戾的魔头，那不是救人，而是助长了危害武林魔焰，顿了一顿之后，道：“何谓禁宫之钥？”

三界魔君喘息了一阵，道：“数百年来武林相传，谁能得到禁宫之钥，开启禁宫，可成武功天下第一人！”

“禁宫在何处？”

“不知道！”

“那阁下……”

“老夫所得仅是一半，作为你……替老夫收尸……的……代价！”说完，从怀中取出一物，掷在了地上，人也向后栽倒。

宇文烈上前一探脉息，已然气绝身亡。

再看那所谓“禁宫之钥”，是半块长一尺，宽约三寸的竹筒，拾在手中一看，上端刻的是“禁宫”两字，想来另半片上必是“之钥”二字，中段是半幅图形，有山树木石，下是端则是由许多线条交错构成的半幅棋盘形的图案，上面附注了不少文宇，却是不为一般人知晓的甲骨文。

“禁宫之钥！”他喃喃地念了数遍。他想不到九死一生之余，却得到武林人梦寐以求的禁宫之钥的一半，如果机缘凑巧，获得了另一半，将可成为天下第一人，师父昔年的恩仇，可以一一了结，还有武林的命运，也可以尽份力……

他想到天下第一魔，和那些以强取豪夺为能事的武林人，在没有搜索到三界魔君的下落之前，恐怕不会离开天台山，如果自己身怀这半片禁宫之钥出谷，万一被对方发觉，决难保全。

筹思了半晌之后，想到了一个极妙的办法。自己服食了金冠银虺之血，不惧蛇虫，如果把半片禁宫之钥藏在谷中，最是稳当，自己随时可以来取。想到就做，他弹身到了壁脚，一阵搜索之后，在距地三丈之处，有一个小小石洞，他把半片禁宫之钥放入洞中，附带他想丐了身边诛心人交托的那张神秘地图，也取出来一并放入石洞之中，然后用石块封死洞穴，抓了些苔藓填好隙缝，再在下方做了记号，一切妥当之后，负起三界魔君的尸体，向谷外走去。一路蛇虫盈千累万，但却远远避开。他为自己的遭遇感到十分可笑，不久前，他葬了桐柏老人，现在，又埋葬三界魔君。

顾盼之间，谷口在望。他不由大感踌躇，如果有人发现自己埋葬三界魔君的尸体，追索起那半片禁宫之钥，麻烦可就大了，但既已应允三界魔君为他埋尸谷外，当然不能对死者失信。心念之中，已出了万虺谷。回顾那阴沉沉的谷底，隐约中蛇虫蠕蠕而动，怵目惊心，若非误打误撞，吞下金冠银虺的血，此刻早已膏蛇虫之吻了。

他迅速地把目光向下一扫，没有丝毫人踪，身形一弹，便朝右侧的一座峰头驰去。他自巧服了金冠银虺的血后，不但身具避毒之能，内力方面也平空添了三十年，这一奔行，可说快如飞矢，轻若飘絮。转眼工夫，登上峰顶，一阵审度之后，喃喃自语道：“这是个埋骨的好所在！”

一个时辰之后，峰头上隆起了一座新家，墓碑用山石劈成，大书：“三界魔君之墓”六个大字。

宇文烈埋葬了三界魔君之后，心想，该到隐仙谷去一查无情剑客和生死究竟了。心念之中，转身举步，就待离开，蓦地，一个绿衣子的背影，映入眼帘。她，正是夺去他阎王剑的那个神秘绿衣少女，背对着他站在五丈之外。

宇文烈立即刹住步子，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好是谁？她的母亲又是谁？与师父铁心修罗究竟是何仇？何怨？她夺去阎王剑而订下百日之约，这一着的确毒辣。

想到百日之约，心中大为沮丧，师父铁心修罗身残功废，根本不能赴约，而自己呢？论功力差了绿衣少女一大段，更遑论当事人她的母亲了。不赴约吗？那铁心修罗四个字将永为武林人所不齿，自己也加紧打算再现身江湖。兵刃是个人的名誉所表征，兵刃被夺，在武林人从来是奇耻大辱。为了自己是铁心修罗之徒，责无旁贷。

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禁宫之钥，如果得到了另一半禁宫之钥，寻到“禁宫”练成盖世身手……他哑然失笑，这想法简直是无稽，数百年流传之物，只有一半出世，到哪里去寻另一半呢？这不等于痴人说梦吗？

他也想到自己因服食金冠银虺的血，平添了三十年功力，可以开始习练师父的另几项神功，但练功并非一蹴可就，能应付百日之约吗？思念及此，两道剑眉紧蹙在一起。

那绿衣少女幽幽地开口发话，甜、脆、娇、美的音调，令人心弦为之震

颤：“宇文烈，我们又见面了！”

宇文烈下意识地吞了一口唾沫，冷冷地道：“幸会，姑娘又有什么指教？”
绿衣少女倏地回过娇躯，绝代的风韵，照人的容光，使宇文烈一阵目眩。

“宇文烈，恭喜你！”

宇文烈心头一震，道：“姑娘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绿衣少女笑吟吟地道：“恭喜你得到禁宫之钥！”

宇文烈这一惊真地非同小可，这一来，简直是后患无穷了，如果这消息传扬开去，自己将成众矢之的，但他又不屑于否认，一时之间，哑口无言。

绿衣少女姗姗移步上前，在距宇文烈丈外处停步，接着又道：“你不否认吧？”

宇文烈牙痒痒地道：“姑娘根据什么这样说？”

“这坟墓还不够说明？”

“如果在下上不忍见其暴尸荒野，而予以掩埋呢？”

“用不着立墓树碑呀！”

“在下愿意这样做。”

“怕不如此简单？”

“依姑娘的看法呢？”

“第一，三界魔君如何死的？第二，以他的生平为人，积恶如山，暴尸荒野并不为过，值不得你动这恻隐之心；第三，天台山中虎狼成群，目的只为他一人，值不得你冒生命之险卷入漩窝；第四，任何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也不至笨到不避嫌疑……”

宇文烈大感不耐，截断对方的话道：“姑娘认定禁宫之钥在本身？”

绿衣少女娇笑一声道：“即使不在身上，也可知道下落！”

宇文烈硬起头皮道：“姑娘准备怎么？”

“不怎么样，不过我警告你立刻离开此地，若被他人发现，恐怕……”

就在此刻，一个阴森冷酷的声音道：“无主之物，见者有份！”

宇文烈抬头一看，一个身着黄葛布长衫的独眼老者，面带阴笑，脚不点尘地飘掠入场，紧跟着，又是四个同一装束年龄略差的老者，疾纵而至。

五老者的目光先射向三界魔君的墓碑，然后移向绿衣少女，绿衣少女嫣然一笑，五老者同时被她那绝世姿容惊得一怔。最后，目光射向了宇文烈。

绿衣少女怯生生地道：“宇文烈，这五位是名满南七省的雁荡五无常，想来你听说过？”

宇文烈不知绿衣少女提醒自己的目的何在，闻言只冷冷地“嗯！”了一声，目光却迫视在那为首的独眼老者身上。

雁荡五无常同时扫了绿衣少女一眼，独眼老者阴恻恻地向宇文烈道：“小子，不需老夫兄弟动手吧？”

宇文烈剑眉一挑，寒声道：“阁下什么意思？”

“小子，用不着装佯，禁宫之钥交出来！”

宇文烈心知多说无益，冷哼了一声道：“如果不呢？”

独眼老者一声怪笑道：“在老夫兄弟面前，用不上这个不字！”

另外四老者中地一个阴森森地插口道：“大哥，不能多耗时间，速决为上，万一别人闻风而至……”

独眼老者微一颌首，仍迫视着宇文烈道：“小子，如何？”

宇文烈俊面涌上了一层恐怖杀机，厉声道：“一对一还是你们全上！”

“嘿嘿嘿嘿，小子，你有多大道行，敢发这狂言，凭你也配我兄弟联手？”

“何不试试看？”

独眼老者冷哼一声，欺身上前，一掌劈向宇文烈当胸，这一击势道之强令人咋舌。

宇文烈有心伸量对方，同时心怀杀机，不闪不避，举掌硬封。独眼老者见对方竟敢硬封硬接，功力又加了二成。

“砰！”然一声巨响，挟以半声闷哼。一对肉掌接实，宇文烈身形一晃而止，独眼老者却已退了三步之多。

另四老者赫然色变。

堂堂雁荡五无常之首，竟然被一个毛头小伙一招迫退，这筋斗栽到了家。

宇文烈自知若非半日前平添了三十年功力，很可能不是这老者的对手。独眼老者羞怒交进，暴喝一声，腾身再进，左掌右爪，一拍一抓，同时攻出，而且掌爪均指要害大穴，奇诡厉辣，世无其匹。

宇文烈左掌一圈，极巧妙地封住了来势，右掌斜里猛然拍出，振腕之间，似有十数只手掌，同时攻向十多个不同部位。

独眼老者惊呼一声：“千手修罗！”惊呼声中，人已闪电般后退八尺，沉声道：“你是阎王剑主人门下？”

宇文烈冷冰冰地道：“算你说对了！”

阎王剑主人五个字，使其余四老者面色大变，的确，凭雁荡五无常，绝对惹不起天下第一好手铁心修罗。

独眼老者目注其余四老，一副进退两难之色。

其中一个鹰鼻环眼的老者，上下打量了宇文烈一遍，道：“阎王剑主人尚在人间？”

宇文烈目中精芒闪烁，怒声道：“这话不该你阁下问！”那老者不由一窒。

独眼老者略一犹豫之后，老脸阴气又浓，独目凶光熠熠，注定另四老者，道：“你们意下如何？”

利之所在，常常能使人不计后果。四老者同时一点头，那鹰鼻环眼老者干咳了一声道：“大哥，这小子必须留活口，还有这……”说着，目光瞟向了那默然在旁的绿衣少女。

独眼老者“嗯！”了一声道：“老五莫非还有怜香惜玉之心，快速打发了吧！”

绿衣少女粉靥笑意未除，脆生生地道：“凭这几句话，你们五个今天死定了！”

这话出自一个二十不到的绝色少女之口，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尤其她那副不在乎的模样，更令人莫测高深。只有宇文烈清楚，绿衣少女并非故作危言，她是办得到的。

“上！”上字甫出独眼老者之口，那排行第五的已扑向绿衣少女，另三者和独眼老者，却扑向宇文烈，可能，这几个老无常业已清楚不联手不足以制服宇文烈。

四者联手，其势岂同小可，宇文烈当场被迫退三个大步。

半声栗人的惨号过处，那扑向绿衣少女了老者，业已横尸当场。

绿衣少女的身手，震惊了另四老，齐齐停手转身，面对绿衣少女。

独眼老者咬牙暴喝道：“丫头，你什么人门下？”

绿衣少女若无其事地道：“这你不必问了，知道了也是枉然，你们反正死定了！”了字出口，娇躯一挪，扑向四老，四声凄厉的惨号，先后响起，只眨眼之间，绿衣少女毁了名震南七省的五个魔头。

宇文烈为之寒气大冒，这貌美若仙的少女，竟然是个杀人不改色的罗刹。

绿衣少女素手一挥，道：“宇文烈，马上会有更多的人赶到，马上离开吧！”

宇文烈冷漠地道：“姑娘何以要对在下如此关心？”

“你想不出来？”

“在下不明白！”

“以我所知，你还没有见过令师，那百日之期的巫山之约，你当然还没有转告，我不希望你现在就死，明白了吧？”

宇文烈恨恨地道：“明白了，可是在下认为还有另外原因！”绿衣少女小口一抿，道：“你说说看？”

宇文烈一字一句地道：“姑娘不会放过禁宫之钥的下落吧？”

绿衣少女展颜一笑道：“也许你说的是，但我目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第一，你纵使真的得手，不会笨到带在身边，第二，你当然更不会说出收藏的地点，对吗？”

宇文烈冷声道：“姑娘聪慧过人，说得极近情理，但可否想到在下根本不会得手呢？”

“想到了，至少你知道下落，不然不会替三界魔君树墓立碑！”

“就算全在姑娘意料之中吧！”

“你可以走了！”

就在此刻，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号，破空而起，接着，一条人影从五丈外的林中，飞泻而至。宇文烈与绿衣少女同感一震，彼此各采取戒备之势。

“砰！”的一响，人影落地，寂然无声，赫然是一具五官不辨的死尸。宇文烈不由脱口惊呼道：“魔剑王平！”

绿衣少女看了看魔剑王平的尸身，芳容大变，急声道：“你快走，我挡一阵！”

“什么？走？”

“不错，快走！否则你就没命了！”

“来人冲着在下而来？”

绿衣少女一跺脚道：“你自己想死，却误了我的大事！”

宇文烈心中一动，道：“来的是谁？”话声才落，一条巨大人影，幽灵似地飘近身来，快得简直不可思议。绿衣少女急退数步。宇文烈一看不来人，先是心头剧震，随之是怨毒冲胸而起。来的，正是把他抛落万仞谷的天下第一魔。

天下第一魔碧眼一瞪，声如巨雷般地道：“小子，你居然不死？”

宇文烈咬牙道：“阁下很意外？”

天下第一魔目芒如电，一扫现场，道：“小子，你是老夫手下第一个逃生的人，现在快说出禁宫之钥的下落！”

宇文烈恨声道：“办不到！”

天下第一魔颌下钢髭猬张，狂吼道：“小子，你敢再说一句办不到？”

宇文烈深知生死全在对方手中，以对方的功力而论，自己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但孤傲的性格格使他不计生死利害，当下抗声道：“办不到！”

天下第一魔怒哼一声，出手便抓。宇文烈连转念头的余地都没有，便被抓个结实。

“小子，说！”

“办不到！”

“老夫撕了你！”蒲扇大的巨掌，抓向宇文烈的脑袋，这一抓如果抓实，宇文烈势非头碎额裂不可。

“住手！”发话的竟然是绿衣少女。

天下第一魔缩回了手，有点惊奇似地道：“丫头，是你对老夫说话？”

绿衣少女从容的道：“不错！”

“莫非你愿意替他说？”

“晚辈根本不知其事，从何说起！”“那你是找死？”

“老前辈何以破例？”

“破例，什么意思？”

“据晚辈所知，老前辈对人出手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宇文烈能逃出老前辈手下而不死……”

天下第一魔桀桀一声怪笑道：“丫头，你知道的还不少，不过这小子不在此例！”

绿衣少女粉腮微微一变道：“为什么？”

“他并非是从老夫手下凭功力而逃生，而是命大侥幸不死！”

“老前辈非要他的命不可？”

“老夫一向的惯例是逆我者死！”

“老前辈杀了他，岂非大违本意？”

“什么本意？”

“他一死，禁宫之钥这档事岂非永远成谜？”

天下第一魔怔了一怔，道：“嗯，有理，丫头，老夫带他走，至于你……”

绿衣少女明眸一转，道：“晚辈怎么样？”

天下第一魔狞声道：“你永远留在此地！”

绿衣少女粉腮掠过一抹异样的光彩，道：“老前辈要杀人灭口，怕宇文烈被掳的事实传扬出去？”

天下第一魔前跨两大步，道：“你说对了！”

宇文烈被天下第一魔紧紧抓牢，五内皆裂，如火如荼，双目几乎瞪出摠来，眼前，两个都是敌人，也许，绿衣少女隐藏在如花粉靛之后的面目，较之天下第一魔更加狰狞。绿衣少女淡淡地一笑道：“老前辈要杀晚辈，不过是举手投足之劳……”

“本来如此！”

“可是老前辈却不能下手？”

“老夫为什么不能下手？”

老前辈当还记得岩山之约？

天下第一魔狰狞的面目，立时蒙上了一层恨毒之色，厉声道：“丫头，你也知道岩山之约？”

绿衣少女正色道：“是的！”

何谓“岩山之约”，宇文烈根本不懂，不过，他意识到绿衣少女来路相当不简单。

天下第一魔目中绿芒暴涨，略不稍瞬地注定绿衣少女，那样子似乎想要

把她生吞活剥。良久才迸出一句话道：“那毒妇是你什么人？”

绿衣少女粉腮骤寒，冷哼了一声道：“我尊称你老前辈，请你说话客气一点！”

“她是你什么人？”

“家母！”

“她是你母亲？”

“一点不错！”

“告诉她老夫业已再度出山……”

“这一点她老人家早已知道！”

“好，你走吧！”

绿衣少女又恢复娇媚之态，一指天下第一魔手中的宇文烈道：“还有他！”天下第一魔怒不可遏地道：“为什么？”

“因为他与晚辈有密切关系！”

“办不到！”

“老前辈不至于毁约背信吧？”

“丫头好利的口！”

“据家母交代，当初与老前辈约定，在事情未了断之前，凡属家母门下或是与本门有渊源的，老前辈都不得出手！”

宇文烈既惊且骇，这绿衣少女的母亲是何等人物？为什么被称为毒妇？与天下第一魔订的什么约？

天下第一魔暴怒道：“他与你母女有什么渊源？”

“这一点者前辈不必问了！”

“凭这一句无中生有的话，要老夫把禁宫之钥拱手相让？”

“老前辈并未得到。”

“但可着落在这小子身上！”

“老前辈错了，宇文烈宁折不弯的个性，将使您失望！”

“老夫不信。”

“不管信与不信，请前辈守约放下他！”

“如果老夫说不呢？”

绿衣少女微微一晒道：“晚辈想来老前辈不会自毁名头。”

天下第一魔面目更形狰狞，沉声道：“老夫毁了你，再带走这小子，谅来无人知道！”

绿衣少女面色大变。她知道这魔头说得出做得到，如果他不顾那约言，后果实在难以想象。她本人也许可以全身而退，宇文烈可就无法脱离魔掌了，而目前，她必须要保全宇文烈，因为其中关系十分重大……就在此刻，一个刚劲的声音道：“天下第一魔，谁说无人知道，想不到你竟然是个食言背信之徒！”

宇文烈心头一震，他听出发话的正是唱反调引走沈虚白的那神秘人。

绿衣少女显然也十分震惊，当今武林敢与天下老一魔作对的还不多见。

天下第一魔狂吼一声道：“谁，与老夫滚出来！”

那刚劲的声音揶揄似地道：“阁下不必发威，还是放人保全名头为要！”

“你是什么东西？”

“无名小卒。”

“滚出来。”

“在下看不必了！”

天下第一魔手中仍抓住宇文烈，快逾电光石火地向发声之处掠去，片刻之后，又回到原地，神情沮丧，显然没有发现那轻捋虎须的神秘人。

绿衣少女惶然望着对方，一时无计可施。

天下第一魔从怀中取出一粒药丸，硬塞入宇文烈口中。

绿衣少女大叫道：“老前辈您做什么？”

天下第一魔狰狞地一笑道：“没有什么，老夫给他服下一粒毒龙丹，十日之内，如无解药，会全身溃烂而死……”

宇文烈怨毒地道：“如果在下不死，有一天会活劈了你！”

天下第一魔怪笑道：“小子，那除非发生了奇迹，记住，十日之内，仍到此处找老夫！”

说完，一松手抛出宇文烈。宇文烈凌空一翻，脚踏实。绿衣少女杏眼圆睁，直瞪着天下第一魔，语含不屑地道：“想不到以老前辈的身份地位，竟然还做出这等事来。不错，为了身中之毒，宇文烈必然会在十日之内自动找你老前辈请求解毒，老前辈既不违背约言，也可达到目的，不过……”

“怎么样？……”

“区区毒龙丹，恐怕还不至于使人束手！”

“哈哈哈哈哈，丫头，此毒系由十种毒物炼制，除了老夫，天下无人能解！”

宇文烈目中喷火，振声道：“我宇文烈不会找你的，纵使毒发而死。”

天下第一魔口中发出一阵刺耳怪笑，一晃而没，笑声中挟有一缕话声道：“小子，记住十日之期到此见老夫！”

宇文烈朝天下第一魔消失的方向，重重地哼一声。

绿衣少女凝注了宇文烈一眼，道：“方才发话扣住天下第一魔的人是谁？”

宇文烈一摇头道：“不知道！”

“这人功力不弱。”

“在下有同感！”

“十日之期你准备来这里见老魔吗？”

“不！”

“那你与我同去一个地方……”

“同你去？”

“嗯！”

“为什么？”

“替你设法解毒龙丹之毒！”“好意心领了！”

绿衣少女一怔神，道：“这毒非同小可……”

宇文烈冷冷的道：“在下知道。”

“宇文烈，别以为令师铁心修罗功力盖世，他解不了这毒。”

“这点在下也清楚！”

“那你是想死了？”

“死与不死，不劳你操心了！”

绿衣少女腮帮一鼓，娇嗔道：“宇文烈，我这是出自诚心，别以为有什么企图在内。”

宇文烈仍是那句冷漠的话：“好意心领！”

绿衣少女恨恨地一挥玉掌道：“请吧！”

宇文烈一抱拳道：“再见！”

“别忘了在你没有毒发身死之前，转告令师百日之约。”

宇文烈心中暗念，如果自己十日之后毒发身死，这百日之约永远不会有人赴了！口里含混地应了声，弹身奔下峰头。认了认山势，直扑隐仙谷。

首先，他必须证实无情剑客生死之谜，然后在毒势未发作之前，赶回去见师父一面，禀告一切遭遇。

十天，这是他仅有的活命时间。十天，以他目前的功力，能做什么？死，对于他并不怎样可怕，然而使他心沥血的是师父的期望，势将落空；母亲将九泉含恨，身世也将永远成谜……

他不由自主地笑了，这笑容，怆然，凄绝，也有自嘲的成分。

半个时辰之后，来到一个形如葫芦的谷口。照师父的描述，这是隐仙谷无疑了。他停了片刻，然后直朝谷里奔去。

谷道中花木零落，杂木野草蔓生，一片荒芜景象，与他师父所述的情景完全两样。他心里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谷道尽头，是一片桃林，林中隐约现出一椽茅屋。

宇文烈想了一想，不管情况如何总是一种揣测，还是以礼数求见比较妥当。心念之中，朗声道：“晚辈宇文烈，衔师命求见前辈！”

连叫三遍，竟然毫无回应。

他皱了皱眉，弹向茅屋奔去。到了屋前一看，不由一呆，只见屋门虚掩，蛛网尘封，野草已遮没了门槛。事实证明这茅屋已久无人居住了。

无情剑客是否真的死了？为什么那神秘客反驳沈虚白说无情剑客没有死，只是与死差不多？

如果无情剑客真的已不在人间，他是如何死的？无情剑客的功力几乎与铁心修罗相等，什么人能对他下手？

宇文烈愣愣地望着那扇木门，心绪起伏如涛。怔立了半刻光景，心想，好歹进屋去看看，也许能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心念之中，便待举步……

蓦地，屋中传出一个声音道：“孩子，别动！”

宇文烈这一惊非同小可，下意识地后退了一个大步，心念电转，难道无情剑客没有死？但这茅屋根本就不像是有人住的样子。那这发话的人是谁呢？

心念之中，那话声再度传出：“孩子，现在别动，你后面有人跟踪！”宇文烈已经听出屋中人正是那暗中发话的神秘客。第一次，他用话引走沈虚白；第二次，他用话扣住天下第一魔，使那魔头无从向自己和绿衣少女下手。

难道他算定自己必进隐仙谷，所以先来此相候？

他究竟是何许人物？他道自己被人跟踪，那跟踪自己的是谁？显然，这其中大有文章……

心念之中，沉声道：“在下已被人跟踪？”

“不错，跟踪你的人现在二十丈之外的林中！”

“尊驾可否赐告名号？”

“你听不出来？”

“似曾相识，但想不起在何处会过尊驾！”

“诛心人！”

宇文烈激动地“哦！”了一声，道：“诛心人前辈！”

“孩子，声音放低一点！”

“前辈有何指教？”

“无情剑客的坟墓在屋后花树之中……”

“他真的死了！”

“没有！”

“那坟墓……”

“假的，用以掩人耳目！”

“为什么？”

“现在暂时不要问！”

“前辈说这话的用意何在？”

“现在你马上到屋后墓前转一圈，然后出谷，老夫设法替你引走那跟踪的人。半个时辰之后，再回此处，老夫有些话必须和你谈谈！”

宇文烈大是惑然，不知对此举的目的何在。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代桐柏老人的女儿曹月英，赴死城约会，中了东门守望使崔浩的冰魄煞，诛心人为自己治疗，还传自己赤阳功，说起来对方是自己的恩人，但事情的经过非常突然，对方又不肯说出原因，实在令人猜疑。

诛心人话声又起：“孩子，快些，别使跟踪的人起疑！”

宇文烈已无暇考虑其他，转身举步，向屋后奔去。

花树丛中，一座巨冢，墓碑上刻着“无情剑客之墓”六个大字，野草凄迷，墓碑上满布苔藓，显然这坟墓已建造了相当时日。是真？是假？目前他无法证实。

略事停留之后，照着诛心人的话直奔出谷，然后胡乱在山中绕行，约莫半个时辰，他绕了一个大弯，又奔回隐仙谷中。

山深日落早，酉时未过，谷中已呈一片晦螟之色。宇文烈重又到了那椽茅屋之前。

诛心人的声音道：“孩子，进来！”这一声“孩子”的称呼，使宇文烈心头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记得初见面时，对方称他为“小子”，口气也没有现在这样温和。

宇文烈推开虚掩着的门扉，一脚踏了进去。

迎面是一张炕床，炕上端坐着乡村学究打扮的老者。一点不错，他正是诛心人，面上平静得近于阴森，似乎没有半丝情感，两眼却射出逼人青光。

宇文烈施了一礼道：“见过前辈！”

诛心人朝炕沿一指道：“坐下！”

宇文烈依言坐下，心中不无忐忑之感，毕竟对方总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

诛心人悠悠地道：“孩子，你觉得很奇怪，老夫何以在此处等你，是吗？”

“是的！”

“这没有什么，老夫知道你一定会亲自查探无情剑客的生死……”

“可否请赐告无情剑客的真实下落？”

“你追寻无情剑客的目的何在？”

“奉师命行事！”

“令师的确是铁心修罗？”

宇文烈窒了一窒之后，道：“是的！”

诛心人面上依然没有丝毫表情，只是目芒闪烁，似要照澈人的内心。凝视了宇文烈好半晌，才道：“无情剑客早已做了阶下之囚、生不如死！”

“被人囚禁？”

“不错！”

“谁有这大本领囚禁无情剑客？”

“死城之主！”

宇文烈全身一震，道：“他陷身死城？”

“嗯！”

“死城之主到底是谁？”

“就是死城之主！”

“是男抑女？”

“目前不谈这个……”

“但晚辈誓要救他脱离死城……”陡地想起自己身中天下第一魔的毒龙丹之毒，仅有十天的活命，今天一过，还有九天，话声不由断然止住。

“怎么不说了？”

“晚辈，唉……”

“你是想到只有十天生命？”

“是的，一切都是奢谈，晚辈恐难办到了！”

“你为何不接受那绿衣少女的好意，的确，毒龙丹之毒，恐怕只有她……”

“晚辈决不接受她的恩惠！”

“为什么？”

“她母亲与家师有仇！”

诛心人显然内心非常激动，语调一变而为震颤，道：“她告诉你她母亲是谁么？”

“没有！”

“她是否说了双方是什么仇？”

“也没有。她夺去晚辈阎王剑，订百日这约，要家师赴会！”

“你还没有转告令师？”

“没有，不过……”

“怎么样？”

宇文烈本想说师父铁心修罗身残功废，根本不能赴约，但心念一转又止住了，苦笑着摇了摇头道：“没有什么！”

诛心人似乎也不愿深究，话题一转，道：“宇文烈，你可愿意据实答复老夫几个问题？”

宇文烈颌首道：“可以，不过得看情况！”“老夫先申明，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只是要释去心中一些疑虑！”

“请讲。”

“令尊是谁？”

宇文烈身躯一震，目暴寒芒，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激震地道：“前辈因何有此一问？”

诛心人微微一顿，道：“看你的形貌性格，老夫疑心你是故人之子！”

宇文烈沉痛地道：“晚辈没有父亲！”

“什么，你没有父亲？”

“是的！”

“这该如何解释？”

“恕晚辈未便置答！”

“你真的姓宇文？”

这话使宇文烈又是一震，他记得彩轿画航问过同样的话，现在诛心人又是提出同样的问题。难道自己的形貌酷肖某人，抑或是……

他想起母亲生时的恨怨抑郁，她不许他提及“父亲”两字，似乎，她被一种极度的恨事所折磨，憔悴，哀伤，最后又目失明，以至于死。他耳边，响起母亲临终时的嘶喊：“我恨！我恨！我恨！死不瞑目！”

恨什么？恨谁？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母亲含恨以歿，至死不告诉他身世之谜。

诛心人紧迫着问道：“孩子，你不是姓宇文，对吗？”

宇文烈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声道：“谁说不是，我姓宇文！”“令堂尊讳？”

宇文烈双目一瞪，道：“前辈这话问得太过唐突。”

诛心人平静地道：“孩子，这很重要！”

宇文烈咬牙苦思了半晌，才凄然道：“先母不是武林中人，她叫宇文秀琼！”

诛心人从炕上一跃而起，栗声道：“宇文秀琼？”

宇文烈惑然扫了诛心人一眼，道：“不错！”

“你是姓母姓？”

“是的！”

“可知为什么？”

“不知道！”

诛心人眼中闪过一抹痛苦之色，喃喃地道：“不知道最好！”

宇文烈也一跃离炕，颤声道：“前辈知道晚辈的身世？”“知道！”

“请赐告？”

“孩子，目前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对你有害无益！”

“晚辈急于要知道。”

“以后吧！”

“为什么不是现在？”

诛心人面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双眼却隐藏不了极端的痛苦。

“孩子，你口称先母？”“是的！”

“难道令堂……”

“业已作古，含恨以歿。五年前，她白了头，三年前，她盲了目……”他竭力控制情绪，但两滴冰凉的泪水，仍滴落腮旁。

诛心人大叫一声，身形摇摇欲倒，泪珠滚滚而下。

宇文烈内心的骇震莫可言宣，诛心人为什么会如此激动？他是谁？他与自己难道有什么渊源？为什么他不肯说出来？

空气在一时之间，变得出奇的沉重。

宇文烈镇定了一下，道：“前辈怎么了？”

诛心人激颤地道：“为故人悲，为故人恨！”

“前辈尊名？”

“诛心人！”

“晚辈认为是假托。”

“孩子，用不着追究真假，将来你会明白的。你埋葬三界魔君是怎么回

事？”

宇文烈心念疾转，考虑是否该说出禁宫之钥这回事的经过，师父铁心修罗仇家不在少数，安知诛心人这些动人的表情，不是含有极深的用心？心念数转之后，他把被天下第一魔抛落万虺谷，巧逢三界魔君的经过，说了出来，但保留了有关禁宫之钥的部分。

诛心人显然又是十分激动，迫视着宇文烈道：“三界魔君既因瘴疠发作而死，请你收尸，关于传言中的禁宫之钥，有没有透露出什么口风？”

宇文烈想了一想，不愿说谎，坦直的说：“有，他以之赠送晚辈！”

“他，送给你？”

“是的！”

“在你身边？”

宇文烈语音一沉，道：“不，那只是禁宫之钥的一半，晚辈已把它连同前辈不久前交托的那张地图，埋藏在一处极隐秘的处所！”

“哦！这样做很对！”

“前辈对上次交付晚辈的那张地图内容，还能记忆吗？”

“能，怎么样？”

“晚辈仅有十天的时间好活，以往交托恐怕不能完成了！”

诛心人窒了片刻，道：“孩子，跟我走！”

宇文烈一愣神，道：“跟前辈走？”

“不错！”

“到哪里去？”

“至少找那绿衣少女！”

“找她！为什么？”

“要她设法为你解除毒龙丹之毒！”

“晚辈不会求她，也不会接受他的恩惠！”

“孩子，不要固执，骄狂冷傲均无妨，但不能流于愚妄。你没有理由断然拒绝她好意而平白葬送生命。”

“不！”

“你准备十日之期，再会天下第一魔？”

“不会，如果晚辈不死，再会那魔头时，我必杀他！”

“可是孩子，你拒绝医治，你息能活下去呢？”“晚辈时间不多，想赶回去见家师一面，然后……”

诛心人冷厉地道：“然后等着死神召唤？”

宇文烈衷心感激对方的关怀之情，但他不想改变主意，去接受仇家的恩惠，因为他是铁心修罗之徒，铁心修罗一生不受人半丝恩惠。他秉承了这种近于偏激的气质，对生死的选择，与别人大不相同，闻言之下，怆然一笑道：“未必尽然！”

“你认为毒龙丹毒你不死？”

“家师或许能够为力！”

“令师虽然功力通玄，恐怕解不了这毒！”

“晚辈只此一途，别无选择！”

诛心人慨然一叹道：“孩子，人只能死一次！”这句极通俗的俚语，却含有极深的寓意，宇文烈心中一动，道：“晚辈知道！”

“你现在是要回去见令师？”

“是的！”

“令师居处离这里多少行程？”

“这一点恕难相告！”

“你走吧！”

“告辞！”

“慢着！”

“前辈还有话要说？”

“你那张地图和半片禁宫之钥收藏之处是否隐密？万一被武林不肖之徒得手，后果难以想象。”

“前辈放心，不会被人发觉的！”

“还有，令堂埋骨之处在哪里？”

“前辈问这……”

“老夫想亲去凭吊一番，别无他意！”

宇文烈心中的疑云更盛，诛心人与自己父母必有相当渊源，但他为何又守口如瓶呢？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成？在关系没有弄清之前，怎能让一个企图不明的陌生人凭吊庐墓，万一对方别有所谋……心念之中，冷漠地道：“恕晚辈直言，前辈在没有表明真正的身份和意图之前，歉难奉告！”

诛心人一呆，道：“你可以走了！”

“前辈对晚辈屡施援手，晚辈谨铭心内，如有命在，终必报答！”

“唉！你走吧。”

“告辞！”宇文烈恭施一礼，退出屋外。

夜凉如水，宇文烈仰望夜空，舒了一口长气，弹身向谷外奔去。

一连数日昼夜不息的奔行，这一天来到距仙霞岭不及百里的衢州。他就官道旁的酒肆打尖用饭，草草果腹之后，继续上道奔行。

他盘算着见到师父之后，如何措词禀告此行遭遇。如果他说出阎王剑被夺，百日巫山之约，和自己剩下短短数日的生命，师父的反应将如何？一个曾叱咤武林而身残功废的老人，是否受得住这打击？他不敢往下想，但又不能不想……

正行之间，只见数条人影风驰电掣般地迎面奔来。

宇文烈一偏身，向道旁闪开。

人影似一阵疾风般掠过，其中之一高声道：“少年人……吸血……狂人”最后一个字传来，人已到十丈之外。

这话显然是对宇文烈而发。

宇文烈不由一窒，刹住了身形。吸血狂人，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这些武林人是被什么“吸血狂人”追得亡命而逃？他停了一会，不见有任何动静，弹身再奔。心里却不由打了一个结，吸血狂人，多恐怖的名号。

顾盼之间，奔出了里许路程。蓦地，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号，发自道旁林中，那声音凄厉得令人不忍卒听。

宇文烈心头巨震，暗忖，莫非就是所谓的“吸血狂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略不犹豫地转身向林中扑去。刚到林边，目光触处，不由骇然刹住身形。

林缘一株巨树的枯枝上，插了一面血红的三角小旗，旗中央绣着一个狰狞可怖的白色骷髅头。难道这就是吸血狂人的标志？

惨号声仍断断续续地传出，但已逐渐微弱。宇文烈踌躇了片刻，终于闯入林中。一幅惨绝人寰的画面，倏地映入眼帘。

宇文烈只觉得头皮发炸，全身三万六千个毛孔，孔孔冒出寒气。“吸血！”他几乎惊叫出声。

天底下竟然有这样残酷的人，不，那不是人，是魔鬼！

地上，横陈了一具尸体，道家装束，颈间一个殷然血洞，尸身呈苍白之色，这证明是被吸尽血液而死。

距尸体两丈之处，一个长发纷披的女子，正俯首在一个与死者同样装束的道士颈间，吮吸有声。

惨号声已不复闻，那道士只剩下手足还在抽动。

宇文烈毛发俱立。

“砰！”那道士变成了死尸，被抛到两丈之外。长发纷披的女子一抹嘴唇，抬起头来。

“呀！”宇文烈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光天化日之下，一切是那么真实。

“谁？”那女子厉声一喝，快逾电闪地扑向宇文烈藏身之处。

宇文烈横移两步现出身形。

“噫！是你？”那女子陡然刹住扑势，愣望着宇文烈。她，下是桐柏老人的女儿曹月英。

曹月英就是恐怖的恶魔吸血狂人，真是他做梦也估不到的事，她既有这高本领，何以会被击重伤，而请自己代赴换命的约会？

宇文烈好不容易制住激动的情绪，厉声道：“曹姑娘，想不到你会是吸血狂人……”

曹月英冷冷地道：“那是家师！”

“你是吸血狂人的弟子？”

“是的，半月之前！”

宇文烈回溯当日破庙中的情况，恍然而悟。曹月英被蒙山三怪胁迫，被魔剑王平劫去，吸血狂人又从魔剑王平手下带走曹月英……心念之中，愤然道“姑娘这种手段，未免太过酷毒？”

曹月英用手一掠散发，道：“我已看到先父坟墓，谨在此向你致谢代赴约会和埋骨之恩！”说完，深深一福。

宇文烈无意中见她重伤垂危，一时动了恻隐之心，代她赴死城的换命之约，他与她可以说毫无其他关系可言，当下冷声道：“曹姑娘，在下受托持无字真经去换令尊的性命，不意对方以过期三日为由，杀害了令尊，在下只换回了一具遗体，这点特地向姑娘说明！”

曹月英本已恢复正常的粉靛，又现栗人的青色，仰天厉声道：“我会一吸尽他们的血！”

宇文烈打了一个寒噤，道：“姑娘应该想到是一派宗师的遗孤，不宜做这人神共愤的事！”

曹月英咬牙道：“人神共愤？桐柏派冰消瓦解，门人死亡殆尽，这笔血淋淋的帐难道不是人神共愤？我要报仇，这是最好的方式！”

“什么方式正当，人杀我，我杀人，用剑，用掌，用口，有何分别？”

宇文烈目光一扫两具道士的尸身，道：“这两个道者何辜……”

曹月英厉声道：“本门弟子又何辜？”

“他俩是姑娘仇家之一？”

“不错！”

宇文烈不由语塞，她报仇，虽说手段残酷，但不能说她不该。

曹月英面上青气渐消，又恢复她少女妩媚的容貌，深深地注视了宇文烈一眼，道：“我永远感激你惠及先父遗骨之恩！”

“这倒不必！”

“我深幸没有看错人！”

“这话怎么说？”

“当日危难相逢，我把人人觊觎的‘无字真经’在大胆地交托你赴约，如果你没有超人的品格，吞没了无安真经，我又将奈何！”

“这只是本份，一个武林人最起码的操守，不值得姑娘夸赞！”

“可是放眼武林，像你这样的又有几人呢？”

宇文烈微微一笑，道：“在下告辞！”

曹月英黯然道：“你恨我吗？”

宇文烈不解的道：“为什么？”

“因为我是吸血狂人的门徒。”

“这，谈不上恨！”

“你允许我再见你吗？”

“江湖浪迹，当然有再见的机会！”

“不，我是说你心里愿意再见我吗？”说着，粉腮微晕，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宇文烈，一副期待之色。

宇文烈心中一动，想及自己身中毒龙丹之毒，算来还有短短数日的时间可活。何必牵惹儿女之情，何况对方已成了吸血魔鬼……心念之中，冷漠地道：“对不起，在下有事待办，告辞了！”

曹月英粉腮一变道：“你不愿说再见？”

“没有这个必要！”

“你很高傲！”

“谈不上！”

“别以为你了不起。”

“哼！”

“宇文烈，你看到林外的骷髅旗了？”“看到了，怎样？”

“闯旗者死！”

宇文烈冷哼一声道：“曹月英，你何不出手？”

“你曾对我有恩，这一次放过你！”

“在下只是为所当为，谈不上恩，同时也不需要你放过在下！”

“你以为我不敢？”

“当然敢，吸血狂人之徒……”

“宇文烈，不许提家师名讳！”

宇文烈怒火千丈，冷峻地道：“曹月英，说不定有一天我会替武林除害！”

“你找死？”

“未必！”

曹月英粉面上青气隐隐出现，向前一挪步，道：“宇文烈，我实在不想杀你，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赶快离开！”

宇文烈不屑地道：“曹月英，你视我宇文烈为何如人？”

曹月英脸上青气更甚，秀目中闪射出一种野兽般的阴残光焰，口里微哼了一声，妖躯猛弹，陨星飞矢般地朝左侧林中射去。

宇文烈大惑不解。

一声暴喝传处，接着是一声闷哼。宇文烈弹身奔了过去，只见一个黑衣老者，满面惊怖之色，与曹月英隔八尺相对，曹月英娇躯一晃，十指箕张，罩头盖脸地抓向那黑衣老者。黑衣老者功力相当不弱，双掌指天划地，一封上盘，一攻对方。

曹月英招式倏变，改抓为拍。黑衣老者应变也相当快捷，双掌变势，硬接来招，“砰”然一声大震，劲气四溢，黑衣老者踉跄退了五步。曹月英身形似魅，只一晃，便到了黑衣老者身前。黑衣老者猛地切一掌，这一掌不但奇诡，而且快速绝伦。“砰！”然一声，这一掌劈正了曹月英的左肩，宇文烈不由心头一震，心念曹月英势非筋断骨折不可，焉知事实大谬不然，曹月英仅身躯一摇，不见如何出手，竟已牢牢扣住了黑衣老者。

曹月英此刻面上青气缭绕，目中凶芒闪烁，长发遮住了半个面孔，那形状简直如午夜厉鬼，令人不寒而栗。

黑衣老者奋力一挣，没有挣脱，厉声道：“你待如何？”

曹月英阴森地道：“擅闯骷髅旗者死！”

黑衣老者脸色惨变，暴吼道：“你……是吸血狂人？”

曹月英怪笑一声，一手反剪老者双臂，另一手抓住老者头发，向后一拉，张口便朝颈项噬去……

宇文烈目眦欲裂，大吼一声，闪身上前，拍出了两掌。曹月英沉哼一声，松开老者，举掌硬截。

黑衣老者蓦被松开，一连倒退数步，“砰！”然栽倒地面，颈间鲜血汨汨外冒，显然他已穴道受制。

“砰！砰！”两声巨响，宇文烈被震退了三个大步。曹月英狰狞似鬼，举步向宇文烈欺近。场面在骤然之间，充满了恐怖的杀机。

宇文烈大喝一声，双掌一先一后，向对方罩身击去，这两掌他已用上了十成真力，势若万雷霆。

“砰！砰！”两声闷响，双掌切实地劈中了对方的左肩与右肋，这两掌即使是武林中一等高的高手，也势非当场倒地不可，但，曹月英恍如未觉，仅只晃了两晃。

宇文烈亡魂大冒，他觉出两掌如击败革，似乎对方是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一股潜劲反震加来，使他气翻血涌，踉跄了五步才稳住身形。

他曾经一招毁了蒙山三怪的老大神风驼，在万虺谷巧服金冠银虺之血，平增了半甲子功力，现在居然不是曹月英的对手。曾几何时，一个被追杀的女子，一变而为恐怖的吸血怪魔，功力竟深不可测，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他已习得了他师父的三成修罗神功，普通掌指，根本伤不了他，而对方仅凭身上的反震潜力，竟然震得他几乎受伤，确属骇人听闻。

曹月英面目更见狰狞，厉吼道：“宇文烈，你还不逃命？”

宇文烈狂傲天性，切齿道：“我为什么要逃命？”

曹月英向前迈了一个大步，厉声道：“宇文烈，当我不能控制时，你将和那两个道士同一命运，逃吧！”

“控制”两个字使宇文烈心中一动，但他已无暇去思索这两个字的含意，同时逃命两个字也使他无法忍受，冷哼一声，双掌挟以毕生功力，推了出

去。

“蓬！”的一声巨响，曹月英退了一步。

眼一花，曹月英乍退倏进，他竟然避无可避地被扣住了脉门。

曹月英娇躯簌簌直拦，显然她内心十分激动，似在与某种力量搏斗。

宇文烈身具封穴易脉神功，对方的扣拿，并不影响他的功力，猛地一挣，飞弹出三丈之外。这一着完全出乎曹月英的意料之外，使她为之一呆。

宇文烈心念疾转，虽然他只剩下短短数天的生命，但他必须珍惜，他不能不见师父最后一面。心念之中，厉声道：“曹月英，下次如果能有幸再见，我必杀你！”

话声才落，曹月英已站在身前，身法之快简直如同鬼魅。“吸血狂人手下，决不容冒犯之人！”

就在此刻，一个冰冷的声音道：“吸血狂人，本人手下也不放过冒犯之人！”

曹月英倏然回顾，只见黑衣老者已蹒跚地向场外逸去。场中，多了一个手摇折扇的年青衫书生。

宇文烈不由脱口唤了一声：“贤弟！”

青衫书生正是与宇文烈萍水论交的沈虚白。曹月英口发一声厉啸，娇躯一弹，如天马行空般从青衫书生头顶掠过，没入林中，以青衫书生的身手，竟然不及截阻。

林中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号。青衫书生神色一变，回身疾扑。

第四章 五湖游侠

沈虚白弹身向曹月英扑奔地林中追去。

宇文烈暗忖，从惨号声判断，那黑衣老者必已丧在曹月英之手，以沈虚白的功力，也许可以与曹月英一战，自己与沈虚白萍水论交，当然不能对他的安危漠不关心，好歹得看个究竟。心念动处，正待弹身追去……

蓦地，一条人影幽灵般的闪现。

宇文烈大吃一惊，抬头望去，现身的赫然又是诛心人。

诛心人在此现身，当非偶然，他像冤魂不散似地尾随自己、用意何在？诛心人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孔，的确使人望而生畏。

宇文烈心虽疑虑，但对方总是有恩于自己，当下抱拳为礼道：“前辈幸会！”

诛心人略一颌首道：“你是回见令师？”

宇文烈十分为难地应道：“是的。”

“那你该走了！”

“在下好友……”

“他的功力足可自保，决不会伤在吸血狂人门徒之手，如果你再事犹豫，将有使你悔恨不及的事发生！”

宇文烈悚然道：“前辈是指沈虚白而言？”

诛心人叹了一口气道：“孩子，我已经给你忠告，你的时间不多了！”

宇文烈一想也是，自己仅有短短数日生命，见恩师最后一面比什么都重要，也许这就是自己所能，也是所必须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心念之中，再次为礼道：“谢前辈的关切，晚辈这就告辞！”

“走吧！”

远远传来一阵喝斥之声，想是沈虚白与曹月英已动上了手。

宇文烈弹身掠出数丈，忽地又折回到原地，激动地道：“前辈，您是世上唯一知道晚辈身世的人？”

诛心人目中闪射出两股异样的光芒，沉声道：“也许是这样！”

“晚辈有个不情之请。”

“说说看？”

“晚辈身中奇毒，生死难卜，如果万一不幸，连自己身世都不知道，的确死难瞑目，想请前辈告知身世！”

“这……孩子，还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对你并无好处，也许会给你带来严重的后果！”

“晚辈身世如此复杂？”

“也许是！”“前辈不允晚辈这项请求？”

“时机未至！”

宇文烈咬了咬牙，再度弹身奔出林去，心中感到莫名的悲痛。

日薄崦嵫，晚霞与枫叶交织成一片耀目的火红。

仙霞岭后峰，人迹罕到之处，出现了一个白衣劲装少年，他，正是急如星火般赶回来的宇文烈。

宇文烈机警地向四周打量了一遍，然后投身一片枫树与杂木混生的林中，不久之后，他在另处峰腰出现，但仅如惊鸿一瞥，旋即消失。他的目的，

在防止万一有人跟踪时，使人捉摸不定他的位置。这是一个极其隐僻的石窟，若非走到窟口，决看不出来。

宇文烈在窟口徘徊蹀躞，他实在没有脸见他的师父。此行没有完成师父的愿望，反而丢失了阎王剑，引来无数麻烦，而更严重的是他仅有数天的生命，确实无以善其后。

但丑媳妇难免见公婆，良久之后，他硬起头皮唤了一声：“师父！”走进石窟。

窟底，居中一间石室的石榻上，一个骨瘦如柴的白发独臂老人，拥被而卧。他，就是阎王剑主人，三十年前被誉为天下第一高手的铁心修罗。

宇文烈到石室门口，颤声唤了一声：“师父！”老人身躯微一转侧，没有回答。

宇文烈心头一震，疾行几步，直趋榻前，跪下去道：“师父，徒儿回来了！”老人依然没有应声。

宇文烈大是骇然，起身一看，不由惊魂出窍。对着他的，是一双失神的眼，显示出老人已到了油枯灯尽之境。

两粒晶莹地泪珠，悄然挂下他的剑颊，平常刚毅冷漠的脸，这时充满了激动之色，他悲声唤道：“师父！师父！您老人家怎样了？”

老人干瘪的脸皮，抽搐了几下，白须掩盖的嘴一阵牵动，声如蚊蚋地道：“烈儿……为师的……等你回来，有话……”

宇文烈紧握住老人的手，凄切地连唤：“师父！师父！”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记得离开的时候，师父还很健朗，虽说功力尽失，但与一般健硕的老人无异。短短一月不到的工夫，师父竟然完全变了样。老人话声又起，断断续续，似乎地拼命而为，额角上竟挣出了汗渍。

“烈儿……想不到……能盼到你……回来……”

“师父，您老人家感觉怎样？”

“为师的……有几句话……没有说……所以断不了……这口气……”

“师父！”

“为师的……生平……只对不起一位已人……她叫……叫……”

“师父，她叫什么？”

“杨…丽…卿！”

“杨丽卿？”

“是的！”

老人似乎精神一振，话声较先前清晰了许多，接着说道：“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但你……得找到她的遗骨。如果她在人世，告诉她……为师的数十年未曾有片刻稍忘……说我……自愧无力救她……抱恨……以终……”

宇文烈心痛如绞，这是他在世上所剩的唯一亲人，眼看就将辞世，而最令他愧痛欲死的是他不但失去了他师父的象征“阎王剑”，也空自允下了百日之约。同时，他自己知道已无法完成这老人的任何愿望，但，他能说什么呢？难道要师父绝望以终？！

老人稍停又道：“烈儿，记住，找她……生寻人，死觅骨，答应……我……”

宇文烈全身起了一阵痉挛，内心痛苦万分，他不能使一个垂死的人，在绝望中死去。他不敢说出自己身中毒龙丹的恨事，咬了咬牙道：“师父，弟子誓死完成师父的心愿！”

老人枯干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既痛苦又慰然的微笑，道：“为师的……”

瞑目了！”

突地，他靠在床沿的肘臂有一种湿濡濡的感觉，转目一看，不由心胆皆裂。血，鲜红的血！

他原本怀疑短短时日的别离，一向健朗的师父，何以突然垂危，只是他入窟到现在，只顾听师父讲话，没有机会提出询问。

他一跃而起，厉声道：“您老人家是遭人毒手？”

老人面上的肌肉一阵抽搐，惨厉地道：“为师的……活着也是多余，算了，我……不怪……他！”

“他，他是谁？”

“不必……问了！”

“到底是谁？”

“也算他手下留情……没有立刻取……为师性命，使为师……能有这……口气在，拖了三天，盼到……你回来，交待了……未完的……心愿！”

宇文烈轻轻揭开被子，呀！一双血肉模糊的腿，旧的血液已经凝固结硬，新的血仍微微渗出，双腿膝弯处的脚筋，已被截断，皮肉翻转收缩，其状惨不忍睹。

是谁？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对付一个失去功力的老人？

宇文烈目中几乎喷出血来。怨毒至极地道：“师父，告诉弟子，到底是住下的毒手？弟子誓必找到他碎尸万段！”

老人双目一合又睁，道：“烈儿……为师的一生刚愎自用，难免……铸错，唉！只是……”

“师父，凶手是什么人？”

“是……是……”

“谁？”

“……仙……仙……”老人头一偏，死了！这不可一世的武林奇人，就这样凄惨地结束了生命。

宇文烈伏在床前，痛哭失声。他的心在滴血！

是谁杀害了师父？凶手何以会侦知这三十年来不为人知的隐秘石窟？

仙，代表什么？是凶手的名字，还是凶手的外号？

天黑又亮。他含悲忍泪，把师父的遗体，安置在另一间石室中，然后予以封闭。

现在，他面临自己的问题。三天，这是他仅有的时间。

生与死，他必须有一个抉择。生——赶回天台山，重会天下第一魔，由他解毒；死——封闭石窟，等待死神来临。

为了师父的心愿，自身的恩怨，他应该不计任何牺牲地活下去；为了铁心修罗的名头，他宁死不愿向魔头屈服。这是生与死的抉择，内心中利与害二者在作剧烈的搏斗。

他想到天下第一魔当日被他自己的誓约所限，同时又为诛心人言语所扣，才给自己强灌下毒龙丹，目的是在那半片禁宫之钥，自己如果赶去求他解毒，当然得先奉献那稀世之宝禁宫之钥，但以天下第一魔的凶残，他会留自己的命吗？自己能向他乞命吗？

死！他对自己作了无情的选择。

但，迷茫的身世，母亲含恨以终的神情，师父的惨死和愿望，欠人的恩，人欠的仇，百日巫山神女峰下之约，如果失约，“阎王剑”便永沦仇家之手，

铁心修罗四个字也将永远蒙羞，这些，一齐涌上了他的脑海。

“不！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他近乎歇斯底里地狂叫了一声。

他想到那夺去阎王剑，代母订百日之约的绿衣少女，她那绝代的风华，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绿衣少女要为他设法疗毒，他拒绝了；诛心人的建议，他也拒绝了。

她不但是师父仇家之女，而且也不会放弃那半片禁宫之钥的下落，说起来，她比天下第一魔更可怕，他有理由拒绝那恶意的恩惠。

让一切结束吧，至少，他死在窟中比死在别人手下而又无法完成愿望强些。这是人最后的决定。

纷乱的情绪，随首这决定而平静了。

他以掌劈石，封闭了石窟的入口，然后静坐在他师父日常起居的石室中。

世间没有比等待死亡更惨酷的事了。但又谈不上惨酷，因为它已超过了惨酷的极限，根本没有字眼可以形容宇文烈现在的心情。如果他毫无踞，毫无牵挂，也许情形会好些，可惜他心里没有平静，他死了也不会得安息。

他本可以自决，很快的结束这惨痛的等待，但，由于他不愿意死而不得不死，潜意识中有一股力道阴止他自决。

他无法想象毒龙丹发作后是什么情形，但据天下第一魔所说，是骨化形销，身躯溃烂而亡。

恐怖的时刻，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一天！两天！三天！

他没有死，毒龙丹也没有发作的迹象。

莫非天下第一魔施的是诈术，虚声恫吓，那吞下的根本不是什么毒龙丹？可是以天下第一魔的身份名头，会用这下流手段吗？如果不，那是什么原因呢？

窟外，仙霞岭附近，数条人影，不分日夜地在搜索，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然而三天之后，那些人影消失了，只有一条人影，悄然上了仙霞岭主峰之巅。

一天！两天！三天！

那人影绝望地离去了，她是谁？她就是美绝尘寰的绿衣少女。她上仙霞岭守候了三天三夜，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窟中，宇文烈在苦苦思索这意外的奇迹，何以毒龙丹没有发作？

突地，灵机一触，他想到了原因，不由喜从天降。他记起了万虺谷，三界魔君临死前说过的话：“...金冠银虺之血，不但可平增半甲子功力，而且万毒不侵.....”不错，他早该想到，而竟没有想到。

两颗晶莹的泪珠，从他的眼角滚落，这是喜极而流的泪。

这一刻，他才深深地体味到生命的可贵。

破窟而出！他冲动地奔出石室，但到了碎石封堵的窟口，他窒住了。情绪在刹那之间平静下来，灵智也告恢复。他想，以自己目前的功力，对付一般武林高手绰有余裕，但若比之一干魔头，可就差远了，单只绿衣少女，他就没有还手的余地，别的自不必提了。

目前，最迫切的是百日之约，师父业已归天，这约会他非赴不可。

凭什么践约呢？绿衣少女他已敌不过，何况其母！

能与铁心修罗结仇的绝非泛泛之辈，这是不言可喻的。

他颓然回到石室。当他目光触及壁间孔洞中的那本绢册时，他得到一个启示：伏洞潜修。

铁心修罗身残功废，传功时都是口授，无法助长他的功力，所以许多玄奥之学，因功力不足而无法进一步修习。此次奉命去访无情剑客，目的就是希望无情剑客能助他速成，不料绝望而归，险些丢了性命。

奇缘使他巧服了金冠银魁之血，平添了半甲子功力，现在，他可以修习师父的主要绝技修罗神功了。

盘算百日之约，还有整整八十天，除去赴约的行程，他最少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参修，由于他早已有的基础，修习起来，当事半功倍，两个月，时间不算长，但他无法计及成果了，能习几成便是几成。

于是，他潜心致致，参修修罗神功。一个月之后，渐入佳境，他方始真正地领略到师父生前的功力，的确不同凡响。

两个月的时间在一个专心致志于某种事物的人而言，快得犹如一瞬。当壁上刻划到了六十整数时，宇文烈知道时限已至，立即停止练功，准备出窟。

他不知道这两个月的苦练，功力是师父当年的几成，只是，他觉得真气充盈，控制收发自如，内视有一种澄明之感。

叩别师父之灵，把那册修罗秘笈收藏妥当，然后怀着一颗豪雄的心，离室而去。出窟之后，依旧用石块土革严密的封闭窟口。他不知道是否能再回此窟，但他不愿师父的遗蜕受到任何干扰。

他有一种重见天日之感。长长地吸了几口气之后，弹身向山外奔去。

他必须在二十天之内，赶到巫山神女峰下，代师父践那百日之约。这约会的吉凶祝福，他完全不去想它，他只知道必须去，铁心修罗之名，不容受污，阎王剑必须夺回。

路上，他一连换了七匹好马，昼夜不息地奔行。第十七天，进入川境，弃马步行，向巫山进发。他以一种勇士赴沙场的心情，来践这约。

对方是谁？他不知道；何仇何怨？他不知道；后果如何？他不愿去想。

晨光曦微中，巫山神女峰下，来了一条白色人影。他，正是代师父铁心修罗践约的宇文烈。

雾消云散，旭日金辉从峰顶洒落，宇文烈已伫候了一个多时辰，犹不见约会的人现身，心中微微感到有些急躁。

他从绿衣少女而摹拟到她的母亲，可能是一个艳丽无双、功高骇人的美妇，当然，也可能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师父遽尔惨死，有许多话许多问题，他无法向师父提出。今天的约会，是名气之争？普通的隙怨？抑或是生死之仇？他无从臆测。

一声惊“咦！”打破了深山冷寂的空气。一条纤细人影，如飘絮般从半峰间冉冉泻落。

宇文烈惊悸地抬头望去，一个全身翠绿，美赛天仙的少女，已俏生生地站在距自己不及三丈之处。她，正是夺去阎王剑，代母订这次约会的神秘绿衣女子。

绿衣少女粉靥之上全被一种惊喜惶惑激动所揉合的表情笼罩，明眸闪射一种异样的光辉，略不稍瞬地望着宇文烈，这神态，使她美上加美。宇文烈冷寂的心湖，被激起了一层涟漪。

绿衣少女樱唇翕动了几下，迸出一句话道：“你，没有死？”

宇文烈收敛心神，冷漠地道：“我为什么要死？”

“你那毒龙丹之毒……”

“区区毒龙丹，算是什么！”

绿衣少女秀眉一蹙，微退了半步，道：“令师来了？”

宇文烈心内一痛，依然冷冰冰地道：“他老人家不来了！”

绿衣少女粉腮一变，道：“什么，令师竟然不肯赴约？”

宇文烈沉声道：“在下代他老人家赴这约会！”

“名震寰宇的铁心修罗，竟然不敢赴约……”

“姑娘说话客气一点，不是不敢，而是不能！”

“为什么？”

“这点姑娘可以不必知道。”

“宇文烈，你还是不配代赴约会！”“为什么不配！”

“哼！你知道这是什么约会？”

这正是宇文烈心中所要问的，随即道：“什么约会？”

“死亡约会！”

“死亡约会？”

“不错！”

宇文烈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道：“令堂何以不现身？”

绿衣少女道：“待令师现身之后！”

“在下已申明之约会由在下代践！”

“死亡约会，无人能替代！”

“如果家师永远不能践约了，又当如何？”

“你说永远是什么意思？”

宇文烈怆然道：“先师业已去世了！”

绿衣少女已骇然呼道：“什么，死了？”

“不错！”

“真的？”

“天下岂有徒弟诅咒师父的道理。”

蓦地，一个冰冷地声音道：“那魔鬼是如何死的？”

声音近在咫尺，宇文烈这一惊非同小可，陡地转身，只觉眼前一亮，一个风华绝代的中年美妇，站在距自己不及八尺的地方。这妇人何时欺到身后，自己毫无所觉，单凭这一点，就证明对方功力高出自己太多。

不用问，他知道这中年美妇必是绿衣少女的母亲无疑。

魔鬼两个字，使宇文烈无法忍受，抗声道：“先师业已作古，尊驾说话何必辱及泉下之人！”中年美妇杏眼圆睁，厉声道：“问你他如何死的？”

“病死！”

“一个功力超凡的内家好手，岂会轻易病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中年美妇举目向天，喃喃地道：“他死了，他竟然死了，这魔鬼，为什么不活到现在，不，死了也不放过他！”

话声一顿，目光回到宇文烈面上，恨毒无限地道：“他埋骨何处？”那神情，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

宇文烈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沉声道：“先师一切仇怨，本人完全接着！”

“你不配！”

宇文烈俊面大变，傲情突发，抗声道：“为什么不配！”

“我要亲手杀他。”

“可是先师已经离开人世了！”

“死了也得毁尸！”一句话，说明了中年美妇所怀怨毒之深。

宇文烈咬紧牙关道：“先师与尊驾何仇何怨，值得尊驾毁尸？”中年美妇身躯因过分激动而簌簌直抖，厉声道：“你不配问！”

宇文烈气得七窍冒烟，冷极地哼了一声道：“尊驾未免太过盛气凌人！”

中年美妇逼近了一步，再次喝问道：“说，埋骨之所？”“办不到！”

中年美妇突地阴森森地一笑道：“宇文烈，说与不说都是一样，我会派人搜遍仙霞岭，一草一木都不放过！”宇文烈闻言之下，不由亡魂大冒，不知对方何以知道师父隐居之所，极可能是自己行踪不慎所致，如果对方不惜人力时间，究搜极索，石窟虽隐秘，仍难免不被发现，难道真的使师父死后还遭毁尸之惨。心念之中，额角现汗，冷厉地道：“尊驾连死者都不放过？”

“正是这样！”

“今日的约会怎样？”

“你且说你有几个同门？”

“只在下一人！”

“好极了，你一意要代他赴这死亡约会，本座决不让你失望！”本座两个字使宇文烈心中一动，自称本座，如非一派掌门，必是帮会之长，但这中年妇人是属何门何派？当今十二门派掌门人，在黑森林外换命之会中，自己全都见过，根本没有这么个女人，她又不肯自透名号，甚至结的是什么仇都不肯说……

中年美妇略顿又道：“宇文烈，你是死而无怨了？”

宇文烈咬牙道：“生死算得了什么，不过……”

“怎么样？”

“尊驾的名号，与先师结仇的原因……”

“这个你不必问，本座不会告诉你！”

“难道是见不得人的事？”

“宇文烈，凭这句话今天你死定了！”

“在下既专程代师赴约，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有种！”

“在下还有句话要说。”

“讲！”

“尊驾如果真的辱及先师遗体，在下不死的话，会十倍索还这笔帐！”

“有志气，不愧铁心修罗之徒，不过，你这话等于没有说，因为你死定了！”

宇文烈肝胆皆炸，目眦欲裂地道：“何不出手试试？”

中年美妇哈哈一阵大笑道：“凭你，也配本座出手！”说着，目光转向始终默立一旁的绿衣少女道：“玲儿，毁了他！”

绿衣少女瞟了宇文烈一眼，黛眉一皱，唤了一声：“妈！”

中年美妇声色俱厉地道：“要你毁了他！”

宇文烈胸中热血阵阵沸腾，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对方竟然不屑出手。

绿衣少女粉腮掠过一抹幽怨之色，还想说什么，但目光触及她母亲那铁青的脸孔时，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举步欺向宇文烈。

场面在骤然之间涌现一片杀机。

宇文烈怒目而视对方，他在窟中两个月的苦练，面临了考验。

虽然，他隐约觉察出这叫玲儿的绿衣少女神色有些异样，但他不愿深想，他再一次面对死亡的威胁。他知道，纵使 he 打败了绿衣少女，中年美妇仍不会放过他。

绿衣少女在距宇文烈一丈之处，刹住步子，颤声道：“宇文烈，我不想杀你，怎奈你是铁心修罗的弟子！”

中年美妇神色一变，厉声叱道：“玲儿，下手！”

绿衣少女银牙一咬，纤掌斜斜劈了出去，这一掌看似平淡，其实暗藏无数变化，玄奇诡辣到了家。

宇文烈双掌一扬，正待接架，掌到中途，突又自动收回。

“砰！”绿衣少女的玉掌，切切实实地印上宇文烈的左胸，宇文烈身躯晃了两晃。

这一着大出绿衣少女意料之外，对方何以不接不架，硬承受自己这一掌。更奇的是以已所知，宇文烈的功力决不能承受这一击而毫无损伤，心念之中，粉腮一变。

宇文烈此刻信心大增，两个月的苦练果然没有白费，当下淡淡地道：“凭姑娘方才一句话，这一招在下不还手！”

绿衣少女冷喝一声道：“还手下还手都是一样！”话声中，攻出了第二招。宇文烈双掌一错，迎了上去。双方展开了惊世骇俗的搏击，顿时打得难解难分。

转眼过了十招，竟然平分秋色，轩轻不分。

绿衣少女惶惑不已，短短三个月，他哪来之身功力，较之以前，高了不知凡几。

宇文烈突然连演三绝招，把绿衣少女迫退两步，双掌平胸作势，手掌在刹那之间，变成玄玉之色。

中年美妇粉面一寒，大声道：“玲儿，他已练成了修罗神功，用破玉指！”

宇文烈心头暗自一震，破玉指这门功夫，他是第一次听到，想来必是专用以克制修罗神功的指功，由此可见对方报仇心之切。

绿衣少女再度看了她母亲一眼，纤掌徐徐上扬，食中二指，顿呈琥珀之色。

双方功力相若，在生死之争下，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空气紧张到无以复加。双方一出手，生死胜负立判。

绿衣少女粉靥略现苍白，不知是恐惧还是别有用心。

宇文烈把功力提到了极限，这一击如果失败，一切就算结束了，绿衣少女的异样神情，他并非一无所觉，只是，这意念仅若昙花一现。

双方凝神对峙，准备出击。这一个回合，将是石破天惊。

就在此刻，一个刚劲的声音陡然传至：“住手！”

宇文烈心头一震，发声的显然又是诛心人。

绿衣少女愕然退了一步，目光已扫向发声之处。

中年美妇面上骤涌杀机，头也不回地喝问道：“谁？”

“蛇蝎其心的贱人，你应该听得出我是谁？”

绿衣少女厉喝一声：“你敢侮辱我母亲！”娇躯一弹，就待扑向发声之处。

中年美妇不见作势，只一晃，便截住了绿衣少女，厉声道：“不许动！”

宇文烈心中惊异莫名，听声音是诛心人无疑，他与这中年美妇是什么过

节，何以开口便骂？

中年美妇粉腮一片铁青，眼中杀芒更炽，冷冷地道：“原来是你！”

“贱人，你想不到吧？哈哈哈哈……”

“你少得意，本座确实想不到你还会自动找来送死。”

“死的也许是你！”

“那得看是否出现奇迹了！”

“贱人，你百死不足以偿其辜，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忍辱偷生，就是为了要亲手杀你，哈哈哈哈，贱人，你公然敢离巢外出。”

绿衣少女已按捺不住，目眦欲裂地道：“妈，他是谁？”

中年美妇面上肌肉抽搐，厉声道：“一个越狱的死囚。”

那声音充满了怨毒地道：“贱人，答得好！”

中年美妇阴森森地哼了一声道：“等着，本座马上与你作了一了断！”说着，举步欺向了宇文烈。

宇文烈已知对方的心意，募集全身功力于又掌，准备拼死一击。

绿衣少女面色连变之后，颤声道：“妈，你能不能不杀他？”

中年美妇一窒，道：“为什么？”

“师罪不及徒！”

“这是你内心的话吗？”

“嗯……”

“玲儿，我不许铁心修罗的后人活在世上！”

那刚劲的声音，又告传来：“贱人，不许你碰他！”

“凭什么？”

“你若敢动他一毫一发，我把全部秘闻向江湖抖露！”

“你敢！”

“为什么不敢？”

“这小子与你是什么关系？”

“毫无关系可言！”

“那你就闭嘴。”

“我不许你碰他！”

“你自身难保！”

“那是另一回事！”

“本座先毁了他再成全你！”

绿衣少女突地色然作喜，向她母亲做了一个手势，樱唇连连噙动，显然她是以传音入密之法向她母亲说话。

中年美妇恍然大悟般地点了点头，道：“我几乎忘了这件大事，玲儿，看住他！”声落，人已一闪而逝，身法之奇快，几近鬼魅。

一缕细如蚊呐的声音，传入宇文烈的耳鼓：“孩子，你与这贱人斗，无异以卵击石，我把她引走，你快离开！”

宇文烈知道是诛心人以千里传音之术，向自己示警。他不明白，诛心人为什么如此关心自己，一而再地在危难时救自己脱险？这决非无因，为什么呢？他似乎知道所有的谜底……

心念之中，只听绿衣少女已匆匆地道：“你别走！”娇躯一弹，如巧燕般向峰腰掠去。

宇文烈望着绿衣少女消失的方向发怔。她要自己别离开是什么意思？

诛心人引走中年美妇，目的是使他能从容脱身。照理，应该毫不犹豫地离开，然而因绿衣少女一句话，他不愿乘机悄然脱走，一方面地好奇，另一方面下意识中他直觉地感到不应该溜走，这未免太损铁心修罗的名头，这约会并未终了。阎王剑的下落对方还未交代。

他对诛心人的行径，更加感到莫测高深了。对方的来历，武功，行为，全部是谜。

当他询问及自己的身世时，诛心人讳莫如深的态度，当他提及母亲含恨以终的情形时，诛心人竟激动得流下泪水，这些，说明了什么？诛心人一再的在他危难时出现，这又说明了什么？

他判断，诛心人与他必有某种渊源，如非是一个绝大的阴谋的话。

心念未已，但觉微风飒然，绿衣少女去而复返，手中捧道那柄阎王剑。

见物思人，宇文烈想起过世的师父，心中涌起一片莫名的哀伤，同时也激起了当日阎王剑被夺的愤慨，剑眉一扬道：“姑娘意在何为？”

绿衣少女双手一伸，道：“还你！”

此举大出宇文烈意料之外，惑然道：“为什么？”

绿衣少女噗哧一笑道：“这本是你的东西，当日出手抢夺，目的是为了迫令先师出面，如今事情已了，是否该还给你了？”

宇文烈冷漠地道：“以在下看来，事情尚未了结！”

绿衣少女笑态一敛，幽幽地道：“至少，今天的事算了结了！”

“姑娘忘了令堂要你看住在下？”

“你拿剑走吧！”

“姑娘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你先接过剑，我告诉你！”

宇文烈迟疑地接过阎王剑，佩在腰间，道：“姑娘可以说明原因了！”

“你不懂？”

“在下不明白！”

“你真的不懂？”

“不懂！”

绿衣少女粉腮一红，似娇似怨地道：“两月之前，我以为你已毒发身亡了……”

宇文烈冷冰冰地道：“姑娘提心这次约会受影响？”

绿衣少女狠狠地白了宇文烈一眼，道：“我……我……我曾在仙霞岭上守候了三日三夜！”说完，低头抚弄裙带，那股娇羞之态，配上她的国色天姿，的确使人沉醉。

宇文烈聪明透顶，焉能不明白对方话中之意，但他想到她母亲与师父之间，似有三江四海之恨，一天二地之仇，她母亲曾扬言要毁尸，同时也不放过自己，如果让这事态自然发展，结果将一场悲剧，同时，又安知绿衣少女不另具深心？心念之中，以更冷的音调道：“姑娘很有耐心，结果却失望了，是吗？”

绿衣少女倏地扬起螭首，怒视宇文烈道：“宇文烈，你是世间最无情的人！”

宇文烈心头一震，故作不解地道：“无情二字从何说起？”

绿衣少女粉腮倏沉，羞怒交迸，厉声道：“宇文烈，你与我滚，否则……”

宇文烈面色一变，道：“否则怎样？”

绿衣少女杏目圆睁，厉声道：“否则杀你！”

如果是在三个月之前，绿衣少女要杀宇文烈并非夸口，但是现在，却不可同日而语了，宇文烈在石窟中苦练了两个月的修罗神功，虽未大成，但在武林中已可算是相当不凡的高手了，从刚才的交手，证实双方功力不相伯仲。

当下冷冷一笑道：“姑娘恐怕办不到。”

绿衣少女娇躯向前一挪，纤掌上扬，正待击出，突又自动收势，厉声道：“滚，我妈可能要回头了！”

宇文烈心头一阵怦怦然，她说要杀他，又关心他怕落入她母亲之手，显然，她爱他是出自内心。

但，他能接受她的爱吗？不能，如果稍一失足，结果必是悲剧。当下暗自一咬牙道：“在下承姑娘的情，璧还阎王剑，前此夺剑的过节一笔勾消，你我互不相欠！”说完，弹身疾纵而去。

这举动，冷漠，无情，大大地戳伤了绿衣少女自尊心。她不顾母亲之命，璧还阎王剑，让他脱身，不顾少女的矜持，向他表示爱意，想不到他铁面冷心，故作不解，尤其互不相欠四个字，更使她受不了。她窒在当场，芳心欲碎，羞愤无以复加。久久之后，猛一跺脚，朝宇文烈消失的方向恨声道：“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蓦地，一个既柔且软的声音道：“师妹，你要杀谁呀？”话声中，一个青衫书生，手摇折扇，一摇一摆地走向了绿衣少女。

绿衣少女先是一皱眉，继而小口一撇，道：“你管我要杀谁！”

青衫书生折扇一摇，眉开眼笑地道：“你不说我也知道！”

绿衣少女粉腮陡地罩起一层严霜，冷冷地道：“沈虚白，我的事不要你管！”原来这青衫书生，便是与宇文烈订交的沈虚白。

沈虚白毫不为意地道：“师妹，你干吗对我这般冷酷，你知道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绿衣少女一扭头道：“废话，我不要听！”

沈虚白嬉皮涎脸地道：“师妹，愚兄究竟是什么地方使得你如此轻视？”

“什么也没有，你请吧！”

沈虚白俊面微微一红，道：“师妹，最近你似乎变了？”

绿衣少女不屑地嗤了一声，道：“我就是我，什么变不变！”

“以前你对我不会这样冷漠无情……”

“什么无情有情，沈虚白，放明白些。”

沈虚白面上闪过一丝阴笑，道：“师妹，如果你要杀宇文烈，愚兄我可以代劳？”

绿衣少女粉面大变，厉声道：“不要你管！”

沈虚白轻声一笑道：“我要杀他易如反掌！”

“你敢！”

“噫！师妹不是说不杀他誓不为人吗？”

“我要亲手杀他！”

“宇文烈算什么东西，何必要劳师妹的玉手呢……”

“沈虚白，我警告你，我的事不容人插手。”

“师妹，我奉有师父之命，随时可以取他性命。”

“我母亲已改变了主意！”

“可是愚兄我没有听说，仍照原来计划行事！”

“你若敢动他一毫一发，我要你的命！”

沈虚白脸皮再厚也感到受不了，当下冷笑了一声道：“师妹私自放他走脱，还把阎王剑还给他，难道也是师父的意思？”

绿衣少女杏目圆睁，声色俱厉地道：“你管不着。”沈虚白唉声叹了一口气，显得十分愁苦的道：“师妹，我与你青梅竹马，一块长大，难道你真的这样绝情？如果你要看看我的心，我可以马上挖出来给你看！”绿衣少女不由为之动容，但瞬间又恢复冰冷之色，道：“你是你，我是我，为什么要看你的心？”

沈虚白一副情痴的神态，幽然道：“因为我爱你呀！”

绿衣少女啐了一声，道：“沈虚白，你别肉麻当有趣，老实说，放规矩些。我把你当师兄，否则……”

“否则怎样？”

“我反脸便不认人！”

沈虚白满面尴尬之色，强挤出一丝笑容道：“师妹，我看得出你已爱上了宇文烈那小子……”

绿衣少女背转娇躯，厉声截断了对方的话道：“放屁！”

沈虚白阴森森地一笑道：“师妹，我提醒你一句，宇文烈是师父仇人的门徒……”

“用不着你提醒。”

“如果世间没有宇文烈其人，师妹仍然是爱我的，对吗？”

绿衣少女粉靥煞白，回过轿躯，咬牙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比方而已！”

“希望你聪明人不要做笨事！”

“此话怎讲？”

“你自己心里清楚，何必明知故问。”

沈虚白眼珠转了两转，折扇一挥，道：“师妹，我走了，希望你三思！”青衫一晃，转眼而杳。绿衣少女茫然地望着空际，眼帘竟有些湿润了。

且说宇文烈一路飞奔，快逾星泻，似乎他要借狂奔以缓和心中的思潮。但，心事不但未见缓和，反而纷至沓来。

这次巫山之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若非诛心人援手，恐难逃中年美妇之手。

绿衣少女的痴情，给他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挥不去，除不掉。

自己身世之谜，为什么要随母姓，父亲呢？母亲至死犹含恨的秘密何在？

杀害师父的凶手，那“……仙……”代表什么？凶手的名还是号？

师父切切遗命必须要找到的杨丽卿，生寻人，死觅骨，从何着手？

师父三十年前，身残功废，被迫隐踪，凶手又是谁……

日头平西，宇文烈出了山区，来到江岸，望着滚滚江流，口中不由朗吟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蓦地，一个尖声细气的声音道：“少侠雅兴不浅！”

宇文烈大吃一惊，以自己目前功力，竟然被人欺近而不自觉，这人的身手确非等闲。回身望处，只见三丈之外，站着一个人脑满肠肥穿土蓝布褂裤的老者。此人细眉细眼，鹰鼻阔口，胖得两腮的肥肉直往下垂，那形象十足一个买卖商贾。

胖老者笑嘻嘻地道：“少侠就是宇文烈？”

宇文烈一怔神，道：“不错，正是在下！”

“那老夫算是找对人了！”“找对人，什么意思？”

“因为老夫正打算找你，恰在此地碰上，太巧了！”

“阁下何方高人？”

“高人不敬，一个规矩的生意人而已！”

宇文烈不由一皱眉，道：“阁下有何见教？”

“不敢，生意人自然是谈买卖，想与少侠做一笔生意！”

宇文烈被这不伦不类的话，弄得十分不耐，再次道：“阁下如何称呼？”

“哦！哦！敝人贱号五湖游商，少侠当有耳闻？”

“抱歉，今天第一次听到！”

“那不要紧，反正不关宏旨……”

“阁下找错人了？”

“不会，敝人的买卖极少落空！”

“在下没有什么生意照顾阁下……”

“有！有！而且这交易少侠是非做不可！”

宇文烈心念疾转，看对方的神情，绝不是失心疯，目的何在呢？五湖游商之名，因自己出道日浅，未曾听说过，但从现身则不使自己觉察这一点看来，谅非等闲人物，而对方张口就叫出自己姓名，显然有所为而来，当下冷冷地道：“阁下说这话不嫌太过武断？”

五湖游商哈哈一笑道：“少侠，不是敝人吹嘘，对生意一道，自信决不走眼！”

“在下对此不感兴趣，阁下还是自便吧！”

“少侠若不做成这笔交易，一准后悔！”

“即使后悔，也是在下个人的事，阁下另找顾主吧！”“可是敝人已看准这笔生意……”“可惜在下毫无兴趣！”

“少侠真的不愿做这笔交易？”

“抱歉之至！”

“令师尊业已作古了？”这名突如其来的话，使宇文烈大感错愕，惑然道：“阁下知道先师是谁？”

“三十年前，被誉为天下第一高手的铁心修罗，不错吧？”

“是不错，怎样？”

“少侠口称先师，想来敝人所猜不错了？”

宇文烈疑云顿起，冷声道：“阁下何不直说来意？”

五湖游商嘻嘻一笑道：“这就要谈到生意了！”

“阁下什么意思？”

“在商言商，与少侠完成交易！”

“什么交易？”

“令先师不是寻常的死亡吧？”

宇文烈全身一震，他正要查探杀师仇人，听对方话意，大有蹊跷，莫非……心念之中，沉声道：“阁下何以知晓？”

五湖游商一拍手道：“敝人又不幸言中了。少侠你是否考虑这笔生意？”

“如何说法？”

“令先师既是死于意外，少侠可知道凶手是谁？”

宇文烈陡地一把抓向五湖游商，口里道：“阁下知道？”

五湖游商轻轻闪过了这一抓，连连摇手道：“少侠，行有行规，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动口不动手！”

宇文烈一抓落空，暗惊对方身手不弱，当下一收势道：“阁下知道谁是凶手？”五湖游商干咳了一声道：“这就是敝人所要和少侠谈的交易！”

“如何谈法？”

“敝人说出凶手名号，少侠付出相当代价！”

“代价！阁下要什么代价？”

五湖游商脸色一正，目光朝四下一扫，确定没有人在附近，才低声道：“传言少侠得到了禁宫之钥！”

宇文烈心头一震，道：“难道传言可信？”

五湖游商摆出一副市侩派头，道：“敝人在商言商，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敝人所开的价钱，成交与否，又当别论，问题是少侠是否有诚意做这笔交易！”

“如在下付不出这代价呢？”

“这……生意不成仁义在，暂时拉倒！”

宇文烈心念疾转，师父被害，凶手只有一人，听师父临终口气，似乎有对凶手宽恕之意，而此事极少可能传入江湖，这五湖游商何以知道师父死于意外？莫非这是一个可鄙的阴谋，目的在图禁宫之钥，对方若非是凶手，必与凶手是同路人，只是师父曾透露了一个仙字便已断气……心念之中，冷冷一笑道：“阁下大名尚请教？”

五湖游商油滑地一笑道：“敝人伍人和！”

“伍人和！”

“不错！不错！”

宇文烈微感失望，对方姓名与别号，都没有包含那“仙”字。

五湖游商接着道：“少侠无妨多作考虑，敝人暂且告退！”“慢着！”

“少侠改变主意了？”

“在下怎知阁下将要提供的线索是否可靠？”

“哈哈，这放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在下有句话得先请教。”

“敝人恭听！”

“先师意外惨死，除了凶手之外，江湖绝无人知，而凶手本人当不致自己宣扬，阁下凭什么……”

五湖游商扬手止住宇文烈的话头，道：“关于货物来源，敝人自有令少侠满意的交代！”

宇文烈暗自思量，禁宫之钥自己所得不过半片，说起来有如废物，同时因了它自己将成众矢之的，如用它来换取残杀师父凶手的下落，倒也合算……心念中，道：“阁下，在下答应你所提的条件，不过……”

“怎么样？”

“禁宫之钥在下所得不过是一半……”

“这点敝人清楚。”

“在下可否附加一个条件？”

“这……说来敝人衡量价格之后再决定！”

“在下除了要得到凶手的行踪之外，希望能知道另外一个人的生死下落！”

“谁？”

“一个叫杨丽卿的女人！”

五湖游商细眼一眯，道：“杨丽卿？”

“不错！”“令先师应当很清楚。”

“他老人家并不清楚！”

“这就奇了……”

“怎么样？”

五湖游商思索了片刻之后，道：“这问题算是例外的奉送少侠，不计价格，敝人仅以所知的一点相告！”

“请讲！”

“杨丽卿是令先师铁心修罗的爱人……”

“哦！”

“少侠没有听令师提过？”

“请继续说下去。”

“据传说，三十多年前，令师与杨丽卿连袂进入黑森林，目的是想一探武林绝地死城，结果双双失踪，令师为何脱离绝地，隐居仙霞岭，杨丽卿下落如何，局外人就无法得知了！”

宇文烈大感惶惑，所谓“黑森林”，当然是指立有“阴阳界”石碑的那片原始森林无疑了。看来“死城”是在森林中，照这样说，师父应该知道杨丽卿的下落才对，为什么他遗言要自己生寻人，死觅骨呢？

若师父不知道，还有谁更清楚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要探查杨丽卿的生死下落，除了进死别无他途，但死城既能劫持十二门派掌门，逼十二掌门各以一件派中武功密笈作为换命的代价，不言而喻城中必多震世骇俗的好手，凭自己目前的能力，能办得到吗？何况还设有听人说过进死城而能生还的……

据此而论，师父当年身残功废，也必与死城有关。暗念中，他决定了要闯闯死城，否则无法完成师父的遗命。

晚霞映得江水一片耀目的绚烂。五湖游商瞟了沉思中的宇文烈一眼道：“少侠，我们成交了？”

“可以这么说。”

“如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宇文烈有些啼笑皆非，对方的确煞有介事地在做买卖。

“东西不在本人身边！”

“那只好暂缓交货了！”

“阁下倒很现实。”

“好说，生意人自不愿亏血本做交易！那东西何时可以取到？”

“半月之内！”

“好，敝人等候半个月！”

“在下取得之后，何处与阁下碰头？”

“不必，敝人会主动找下少侠的！”

“如此一言为定。”

就在此刻，破空之声传处，两团黑影旋射而来。

宇文烈目光扫处，已看出来的是彩轿与画舫。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宇文烈杀机陡起。

“妾随彩轿至，郎乘画舫来！”朗吟声中，彩轿画舫双双泄落地面。
五湖游商堆满肥肉的面上掠过一抹奸笑，迎上去道：“两位不是找敝人吧？”

舫中人道：“正是找阁下！”“谈生意？”

“不错！”

宇文烈正待发作，一听双方要谈生意，好奇之念油然而生，不知轿舫要与五湖游商谈什么生意。他硬把怒火压了下去。

五湖游商眉开眼笑地道：“什么生意？”

轿中人脆生生地道：“寻人！”

“什么样的人？”

“二十年前失踪江湖的神风帮帮主玉神龙白世奇。”

五湖游商突地面现踌躇之色，久久才道：“这桩买卖恐怕难以成交。”

舫中人嘿嘿一笑道：“那阁下的招牌就该摘下了！”

五湖游商尴尬地道：“生意买卖，必须双方情愿……”

轿中人不屑地道：“货色不全，还挂牌做什么生意！”

五湖游商迟疑了片刻，道：“做生意讲究的是将本求利，信用第一……”

舫中人哈哈一笑，截断五湖游商的话头，道：“阁下大概想知道本人准备付出的代价？”

“纵使一本万利，没有货品供应，仍然难以成交！”

“如此说来，阁下拒绝这笔交易？”

“可以这么说！”

“可惜！”

“可惜什么？”

“这笔交易代价之高，定出阁下意料之外，如果成交，真是一本万利！”
五湖游商闻言之下不由动容，的确，这句话太具诱惑力，脱口道：“说说看！”

“阁下不是说无货供应么？”

“这个……也许可以从长计议！”

“如果阁下能探出玉神龙白世奇的生死下落，得到的代价是鬼王御魔录，阁下听过本秘录的价值吧？”

五湖游商顿时面现激动之色，厉声道：“鬼王御魔录？”

“不错，一甲子以来，武林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宇文烈却大感困惑，不知这所谓“鬼王御魔录”是什么东西？

轿中人补充了一句道：“其价值不亚于禁宫之钥！”

宇文烈暗忖，鬼王御魔录既可和“禁宫之钥”相提并论，显然又是武林瑰宝，彩轿与画舫不知和玉神龙白世奇结下了什么深仇大恨，为了他的生死下落，竟然肯付这高的代价。

五湖游商显然心动，但又因某种原因踌躇难决……

轿中人冷冷地道：“一甲子之前，鬼王君临武林，没有任何高手能在他手下走出三招，这本御魔录，就是鬼王的全部武学精要，如果练成，天下其谁与敌！”

五湖游商似笑非笑地道：“据说所载都是左道旁门的邪僻之学……”

舫中人立即接口道：“武学本无正邪之分，主要的是看使用的人应用的方式，用于正则正，用于邪则邪，这点没有争辩的必要，阁下到底愿不愿意做这笔买卖？”

五湖游商犹豫再三之后，道：“可有期限？”

“阁下的意思是需要一段时间办货？”“一点不错！”

“要多久？”

“这……很难说，也许一年半载，也许三年五载……”

“本人肯付重酬的目的是争取时间，否则何必多此一举！”

“可是玉神龙白世奇自从二十年前连神风帮全部帮徒神秘失踪之后，江湖中毫无蛛丝马迹可寻……”

“长话短叙，阁下接一接这交易？”

“半年为期，如何？”

“阁下保证半年之内能有下落？”

“保证办得到。半年到期，敝人交不出货，这交易算取消，如何？”

就在此刻，一个刚劲的声音道：“现钱现货，这笔交易本人来做！”

宇文烈心头一震，暗叫了一声：诛心人。不知他在神女峰下引走中年美妇之后，双方作了什么了结……

五湖游商面色一变。

舫中人大声道：“阁下何方高人？”

一个面无表情，但目光犀利如刃的半百乡村学究装束的老者，悠然现身入场。

宇文烈忙施一礼道：“谢前辈援手之德！”

“小事一件！”

五湖游商困惑地打量了老者一眼，道：“朋友如何称呼？”

“诛心人！”

“诛心人？”

“很陌生，是不是？”“好说！”

舫中人已迫不及待地道：“阁下愿作这笔交易？”

诛心人一颌首道：“不错！”

“阁下知道玉神龙白世奇的下落？”

“当然，他与在下分手不久”

轿中人尖叫道：“阁下说话可要负责！”

诛心人冷冷地道：“当然！”

舫中人激动地道：“白世奇真的没有死？”

“他为什么要死？”

“现在何处？”

“附近不远！”

“此话当真？”

“以鬼王御魔录作交换条件，也是当真？”

“不错，可是本人在没有见到白世奇之前，暂不能交付！”

“应该，本人同意见货交钱！”

五湖游商既是尴尬，又是痛惜，莫测高深地望着诛心人，饶是他江湖阅历丰富，就是测不出对方的来路。

轿中人激颤地道：“现在就走？”

诛心人道：“慢着，那册鬼王御魔录是否就在身边？”

舫中人接口道：“阁下大可不必担心，在下还不是信口雌黄之辈。见了白世奇本人，在下立即付出这代价！”

宇文烈突地欺身到了彩轿与画舫之间，俊目中精芒闪烁，冷冰冰地道：“两位，我们之间的帐该结算了！”

舫中人嘿地一笑道：“小子，别不知进退，我夫妻不找你已属万幸了，你还敢公然叫阵！”宇文烈冷哼了一声道：“口气不小，本人今天非劈碎你俩这壳子不可！”

轿中人怒声道：“小子，我夫妻有急事待办，别找死！”

蓦在此刻，一阵刺耳的古怪笑声，起至不远处的山边。

五湖游商面色大变，匆匆向宇文烈道：“少侠，我们的生意改日再谈！”说完，弹身疾纵而去。

舫中人也以急促的语调向诛心人道：“阁下，我们换个地方讲话！娘子，走！”轿舫同时旋飞而起，向江边方向射去。

宇文烈却是满面恨毒之色，注定怪笑声所发方向。

诛心人道：“孩子，我们走！”

宇文烈冷冷地道：“前辈请便，晚辈不走！”

怪笑声戛然而止。两样黑忽忽的东西，飞泻而来，砰然落地有声，赫然是彩轿与画舫。

宇文烈大是骇然。

诛心人再次道：“孩子，我们走！”

第五章 冷罗刹

彩轿与画舫被震回现场，坠地有声，诛心人再次向宇文烈道：“孩子，我们走！”

宇文烈感激而又歉疚地看了诛心人一眼，道：“不，晚辈得与这魔头结一笔帐！”

一条巨大的黑影，翩然降落场中。来的，正是十年前使整座武林为之颤栗的天下第一魔，那袭黑色风魔张开来有如怪鸟的翼翅，一双碧眼在夜色朦胧之中，像是幽灵鬼眼，绿芒森森，令人股栗。

天下第一魔对诛心人与宇文烈似乎不屑一顾，径自欺向彩轿与画舫之前，狞声道：“拿来！”

画舫中传出个恨怒交进的声音道：“拿什么来？”“鬼王御魔录！”

“阁下要强索？”

“随你如何说，老夫要定了！”

“办不到！”

“你敢再说一句？”

“办不到！”

“逆我者死！”暴喝如雷声中，天下第一魔举掌向画舫猛然劈去……

“老魔，你敢伤人！”彩轿陡地旋飞而起，向天一第一魔当头罩下。

就在彩轿出手之际，一声骇人巨响挟着一声凄哼，劲气如猛涛骇浪般涌卷激荡，画舫被平地卷至半空三丈高下，砰然砸回地面，一条人影，从舫中滚了出来，赫然是一个浓须长髯的中年人，伏地不动。

同一时间，又是一片如山狂劲涌起，惨哼再传，彩轿腾空，轿内落地一条纤纤人影，彩轿则虚空飘泻五丈之外。

那纤纤人影，竟是个体态轻盈的中年美妇，落地之后，弹身而起，口角鲜身长流，恨毒地望了天下第一魔一眼，摇摇不稳地走向舫中人。

这些，仅是刹那间发生的事。天下第一魔举手投足之间，毁了舫轿，这种身手，的确令人咋舌。

宇文烈下意识地心头泛寒。

轿女岳小筠扶起了舫童冷子秋，双双跌坐地上。

天下第一魔嘿嘿一阵狞笑道：“好小辈，快交出来，否则老夫下手例无全尸！”

轿女、舫童充耳不闻，自行闭目调息起来。

天下第一魔向前跨了两步，扬起蒲扇大的手掌，宇文烈身形一弹上前八尺，冷峻地道：“阁下，我们之间那笔帐该算算了！”

向天下第一魔当面叫阵，武林中还没有几个人。

天下第一魔收掌回身，惊奇莫状地道：“小子，你没有死？”

显然这魔头入场之后，一心专注鬼王御魔录的得失，除轿女与舫童夫妻之外，对旁人根本不屑一顾，是以一直不曾看到有宇文烈的存在。

宇文烈冷冷一哼道：“前蒙阁下厚赐毒龙丹，在下时刻不忘，今夜真是幸会！”

天下第一魔目中碧芒陡炽，惑然道：“小子，谁为你解了毒龙丹之毒？”

“区区之毒，算得了什么！”

“好哇！小子。老夫曾经后悔不该给你吞服毒龙丹，你一死，禁宫之钥

岂非永远沉沦，想不到你竟然没有死，真是天从人意了，哈哈哈哈……”

“阁下，你在做梦！”

“什么，小子，莫非你以禁宫之钥为酬，向她换取解药？”

话锋一顿，又道：“嗯！世上除了这贱人，恐怕不会有谁能解得了毒龙丹元毒……”

贱人，莫非是指绿衣少女，或是她的母亲？宇文烈重重一哼道：“阁下，你未免太自信了！”

“怎么样？”

“你无妨再取几粒毒龙丹，看看是否毒得了在下！”

天下第一魔不由自主一震，他不相信毒绝天下的毒龙丹会毒不倒一个毛头小子，他当然做梦也估不到宇文烈巧服了金冠银虺之血，业已具备了辟毒的潜能，当下暴喝道：“小子，禁宫之钥尚未被别人得手？”

宇文烈不屑地道：“笑话，谁有本领妄言得手！”

“在你身上？”

“这阁下大可不必烦心，此刻在下是向阁下讨旧债！”

“凭你？小子！”

“不信可以试试看！”

“小子，老夫宰你不费吹灰之力，你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

“大言不惭！”

“好小子！”震耳暴喝声中，天下第一魔钢钩般的掌爪，向宇文烈当头抓去，这一抓不但快得骇人，出手地奇诡，更是令人闪避无从。

宇文烈冷哼一声，左掌切向抓来的手爪。右掌同时凌厉绝伦地劈了出去，一招两式，奇诡厉辣较之对方不遑稍让，以攻应攻，恰如其分。

天下第一魔缩爪反刁，左掌也跟着劈出，变式之速，令人咋舌。“砰！”的一声，掌掌相接，双方各退了一步。宇文烈登时精神大振，功力进步得出他自己意料之外。

天下第一魔做梦也估不到对方在短短时日之内，功力有了惊人的进展，意能在一招之间，与他平分秋色，以身份而言，他算是栽了，而且栽得很惨，碧眼瞪处，红发根根倒竖，虬须戟立如猬，那情状令人不寒而栗。

宇文烈丝毫不敢大意，双掌蓄足功劲，准备二度出手。暴喝之声再起，天下第一魔双挥掌劈向宇文烈。这一击，威势骇人，不啻万钧雷霆，足可扫平一座土丘。宇文烈心头紧，出掌硬接。

劲浪激撞狂卷之中，宇文烈踉跄退了三个大步，俊面一阵煞白。天下第一魔乘势而进，连演三招。宇文烈被迫得退了七个大步，毫无还手之力。

天下第一魔狂笑一声，掌爪齐施，出手更见狠辣。“锵！”的一声，青光一闪而逝，天下第一魔暴退五尺。宇文烈手中执着一柄平头无锋的怪剑。

天下第一魔骇然道：“阎王剑，小子，你是铁心修罗的传人？”

“不错！”

“令师与老夫曾有一段香火情，老夫不与你交手！”宇文烈不禁一怔，对方出道时，师父业已归隐，不知哪来的一段香火情，但对方功力在自己之上，当然不会说假话。心念之中，脱口道：“什么香火情？”天下第一魔从鼻孔里嘘了一口大气，道：“老夫师兄曾于三十年前受过令师救命之恩，尚未报答。”

宇文烈“哦！”了一声，愕然窒在当场。

天下第一魔怔立了片刻，转身向舫童冷子秋夫妇欺去……“且慢！”发话的竟然是诛心人。

天下第一魔碧眼一翻，道：“你是谁？”

“诛心人！”

“无名小卒，你敢情是找死？”

“未见得！”

“接老夫一掌！”声落，一道撼山栗岳的劲气，罩身涌向了诛心人。

诛心人冷哼一声，挥掌迎去。一声惊天动地巨响过处，双方身形各晃了两晃。宇文烈怦然心震，看来诛心人的功力，亦属不可思议。

天下第一魔连番受挫，凶性大发，怪吼一声，连入八掌。震耳欲聋的巨响连连发出，诛心人硬接了对方八掌，依然是轩轻不分。

舫童与轿女业已调息完毕，双双站起身来。

诛心人面无丝毫到情，但双目却泛出逼人神光，照定了天下第一魔道：“阁下一定要染指‘鬼王御魔录’？”“老夫志在必得！”

“阁下迟了一步！”

“为什么？”

“在下已与轿舫夫妇完成了交易，秘笈有主了！”“你敢与老夫作对？”

“无所谓敢不敢。”

“老夫先劈了你！”

“阁下还办不到！”

“你就试试看？”声落招出，两人再度交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劲风所及，石走沙飞，呼喝之声，与江涛声应和，暗夜之中，更觉声势骇人。十招！二十招！五十招！暴吼声中，传出两声闷哼，诛心人与天下第一魔各中了对方一掌，双双踉跄而退，同时口血飞迸。

宇文烈前两步，迫视着天下第一魔道：“阁下可以离开了！”

天下第一魔鼻息咻咻地道：“小子，你……”

“在下不愿打落水狗，不过如果阁下仍要逞强的话，在下可能忍不住出手！”“老夫不信宰不了你？”

“无妨试试看！”

天下第一魔碧眼连转之后，终于弹身疾掠而去，眨眼消失在沉沉夜幕之中。

诛心人行近舫童夫妇身前，道：“两位要找白世奇？”轿女岳小筠咬牙道：“阁下知道他下落，就请明告？”“两位与白世奇之间，是一场误会……”

“误会？阁下根据什么这样说？”

“夫人回想一下二十年前洞庭湖滨的那一幕，当时尊夫人是被净衣帮副帮主吴问天突袭？”

“不错！”

“吴问天何以又突然遁走？”

舫童冷子秋恨声道：“他见本人现身……”

冷朋友错了，他是被玉神龙白世奇惊走的！

“白世奇乘机轻薄……”

“这就是误会所在，当日白世奇只是为了救尊夫人之命，因尊夫人受了吴问天的无形指功而不自觉，若非白世奇及时出手点封尊夫人胸前六大要穴，后果……”

“当时白世奇何以不加以解释，匆匆遁走？”“他有急事在身！”

“阁下何以知道得这么清楚？”

“听玉神龙白世奇本人说的！”

轿女岳小筠粉腮连变，不知是恨、是悔、是惊、还是怨，冷冷地道：“我夫妇因了这事而反目，几乎饮恨终身，阁下先前所说的话是否作数？”

“当然！”

“是由阁下带路去找，还是告知他的下落？”

“白世奇就在左近，立可见面！”

舫童与轿女同时面现激动之色，不管这事是否真的出于误会，他夫妇感情上所受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

舫童冷子秋走到画舫的残骸之前，伸手入内一阵掏摸，取出一个羊皮纸小包，重又走回原地，道：“这便是‘鬼王御魔录’，是在下无意中所获……”话声未已，一阵疾风从身前掠过。

诛心人大喝一声：“鼠辈尔敢！”一掌扫了出去，只见一条淡淡的身影在掌风中一晃而没。

舫童冷子秋手上的“鬼王御魔录”已告不翼而飞。

宇文烈大是骇然，以他的目力，竟然看不出对方身形，脱口道：“谁有这么玄奥的身法？”

诛心人愤然道：“准是他！”他字出口，人已没入黑暗之中，舫童与轿女弹身追去。

宇文烈停了片刻，弹身沿江边奔去，他心中仍盘旋着五湖游商要以禁宫之钥作为代价，交换杀害师父凶手的那件事。

他也盘算着师父的遗命要他寻找杨丽卿其人，是否该闯一趟死城？据五湖游商透露，师父曾偕同爱人杨丽卿，同探死城，要揭破师父身残功废之谜，和师父昔日爱人杨丽卿的下落，唯一途径，就是闯死城。

奔行了一个更次，竟然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经过这一日夜的折腾，已是饥火如焚，俗语说人的铁，饭是钢，在饥火攻心之下，但觉头晕耳鸣，疲累顿生，那滋味颇不好受，极目搜索之下，不远处的山麓，透出一丝微弱的火光。

既有火光，必有人家。宇文烈身形一紧，向火光隐现之处奔去。渐行渐近，看出那是一盏气死风灯，悬在一根高杆上，到了近前，只见古柏围绕之中，一座古朴的庙宇，庙门紧闭，那盏天灯，在风中不住地摇曳。

宇文烈暗忖，且进去弄点吃的，歇憩一程。心念之中举手拍门。

半晌，才听到脚步之声传来，庙门开启，一个睡眼惺松的中年和尚，探出半个身来，上下打量了宇文烈一遍，道：“施主午夜光临，有何贵事？”

宇文烈一抱拳道：“在下宇文烈，想借宝刹住宿一宵，同时请赐点斋饭……”

中年僧人陡地睁大了眼，道：“施主叫宇文烈？”

宇文烈不由心中一动，道：“大师父怎地识得在下？”

“哦！不！贫僧是无意中听说施主的大名。”

“在下无名小卒，大师父这话……”

“阿弥陀佛，贫僧是在不久前听香客谈论黑森林换命之会，施主曾代表桐柏派与会。”

宇文烈心中虽疑，但也不愿深究，对方口中的黑森林当是指死城之外，

立有阴阳界碑的那片原始森林而言了，当下道：“大师父可肯方便？”

“请进！”宇文烈被引到一间客舍之中。

中年和尚点亮蜡烛，道：“施主稍歇，贫僧去替施主准备饮食！”

“有劳了！”

“好说，出家人方便为本！”不久这后，一个小沙弥捧来了一托盘热腾腾的菜肴，竟然有酒有肉，宇文烈不由疑云大起，庙中和尚难道荤腥不忌，但这半夜三更，又哪来的现成酒食呢？

小沙弥放好酒菜，正待退出，宇文烈剑眉一皱，道：“小师父，这酒菜……”

小沙弥垂首低声道：“今晚庙中另有客人，这酒菜是客人们自备的，听说施主不速而至，所以令小的送一份来！”

“哦，这……”说着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放在托盘之中，道：“算是香火之资吧，并请代我向那客人致谢！”

小沙弥也不多说话，急步出门而去。

宇文烈倒了一杯酒，喝了一口，但觉酒味芳醇无比，竟是上品，不知不觉连尽五杯，才开始用饭，饭到中途，一阵睡意袭上身来，眼皮也逐渐沉重起来，暗忖，好厉害的酒，草草食毕之后，就榻上和衣而卧。一觉醒来，已是红日满窗，脑袋还有些昏昏沉沉的，不由暗道一声：“惭愧！”想不到五杯酒便烂醉如泥，如果对方是有心人，后果不堪设想。

空气出乎意外地冷寂，连半丝声息都没有。照理，现在该是僧人们做早课的时候。

宇文烈理了理衣装，然后拉开房门，一看，不由惊魂出窍。房门外，三具尸体，一僧，一男，一女，那僧人是昨夜应门的，一男一女赫然是蒙山三怪之中的三手妖狐与人面兽心。这的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是谁下的手？二怪一僧何以全陈尸在自己房门口？

自己昨晚所喝的酒，显然不是寻常的酒，否则自己决不可能五杯即醉，连房门外杀了人都不知道。

自从自己身份泄露，再加一禁宫之钥的传言，自己已成了武林人追逐的目标，在埋葬桐柏老人时，曾剑劈三怪之首的神风驼，这两怪找上自己，并非没有理由，假定事出巧合，恰好同投此庙，二怪临时起意报仇，或者是二怪与庙中住持本系一丘之貉，共谋暗算，那杀死三人的又是谁呢？心念之中，检视了一遍尸体，周身不见伤痕，只不过尸体呈卷曲收缩之状，是何种手法致死，真还看不出来。

突地，他发现三手妖狐胸衣裂处，又出现一只手，不由大感骇然，难道世间真有三只手的人？细辨之下，方始恍然，原来露在外面的手臂，有一条是假的，连接在肩部，另一只真正的手臂，却藏在衣服之内，怪不得当日在破庙之内，三手妖狐手持断臂，神色自若，如果与人交手，隐藏的手臂突施奇袭，的确令人防不胜防。

愕立了片刻之后，暗忖，偌大一座庙宇，不可能只有一个和尚，如能找到活口，也许能探出些端倪。于是，他离开客舍，向前殿方向搜去……

踏出角门，眼前又是一老一少两具僧尸，那小的竟然是昨晚送酒菜的小沙弥。穿过院子，正殿之内，赫然又躺着三具尸体，是三个中年和尚。

宇文烈心弦绷得紧紧的，情绪也开始激荡，这事态的确不寻常。是仇杀？是谋杀？抑是……

为什么独独放过自己？只有一个解释，那下手的人是为了救自己，但仔

细分析，似乎又不对，这庙已等于被血洗了。

转出正殿，后侧是香积厨，一个驼背僧人，竟然也陈尸灶前，搜了一周，不见半个人影，想来庙里已没有幸免的人。宇文烈颓然向庙门走去，脑海里一片迷茫。

蓦地，眼前人影一晃。

“站住！”身形电弹而起，向那人影头里截去。

那人影并未图逃，闻声止步，赫然是一个黑衣老者。

宇文烈目光朝黑衣老者一扫，冷声道：“阁下何方高人？”

黑衣老者灰眉一轩道：“无可奉告！”

宇文烈森冷的目光，迫视在对方面上，沉声道：“庙内血案是阁下所为？”

“不错！”

“为什么要下这狠手？”

“为了救你！”

宇文烈心头狂震，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道：“为了救在下？”

“一点不错！”

“愿闻其详！”

“你投入此庙，恰好送上蒙山三怪的门……”

“这庙是三怪巢穴？”

“歇脚之处，与庙中住持交相莫逆！”

“下文呢？”

“庙中住持早从二怪口中得悉大怪死在你剑下的经过，早想共谋报仇又慑于铁心修罗的名头而不敢妄动，你却自动上门，你喝下的酒，叫‘一杯倒’，你能尽五杯而不当场倒地，虽见内功精湛……”

“在下醉卧之后，二怪和住持僧人同来客舍准备下手？”“你说对了！”

“阁下于是出手毁了庙中所有的僧人？”

“不错！”

“在下再问一句，为什么？”

“救你！”

“你我素昧平生……”

“老夫只是奉命行事！”

宇文烈又是一震，骇然道：“阁下奉命相救在下？”

黑衣老者淡淡地道：“应该说是保护！”

“保护？”

“不错！”

“在下何需人保护……”

“十分需要！”

“阁下奉什么人的命令？”

“歉难奉告！”

宇文烈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沉声道：“在下想知道阁下出手与发令人的目的何在？”

“这一点也无法奉告！”

“在下必须知道！”

“那非常抱歉，老夫只奉命保护你！”

“如果在下要知道呢？”

“那你会失望！”

“在下不愿受人摆布或愚弄……”

黑衣老者冷冷一笑，截断了宇文烈的话道：“宇文烈，昨夜若非你在保护之中，一百个也完了！”宇文烈咬了咬牙，暗恨自己太过粗心大意，那和尚应门时，听自己报出名姓，曾表示惊讶，入庙后，竟然有现成荤酒待客，自己早该警觉，的确，若非这神秘老人，怕不早落二怪之手。一时之间，他感到无言以对，对方受命保护自己，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受何人之命。为什么要保护自己？

自己除师父铁心修罗之外，没有与任何人有过关系，这其中是何蹊跷？心念未已，庙门之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一个声音道：“阿弥陀佛，弟子行脚至此，借宝刹挂单！”接着，一个风尘仆仆的灰衣僧人，缓步而入。黑衣老者凝目注视这一不速而至的行脚僧人，面色陡然大变。

行脚僧人乍见黑衣老者之面，如中了蛇蝎咬般地全身一震，赶紧低下头去，疾步从两人身侧走过。

黑衣老者闪身截住在头里，寒声道：“站住！”

行脚僧人头也不抬地道：“施主有何指教？”

黑衣老者厉声道：“梁伯通，想不到你当了和尚？”行脚僧连退了数步，双目暴射精芒，迫视着黑衣老者道：“小僧法号真如！”

“嘿嘿嘿嘿，梁伯通，你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梁伯通早已不在人间，小僧法号真如！”

“老夫不与你谈禅，反正你活着不假。”

“宗一非，你准备怎么办？”

“送回去按律制裁！”

真如和尚手中枯藤禅杖一顿地面，冷厉地道：“你办得到吗？”

宗一非嘿地一声冷笑道：“大概还不成问题！”

宇文烈大感困惑，不知他们是什么关系。

真如和尚咬牙切齿地道：“宗一非，不错，论功力我不及你，不过别记忘了你的出身，难道你迷津未觉，依然要丧心病狂的为虎作伥……”

“住口，梁伯通，凭这几句话你已死有余辜。”

“宗一非，神风帮历代祖师有灵，必不……”

“你尽信口胡言！”

宇文烈登时心头大震，莫非这一俗一僧都是神风帮帮徒？神风帮说在二十年前，全部帮徒连同帮主玉神龙白世奇神秘失踪，而玉神龙白世奇当年在武林中所造的血劫，二十年后的武林中谈起这残酷人物，仍余恨未消。难道是神风帮主派这黑衣老者宗一非保护自己，居心何在呢？看样子梁伯通是叛帮当了游方和尚……

彩轿与画舫以鬼王御魔录向诛心人交换玉神龙白世奇的下落，看来诛心人必然清楚这一段武林秘辛。莫非神风帮为了某种原因而转入地下活动？

真如和尚面上的肌肉起了一阵抽搐，额上青筋暴露，厉声道：“宗一非，下手吧，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宗一非脸色也在不停地变幻，激动地道：“梁伯通，你为何胆敢私逃，难道不怕那十殿轮回的惨刑？”

真如和尚怆然道：“如能完成帮主心愿，死何足惜！”

宇文烈又是一怔，这话听来令人费解，既以死完成帮主心愿，何故又冒死私逃出家！十殿轮回，这名称已够人惊心动魄。

宗一非窒了半晌，一跺脚道：“你走！”这两个字显然他费了极大的力才说出口来，可能，这决定干系不小。

真如和尚大感意外地道：“什么？你……敢让我走？”

宗一非咬紧牙关道：“你还不快走！”

真如和尚激动至极地道：“宗兄，此情当永铭肺腑！”说完，转身向庙门奔去。

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号传处，真如和尚刚到门边的身躯砰然栽了下去。

宗一非面色惨变，喃喃地道：“也罢，我宗一非以死向祖师爷赎罪！”“扑”的一声，红光迸现，黑衣老者自碎天灵而亡，尸身缓缓扑了下去。刹那之间，一僧一俗死于非命。

杀死真如和尚的是谁？

宗一非何以一见真如和尚被杀，立即自尽？

向祖师爷赎罪是什么意思？

大天白日，咫尺之隔，杀人于无形，这种身手的确太可怕了。

宇文烈蓦地一咬牙，纵身上殿脊，目光四下游扫，竟然不见半丝人影，显然凶手是预伏在侧，下手之后，立即远飘。

望了一阵，见无蛛丝马迹可寻，重新落回院中，向横尸庙门里侧的真如和尚走去，仔细搜查之下，周身不见伤痕，只眉心穴上，一粒米大的黑印，想来这便是致命之伤，这下手的人，用的是什么手法，就无从揣测了。再用手一探脉息，心跳竟然还不曾停止。心想，也许能从对方口中，探出这复杂的谜底。当下以手附上真如和尚的命门，把真元之气徐徐迫入。片刻工夫，真如和尚有了转机，鼻息重生，心跳逐渐加速……半盏热茶工夫，竟然张开眼来，望着宇文烈，唇瓣不断的抖动，翕张，开阖，最后，终于吐出了几个微弱的字眼：“你……是……谁？”

宇文烈凑近他耳边道：“宇文烈！”

真如和尚失神的眼陡现一抹异光，费力地道：“你……姓……宇文？”

“不错，复姓宇文！”

宇文烈听对方不停地重复宇文两字，大感惊异，讶然道：“大师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我……想拜托……”

“什么事？”

“……九泉……感恩……”

“大师只管说，什么事？”

“寻……一个人……”

“谁？”

“一个……女人……”

“她叫会么名字？”

“宇……文……秀……”

宇文烈全身一震，骇呼道：“宇文秀？”

“琼……”

宇文烈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要找的人，竟然是他过世的母亲宇文秀琼，登时心跳气促，额头鼻尖都渗出了冷汗，厉声道：“大师说的是宇

文秀琼？”

“不……错……”

“找她何事？”“告……诉……她……”

“告诉她什么？”

“她……丈夫……陷在……”

她丈夫不就是自己的父亲，宇文烈激动得全身发麻，急声道：“她丈夫怎样？”

真如和尚喘息了一会，挣命似地挤出声音道：“陷在……死……城受折……磨……”

宇文烈脑内轰一声，眼前金花乱迸，咬着牙道：“死城？”“死……城……”

“她丈夫是谁？”

“玉神……龙……白……世……奇！”

“神风帮主？”

“是……的……”

宇文烈全身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额上汗珠滚滚而落，他做梦也估不到自己的父亲就是被武林人视为恶魔败类的神风帮帮主玉神龙白世奇。

刹那之间，情绪激荡如涛：神风邦何以失踪江湖？帮主白世奇怎会陷落死城？自己为什么不姓白而随母亲姓宇文？当初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母亲至死仇恨的原因何在？

心念之中，附在真如和尚的命门大穴上的手掌，仍感到一震，转眼一看，真如和尚业已气绝身亡。

宇文烈有许多话要问他，然而他死了。

他得悉那份身世之谜，但心中却增加了更多的谜。他怔怔地望着真如和尚的尸体出神，脑海中一片模糊，思绪像一堆乱麻。根本无法理顺。

他确实想不到二十年前被视为魔鬼的神风帮主，会是他的父亲！照时间推算，他父亲失踪之际，也就是他出生之时。

黑衣老者宗一非和真如和尚如果同属神风帮门下，帮主被陷死城，宗一非系奉何人之命保护自己？听口气似乎又不像神风帮徒，真如和尚责他丧心病狂，他要带回真如和尚按律治罪，真如和尚的口气在为帮主完成一桩心愿，不似叛帮，而宗一非最后又说以死向祖师赎罪。

真如和尚被杀，显系灭口。宗一非自杀，似乎是畏罪。这其中错综复杂，根本无法理出一丝头绪。

要解开这谜底，只有找到诛心人，他不但知道自己的身世，知道父亲的下落，同时也可能知道死城内幕，当自己透露出母亲的死讯时，他为什么激动下泪，为什么追问母亲的墓址？……

不难想象，诛心人在整个的故事中，串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诛心人也许只是一个化名，他另外有本来面目。

他想到，师父的爱人杨丽卿，下落在死城。师父挚友无情剑客，被囚死城。现在街道了父亲白世奇，也陷在死城。他考虑再三之后，决心闯一闯震慑武林的恐怖地域——死城。

他寻了一口枯井，把三手妖狐等的遗尸抛入井中，然后用土石掩好，宗一非和真如和尚，另外在后院分别掩埋，立碑为记。一切妥当，他离庙上道，目的地指向死城。

一路之上，他心中感慨万千，不知是喜、是悲、是恨、是爱。从母姓，

并不是正常的现象，自从懂事起，就渴望知道离奇的身世，希望知道父亲是谁，然而母亲到死的时候，还是不愿提起，就因渴望忧郁，长期的隐恨，使她又目失明……现在，总算知道了父亲是谁，然而他却是被武林正派视为魔鬼的人物。但不管如何，父子天性，即使付出生命，也得把父亲救出死城。

正行之间，只听一声极其耳熟的呼唤道：“烈兄慢走！”宇文烈止步停身，一条青影，倏忽到了身前，赫然是那不久前结交的沈虚白。

“贤弟别来可好？”

“托福，上次匆匆见面，又被那吸血狂人的弟子打了岔，连与烈兄谈话的机会都没有，烈兄遇难呈祥，小弟我谨此祝贺！”

“谢贤弟关怀！”

“烈兄何往？”

“办点私事！”

“小弟我找得你好苦！”

“找我，什么事？”

“一个不幸，但也令人发指的消息！”

宇文烈一愣神，道：“什么消息？”

沈虚白满面怒容地道：“听说有不少武林人，在仙霞岭地区之内，搜索令先师的遗骨！”

宇文烈登时血脉贲张，杀机上涌，厉声道：“有这等事？”沈虚白一颌首道：“这消息不假！”

“那些人目的是什么？”

“差不多都是先师铁心修罗生前仇家！”

“他们敢惊动死人骸骨！”

“所以令人发指。”宇文烈沉声道：“贤弟，谢谢你传讯，再见！”

沈虚白横身一拦道：“烈兄要到哪里去？”

“赶回仙霞岭！”

“允许小弟同行吗？”

“这……”

“如果烈兄另有隐衷，小弟不敢勉强要求同行！”

宇文烈冷冷地道：“这事似乎不该偏劳贤弟？”

沈虚白满面诚挚之色，道：“烈兄这话岂非见外，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如果一个不周，损及令先师遗志，烈兄势必遗憾终生，小弟不才，但自信还能敌得住几个人！”

宇文烈大感为难，他不愿任何人知道他师父埋骨之所，那洞窟十分隐僻，而且业经封闭，外人要发现极难，他之所以急着赶去，一方面以防万一洞窟被以现时好设法保全师父遗骸，另一方面师父既已辞世，他老人家生前的过节，该由自己一力承担，但沈虚白说的也不无道理……

心念数转之后道：“如此贤弟请！”

蓦地，一个冰寒彻骨的声音道：“慢走！”

宇文烈与沈虚白同感一怔。

一个佝偻的老太婆，拄着拐杖，从官道侧面的林中，慢吞吞地踱了出来，老太婆干精瘦小，两鬓现霜，看样子一阵风来就可以把她吹倒似的。

宇文烈投与沈虚白询问的一瞥，沈虚白困惑地摇了摇头，可能他也不知道这老太婆的来路。

老太婆径自来到两人身前，直了直佝偻的腰背，昏花无神的双眼向两人一阵打量，冷冷地道：“你俩谁是宇文烈？”宇文烈剑眉一紧，道：“老人家有何指教？”

“你就是铁心修罗的传人宇文烈？”

“是的！”

“如此随老身来！”

宇文烈心头一震，骇异至极地道：“要晚辈跟您老人家去？”

“不错！”

“去哪里？”

“到了就会知道！”

“老人家如何称呼？”

“到时候会告诉你！”

宇文烈心火大发，冷哼一声道：“您老人家凭什么要晚辈跟您去？”

老太婆拐杖一顿道：“没有这么多废话，你走是不走？”

宇文烈冷冰冰地道：“晚辈尊你是武林前辈，不与计较，请吧！”

老太婆干瘦的面颊抽动了两下，怪笑了一声道：“小子，你不走？”

“晚辈有要事在身，失陪了！”说着，转身举步……眼一花，老太婆已横拦身前，身法之奇、快，令人咋舌。

沈虚白折扇一摇，冷冷地插口道：“老前辈既不道出原因，一味逼人走，未免……”

老太婆双睛一瞪，那本来无神的眸子，陡地暴射迫人寒芒，沈虚白后半段的话，被迫得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小子，在我老人家面前，没有你开口的余地，识相的滚吧！”

沈虚白嘿地一声冷笑道：“老前辈未免欺人太甚。”

老太婆向沈虚白身前移了两步，语意森森地道：“欺了你又怎样？”

“不怎么样，晚辈并不善于恤老怜幼！”

“好！娃儿，难道你还敢动手不成？”

“事逼处此，也许会！”

“你还不配！”配字出口，拐杖已呼的向沈虚白罩身劈了过去，这一击，暗藏无数变化，奇，快，迅，辣，世无其匹。

沈虚白不甘示弱，折扇一圈，划了出去。“锵！”的一声巨响，扇杖交击，沈虚白连退了三个大步，俊面大变。

宇文烈大是骇然，想不到以沈虚白的身手，竟然不堪这老太婆一击，这老太婆的功力，未免太吓人了。她为什么突然现身要自己跟她走呢？可能又是师父昔日仇家。

老太婆冷凄凄地道：“要不要再试试？”

沈虚白怔在当场，无言以应。

宇文烈半侧身正对老太婆，厉声道：“你老人家究竟意在何为？”

“要你跟我走！”

“总得有个理由？”

“当然有，但目前不告诉你！”

“那对不起，歉难从命！”

“恐怕由不得你？”

“未见得！”

“是你逼老身出手！”话声中，右手拐杖横扫而出，左手曲指如钩，迎头抓下，一招两式，配合得天衣无缝，令人闪避接招俱感无从。

宇文烈电闪后掠，数米之差，杖尖擦衣而过。

老太婆怪叫一声：“小子，好身法，看杖！”呼呼呼一连三杖出手，势如山崩海啸，电击雷轰。

宇文烈心颤胆寒，身形一连两闪，阎王剑以迅雷奔电之势斜撩出去。

同一时间，青影一晃，沈虚白弹身点出一扇。

“锵！”挟以一声闷哼。宇文烈踉跄退了五个大步，阎王剑虚虚下垂，虎口鲜血涔涔而下。沈虚白自己退到八尺之外，口角沁出了两缕鲜血。

老太婆兀立原地，干瘦的面上，冷得像铁板，目光扫向沈虚白道：“娃娃，这是薄惩，记住，出手不能太阴损！”

沈虚白俊面青白相间，难看已极，可能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栽筋斗。

老太婆又转向宇文烈道：“能硬接老身一击，在武林中已属难能的高手，小子，走吧！”

宇文烈先向沈虚白瞟了一眼，道：“贤弟，伤得如何？”

沈虚白惨然一笑道：“还好，不碍事。”

宇文烈这才转日向老太婆道：“在下难以应命！”

老太婆厉声道：“小子，若非公主一再交待，我一杖砸扁了你！”

宇文烈不由大感震惊，这功高莫测的老太婆竟然是奉命行事的人，她口中的公主是谁？下人如此，主人的功力可想而知。同时所谓的公主，必定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会派人邀截自己呢？

只有两个可能，第一，自己是铁心修罗的传人，师父的死讯传出江湖之后，昔日仇家把目标指向自己。第二，因了那半片禁宫之钥。

第二个可能性最大，天台中，群豪舍死忘生追索当日持有人三界魔君，连天下第一魔这等魔头也不择手段夺取，其珍奇可见一斑。心念之中，脱口问道：“您老人家所说的公主是谁？”

老太婆气乎乎的道：“你不配问！”

宇文烈冷傲之性大发，重重地哼了一声道：“尊驾别太盛气凌人，在下不吃这套！”说完，手中阎王剑归鞘，转向沈虚白道：“贤弟，我们走！”一弹身，斜掠出五丈有零，足尖一点地，眨眼到了二十丈之外……

“小子，你走得了吗？”语冷如冰，拐极已横挡身前。

宇文烈既骇且怒，冷哼一声，一掌劈了出去。老太婆竟然不闪不避，对这惊世骇俗的一掌，视若无睹。“砰！”的一声巨响，掌锋切正了老太婆右肩，一股反弹之力，把宇文烈震得连连倒退，手腕如折，而老太婆恍若没事人儿一般。

宇文烈亡魂大冒，自忖修罗神功盖世绝学，虽说火候不足，但威力足可碎碑裂石，对方能硬承一击，依然无损，的确骇人听闻。心中急怒交并，他必须赶回“仙霞岭”，以防止师父昔年仇家损及师父遗骨，但要想脱出这老妇之手，的确不是易事……

沈虚白弹身到了宇文烈身后三丈之处，剑眉深锁，似在苦思对策。老太婆似已不耐，一瞪眼道：“宇文烈，你走是不走？”“在下不惯于受人胁迫！”

“要老身动手？”

“随便！”

沈虚白在一旁接口道：“老前辈不肯示知名号，是不是见不得人？”

老太婆灰眉倒竖，目中射出骇人厉芒，大喝道：“娃儿，你想死？”

沈虚白冷冷地道：“论功力，晚辈自知决非老前辈敌手，但以老前辈的身手而言，一定是武林尊者，在晚辈面前，藏头藏尾，未免令人……”

老太婆冷笑一声道：“小子好利的口，你想激老身报出名号，是不是？”

沈虚白竟尔长身一揖，道：“不敢，谨请见示！”

老太婆举起手中的拐杖，杖头隔空八尺，指向一方巨石，头上灰发陡地蓬立而起，口中发出“唔！”一声怪哼，但见石屑纷飞，巨石之上，立时现出一个半尺深的孔洞。

宇文烈心神俱震，能把真力从杖端逼出，隔空穿石，这种功力，罕见难闻。

沈虚白面色大变，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

老太婆一收杖道：“你明白老身是谁？”

沈虚白颤声道：“老前辈是四十年前，力灭赵王府三十闪侍卫的冷罗刹……”

“哈哈哈哈哈，娃儿，你见识倒不错，现在，你可以走了！”

宇文烈心头巨震，他记得师父曾向自己提到过冷罗刹之名，但这女魔头已数十年不在江湖走动，何以突然现出追截自己，她口中的公主到底是谁……

沈虚白故意一沉吟，道：“晚辈与宇文兄生死之交，岂能坐他……”

“废话，老身如果要他的命，还等到现在！”

“可否请老前辈赐告原因？”

“办不到！”

“晚辈不愿落不义之名。”

“你待如何？”

“晚辈明知是死路，但不得不闯！”

“你想动手？”

“不得不然，为全友义，死何足惜！”

宇文烈心中大受感动，像沈虚白这种血性朋友，的确世间难找，当下激动地道：“贤弟，你走吧！”

沈虚白义形于色地道：“你呢？”

宇文烈心念疾转，合自己与沈虚白二人之力，根本不能当冷罗刹一击，看她隔空穿石那一手，要取二人性命，易如反掌，何苦要沈虚白为自己丧命，同时，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见识一下对方口中的公主又何妨。心念之中，诚挚地道：“贤弟，你走吧，愚兄决定去一趟！”

“烈兄，如有不测……”

“贤弟，大丈夫生而何为死何惧，愿能再见！”

沈虚白顿了一顿，道：“烈兄，小弟现在就赶往仙霞岭，为烈兄一尽绵薄！”

宇文烈感动得几乎下泪，颤声道：“贤弟，我永远记住你这片云天高义！”

“烈兄见外了，这是小弟的本份，珍重了！”说完，弹身疾纵而去。

冷罗刹嘿地一声冷笑道：“这小子说话时目光浮动，显见话不由衷，宇文烈，但愿你没有交错人！”

宇文烈心头一凛，诛心人好曾向自己提过同样的警告，难道沈虚白曲意结交自己，另有用心？但他所谋何事呢？

冷罗刹一挥手道：“我们该走了！”

宇文烈咬了咬牙，道：“请带路！”两条人影，疾逾飙风，向道旁山间掠去。

一路之上，宇文烈心事重重。他担心师父遗体的安全，也担心此行的祸福。

尤其，冷罗刹对沈虚白的评语，在他心中投下了一道阴影，他回想天台山中，邂逅沈虚白，对方不但来得突兀，而且曲意结交，直到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出身来历，难道他真的居心叵测，若果如此，那这人就太深沉可怕了。

正行之间，冷罗刹沉声道：“照直往前奔！”

宇文烈正待发问，冷罗刹已一闪而逝。

“这是怎么回事？”宇文烈茫然地照常前奔。

突地，身后数十丈处，传来数声栗人的惨号，宇文烈心头一阵忐忑，正自不解之际，冷罗刹又已回到身前，从她面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忍不住道：“尊驾回头杀人？”

冷罗刹毫不为意地道：“老身不喜被人跟踪！”

宇文烈吸了一口凉气，冷罗刹的确人如其号，够狠够黑，只不知被杀的是何许人物？她能在数十丈外，发现被人跟踪，耳目之灵，可说已到了天听地视之境，以自己和她的行奔速度，居然被人缀上，这跟踪的人，当非泛泛之辈。心念之中，忍不住问道：“追踪的是些什么人？”

冷罗刹头也不回地道：“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反手递回一摞圆形小牌。

宇文烈接在手中，只见圆牌大小约两寸，一共四块，三块是铜牌，一块是银牌，牌面上一边雕着一朵莲花，另一边是寂灭两个字，看了半晌，想不出这莲花寂灭究竟是代表什么？也想不出这是什么帮派的标记。

冷罗刹伸手取加圆片，道：“什么来路？”

宇文烈因惑地道：“不懂！”

“老身久未在江湖走动，也不懂！”

“想来是什么帮派的标记？”

“这何用你说！”

奔了一山又一山，越了一岭又岭，山势险峻荒僻，天色逐渐入暮，宇文烈跟在冷罗刹身后盲目飞奔，不知奔了多远，也不辨东南西北。

大约子夜时分，来到一座谷口。冷罗刹一缓身形，道：“到了！”

宇文烈内心一阵忐忑，是好奇和疑虑的掺合，他无法想象将要遭遇到什么场面，也无法想象谷中主人是什么样的人物。

他闷声不响地随着冷罗刹缓缓沿谷道奔去。盪茶工夫之后，来到一片陡峭的岩壁之前。

冷罗刹伸手在壁间一阵摸索，格格声中，岩壁裂开一条大缝。

两条人影一闪而出，赫然是两个青衣少女，双双向冷罗刹一福道：“婆婆回来了！”然后，目光转向宇文烈，掩口一笑。

宇文烈视而不见，但内心却起伏如潮。

冷罗刹对两青衣少女，连看都不看一眼，向宇文烈一抬手道：“随老身来！”

宇文烈明知这一进去，吉凶祸福难料，但他却高视阔步的跟了进去。

穿过山腹，眼前现出一座巍峨的建筑。气派宏伟，有若王公储第，虽在暗夜，仍能清楚地看得出来。

另一边，又是插天的危峰，这座建筑，正如夹在两峰之间，这的确是个天造地设的绝地，谁会知道这峰中间，洞中天。

大门前，宫灯高挂，照耀得如同白昼，四个青衣少女，分两旁站立，一见冷罗刹来到，齐齐哈腰唤了一声：“婆婆！”

冷罗刹微微一颌首，带着宇文烈穿过侧门。

门内，灯光与珠光互相辉映，远近明暗有致，蔚为奇现，只见重门叠户，曲廊回栏，珠帘卷舒，每重门户之间，都有一个青衣少女鹄立。

宇文烈目眩神迷，恍如进入一场梦境之中。

不久之后，来到一间富丽堂皇的厅堂之内。一个宫妆少女，莲步姗姗，迎了上来，莺声啾啾地道：“婆婆辛苦了！”

冷罗刹神色之间，已不似初进门时的冷漠，轻声道：“公主安寝了？”

宫妆少女瞥了宇文烈一眼，才淡淡地一笑，道：“是的！”

“公主可有什么话吩咐？”

“没有，可能料不到婆婆回来得这么快！”

“如此，明早再谒见公主吧！”

宇文烈愈来愈觉迷惘，更加猜不透此间主人的来路。看势派，不像是江湖帮派，也不像王公仕宦，怎会有公主之称呢？更奇的是入门以来，不见半个男人。

冷罗刹又带着宇文烈离开厅堂，转过一座院落，来到一间厢房之内，一个青衣少女起立相迎。

“婆婆回来了！”

“嗯，招待这位相公沐浴用饭，安憩！”

“是！”

冷罗刹吩咐完这后，转身自去。

宇文烈本想向这青衣少女探听一下主人来历，修理心想问了也是白费，冷罗刹都不肯相告，这婢女身份的少女，自是更不敢讲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

细看这厢房，收拾得纤尘不染，窗明几净，毫无俗气，他不知道自己此刻是什么身份。是客人？是俘虏？抑或是……

宇文烈一夜无眠，天才破晓，立即起床，青衣少女早侍立门外，向他道了早安，随即送上洗漱用具，早点也一并摆上。

宇文烈被摆弄得昏昏沉沉。用完早点，信步向侧门外走去，也不见有人阻止，沿途不少女子走，除了对他神秘的一笑外，根本不开口说话。

穿过回廊，眼前是一座花园，小桥流水，花木扶疏，亭台水榭，极尽匠心，园边紧接着岩壁，衬映得这花园古雅苍翠。

宇文烈无目的地向前迈步，到了尽头岩壁之前，只见一道浮雕的宫门，嵌在石壁之上，抬头一看，几乎失口惊呼。

宫门之上，一方巨匾，两个金色大字：“禁宫！”

他的一颗心不由狂跳起来，他敏感地想到了藏在万壑谷中的那半片禁宫之钥，难道那禁宫之钥，便是这“禁宫”的法宝？

这“禁宫”是不是武林中传说的“禁宫”？如果是，它已有了主人。

这浮雕的宫门，是实是虚？如果是实，必然山中有机关控制，而禁宫当在这岩腹之内。

他激动得有些晕眩。这到底是真？是幻？

突地，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道：“宇文相公，夫人有请！”

宇文烈闻言震，回过神来看，发话的是昨晚厅堂中所见的宫妆少女，不知冷罗刹口中的公主，与少女口中的夫人，是否同属一人，当下颌首道：“请带路！”

宫妆少女袅袅亭亭地走在前面，那一阵阵的幽香，使宇文烈直皱眉。

顾盼之间，来到一间花厅之前，只见厅中坐着一个贵妇打扮的半老徐娘，风韵依稀，仍十分感人，两旁，排列了七名宫妆少女。

带路的宫妆少女在厅门外恭谨地道：“回禀夫人，宇文相公到！”

“请进！”

宫妆少女向宇文烈示意之后，径自排入七名侍立的少女中。

宇文烈定了定神，举步入厅，一抱拳道：“在下宇文烈，不知尊驾相召，有什么指教？”贵妇一摆手，道：“赐坐！”立即有一名侍立的少女，移来一个锦墩。宇文烈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你们退下去！”

八名宫妆少女，齐齐施礼而退。厅中只剩下宇文烈和那贵妇相对。空气显得冷寂而神秘。

宇文烈一举目，正好和那贵妇的目光相接，心神一颤，赶紧偏向一侧，心中兀自卜卜跳个不停，对方目光，似有一种魔力，使人心神浮动。

贵妇人终于打破了空气道：“你叫宇文烈？”

“是的！”

“铁心修罗的传人？”

“不错！”

“你的身世？”

提到身世，宇文烈不由心内一惨，母亲含恨以歿，父亲是否就是真如和尚口中的白世奇，还不能断定，当下冷冷地道：“在下家慈业已见背……”

“令尊呢？”

“这……目前下落不明！”

“你今年几岁？”

“二十一！”

“定过亲没有？”

宇文烈被问得老大不是滋味，这算是问口供还是盘来历？愠声道：“尚未！”

“嗯，太好了！”

“尊驾派人截逼在下来此，不知是何原因？”贵妇冷冷地道：“不要说截逼，我是派人相请！”

宇文烈冷峻地道：“这种请法，似乎太过分了些！”

“哦，这些我们暂且不去争论。听说你得到了一半禁宫之钥？”

宇文烈心中一动，暗忖，原来是为了这个，口中微哼了一声，傲然道：“不错，不这回事！”

贵妇颌了颌首，道：“是否带在身边？”

“在下尚不致愚昧到这种程度！”

贵妇面色微微一变，瞬间又恢复那高贵矜持之色，道：“听说你想以之向五湖游商交换残害令师的凶手下落？”

宇文烈怦然心惊，难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在对方监视之中？随道：

“在下承认有这打算！”

“你错了！”

“错在何处？”

“残害令师的凶手，你可慢慢查访，而禁宫之钥失去就无法再获得。”

“可是在下志在师仇，而不在乎那半片禁宫之钥！”

“你不知道它的价值？”

“什么价值？”

“凭禁宫之钥开启禁宫，将可成为天下第一高手，也可成为天下第一富豪，价值无法衡量！”

“可惜只有半片。”

“持此而待彼，并非太困难的事！”

“守株待兔？”

“未必！”“尊驾的目的就是在追究这禁宫之钥的下落？”

“可以说是，但要你来的用意不在此。”

“那是什么？”

“奇缘天定，请你来成亲？”

宇文烈一跃而起，骇然道：“成亲？”

贵妇人莞尔道：“孩子，稍安勿躁，你坐下！”

宇文烈激颤地坐回锦墩，厉声道：“这话从何说起？”

“你知道我是谁？”

“尚未请教。”

“奶娘！”

一条身影，应声而入，赫然是那冷罗刹。想不到冷罗刹会是这神秘贵妇人的奶娘。冷罗刹躬身为礼，道：“公主有何吩咐？”

宇文烈恍然，冷罗刹口中的公主，就是这半百贵妇，她说“奇缘天定”，要自己来的目的是“成亲”。与她成亲？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贵妇人和悦地道：“奶娘，讲个故事给他听！”

“遵命！”

贵妇人向椅背上一靠，闭目假寐。

冷罗刹依然语冷如冰，幽幽地道：“宇文烈，现在听老身讲故事！”

宇文烈恨恨地道：“在下急事在身，没有时间听故事了！……”

冷罗刹一瞪眼道：“这故事你非听不可！”

第六章 迫婚

被称为公主的贵妇人，令冷罗刹讲故事给宇文烈听，宇文烈极感不耐，冷罗刹专横地道：“这故事你非听不可！”

宇文烈重重地哼了一声。冷罗刹却自顾自地开始讲故事：“在本朝，声威煊赫，压盖其余公侯的，首推赵王，赵王元配生下长公主之后，不幸患了血崩症而辞世……”

宇文烈不知对方讲这故事的用意何在，猜想如不与自己有关，必与此间主人有关。

贵妇人依然闭目假寐，不言不动。

冷罗刹声调平板冷漠，面上没有任何表情。“赵王对长公主爱如掌上明珠，长公主聪慧伶俐，不啻是元配夫人的缩影，五年后，二夫人生下了现在袭承赵王府的小王子，又七年，长公主十岁，赵王千岁归天，二夫人视长公主如眼中钉，百般凌虐迫害，于是，长公主由奶娘护持，亡命江湖……”说到这里，面上肌肉起了变化，眼中也闪射恨毒的光焰。

贵妇人娇躯微一转侧，长长的睫毛下，现出了两粒晶莹的泪珠。

宇文烈心中已自了然，这贵妇人便是赵王府长公主，奶娘便是冷罗刹自己，但这种家庭变故。为什么要向一个陌生人叙述呢？

冷罗刹情绪平静之后，才接着说下去：“二夫人并未因此放过长公主，派府中卫士收买江湖好手，四处搜杀，迫得长公主与奶娘易容变貌，向南方逃亡……”

宇文烈暗忖，冷罗刹毙“赵王府”三十六护卫可能是这时期发生的事。

冷罗刹似在思索往事，话锋中断，良久才说：“长公主二十岁那年，在流亡途中邂逅了这间地底秘宫的主人玉影修罗公孙民，双方结为夫妇……”

宇文烈心中一动，下意识地道：“玉影修罗？”

冷罗刹微微一颌首道：“不错，玉影修罗，这间地底秘宫，是战国时范蠡所建……”

“哦！”

“范大夫辅佐越王勾践，复国之后，功成身退，偕天下第一美人西施归隐，经营这座秘宫，家主人玉影修罗四十年前巧获了半片禁宫之钥……”

“哦！”宇文烈忍不住又哦了一声，内心已开始激荡。

“由于诸般巧合，复根据半片禁宫之钥，发现了这山腹秘宫，但却无法进入这宫中之宫的禁宫，除非双钥合璧……”

宇文烈直觉对方强迫自己来此的目的，是为了那半片禁宫之钥，心念动处，面上上下自觉地浮现一丝冷笑。

冷罗刹偷偷瞥了在太师椅上假寐的贵妇一眼，接着道：“家主人千寻百访，无法探出另半片禁宫之钥的下落……”

“最近侦知在下得到。”“你听老身讲，家主人因此悒郁终生，临死之时遗命，务必要后人完成他的心愿，开启禁宫珍藏！”

宇文烈心头一震，所谓的“天缘巧合”，是指这事而言吗？当下脱口道：“如果口貌不相当呢？”

冷罗刹冰声道：“以重宝交换！”

宇文烈紧迫着道：“持有人不愿意交换呢？”

冷罗刹目中杀光一闪，道：“死！”

宇文烈不由自主地冷哼了一声。

贵妇人这时睁眼，正了正娇躯，平静地道：“宇文烈，你大概明白这故事的内容了？”

宇文烈冷冰冰地道：“是的！”

“你作何打算？”

“没有打算？”

“没有打算！”

“那是说由我作主？”

“夫人可替令千金作主，但在下却不敢劳夫人作主！”

长公主神色一变，道：“宇文烈，你得到的不过是半片，等于废物，假设你得到两片，也休想通过这秘宫而开启禁宫……”

“在下并未存这非份之想！”

“你意思是拒绝与小女婚配？”

“不错！”

“你选择了后者？”

“什么后者？”

“死！”宇文烈狂傲地道：“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冷罗刹阴阴地道：“小子，宫随便一人都可取你性命，想死最容易不过。”

宇文烈双睛一瞪，厉声道：“士可杀不可辱，在下从不受人胁迫！”

长公主扬手止住冷罗刹发言，秀眉微蹙道：“宇文烈，你为何拒绝？”

“婚姻并非儿戏。”

“本公主为女儿作主，岂能称为儿戏？”

“在下再不肖，也不至于出卖自己。”

“你认为答允这婚事，便是出卖自己？”

“事实本来如此，在下是被胁迫而来！”

“你要在什么情况下才考虑这婚事？”

“在下不打算考虑！”

“你既未成婚，也未立室……”

“在下不考虑！”

“你甘愿放弃享有禁宫的珍藏？”

“在下从来没有这种欲望！”

“你甘愿死？”

“技不如人，死则死矣！”

长公主面容一肃，一字一顿地道：“先夫遗命不容违背！”

宇文烈自知身入此问，已没有反抗的余地，单只冷罗刹此人，即无法应付，但他宁折不弯，答应这婚事，不但荒唐，而且是一种屈辱。心念转处，冷冷地道：“那是夫人自己的事！”

“不错，是我的事，所以我要作主。”

“夫人的目的是半片禁宫之钥，用不着以令千金的终身作为牺牲，在下可以无条件奉送！”话已出口，方觉不妥，但已无法收回，那半片禁宫之钥已答应五湖游商作为交换残害师父凶手的代价，如果无条件送，查探凶手必大费周章，大丈夫一言九鼎，说了算数，当然不能反悔。

冷罗刹沉声喝道：“小子，你说话该有分寸，你视长公主为何如人？”

长公主粉腮罩霜，紧接着道：“宇文烈，言尽于此，毋须你奉送，这事

早已征得小女同意，谈不上牺牲两字。”目光转注冷罗刹道：“奶娘，烦你为媒，择日不如撞日，立即传令准备婚典！”

“是！”

宇文烈肝胆皆炸，陡地离开锦墩，后退三步，厉声道：“婚姻大事，岂能相强，在下誓死不从！”

长公主冷冷地道：“那由不得你！”

宇文烈急气攻心，浑身簌簌而抖，迫人成婚，这倒是千古罕闻的怪事。

玉罄三响，原先的八名宫妆少女鱼贯而出，排列两旁。

长公主素手一挥，道：“带姑爷下去更衣，换上吉服！”

只在一挥之间，宇文烈但觉一股柔风拂上身来，全身劲道顿泄，急怒交加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掌向长公主击去，但，这一击半丝劲道都没有，与一个不会武功的人挥掌没有多大分别，登时亡魂尽冒，肝胆俱寒。心里暗道一声：“完了！”双目暴露恨毒之色，瞪视着长公主。

两名宫妆少女，一左一右，把他挟持了下去。他此刻胸中的羞愤恨毒，简直无法形容。边走边回头道：“夫人，你这样做会后悔的！”

长公主不经意地一笑，道：“孩子，我永不后悔，也许你会后悔今天对我的态度！”

宇文烈被半扶半推地带了下去，心中除恨毒之外，还加上骇异，他想，自己已修习了修罗神功，经穴自己可封，何以长公主挥手之间，自己便失去功力，这未免太玄奇了，天下会有这种近乎邪门的功力吗？心念之中，来到他安歇的精舍中，立即有数名青衣少女捧上衣冠靴袜等物，他反抗无力，只好闭着眼任由摆布。

他看自己一身新郎装束，不由生啼笑皆非之感。他希望这只是一场离奇的梦，然而，一切是那么真实。

一切妥当之后，又被带到最先进入此地时的那间厅堂之中。只见画烛高烧，悬灯结彩，厅堂正中高悬了一个双喜字。

离奇，荒唐，令人难以置信。

长公主满面喜色，高坐右上侧。冷罗刹居然也换上了一袭锦衣，坐在左下侧，那样子像是戏曲中的彩旦。

宇文烈被簇拥入厅，在居中红毡之前站定。他目眦欲裂，满面戾气，与厅中的气氛极不相称。

一队青衣少女奏起细乐，两名宫妆少女，扶着一个环佩叮当，头覆红帕的女子，由侧门中缓缓步出。

宇文烈周身血管几乎爆裂开来。这陌生女子，即将成为他的妻子，他不知心中翻涌着的是什么滋味，他感到有些晕眩。恍惚中，行礼如仪，被送入一间仙宫也似的洞房里。房中，早摆好了一桌合卺酒。四名宫妆少女把两人分别按坐在桌前，然后道了喜，退出房外，房门随着关了。宇文烈如坐针毡，冷汗涔涔而下，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出这种神秘之宫。

两人默然对坐良久。新娘缓缓自行下头盖。

“呀！”宇文烈只觉魂离躯壳，像一下子跌入冰窟里，眼前对坐，虽非夜叉，但也堪称做无盐

新娘，竟然是一个奇丑绝伦的少女，望之令人皮肤起栗。宇文烈咬紧牙关，面孔一片铁青。

“相公，妾身闺名姜瑶凤，今年虚度十八寒暑！”声音娇脆婉转，扣人

心弦。

宇文烈喘了一口大气，喉头似被什么东西堵住，说不出话来。

姜瑶凤轻声一笑，又道，“相公，贱妾自知万万配不上相公，然而这是先严遗命，一方面天缘巧合，另一方面妾本母命，凭媒言，与相公结百年之好，望不以藿蒲见弃！”

宇文烈按了按纷乱的情绪，冷若玄冰地道：“小姐……”

“什么，小姐？”

“在下……”

“什么，在下？”

宇文烈咬牙道：“该如何称呼？”

“相公知书达礼，难道连称呼都不会？”

“这事并非出自本人意愿……”

“婚礼并非儿戏，妾貌虽丑，总不成要我再次花烛？”

“那只能怪令堂！”

姜瑶凤怒声道：“宇文烈，你别欺人太甚！”

宇文烈愤然道：“被欺的是在下！”姜瑶凤厉声道：“你不承认这名份？”

宇文烈冷漠至极地道：“平心而言，在下不承认！”

“你嫌我丑？”

“外表美丑，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灵魂！”

“那为什么？”

“在下不甘被迫！”

“你不愿见血染洞房吧？”

宇文烈怦然心震，道：“血染洞房？”

“不错，贱妾并非低三下四之辈，名份既定，唯有一死以明志！”说完，幽幽一声长叹，垂下头去。

宇文烈心念疾转，木已成舟，错不在姜瑶凤，难道真的要逼对方自尽不成？我且承认了这名份，只不与她敦行夫妻之礼。

停了片刻，沉声道：“娘子，婚姻大事，当任父母之命，对吗？”

“不错！”

“可是我父母之命呢？”

“相公的意思是……”

“家父虽下落不明，但仍在人间，此事必须征得他老人家同意！”

“应该的！”

“所以我的愚见……”

“保留夫妻的名份，不行夫妻之实？”

“娘子智慧超凡，愚意正是如此！”

“这点我答应，不过……”

“怎么样？”

“我有几个条件！”

“条件？”

“嗯！”

“请讲！”

“第一，相公出江湖之后，请不要忘记立场，自己曾经是结过婚的人。”

“我答应！”

“第二，家母做这件事，是迫于无奈，你不能对她无礼，或是怀恨。”

“这……好，我应承，第三件呢？”

“双钥合璧，开启禁宫，完成先父生前心愿！”“可以，但禁宫之钥不在我身边！”

“这不要紧，时间久暂无害宏旨，不过……”“怎么样？”

“我希望能早开禁宫，使你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宇文烈一怔神，道：“娘子怎知禁宫之内必有武功秘笈，而且必成第一高手？”

姜瑶凤娇笑一声道：“当年先父发现这秘宫之后，看到范大夫遣柬，注明禁宫之内，藏有盖世秘录，留待有缘！”

“哦！”

“相公请干了这杯！”

“请！”

“明晨见！”姜瑶凤起身离座，从壁间隐去了身形。

宇文烈望着她消失的地方，发出一声苦涩的笑。这一切像一场离奇的梦。一日夜之间，他结了婚，对象是一奇丑无比的女子。

想象中，十个丑女九个怪，她一定纠缠不休，意外是她十分通达事理，新婚之夜，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自己听来似有理，其实是遁词的条件，另房独宿。

爱美是人的天性，孔老夫子也曾说过：“人好好色，人恶恶声。”面对无盐嫫母，而还是终生伴侣，那况味是可想而知的。他想到那剖心示爱的绝世佳人绿衣少女。也想到已入魔道的曹月英。

这些，现在变得极为缥缈，最真实的，是奇丑无比的姜瑶凤，她的母亲很美，她的名字也很美，然而人却不堪承教。

他不敢想象将来，他不甘心终生幸福在这种屈辱的情况之下断送，然而……

他终宵不能成眠，漏尽更残，才朦胧入梦。

突地，他被一阵轻微的摇撼推醒，睁眼一看，首先入目的是一只莹白如玉的柔荑，细腻，柔滑，春葱似的十指，涂着蔻丹，十分惹人遐思。手，慢慢地缩了回去。

他目光上移，隔着纱帐，是一张奇丑的脸，他的心向下沉，心头打了一个结。

“相公，该起身了。”声音带着磁性，是那樣的悦耳。

宇文烈“唔！”了一声，起身下床。

姜瑶凤忙着为他整理皱折了的衣服。

“我自己来！”他推开了她，语音冷漠得像一个陌路的人。

姜瑶凤幽幽地道：“相公希望你紧守我俩的默契，委曲些，别让这情景落入别人的眼中，我，无所谓，因为我丑，这是命运，但会刺伤家母的心！”

宇文烈感到一丝内疚，忽然觉她非常可怜，但冷傲的性格，却使他不自自主的道：“娘子，你可曾替我想过？”

“有，你觉得受了屈辱，你心里只有恨，你认为家母的手段卑鄙。”

宇文烈打了一个冷噤，目光和对方相照，心中又是一震，直到此刻，他才发觉对方有一双秋水般的眸子，深沉，诱惑。

他想，这双美丽的眸子，这对羊脂白玉般的柔荑，不该生在她身上，难道这是造物主有意的恶作剧？抑是无心的错失？

房门开启，两名宫妆少女，面带神秘的笑意，万福道喜。另有青衣小婢送上巾栉等洗漱用具和精美的点心。

姜瑶凤怕宇文烈受窘，一挥手道：“你们下去！”

两人匆匆洗漱，用了早点，相偕来到前厅。长公主已然在座。

宇文烈但觉一股冤抑之气，直冲顶门，俊面立时变了色。

姜瑶凤盈盈拜了下去，道：“女儿参见母亲！”

“起来！”

宇文烈捺住性子，一抱拳道：“见过夫人！”

长公主微微变色，道：“难道我当不得你称一声丈母？”

宇文烈咬了咬牙，勉强地唤了一声：“丈母大人！”

长公主微微一笑，举袖朝宇文烈一拂，道：“贤婿，委屈你了！”只这一拂之间，宇文烈功力尽复，真气又复流转。

宇文烈看了挂名妻子姜瑶凤一眼，重新向长公主施礼道：“小婿有个不情之请。”

“什么事？”

“小婿急事在身，请准予出宫去办！”

“嗯！好，什么事这样急？”

此举似乎已在长公主意料之中，三朝未满，硬要离宫外出，她竟不以为怪，一口答应，姜瑶凤也没有异样的反应，这关系看来非常微妙。

宇文烈沉声道：“听友人传讯，有不少昔日先师仇家，打算毁去先师遗骨！”

“有这样的事？”

“小婿友人业已赶去地头。”

“令师埋骨何处？”

“仙霞岭后峰石窟！”

“这是正事，你去吧，我不阻你，但我希望早见双钥合璧。”

“小婿会尽快的送来！”

“好，凤儿，送他出宫！”

“遵命！”

夫妻双双施礼而退，宇文烈换回来时装束，由姜瑶凤伴送出了山腹秘宫。他有一种重见天日之感，夫妻互道珍重而别，双方都没有依恋之情。

宇文烈展身狂奔，恨不能一下子赶到仙霞岭，如果师父遗骨万一被毁，那将使他遗恨终生。

虽然沈虚白业已赶去，但他能阻止得了吗？这种切身大事岂能由别人代劳，何况沈虚白并不知师父埋骨之所：仙霞岭区域甚广，前住搜山的仇家，必定分头穷搜，一个人岂能兼顾。心念之中，更加忧心如焚。他走捷径由鄂穿皖南入浙，但也并非十天八天行程，最快也得半月工夫。溯江东行，经巴东，归州，直奔当阳，至此已脱离长江水域。

这一天，抵达当阳，为了争取时间，经由城厢穿过，在道旁小店，草草打尖，正在用饭之际，一个身着土蓝布褂袄的肥胖老者，直趋桌前，打了一个哈哈道：“少侠，幸会！”

宇文烈抬头一看，来的正是五湖游商伍人和，当下放下碗筷，一拱手道：“幸会！”

“少侠还记得我们谈过的那笔生意吗？”

“记得！”

“是否准备现金交易？”

宇文烈不由一窒，他极需要获知残害师父的凶手是谁，但禁宫之钥已然答应妻子姜瑶凤送入秘宫，当然不能拿来与五湖游商交易，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噫！小侠似乎心事重重？”

“在下放弃这交易了！”

“什么，放弃？”

“不错！”

“可是并非敝人说嘴，杀死令师的凶手，除了敝人之外，普天下只有凶手本人知道，如果少侠放弃了这交易，要想访凶，势比登天还难！”

宇文烈眉锋一皱，道：“在下已决意放弃了！”

五湖游商微感愕然地道：“为什么？”

“不为什么，在下已改变了主意。”

“莫非少侠认为代价过高？”

“在下无此想法！”

“那是什么原因使得少侠改变初衷？”

“对不起，恕难奉告！”

五湖游商伍人和小眼朝座间扫一周，放低了声音道：“少侠，杀害令师的凶手，近在咫尺。”

宇文烈心头一震，目射杀芒，厉声道：“近在咫尺？”

“一点不错！”

“谁？”

“嘻嘻，少侠，敝人做买卖一向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宇文烈恨得牙痒痒的，但却无可奈何，即使他愿意完成这交易，禁宫之钥远在天台山之后的万壑谷中，事实上仍不能作成交易。

五湖游商伍人似已看出宇文烈心动，紧接上了一句道：“少侠，那凶手的名号有一个仙字……”

宇文烈陡地离座而起，这与他师父临终时所吐露的那一个字不谋而合，显然，对方的话半分不假，当下冲动的一拍桌面，道：“在下答应了！”

五湖游商反而默然不语，面上的肥肉，渐渐抽紧。宇文烈急声道：“阁下，为何不开口？”

五湖游商面孔扭曲，绿豆小眼圆睁，额上青筋暴露，鳌鱼似的巨门一阵开合，那情形既狰狞又恐怖。

宇文烈一看情形不对，大声喝道：“怎么回事？”

五湖游商口中迸出一个字：“仙……”仙什么，没有下文。七窍鲜血狂溢而出，人也砰然栽倒。

整座小酒店，顿时沸腾起来，全把目光射向宇文烈，认为他可能是凶手。

宇文烈真的是惊魂出窍，自己与五湖游商面面对，他突然中了暗算，自己竟毫无所觉，从他口吐的那仙字而断，凶手与害师父的同属一人，是谁呢？当然凶手必是在座酒客之一。于是，他的目光从每一个人的面上掠过，却未发现可疑之人。

显然，五湖游商之被杀是为了灭口。

就在此刻，一个声音冷冷道：“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五湖游商纵

横江湖一生，最后赔光了老本！”

宇文烈心中一动，循声望去，发话的是一个尖脸削腮的灰袍老者。

这时，围观的人愈聚愈多，七嘴八舌，闹成一片。灰衣老者算了酒钱，扬长出店而去。宇文烈扔下一块碎银，转身跟了出去……

人群中突然传出一个声音道：“别放走了凶手！”

宇文烈回头瞪了一眼，冷冰冰地道：“谁是凶手？”目芒似电，所有的人顿被慑住，一个个噤若寒蝉。

宇文烈弹身朝灰袍老者身后追去，对方形迹大是可疑，纵非凶手，可能也知道凶手是谁，五湖游商这条线索一断，要追查杀害师父的凶手，就相当于不容易了，如能从这老者身上追出真凶，倒是最妙不过的事。

灰衣老者不疾不徐地奔行地官道上，对宇文烈的尾随，恍如未觉。

破风之声，倏告传来。

“站住！”暴喝声中，十几条人影，如风扑上，把宇文烈围在垓心。

宇文烈目光一扫来人，赫然是七老八少，清一色的土著装束，他生怕那灰衣老者断了线，片言不发，弹身掠过人圈头顶，向前道射去。

灰袍老者仍是不疾不徐，并未走远，那态度令人莫测高深。

众人暴喝如雷，再度卷上，又把宇文烈围在垓心。宇文烈寒声道：“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人群中一个白发者者越众而出，乾指宇文烈道：“小子，你手段好辣！”

宇文烈一怔神，道：“这话从何说起？”

怒哼之声响成一片，每一双眼神，都充满了恨毒。

白发者者面罩杀机，厉声道：“敝帮主与你小了何仇何怨，竟尔遽下毒手？”

“帮主，谁？”

“小子，用不着装蒜，净衣帮帮主五湖游商伍人和……”

“佬，他是净衣帮帮主？”

“你现在才知道？”

宇文烈大感骇然，想不到五湖游商伍人和会是净衣帮帮主，丐帮在五十年前内部分裂，分为净衣与污衣两派，其中污衣帮算丐帮正统，净衣帮则声名狼藉，多邪僻之辈，但两帮一样的弟子遍天下，五湖游商之所以洞悉别人隐密，显然是靠帮中无处不在的耳目。心念之中，冷冷地道：“阁下认为是本人下的手？”

“难道还有别人不曾？”

就在白发老者话声甫落之际，一个阴寒的声音道：“不错，还有别人！”

所有在场的人，全感一震。宇文烈一看，那尖脸削腮的灰袍老者，竟然去而复返，发话的就是他。

白发者者注视了对方片刻，沉缓地道：“朋友何方高人？”

灰袍老青大刺刺地道：“这你不必问，不过我知道阁下是净衣帮掌令丐冯全。”

冯全冷笑了声道：“我要饭的就是不怕吓！”

“真的？”

“朋友少耍花样！”

灰袍老者面上闪过一抹诡异之色，缓缓自怀中取出一物。

惊呼声中，所有丐帮高手齐齐面色惨变。掌令丐冯全白发蓬立而起，厉

声道：“阁下是域外双魔之一的蛇心狼人？”

“你说对了，可是，你们也死定了！”这句阴残的话，令人听来毛骨悚然。

宇文烈细看灰袍老者手持的，竟然是一根半尺长的蛇头小杖，他不识域外双魔，当然对这蛇心狼人也完全陌生，不过从外号可以想见其为人的残狠毒辣了。

掌令丐冯全下意识的退了一步，咬牙道：“敝帮主是死在阁下之手？”

蛇心狼人一笑道：“对了！”

宇文烈不由一窒，五湖游商曾呈现露了一个仙字，但蛇心狼人外号之中却没有仙字，而他自认是凶手，这从何说起呢？

净衣帮众高手一个个面现悲愤之色，代替了适才的恐惧神情。

空气在骤然之间，大呈紧张。掌令丐冯全厉声道：“阁下加害敝帮帮主，总有个理由的吧？”

蛇心狼人毫不为意地道：“当然！”

“请讲！”

“免了吧，讲了等于不讲，因为你们都死定了！”

宇文烈这时反而被冷落在一旁，众丐已无形中转变了包围圈。

掌令丐冯全口中低喝一声，举掌向蛇心狼人劈去。紧接着，众丐全出了手。

灰影连闪，所有净衣帮高手，一一痴立当场。整个场面在刹那间死寂下来。

“砰！”一个年约二十余岁的年青弟子，首先栽了下去，七孔溢出鲜血，死关和方才的五湖游商一佯。

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七老八少，相继栽了下去，七孔溢血而死，厥状之惨，令人不忍卒睹。

宇文烈看得亡魂大冒，咬了咬牙道：“阁下的手段不嫌太毒辣了些？”

蛇心狼人哈哈一笑道：“小子，我替你解了围，你不谢我，反而……”

“阁下请示大名？”

“老夫有号无名！”

“为什么向五湖游商下手？”

“他的买卖侵犯了别人！”

“你阁下？”

“不！”

“谁？”

“不久你就会知道，现在随老夫来！”

宇文烈心念疾转，蛇心狼人口中的别人，可能就是那名号中带一个“仙”字的人，也就是杀害师父的正凶，但目前最要紧的还是赶到仙霞岭保全师父的遗骸，报仇可久可暂，设若遗骸被毁，将遗恨千古。心念之中，冷极地道：

“我为什么要跟你去？”

“要你跟去算是客气！”

“如果不客气呢？”

“老夫抓你走。”

“阁下办得到吗？”

“嘿嘿，小子，若非为了要留你活口，毁你不费吹灰之力，地下躺着的

便是榜样。”说完，又是一长串令人股栗的嘿嘿阴笑。

宇文烈下意识地扫了地上十五具净衣帮众的尸体一眼，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这片刻工夫，尸体已全部变成了紫黑之色，显然是中了剧毒。当下不屑地道：“阁下以毒伤人，也算是本领？”

蛇心狼人狂笑一声道：“小子，你以为不用毒老夫收拾不了你，看掌！”掌随声出，一道排山劲气，卷向了宇文烈。

宇文烈冷傲成性，不闪不避，举掌硬封。“隆！”然巨响声中，狂飙匝地，石走沙飞，宇文烈连退三步，气翻血涌。

蛇心狼人怪吼一声道：“小子，有你的，再接一掌！”一股撼山栗岳的劲气，呼啸卷出，比前一掌犹强劲三分。宇文烈咬紧牙关，双掌挟以毕生功力修为，再度推出。

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劲流旋荡涌卷之中，宇文烈踉踉跄跄退了八步之多，眼前金星乱进，逆血几乎夺口而出。

蛇心狼人须发蓬飞，怪叫道：“小子，能接老夫全力一击的，武林中屈指可数，铁心修罗当年也比你强不了多少，可惜……”

宇文烈俊面驼红，像喝醉了酒似的，身形微微发颤，栗声道：“可惜什么？”

“以你的年纪，将来成就未可限量，可惜注定了英年夭折。”

“哼！”

“小子，跟老夫走！”

“办不到！”

“你不服！”

“不服！”

“老夫如果再次出手，小子，你不死也得重伤！”

“阁下就出手试试看？”

“小子，你完全继承了铁心修罗的衣钵，冷面铁心，憨不畏死！”

提到师父的死，宇文烈但觉势血沸腾，恨与仇在血管里奔流，对方，可能是杀害师父的凶手的同伙。

无边的杀机，涌上了心头，复仇的火焰，在心底熊熊燃烧。

修罗神功在刹那之间，提到了极限，周身被包在一层白色的雾气中，“呛！”的一声，阎王剑出鞘，语如钢珠似地道：“阁下，你敢回答在下一个问题？”

蛇心狼人见宇文烈的情状，心头一凛，阴阴地道：“什么问题？”

“阁下受何人差遣？”

“哈哈哈哈哈，小子，天下何人能差遣老夫，这两个字不恰当，该说请托！”

“就依阁下所说，受什么人请托？”

“告诉你随老夫去，一切自然明白！”

“阁下说个地点，在下改日拜访？”

“小子，这由不得你了。”

“阁下坚持要这样做？”

“不错！”

“如此阁下先接在下一招！”话声中，向前欺近三步。

蛇心狼人老脸为之一变，阴恻恻地道：“小子，老夫不杀你，只是为了要留活口，你别不知天高地厚。”

宇文烈咬牙道：“可是在下却要杀你！”

“哈哈哈哈哈，你在做梦！”

“阁下无妨试试看！”

阎王剑，挟以毕生功力，罩身劈向对方，这一击，是铁心修罗生平最凌厉狠辣的一招，在宇文烈全力施为之下，威力之强，震世骇俗，而且变化玄奇，快逾电光石火，招式所指，根本不让敌手有闪避的余地。

“小子你找死！”

暴喝之后，是一声闷哼。人影一合而分。

蛇心狼人左肩右肋，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

宇文烈怪剑低垂，呼吸重浊，显然这一击损耗真力极巨。

蛇心狼人尖削的面孔扭曲得变了形，眼中闪烁着野兽般的芒焰，身躯也在微微颤抖，这是怒到了极点的表示。

“小子，老夫要把你撕成碎片！”声音刻毒阴残，令人听来不寒而栗。

宇文烈虽拼命一击伤了对方，但自知功力比对方差了一大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后果难以预料。

他不由自主地想到禁宫之钥，双钥合璧，开启禁宫，练成盖世身手，然后才能谈得上复师仇，救生父，了恩怨，同时，他也想到恶梦似的那一场婚姻……这些意念，只在脑内一闪即逝。情势已不容他深想。他知道方才一击如果不成，便已注定失败。他再鼓余勇，拼骤余力，手中剑再度扬起，明知不可为而为，倔强冷傲的性格，使他除了一拼之外，没有想及其他。

场面在死寂之中透着无比的杀机。

蛇心狼人暴喝一声道：“小子，老夫若再让你逃出掌下，从此永绝张江湖！”一股排山倒海的劲气，撕空卷出。

宇文烈沉哼一声，阎王剑罩头劈向对方，但，剑至中途，已被强劲绝伦的劲气所阻。

宇文烈但感如遭暴雷袭击，惨哼声中，血箭激射，身躯尺裁三丈之外。一丝意识，渐感模糊。

“嘿嘿嘿嘿，小子，老夫先把你挖眼断臂，消消心头之气！”

一种强烈的反抗意部分，使他神志复苏，咬紧牙关，挣扎着站起身来，手中阎王剑仍紧握不放。

蛇心狼人骇然后退了数步。宇文烈自知，若非仗着修罗神功护体，早已五腑离位心脉断绝而死。

“小子，你真是命大！”

“我宇文烈若不死，定把你碎尸万段！”

“小子，可惜你死定了，现在你该走了！”

“办不到！”

“老夫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再倔强，老夫可不顾死口活口，先撕了你！”

宇文烈身形晃了两晃，摇摇欲倒，口角血渍殷殷，面容惨厉可怕。

“你走是不走？”

“不！”

“老夫先废了你！”五爪如钩，抓向宇文烈当胸。

就当指尖将要触及胸衣之际，宇文烈突地飞出一指，一声惊呼，蛇心狼人抽身暴退。

这一招，蛇心狼人连做梦都估不到，一个重伤的人，竟然能反击，而且

对手是不可一世的魔头。

宇文烈这一指铁心修罗的独门绝着，叫做“计辰夺命指”，所点非经非穴，而是以时辰计算气血运行所经之处，点在经脉之处，杀人于无形。

宇文烈强弩之末，劲不能透指梢，伤不了对方，话虽如此，已足使蛇心狼人惊魂出窍。

这一来，蛇心狼人凶残之性大发，嘴牙咧嘴地道：“小子，老夫要你死！”那死字的尾音，拖提长长的，这表示他已下了决心，一变留活口的初衷。手起一掌，朝宇文烈当头劈下……蓦地，一声尖叫倏告传来：“师叔，您不能伤他！”

蛇心狼人闻声撤回了掌势。

宇文烈自忖必无幸免，闻声之下，心头一动，举目望去，一长发纷披的女子，已站在身前八尺之处，登时又是一震。来的，正是桐柏老人的女儿，吸血狂人的门徒曹月英。

曹月英的出现，的确大出于宇文烈意料之外。从那一声“师叔”的称谓，宇文烈憬然而悟，吸血狂人与蛇心狼人，合称为域外双魔。

曹月英既是“吸血狂人”之徒，而且又在此地现身，与杀害师父的凶手，必有相当渊源，心念及此，不由大是激动，目光不期然地再度瞟了过去，恰好曹月英也正望过来，四目交投，宇文烈心弦为之一颤，他看出曹月英的目光中，尽是关怀与怜惜之色。

蛇心狼人朝曹月英一瞪眼道：“英儿，你说什么？”

曹月英嗫嚅着道，“我说师叔不能伤他！”

“为什么？”

“俺主要活口！”

“什么活口死口，师叔我有生以来从未做过这种窝囊事，非活活撕了他不可！”

“师叔……”

“什么？”

“我……求您……”

“求我什么？”

“放过他！”

“废话，如果你心存慈悲，就不配做域外双魔之徒，闪开！”

“师叔！……”

“闪开！”

第七章 情焰

蛇心狼人厉吼道：“英儿，你疯了？”

曹月英颤巍巍地站起娇躯，一抹口边血渍，凄声道：“我没有疯，他曾替我赴‘死城’换命之约，并收埋父骨，我欠他一笔恩情！”

宇文烈厉声道：“曹月英，盛情心感，当时的事是在下自愿而为，谈不上欠不欠！”

“但事实终是事实？”

宇文烈想想对方吸吮人血的残酷行为，心头一凉，冷冷地道：“在下当初本意不是施恩望报，现在姑娘这么一说，倒令在下内疚于心，在下生平不愿受人恩惠，姑娘请吧！”

这句冷漠无情的话，深深地伤了曹月英的芳心，登时粉腮一沉，道：“宇文烈，你少卖狂！”

“在下语出本心，姑娘何必代人受过！”

“你是个冷血动物！”

宇文烈咬了咬牙，道：“姑娘还是请便吧！”

曹月英眼圈一红，厉声道：“宇文烈，你想死太容易了！”

宇文烈愤然道：“曹月英，你身入魔道，令先尊九泉有知，决不会瞑目！”

这句话有如一柄利刃，直戳入她芳心深处，语意十分明显，他责她不该投入吸血狂人的门下。曹月英娇躯猛地一颤。

蛇心狼人老脸大变，阴恻恻地道：“英儿，你救了他一次，两不相欠，这小子死有余辜！”话声中，手掌上扬……

曹月英一闪身，又挡在宇文烈身前。

“英儿，你这是算什么？”

“师叔不能……”

“你敢？”

“师叔何必定要为庵主……”

“闪开！”

“师叔，我……我……”

“你怎么样？”

“我……爱他！”

蛇心狼人一窒之后，狞声道：“可是我要杀他！”

曹月英悲声道：“师叔，你就先杀死我吧！”

宇文烈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他想到曹月英的疯狂行为，也想到那挂名妻子姜瑶凤，他不能接受她的这一片情，那后果太可怕了……心念之中，寒声道：“曹姑娘，你犯不着这样，在下……”

“怎么样？”

宇文烈一横心道：“在下并不爱你！”曹月英眼前一黑，几乎栽了下去，返身就是一掌。惨哼声中，宇文烈应掌栽了下去。蛇心狼人向前一迈步。曹月英泪流满面，再次挡在宇文烈身前。人非木石，孰能无情，宇文烈深深地被她这一片痴情所感动。但他不能爱她呀，他已是结了婚的人，与其将来痛苦，不如现在绝了对方的心意……

蛇心狼人得须发逆立，半言不发，一掌扫了出去。

“砰！”惨哼再传，曹月英仰面栽倒在宇文烈身上。她不敢还手，也不

敢运功相护，先后两掌，几乎要了她的命。

蛇心狼人咬牙切齿地道：“丫头，你真的愿意为他死？”

“师叔成全吧！”

“反了，你竟敢叛师抗命！”

宇文烈五内皆裂，厉声道：“曹姑娘，我……不什得你如此关爱……”

“我只要听你一句话，你爱我吗？”

“我……我不能！”

“为什么？”

蓦地，蛇心狼人暴吼一声，一把抓起曹月英，掷了出去。

“烈哥……我……爱……”绝望的哀号，曳空传来。

宇文烈心如刀搅，一股莫名的力量，使他猛地弹起身形，阎王剑斜举向上，那神情惨烈，凄厉，动人。

蛇心狼人出手如电，把抓住宇文烈持剑的手，另一手曲指抓向宇文烈的心窝，他想要把他开膛破腹。

“师叔，我……永远恨你……”声音传自五丈之外，凄厉绝伦。

宇文烈双眼一瞪，眼角渗出了血水。

蛇心狼人双目紧皱道：“小子，老夫生平杀人如草，从没有见过你这等倔强的人，也罢，你答应老夫一个条件，老夫放你走！”

宇文烈心念疾转，在目前情况下，要追问出杀师凶手报仇已不可能，生命尚且悬在别人手上，而更重要的是不能让曹月英因自己而丧命，当下咬紧牙关道：“什么条件？”

“你爱英儿吗？”

“这……”宇文烈后退三步，瞠目不知所对，他能爱她吗？他已是有了妻子的人，虽然那非本愿，他心里也不承认姜瑶凤是妻子，可是名份上他不能不承认，他已亲口答应了姜瑶凤。

蛇心狼人紧逼着道：“说，你爱不爱她，一句话决定你的生死。”

“阁下以生死作要挟？”

“老夫没有其他理由饶你不死，除了你爱她！”

“如此，在下的答复是：不！”话才出口，内心起了一阵绞痛，曹月英两度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他欠了她一笔难偿的恩，对方有爱情可感，但他已没有资格谈爱，他有了妻子，他也不愿去爱上第二代的吸血狂人。

他的目光落在了五丈之外的曹月英身上，她已站直娇躯，面容惨淡无比。

爱她？不爱她？

蛇心狼人逼近了一步，厉声道：“你真的不爱她？”

“爱岂能勉强？”

“那你是决心不想活了？”

曹月英蹒跚地走近前，幽幽地道：“师叔，他口里不承认，但他心里爱侄女的，您，放过他吧！”

宇文烈痛苦地道：“曹月英，别为在下求情乞命！”曹月英惨然一笑道：“宇文烈，何必因了维持空洞的虚名，无谓的狂傲，而轻贱宝贵的生命？”

宇文烈心头一震，但一个人的个性是非三言两语可以改变的钢牙一挫，道：“在下生来就是这种性格！”

蛇心狼人怒哼了一声，向曹月英道：“英儿，这种人值得你爱……”

曹月英以哀怨的目光一扫宇文烈，幽幽一叹，道：“师叔，侄女不愿意

他死！”

“嘿，好吧，我把他交给庵主，生死凭他的运气。”

“那他准死无疑。”

“为什么？”

“庵主的目的，是要从他口中逼问禁宫之钥的下落，所以才要活口。以他的性格，绝对不会吐露半个字，最后必然的结局是死。”

宇文烈咬牙冥思，对方一再提到庵主，那庵主必是杀害师父的凶手无疑。五湖游商临死前曾透露凶手近在咫尺，将来要追索决非难事，只是眼前……

蛇心狼人阴恻恻地道：“英儿，你还提心他的死活？不许多嘴，否则我把他立毙掌下。”

就在此刻，三人眼一花，似有什么东西从身前掠过，但看不出是人还是什么东西。一声狂曝，破空而起。宇文烈陡然一震。

曹月英口中发出一声尖叫。

“砰！”蛇心狼人栽了下去，登时气绝。

宇文烈亡魂大冒，头皮发炸，以蛇心狼人的身手，竟然会遭人毒手，而且连凶手的身形相貌都不知道，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这猝下杀手的人，功力似已超出一般武林人的极限。他是谁？为什么要杀死心狼人？

对于蛇心狼人之死，宇文烈毫不动心，以他对付净衣帮十余高手的残酷而言，这种魔头的确死有余辜。只是，他震惊于下手人的玄妙功力。

曹月英伏跪尸前，泪水滚滚而落。

宇文烈挪了挪脚步，目光扫向了蛇心狼人的尸体，想探究一下他是如何致死的，一看之下，不由惊叫出声，连退数步，浑身直抖。蛇心狼人眉目之间，现出一点米粒大的黑痕。不久前，荒山古刹中惊心动魄的一幕，闪现心头。

蒙山三怪之二的人面兽心与三手妖狐，伙同庙中和尚暗算自己，结果全部被杀，下手的是不知来路的黑衣老者宗一非，自称奉命保护自己。

俗名梁伯通的真如和尚，不速而至，突遭杀害，死状和蛇心狼人一模一样。黑衣老者宗一非见真如和尚惨死，也告自绝而亡。现在，同一个恐怖的凶手，又杀死了蛇心狼人。显然，这和自己必有牵连，但，错复杂的谜，连想也一丝头绪的余地都没有。这不但离奇，而且恐怖。先后事件，造成了一连串不解之谜。

曹月英拭泪起立，咬紧玉牙，道：“你知道凶手是何任人物？”

宇文烈一摇头道：“不知道！”

“想不到天下竟有功力高到不可思议之境的人物……”“天下之在，无奇不有！”

“宇文相公，你伤得怎样？”

“不要紧！”

“那你赶快离开吧！”

“为什么？”

“如被庵中人知道，你将无法脱身！”

宇文烈心中一动，乘机道：“庵主是谁？”

“这……我也不知道！”

“你会不知道？”

“我与家师今天才到荆山……”

“荆山……”

“不错，离此不远！”

“令师与庵主是什么关系？”

“似乎是多年好友！”

“庵主是男是女？”

“当然是女的，这话问得出奇！”

“什么庵？”

“息尘庵！”

“在荆山之内？”

“不错！”

“曹姑娘，谢谢你的指点。”

“相公……”

“什么事？”

曹月英眼中泛出似艾的神色，幽幽地道：“当初桐柏派因一部无字真经，被武林宵小弄得土崩瓦解，我也重伤将死。蒙你仗义代赴死城之约，换回先父遗骨，并予安葬，此恩永世难忘……”

“过去的事，不必提了。”

“不，我要说，在破庙之内，突被蒙山三怪和魔剑王平掳劫，幸被家师吸血狂人所救，为了报仇，我投入了他老人家门下，我知道这点你不谅解我……”

宇文烈喘了一口气，道：“姑娘的仇报了？”

“十去其八！”

“报了仇之后，姑娘作何打算？”

曹月英眼圈一红，欲言又止，像是有难言之隐，久久才道：“我……没有什么打算，不过……”

“怎么样？”

“你会记得我这个人吗？”

“会的！”

突地，曹月英樱口一张，喷出了一口鲜血，娇躯摇摇欲倒。若非为了她一片痴情，不计生死的维护宇文烈，她当不会被她师叔蛇心狼人击成重伤。

宇文烈心中大是激动，忘其所以地一把扶住她的娇躯，关怀地道：“曹姑娘，你伤得不轻！”

曹月英就势往宇文烈身上一靠，凄凉无比地一笑道：“人生对我已失去了意义，我这所以活下去，是为了桐柏派之仇，先父被杀之恨。我最后的目的，是向死城索取血债，是否成功，就无法想象了。这点伤，要不了我的命！”

提到死城，宇文烈不由热血沸腾。他父亲神风帮帮主白世奇失陷死城。师父好友无情剑客被囚死城。师父遗命要找的女人杨丽卿，生死之谜也在死城。死城掳劫十二门派掌门，勒索十二种武功秘笈，如果这集十二派武学之精的秘笈，融会在少数人的身上，对武林危害之大，可想而知……

曹月英见宇文烈久未出声，接着又道：“宇文相公，贱妾蒲柳之姿，不敢望你的青睐，只望在你心里，能记住……”

宇文烈激动地道：“曹姑娘，你的情意在下并非……只是……唉！”

曹月英娇躯一正，转过面来，逼视着宇文烈道：“相公，有你这一句话，”

小妹我虽死九泉也足告慰了！”那幽怨的眼色，悱恻痴情的语句，和那口边襟前斑斑的血迹，使宇文烈几乎不克自持。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大叫：我不是冷血动物，我并非绝情的人。然而现实超过了一切，他不能说任何表达情意的话，否则后果不堪收拾。他压抑住奔跃的情绪，淡淡地道：“曹姑娘，盛情永铭五衷，我该告辞了！”

曹月英粉腮一变再变，终于忍不住扑向宇文烈的胸怀，激情地道：“烈哥，我不克自制，我爱你！”

宇文烈全身一震，无言地伸出也手臂，围抱住她的纤腰。他觉得有些意乱情迷。

就在此刻，一个娇脆但却冰冷迫人的女子声音道：“宇文烈，你忘了身份！”

声音入耳，宇文烈如遭雷击，一下推开了曹月英

一个肌肤赛雪欺霜，但面容却奇丑无伦的宫装少女，已俏生生地站在身前。她，正是强迫与宇文烈成婚的秘宫少子姜瑶凤。

宇文烈面红筋胀，神情狼狈之极。姜瑶凤会突然在此地现身，的确是宇文烈连做梦也估不到事。

曹月英愕然望着双方，满面惊诧之色。她不知突如其来的奇丑少女，与宇文烈是什么关系，但芳心之中，却升起一股莫名的怒意，她破坏了自己的绮梦。

姜瑶凤冷眼一瞟曹月英，转向宇文烈道：“相公，你料不到我会在此地现身吧？”

宇文烈心中五味杂陈，尴尬地道：“的确大出意料之外！”

“你的猎艳手段，也大出我意料之外！”

这句话，不但宇文烈受不了，曹月英也感到万分难堪。宇文烈俊面陡变。

曹月英冷冷的道：“你是谁？”

姜瑶凤一指宇文烈道：“你可以问他！”

“我偏要问你！”

“你爱上了他，是不是？”

“是又怎样？”

“你找死！”

“哈哈哈哈哈，你口气不小！”

“要不要试试看？”

“你先说你是谁？”

“姜瑶凤，宇文烈的妻子！”

曹月英如中蛇蝎，蹬蹬蹬连退数步，颤声道：“你是他妻子？”

姜瑶凤冷冰冰地道：“难道还会假？”

曹月英骇震迷惘的目光，瞟向宇文烈，她无法想象一个玉树临风般的美男子，会有一个奇丑无伦的妻子。宇文烈俊面因过分的激动而起了一阵抽搐，心中不知是恨，是怒，是屈辱。

姜瑶凤冷哼了一声道：“你叫什么名字？”

曹月英愤恨羞怒交加地道：“姑娘我叫曹月英！”

“好，曹姑娘，我警告你，你最好少自作多情！”

宇文烈痛苦地道：“是的，但……”

但什么，他说不下去，也说不出来，他不能公开这隐秘。

曹月英的面色变了，泪水，在眸子里一转一转的，终于迸出了一句话道：
“烈哥，不管怎样，我永远爱你！”

姜瑶凤鼻孔里冷嗤了一声，道：“不要脸！”

曹月英粉腮大变，杀机立呈，向前一迈步道：“你骂谁？”

“骂你！”

“你找死！”

“可能是你！”

曹月英内伤极重，这一气愤交迫，哇的又吐出一口鲜血。

宇文烈剑眉一紧，想开口又不知说什么好。

姜瑶凤寒声道：“曹月英，看在你重伤份上，你滚吧！”

曹月英惨厉地道：“你算什么东西？”

“你当真找死？”话声中，纤纤玉掌扬了起来。

宇文烈大喝一声道：“你想做什么？”

“怎么，杀了她你心疼？”

“放屁！”

“你骂我？”

“骂你又怎么样？”

宇文烈只觉脑内嗡嗡作响，一颗心如利刃穿扎，狂声喝道：“凭母命又怎样，我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被迫成婚，这婚事……”

“怎么样？”

“我不承认！”

姜瑶凤沉声道：“相公，你忘了亲口许诺不成？”

宇文烈双目的裂痕，又冒出血水，身躯簌簌发抖。

姜瑶凤素手一挥，惨号撕空而起，曹月英的娇躯好像断线风筝似的飞泻而去。宇文烈暴喝一声，一掌劈向了他的妻子姜瑶凤……

第八章 阴谋

姜瑶凤猝然出手，一掌震飞了曹月英，宇文烈登时气炸了肺腑，双目尽赤，举掌向他的妻子姜瑶凤劈去。“砰”的一声，姜瑶凤实实在在地挨了一掌，但她连娇躯都没有晃动一下。

宇文烈反而被一股反震的力道，震得立脚不稳，退了一个大步，他因在重伤之后，是以出掌的劲道，不及平时的一半，但姜瑶凤恍如未觉，这种修为已够惊人了。

姜瑶凤大感意外，她想不到宇文烈竟然会对她下手，一窒之后，厉声道：“你……你竟然对我下手……”

宇文烈怒气冲天地道：“我还要宰了你！”

“宇文烈，这是你做丈夫对妻子说的话？”

“妻子？哼！”

“怎么样？”

宇文烈举步向曹月英落身之处走去。姜瑶凤横身一拦，道：“把话说清楚！”

宇文烈俊面扭曲，目眦见红，狠狠地瞪视着姜瑶凤，牙龈咬得格格作响。

姜瑶凤被他这种神情所慑，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宇文烈走到曹月英身边，颤声唤了一声：“曹姑娘！”

曹月英娇躯一阵扭动，双手撑地，立起一半，又栽了回去。

姜瑶凤也到了近前，语冷如冰地道：“宇文烈，你心痛是不是？”

宇文烈厉声道：“姜瑶凤，你竟出手攻击一个重伤而失去抵抗力的人。你知道她因何受伤？她为了救我，你……真是毒辣得可以！”

姜瑶凤冷冷一哼道：“我不能容忍任何人破坏我们的婚姻！”

曹月英第二次站起身来，一副摇摇欲绝之势，面色凄厉，眼中饱含幽怨与恨毒。她先狠狠地盯了姜瑶凤一眼，然后凄怨欲绝地向宇文烈道：“烈哥，我仍然爱你，但，我要走了！”说完，踉跄不稳地移步而去。

宇文烈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想唤住她，但光只嘴唇颤动了几下，却没有声音。这痴情的女子，为了他而受重伤，最后，他的妻子又使她伤上加伤。他感到万分的歉疚与难堪。“我仍然爱你！”这句话像一串铁钉，深深地钉在了他的心板。曹月英蹒跚的身影，终于从视线中消失。

宇文烈在心里大叫：“英妹，我爱你，但我不能！”汗水，从他额头滴落。屈辱、怨恨、懊悔，几乎使他发狂。他半声不吭地扭头便走……

“站住！”

“怎么样？”

“你就这样走了？”

“你准备怎么样？”

“你连半点夫妻之情都没有？”

“有，我只有恨，我恨你，恨你的母亲。你母女毁了我。不错，我是有妻子的人，我也曾亲口许诺过不忘身份，我没有资格去爱别人，也没有资格接受别人的爱，娘子，你该满足了。”说完，再度举步奔去，步履踉跄，像狂奔中的醉汉。

“烈哥！你会明白的，你会爱我的！”

姜瑶凤凄然唤了一声，但宇文烈已走远了，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见。

宇文烈怀着满腹的愤懑与忧伤，一路狂奔。

极度的痛苦，使他的情绪到了狂乱的地步，他忘了自己重伤未愈。一口气奔奔行了二十里左近，逆血上涌，哇！哇！哇！连喷了三口鲜血，他不得不停下身来，嘴角浮上了一抹笑意，这笑在凄惨之中带着浓厚的自嘲意味。他感到万分的沮丧，豪气全消，似乎，整个天地都是灰色的。

他心中完全没有成家立室的感觉，然而，他有了配偶。至今，他仍有一种梦幻似的感觉。那是真的吗？那素昧生平的奇丑女子姜瑶凤，会是他的妻子？！人生的变幻，的确太不可思议了。

他抹了抹嘴角残余的血迹，心想，该找个地方运功疗伤。心念之间，只听一个苍劲的声音起自身后：“少侠，要老夫相助一臂之力吗？”

宇文烈大吃一惊，转身望处，一个须眉俱白的黑衣老人，站在远不及八尺之地。这老者何时来到身后，他毫无所觉。

黑衣老人再度开口道：“少侠，你伤势相当不轻！”“老前辈何方高人？”

“老夫姓名早忘，你叫我白发老人好了！”

“白发老人？”

“对，名与号的真正用途，只是对人的一种标识，如何称呼，无关宏旨！”

“高论。”

“少侠除内伤之外，还中了剧毒！”

“剧毒？”宇文烈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但他想到自己曾服食过金冠银髓之血，连天下第一魔的毒龙丹也不起作用，其余之毒，便不用提了，心中随即泰然。但他奇怪这怪老人何以知道受伤又中毒？心念之中，脱口道：“老前辈何以知道晚辈身中剧毒？”

白发老人哈哈一笑道：“蛇心狼人一身是毒，被他所伤的，绝对兼带中毒！”

宇文烈突地想到一个问题，自顾自地激动起来，这白发老人来得突然，而且对自己受伤的经过一口就说了出来，显然他当时必在现场附近，莫非……

“老前辈……”

“少侠想说什么？”

“关于蛇心狼人之死……”

“你认为是老夫下的手？”

“这……”

“不错，是老夫下的手！”

“是……老前辈……”

“嗯！”宇文烈蹬蹬蹬连退了五个大步，激动得全身簌簌直抖，他想到了真如和尚与黑衣老者宗一非离奇死亡的幕。白发老人既承认是他下手杀死蛇心狼人，那真如和尚当然也是他下的手。

俗家姓名梁伯通的真如和尚与宗一非，从两人对话中判断，同属神风帮，宗一非说受命保护自己，受谁之命呢？他起先要逼真如和尚回去接受门规制裁，而真如和尚临死又说舍死替帮主白世奇传信，白世奇被囚死城，真如和尚被害之后，宗一非也自决当场，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根本无法思议。眼前的白发老人，为什么要向真如和尚下手？他到底是何来历？

能一举而毁蛇心狼人这等巨魔，功力岂非已达不可思议之境？心念这中，脱口道：“老前辈杀死蛇心狼人必有用意？”

“当然！”

“ 请问？ ”

“ 为了保护你！ ”

宇文烈更是骇震莫名，厉声道：“ 保护晚辈？ ”

“ 不错！ ”

“ 为什么？ ”

“ 奉命行事！ ” 话语和已死的宗一非如出一辙。以白发老人这等身手，竟然还受命于人，这发令的人，岂非更加不可思议？是谁？为什么派人保护自己？

白发老人深深地看了宇文烈一眼，接着道：“ 少侠，你毒伤均重应该立刻治疗？ ”

“ 且慢…… ”

“ 老夫有责任不让你丧命！ ”

这句话使宇文烈心头又是一震，满头雾水地道：“ 老前辈到底是奉谁之命保护晚辈？ ”

白发老人淡淡一笑道：“ 这点少侠可以不必知道！ ”

“ 晚辈一定要知道呢？ ”

“ 老夫也不会告诉你！ ”

“ 不久前，在一间古刹之中，法号真如的梁伯通也是老前辈下的手？ ”

白发老人面上微微变色，道：“ 不错！ ”

“ 那又为什么？ ”

“ 保护你！ ”

宇文烈面色一寒，冷冷地道：“ 恐怕是为了其他原因吧？ ”

白发老人目中杀光一现面隐，振声狂笑数声道：“ 少侠，这话从何说起？ ”

“ 老前辈当然最明白不过！ ”

“ 明白什么？ ”

“ 梁伯通现身之际，并未对晚辈表示任何敌意，宗一非可能格于某种关系，纵之使逃，而恰在此时，猝然被击，宗一非见梁伯通惨死，随即自决，这说明了一个是被有意杀害，另一个是畏罪自杀，而宗一非也曾说过奉命保护晚辈的话，这原因老前辈不说，晚辈也誓必要查明，目前只请教一样事。 ”

“ 什么事？ ”

“ 老前辈是不是神风帮的人？ ”

白发老人面色又是一连数变，沉声道：“ 武林中早已没有神风帮存在！ ”

“ 可是帮主玉神龙白世奇却尚在人世！ ”

“ 在哪里？ ”

“ 死城！ ”

白发老人目中杀机再现，声色俱厉地道：“ 这消息从何而来？ ”

宇文烈冷冷地道：“ 当日老前辈对真如和尚下手可能轻了些，未使他当场丧命，是他说的！ ”

白发老人一把抓住宇文烈的肩臂，喝问道：“ 他还说了什么？ ”

“ 可惜只有这么一句无头无尾的话！ ”

“ 希望你忘掉这件事！ ”

“ 为什么？ ”

“ 老夫可以保护你，也可以毁了你了！ ”

宇文烈心念疾转，自己万不可透露自己的身世，第一自己目前似已被人严密监视，据推想可能不止白发老人一人，而对方企图不明。第二，仅凭真如和尚口中的一句话，不能证明白世奇必是自己的父亲。

真如和尚要找的人，是白世奇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母亲，但母亲是含恨而死，在记忆中，她脸上从没有过笑的影子。自己何以要从母姓而不姓白？母亲为何至死不曾提过有关父亲任何事？显见这其中大有蹊跷。这个谜，如果真如和尚梁伯通不死，也许可以揭晓，但他已死了！唯一知道谜底的，恐怕只有白世奇本人，而白世奇被囚于武林绝域——死城。他想到了神秘的诛心人，他可能尽知其中秘密，但他讳莫如深。

白发老人用手朝道旁林中一指，道：“到林中去！”

宇文烈寒声道：“做什么？”

“老夫为你疗伤迫毒！”

“好意心领了！”

“你不去？”

“不去！”

“这可不能由你作主！”

宇文烈对白发老人的观点业已改变，起初他只觉得对方神秘，现在他感到对方不但神秘而且可怖，居心叵测，闻言之下，不由气往上冲，抗议道：“在下的事，难道要阁下作主？”

“可能是这样！”

“阁下办不到。”

“那你就试试看！”白发老人手一紧，把宇文烈提了起来，向道旁林中奔去。

宇文烈肝胆皆炸，对方强迫替他疗伤，想象得到，只是一种可鄙的阴谋，他焉能接受这种好处，身虽被提，并未受制，右掌猛然向对方胸腹之外切去。白发老人恍如未觉，一闪入林。

宇文烈一掌切实，如击败革，反而被震得手腕发麻，怒愤欲狂之下，中指一竖，戳向对方阴维、阳维、两脉之处。

计辰夺命指是铁心修罗生平绝技，威力岂是等闲，宇文烈虽在重伤之余，真力不足，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点穴手法。

白发老人怒哼一声，脱手把宇文烈掷出两丈之外，老脸已然变了色。

宇文烈咬紧牙关不哼出声，落地之后，略一喘息，又站了起来。

白发老人须眉俱张，他万万想不到宇文烈会来这一手，若非他功力精湛，加之宇文烈真元不足，势非重伤不可，暴喝声中，只一晃身，又复把宇文烈攫在手中，快！快得使人连转念的余地都没有。

蓦地，一个女人的声音道：“把他放开！”

白发老人暗地一惊，以他的功力，竟然被人欺近而不自觉。回身望去，三丈之外，站着二十上下的奇丑宫装少女，不由脱口道：“原来是你！”

来的，赫然又是宇文烈的挂名妻子姜瑶凤。

宇文烈一见姜瑶凤之面，无边恨意又涌上心头，索性闭上了双眼。

姜瑶凤怯生生地一笑道：“老头，你知道姑娘我是谁？”

“既丑且怪，外加不要脸的丫头！”

“此话必有所指？”

“他真会是你的丈夫？”

“原来你已早就窥视在侧了，老头，你岁数也不小了，何必替人卖命？”

白发老狂笑一声道：“丫头……”

姜瑶凤语音一寒，道：“老头，你再出言无状，姑娘找可要不客气了？”

“丫头，凭你……”

“拍！”的一声脆响，白发老人脸颊上多了一个掌印。

宇文烈陡然睁开了眼，这件事简直难以置信，白发老人功力已臻化境，杀蛇心狼人那等巨魔大憨，也不过举手之劳，怎会被姜瑶凤打上耳光呢？

他算是第一次略窥他妻子的身手，但这已足够令他震惊了。白发老人可能惊愕过分，反而怔住了。他不相信对方会有这等出乎意料的身手，居然防不胜防地被打了一记耳光。姜瑶凤毫不为意地娇笑一声道：“老头，这是警告你下次别再倚老卖老。现在放开他！”

白发老人这时才回进神，老脸满布杀机，暴喝道：“你找死！”喝声中手掌向姜瑶凤一扬……

姜瑶凤素手虚空一圈。

就在双方一扬一圈之间，空中突地“波！”的一声脆响，丝丝劲气向四外激射奔流。姜瑶凤面无表情，白发老人却骇然退了一步，显然，他被她的功力震惊了。

宇文烈竟然看不出其中端倪，他直觉地感到他妻子的身手业已通玄。

白发老人神情大变，高傲之态全消，沉凝地道：“姑娘何人门下？”

姜瑶凤冷冷地道：“这你不必问，放开他！”

“姑娘认为办得到吗？”

“办得到的！”

“不嫌太过自信？”

“坦白讲，老头，你那无形指火候还差，你不是本姑娘对手！”

宇文烈暗自一骇，白发老人用以杀人的手法，竟然是武林中早已失传的无形指，而姜瑶凤口气之大，却更加骇人。

白发老人由内心里升起一股寒意，厉声道：“你究竟是何人门下？”

“先放开他！”“办不到！”

“老头，你敢再说一个不字，姑娘我就废了你！”

“凭你？”

“你听说过散元神掌这名称没有？”

“什么，散元神掌！”

“不错，要不要先试试看？”

白发老人面色大变，目中尽是骇芒，厉声道：“姑娘是……是……”

“是什么？”

“小公主？”

姜瑶凤显然也吃惊不小，对方竟能认出她的来历，大声喝问道：“你到底是谁？”

白发老人松开了宇文烈，激动至极地道：“想不到……”“想不到什么？”

“能见到小公主的面！”

“哦！我知道你是谁了。”

白发老人骇然退了一步。

姜瑶凤冷极地道：“我也极感意外，你竟然还没有死！”

“是的，老奴……”

“你知道有人在日夜惦念着你……”

“她？”

“不错，她惦念着要杀你！”

白发老人面上起了一阵痛苦的抽搐，喃喃地道：“她还在恨我？”

“恨到了极点！”“好，老奴行将就木，就让她亲手结束这恨吧，只是……唉！”

“只是什么？”

白发老人额角汗珠滚滚而落，身躯不停地颤抖，久久才迸出一句话道：“老奴身不由己！”

姜瑶凤寒声道：“戚公公，此话怎讲？”

宇文烈无法了解他们在谈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认定的是，这自称老奴的戚姓老者，必与赵王府有所渊源。

“小公主，老奴无从说起！”

“戚公公，你目前仍在赵王府？”

“不，早已脱离了！”

“那你在替谁卖老命？”

“替……替……”

“替谁？”

白发老人怆然一笑道：“老奴不能说。”

“既然不能说，我也不勉强你，不过有一点我必须知道。”

“小公主想知道什么？”

“别叫我小公主，我不是公主，连我母亲也不是了，我叫姜瑶凤！”

“那……那……小姐想知道什么？”

“戚公公为什么要保护他？”

“这……”

也有难言之隐？”

“老奴该死，实在……”

“不必说了，你请便罢！”白发老人面现既痛苦又尴尬之色，激动地道：“小姐，请示住址！”

姜瑶凤冷笑了一声道：“戚公公，看在姥姥份上，我这样称呼，你打听我的地址做什么？”

“一方面向长公主请安，另一方面，想见她面解释一下以往的误会！”

“向家母请安不必，家母久已不见外客……”

“外客！小姐把老奴当外客？”

“当然，首先你的身份不明，其次你企图不明！”

“嗯！”

“同时姥姥方面，解释是多余，虽然当年发生事故时，我还没有出世，吵过，我知道姥姥心中的怨毒有多深。”

宇文烈已逐渐听出了些头绪，她口中的姥姥必是她母亲的奶娘冷罗刹无疑，而这姓戚的白发老人，当年必然也是赵王府的下人，而与冷罗刹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白发老人目光瞟向宇文烈，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一顿脚道：“小姐，老奴告退，请代向长公主叩安！”最后一个字出口，人已没入莽莽林海之中，身法之快，的确世无其匹。

宇文烈转身便待离开，姜瑶凤一晃身拦住了他，道：“相公，你伤势不轻！”

“这我知道。”

“你该先疗伤迫毒？”

“这个我会的！”

“我说现在。”

“用不着你费心了！”

“相公，即使你心中不把我当作妻子，难道连一个朋友的地位都没有？”

宇文烈心中一震，暗忖：错不在她，自己是否太过分了？但这意念随即被浓厚的恨意所掩，她与她母亲是共谋，不惜以胁迫诡诈的手段逼婚，目的只是为了不让禁宫的宝藏外流，而自己被选为对象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保有一半禁宫之钥，这种手段，较之天下第一魔等的强取豪夺，更为可鄙，越想，便越恨……

当下冷哼了一声道：“我们不是朋友！”

姜瑶凤幽然道：“那我们算什么呢？”

“夫妻！”

“这话是出自你内心？”

“算是我宇文烈受辱的一个代名词！”

姜瑶凤退了一个大步，目中怒焰大炽，半晌无言。

宇文烈举步向树深林密之处走去，因受伤过久，气血已有些阴滞，使他痛苦不堪，踉踉跄跄地走了约里许远近，眼前荆棘丛生，藤蔓垂挂纷披如幕，在一个受重伤的人而言，已是寸步难行。

他举眼打量了四周一遍，在一株中空古木之前停下身形。目前，他迫切要做的乃是恢复功力，至于毒，他曾服食过金冠虺之血，百毒不侵，蛇心狼人的毒，当然伤不了他。于是，他钻进树穴之中，开始疗伤。

修罗神功妙绝人寰，疗起伤来。事半功倍，不久，便入物我皆忘之境。两个时辰之后，功圆满满，真气充盈，似乎比未受伤之前还强了些。

他一长身，低头钻出树穴之外，目光扫处，不由亡魂皆冒。距树穴不及三丈之外，赫然横陈了四具黑衣人的尸体，血迹未干，殷红刺目，显然丧命不久。

黑衣人何来？何以被杀？

如果对方是追踪自己而来，当自己运功疗伤之际，一百个也死光了，思念及此，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走近一看，死者骨断肉裂，厥状惨不忍睹，可以乍得出下手的定然心狠手辣。

突地，一样光闪闪的东西，映入眼帘。那是一块圆形小牌，上系细绳，绳的一端，还连在死者的腰带上。

宇文烈心头大震，逐一搜查之下，四个黑衣腰间都系有同样的一块铜牌，牌的一面浮雕着一朵莲花，另一面赫然是寂灭两个字。

寂灭是佛家语，与涅同一意义，就是死亡的意思。据此而推论，佛家尚有“西方净土，莲花化身”之说，莲花，同样也有“死亡”的意味包含在内。

他猛地记起，冷罗刹迫自己到那山腹秘宫的途中，曾经被人跟踪，冷罗刹毁了那些跟踪者，从死者身上搜出同样的牌子。显然这圆牌是某一个江湖帮派的标志。

如果上一次对方追踪的目标是自己，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但暗中援手自己的是谁呢？难道会是姜瑶凤？心念之中，一条巨大人影，倏然现身。他，赫然是名震武林的天下第一魔。天下第一魔竟然会在此地现身，大出宇文烈意料之外。宇文烈心中微感一震，骇然道：“是阁下……”

“不错，正是老夫！”

“阁下有何见教？”

“你看到这四具尸体了？”

“是阁下出的手？”

“你说对了！”

“阁下此举……”

“为了救你！”

宇文烈心中一动，冷冷地道：“阁下出手相救，在下十分感激……”

“用不着！”

“阁下是有目的而为？”

“对了！”

“什么目的？”

“老夫上次曾说过，老夫师兄昔年曾经受过铁心修罗救命之恩，今天老夫救你一命，从此各不相欠，下次碰头，老夫将不会放过你。”

宇文烈冷冰冰地道：“阁下，俗语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撇开以往过节不谈，在下将来可以饶你一次不死！”

天下第一魔不由仰天狂笑起来。笑声如断金裂帛，刺耳惊心，并且充满了不屑与轻蔑的意味。笑声逐渐远去，终至不可闻。

宇文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顺手把一枚圆牌纳入怀中，纵身疾离。他恨不能肋生双翅，一下子飞到仙霞岭。如果不幸而被仇家搜索到师父藏骨之所，那真要抱恨终生，死难瞑目了。他一路不分昼夜，兼程猛赶。这一天，估计行程，距仙霞岭已不足三百里，他虽内功精湛，只是十几昼夜的奔驰，已使他感到疲累不堪，眼看天色已晚，心想，不如投店住宿一宵，恢复精力，意料中抵达仙霞岭可能有一场激烈的拼斗。

心念之中，舍弃官道，向一处灯火密集的镇市奔去。正行之间，忽听前面不远处传来一声断喝：“什么人？”声音入耳极熟，宇文烈止步停身，正待开口，另外已有人答了腔。原来那声断喝，并非对自己所发。

“秘字第五号”是什么意思？一闪身转入道旁林中，借林木掩蔽，向前看去。

那熟耳的声音又起：“什么事？”

宇文烈这下可听真了，发话的赫然是萍水结交的兄弟沈虚白。从结交到现在，他对沈虚白的出身来历，仍然一无所知。沈虚白义重如山，慨然先自己赶往仙霞岭，俟机阴止师父昔曰仇家意图鞭尸的惨酷行为，难道他途中受阻。不然该早到地头？

自报秘字第五号的声音道：“有命令转达殿主！”

“殿主”两个字使宇文烈入耳惊心，捋来沈虚白的来历决不简单。

“奉何人之命？”

“城主！”

“接令！”

“第一项原令修改，侦明地点，不采取行动。第二项命令设法提前完成！”

“谢令！”

宇文烈一颗心几乎跳出口来，他无法想象所谓“命令”的内容，但从“城主”两个字推断，必是指死城之主无疑。当今武林中，除了死城之外，别无帮派能有城主之称，而且也很难有像沈虚白这等高手。如果所猜不错，沈虚白在死城之中，位居殿主之职，身份已相当崇高。

死城表面上不露痕迹，却派高手在暗中活动，以挟持十二门派掌门，换取十二种不传秘笈的事例而言，死城志在独霸武林，称尊天下。

宇文烈像幽灵似的再靠近数丈，果见沈虚白与一个黑衣人相对而立。沈虚白会是死城属下，的确使他大感震惊。难道他曲意结交，另有企图？诛心人向自己所提忠告，难道意有所指？震惊之余，他感到十二分的迷惘。

沈虚白压低了声音道：“五号！”

“弟子在！”

“一路之上可有对方行踪？”

“刚才接到七号传来快信，对方已在三百里之内！”

“哦！你可以走了，如有其他讯息，立刻报告，我行程不变！”

“遵谕！”黑衣人一闪而逝。

宇文烈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所谓对方，会不会是指自己而言？如果是，他所负的两项使命，是指什么而言呢？他此次远来浙省，本来是尽朋友之谊，替自己效力维护师父遗骨，想不到他是另有任务，由这点看来。极可能与自己有关，这样的话，自己可算结义错了人，他的心机也算够深沉的了。

宇文烈本待现身招呼，现在却改变了主意，他要在这次的行动中，证实对方的用心与为人。

沈虚白在原地呆了片刻之后，弹身疾泻而去。

宇文烈打消了住宿一夜和念头，赶紧跟踪了下去。

两人一先一后，奔驰在官道上。沈虚白奔行的路程，正是指向仙霞岭。

拂既时分，来到一个大镇之前。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早行的商旅，已络绎于途，镇上炊烟缕缕，天明灯火暗的情况下，不少店铺，已传出阵阵嘈杂与锅勺之声。

沈虚白略不稍停的奔入镇中，进入一家酒店。宇文烈拣了一家相隔不远的斜对面的点心店，靠门边的坐头上坐下，以便于监视对方的行踪。

这小镇距仙霞岭已不及三十里。天色大明，街上来往行人逐渐增多。

两个黑衣人，匆匆跨入宇文烈存身的店中，要了两份早点，吃到中途，其中一个三十上下的黑衣人疾步离店，进入沈虚白停身的酒店中。宇文烈可就留了神。

另一个年事稍长的黑衣人，不时用目光偷窥宇文烈，面露诡异之色。

宇文烈心念数转之后起身算帐，大步向镇外行去。他不走官道，径自奔入道旁林中。

功夫不大，那原来留在店中的黑衣人，也到了林外，略一帮望之后，在道旁一方巨石上一阵涂抹，然后投身入林。

宇文烈面带冷笑，从另一个方向转了出来，疾趋巨石之前，只见石上划了一朵莲花，花柄弯曲，指向林内。莲花，使宇文烈联想到那面小铜牌，他恍然大悟，那一面是莲花，一面有寂灭两字的圆牌竟然是死城的标记，寂灭代表死，莲花也隐寓死的意思，而沈虚白受命的人被称为城主，两相对照，已证实毫无疑义。准此而论，自己的一举一动，全在死城监视之中。沈虚白

结交自己，别具深心，已不言可喻了。

他面上现出一抹淡淡的杀机，迅快地把石上的莲花标志改变了花柄的方向，然后绕道重新入林。

林中，一个黑衣人疑惑地穿行探索，像是在追寻什么。

“朋友，是否寻找在下？”语音在冷漠之中带着揶揄。

黑衣人骇然回顾，一个白衣劲装佩剑的美少年，已鬼魅般地站在身前两丈之处。

宇文烈嘴角噙着一抹冷峻的笑意，紧紧地瞅着黑衣人。

黑衣人定了定神，道：“你是谁？”

宇文烈语冷如冰地道：“朋友，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

黑衣人尴尬地一笑道：“你敢是宇文烈少侠？”

“如果不是，朋友你岂非盯错了人？”

“有何见教？”

“这正是在下要问朋友的话。”

“少侠是故意引本人来此？”

“你很聪明，完全猜对了！”

“所以本人请问……”

“朋友，你是秘字第几号？”

黑衣人骇然变色，向后退了一个大步，厉声道：“少侠说什么？”

宇文烈略不为意地道：“在下问朋友是秘字第几号？”

“本人不懂！”

“不懂也罢，现在请回答为什么要追踪在下？”

“这……从何说起？”

宇文烈面上机，沉声道：“突现杀朋友，你不说恐怕不行了！”

黑衣人目光焦急地扫向四周。

宇文烈不屑地道：“朋友，你们殿主可能不会来了！”

黑衣人登时额角见汗，心胆俱寒，这些极机密的事，对方竟了如指掌，他直觉地感到情况似乎不妙，猛一弹身，向林深处射去，快逾电光石火。但他快，宇文烈更快。“朋友，你走不了的！”语寒如冰，宇文烈已幽灵人似的拦在他身前。

黑衣人厉声道：“小子，你准备怎么样，报出身份，说出追踪在下的目的，放你一条生路！”

“办不到！”

“你想受些皮肉之苦再说，是吗？”

“小子，你想左了！”双掌一扬，一道阴寒的劲气，罩身撞向了宇文烈。寒气沾身，宇文烈打了一个冷襟。黑衣人一击奏功，呼呼连击三掌。

寒涛匝地，阴风暴卷，宇文烈身躯连晃，冰寒之气窜脉钻穴，直攻内腑，全身宛如被投入冰窖之中。“冰魄煞！”宇文烈在心里暗念了一声，当初他代曹月英赴死城换命之约，就曾中过东门守望使崔浩的冰魄煞，崔浩发掌无声无形，这黑衣人显然火候远差。念动之中，诛心人传他的赤阳功应念而出，寒煞之气倏然消失。

他冷冷一笑，迫视着黑衣人道：“你说是说不说？”

黑衣人见冰魄煞无功，不由亡魂皆冒，厉声道：“不说！”

“那你是找死！”喝话声中，一道排山劲气，卷向了黑衣人。

黑衣人双掌疾抡，想化解这骇人的一击。

宇文烈自服金冠银虺之血，平添了三十年功力，又复潜心研习修罗神功，比起武林中有数的几个人物，当然还差了数筹，但对会一般高手，已是无敌，这一击的势道，不殊万钧雷霆。

一声惨号过处，血箭飞进，黑衣人踉踉跄跄的退到两丈之外，摇摇欲倒。宇文烈掠身上前，厉声道：“你说是不是说？”

黑衣人惨笑一声，把左手小指放入口中。宇文烈大感不解。“砰！”的一声，黑衣人栽了下去登时气绝。

宇文烈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想不到黑衣竟然服毒自决，看来死城对属下弟子的控制，相当恐怖，所以黑衣人宁死不泄密，俯身一探死者腰间，果然正如所料，悬着一面小圆牌，反复检视之下，浮雕着莲花的一面，在花心之中，两个细小的数字，八五，这黑衣人是秘字八十五号无疑。则此推断，死城秘探恐怕已遍布江湖。

然则死城派人盯踪自己的目的何在呢？沈虚白是否是此行的首脑？所谓的两大任务，是否与自己有关？思忖了片刻之后，决定先赴仙霞岭，探察一下师父遗骨是否安全。

心念之中，弹身出林，朝仙霞岭方向奔去，他知道只要自己稍露形迹，立刻就会被死城的密探追上，是以他避开官道，专拣隐避之处奔行，这一带的地形，他可说是熟之又熟，避人眼目，毫不费事。

三十里路程，转眼即达。入山之后，他仔细地观察动静，却没有发现任何人踪。他故意绕了许多弯子，然后直奔秘窟之前，密窟原来的封堵处，已长满了野草苔藓，与山壁浑然一体，若非是他自己，即使被人寻到眼前，也无由发现。为了不被人发现行踪，他匆匆地朝窟口三拜，默视一番，起身准备离开……

蓦地，一个低沉的声音道：“孩子，这是你母亲埋骨之所吗？”

宇文烈心头巨震，双掌蓄势，陡然回身，一看，发话的赫然是诛心人，诛心人在此现身，当非偶然，当下一抱拳道：“原来是前辈！”

“孩子，这里是……”

“家师埋骨之所！”

“哦！”

“前辈远来仙霞岭，不知有何贵事？”

“老夫四海浪迹，兴之所至，谈不上有事无事！”

“那真是巧遇了？”

“不，老夫有事找你！”

“找晚辈？”

“嗯！”

“请问？”

“听说你结了婚？”

宇文烈面上一热，继之目露恨毒之色。咬牙道：“晚辈视之为生平奇耻大辱！”

“这是什么话？”

宇文烈把被迫与姜瑶凤结合的经过，概略的说了一遍。诛心人沉吟了良久，才语带严肃地道：“孩子，不要朝坏处想，缘结三生，是早已注定了的，对方并非无名之辈，而且未始不是件福事！”

宇文烈愤然道：“晚辈不准备接受这婚姻！”

“可是木已成舟，你怎能反悔？”

“晚辈此生不想娶，算作对这番憾事的交代。”

“你可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

“这……”

“孩子，双钥合璧，开启禁宫，你将成为天下第一人……”

“晚辈不存此想！”

“你错了，撇开了个人恩怨不谈，目今武林已酝酿着一场血动，如果没有出类拔萃的仁人侠士出面周旋，武林将面临末日的恐怖……”

宇文烈心有所角，脱口道：“祸乱之源，莫非死城？”

诛心人激动地道：“不错，死城处心积虑，要君临天下，目前已到行动的阶段。”

宇文烈不愿去深想这问题，武林兴亡，固然匹夫有责，但这牵扯到了他的婚姻，他衷心地厌恶这回事，禁宫藏珍、天下第一人，这些极富诱惑的名称，改变不了他既决的意念，当下话题一转，道：“前辈，晚辈有一件事情请教……”

“什么事？”

“晚辈事先声明，如果前辈认为不愿赐告的话，晚辈今后凭一己之力去探索谜底，誓不再提！”

诛心人一愣神，道：“孩子，不要激动，你试说说看？”

宇文烈目暴精光，沉凝十分地道：“前辈曾承认知晓晚辈的身世，晚辈仅请教一件事，家父是否二十年前，神秘消失的神风帮帮主玉神龙白世奇？”

诛心人似乎心神皆震，眼中暴射出骇人厉芒，连退三步，身躯剧烈地战抖，久久，才厉声道：“孩子，你这话从何说起？”

宇文烈咬牙问道：“前辈愿意的话，请先回答这问题！”

诛心人目中厉芒消失了，转变为一种似恨似悔之色，费力的迸出两个字道：“不错！”

宇文烈全身一震，头脑有些浑浑的，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他希望答案是“否！”因为白世奇当年在武林中所造的血动，使他声名狼藉，被视为恶魔巨奸，有这样的父亲，等于是奇耻大辱，在武林中将抬不起头。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答案是“是！”，他不能永远身世不明，从母姓，意味着是私生子，照样使他自尊心彻底被毁。往事，随着这谜底的揭晓而涌上心头——自己为什么不姓白，而随母亲姓宇文？母亲生前为什么绝口不提有关父亲的事？母亲因过分忧伤而双目失明，她似有无边的恨意郁结心头，使她痛苦致死，含恨以歿，为什么？父亲失踪的年月，正好符合自己的年龄，这其中又有什么蹊跷？父亲何以失陷死城？神风帮神秘地从江湖中消失，而宗一非，梁伯通两人分明又是帮中弟子，何故？

诛心人的情绪，似乎已趋平复，但显得极为沮丧，黯声道：“孩子，你怎么知道的？”

“无意中听人道及！”

“谁？”

“一个游方和尚，法号真如，他俗浓姓名是梁伯通！”

诛心人的情绪再告激动，颤声道：“什么，梁伯通？”

“不错，前辈认识他？”

“认识，他人呢？”

“死了！”

“死了？”

“不错，死于无形指之下！”

诛心人凄厉地道：“是戚嵩老狗下的手！”

戚嵩，白发老人，也卞是姜瑶风口中的戚公公，他奇怪诛心人似乎无所不知。

“不错，正是那白发老人下的手！”

“哼！手段够毒辣！”

“据说家父被困死城之内？”

“有这回事，不过……”

“怎么样？”

诛心人万分沉痛地道：“白世奇已经死了！”

宇文烈脑内嗡的一响，眼前发黑，几乎栽了下去，厉吼道：“死了！”

“是的，他早该死了！”

“前辈说这话的意思何在？”

“白世奇负人太多，一失足成千古恨，照他所为，死不足偿其辜。”

宇文烈举目向天，惨厉地道：“是的，武林传言，先父的作为人神共愤，但那是另外一回事，这笔帐，死城仍须偿还！”

“孩子，这仇用不着你去报！”

“为什么？”

“白世奇已有安排！”

“安排”

“不错，他已经有妥善的安排！”

“晚辈不懂。”

“将来你会明白的！”

“前辈何以知晓这秘辛？”

“孩子，时候到了就会明白！”

“请问，神风帮何以神秘失踪武林？”

“这……唉！江湖上永远不会有这名称了！”

“为什么？”

“完全是你父亲一手断送的！”

“请说详细一点？”

“老夫告诉你的已经太多了！”

宇文烈喘了一口大气，道：“前辈还有什么指示？”

“你千万不能泄露身世！”

“为什么？”

“否则将立遭杀身之祸！”

“会有这样的事？”

“必然！”

“那又为什么？”

蓦地，诛心人一拉宇文烈道：“有人来了！”

两人一闪身隐入一丛杂树之后。一条人影，飞泻而至，略一瞻顾之后，又匆匆离去。他，就是死城属下，被称为殿主的沈虚白。

宇文烈杀机陡起，长身就要……诛心人用手一按，道：“你想做什么？”

宇文烈寒声道：“我要杀他！”

“杀他，为什么？”

“他是死城属下……”

“你怎么知道？”

“半日前才知道，狼子野心，他此来必有图谋。”

“孩子，论身手，你比他高不了多少，谈何况他你还办不到，同时，你不能杀他！”

“又为什么？”

“打草惊蛇，你将后悔莫及！”

宇文烈心念一转，道：“前辈上次以言语激走的那中年美妇是谁？”

诛心人似乎一震，目射精光，道：“你问那淫毒妇人？”

“是的，那青衣少女母亲！”

诛心人咬牙切齿地道：“孩子，你用不着知道，她的死期不远了！”

宇文烈心里又打了一个结，他不明白诛心人一方面似乎极关怀自己，另一方面却又故显神秘般的一问三不答，他似乎本来有许多疑问希望能从对方得到解答，但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他知道那是徒费唇舌。

诛心人顿一顿之后，反问道：“孩子，你巴巴地赶回仙霞岭为了什么？”

宇文烈恨声道：“沈虚白那小子传讯说，有不少先师仇家要毁尸报仇，所以……”

“你上当了！”

“上当？”

“沈虚白的目的不过借此使你在不知不觉之中，指出你师父的埋骨之所而已！”

“他……有什么企图？”

“奉令行事！”

“奉城主之令？”

“不错，城主与令先师之间，有一段解不开的仇！”

“什么样的仇？”

“感情之债！”

宇文烈茫然地摇了摇头，他不明白师父与死城之主之间，究竟有什么感情上的纠葛，他记得净衣帮帮主五湖游商曾透露过三十年前师父与爱人杨丽卿共探死城。之后，师父身残功废，隐居遁世，杨丽卿下落不明，这其中有什么蹊跷呢？师父遗言生平只对不起一个女人——杨丽卿，务必生寻人，死觅骨，可惜自己见到师父时，师父已届油枯灯尽之境，否则这谜底当可揭穿。

诛心人目光如电炬般地四下一扫，才悄声道：“孩子，你目前要做的，是持禁宫之钥，回转山腹秘宫，使双钥合璧，开启禁宫，练成盖世身手，武林安危，也许系于你一身！”

宇文烈倏地想起对方交托自己保管的那张地图，与禁宫之钥同埋万仞谷中，对方功力卓越，神出鬼没，为什么一定要把地图托自己呢？既是那图关系十二门派的盛衰，为什么不现在就办妥，而必要待武林承平之日？他愈想愈觉不解。心念之中，脱口道：“前辈交付晚辈的那张地图，是否现在取回？”

诛心人摇手道：“既要取回，何必又托付你，这其中当然有道理！”

“晚辈想不透这道理！”

“孩子，我随时都可能丧命，不得不预为之计！”

宇文烈心头一震，反问道：“如果晚辈遭遇不测，岂非有负前辈重托？”

“你我两人，只要有一人活下去，就可完成这件功德！”

“这是功德？”

“可以这么说！”

“前辈如果没有别的事，晚辈要告辞了？”

“你去吧，我们随时都可见面！”

这句话意味着他的一举一动，诛心人均了如指掌。宇文烈不愿去深回忆这句话的含意，拱手一揖，弹身向外奔去。他的目的地指向天台山万虺谷。

一路之上，他心如刀扎，欲哭无泪，诛心人的话当然不会假，他那素未谋面，被武林同道所不齿的父亲白世奇，竟然已丧命死城。父死，母丧，世间没有比这更凄惨的事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不管父亲生前为人如何，他总是父亲，为人子者，岂能不尽人子之道——报仇。

只是，他对诛心人的神秘行径，和无所不知的怪事，感到万分的骇异与震惊，对方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人物？从种种迹象分析，他与自己父母之间，必有相当渊源，他对他愈来愈感到莫测高深，甚至感到可怖。

“万虺谷”——各种蛇虫汇集之谷，鸟兽潜踪，人莫敢近。谷内蛇虫成堆，潮湿黝暗，阴风惨惨。数天后的一个中午，宇文烈来到谷内瞥了一眼，忍不住打了下个寒颤，虽然他服了蛇虫之王金冠银虺之血，蛇虫不敢侵犯，但那些满坑满谷，蠕蠕而动的毒物，不但使人惊怖，而且恶心。略一踌躇之后，举步便朝谷口走去。

就在此刻，一条纤纤人影，无声无息地泻落身前。宇文烈大吃一惊，骇然止步，目光扫处，一由又是一室，当意识尚未来得及判明事实动态，第一个直觉的反应使内心深处起了一阵颤栗，血液似乎也在刹那之间停止运行，接着，是一阵异样的浮荡感。因为她太美了。她，正是被唤做玲儿的那绿衣少女。

绿衣少女的现身，委实大出宇文烈意料之外。刹那的冲动之后，他冷静了下来。

绿衣少女一双秋水也似的明眸，直照在宇文烈的脸上，略不稍瞬，眼中散发着浓烈的青春火焰，可以融化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宇文烈曾经数次拒绝了对方的爱。前此，他基于对方是师父仇家之一，他不能爱她，爱被活活地埋葬在心底。现在，全已是有妇之夫，他更不能爱她。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从他心头涌起，姜瑶风母女包括帮凶冷罗刹在内，剥夺了他的一切，他不能爱别人，也不能被爱。

于是，他半转身形，想从斜里越进对蚊。

绿衣少女粉腮骤然一寒，娇躯微挪，又正正地拦住他的去路，冷声道：“宇文烈，我白小玲当真不值你一顾？”

白小玲——宇文烈第一次知道对方的芳名，直觉的感受使他脱口道：“你姓白？”

白小玲粉腮绷处紧紧的，没好气地道：“难道有什么不妥？”

宇文烈一怔神，冷漠的面上，抹子下层赧然之色，因为他从诛心人口里证实父亲是玉神龙白世奇之后。他应该姓白，所以下意识地脱口问了这么一句，当下冷冷地道：“姑娘来此，想来并非偶然？”

“不错！”

“姑娘是有为而来？”

“你猜对了！”

“有何见教？”

“找你算帐！”

宇文烈怦然心惊，惑然道：“算什么帐？”

白小玲面孔一板，道：“你侮辱我！”

宇文烈更加不解了，剑眉深深地连在一起，沉声道：“此话怎讲？”

白小玲粉腮之上，倏地升起了两抹红晕，不自然地道：“你应该明白！”

“在下不明白！”

白小玲粉腮一变，厉声道：“宇文烈，你认为我白小玲是个不要脸的女子？”

宇文烈俊面也自一变，道：“在下从未有这种想法！”

“我来问你，当初我不顾母亲严令，私自把阎王剑还给你，让你平安上路，为的是什么？”

“在下并未忘记这一笔人情，总有一天会偿还！”

“我三番两次，不顾少女的矜持……”心下的话，她似乎说不出口。

宇文烈，内心大大地激荡，他知道对方未尽之言是什么，故作不解道：“在下无法体会姑娘的用心！”

“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

“不懂就是不懂，不有什么真假！”

白小玲玉牙一咬，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道：“我爱你！”话声出口，螭首已垂落胸前。

宇文烈内心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纷乱，良久，才淡淡的道：“好意心领！”

白小玲倏地抬头，秀眸之中已隐泛杀杀，冷哼了一声道：“宇文烈，你狂傲得相当可以！”

宇文烈冷漠地道：“谈不上！”

白小玲向前欺了一步，厉声道：“上次分手，我曾经下了一个决心！”

“什么决心？”

“杀你！”

宇文烈先是一震，继而哈哈一阵狂笑道：“白姑娘，你就动手吧！”

“你以为我不敢？”

“当然敢！”

“接掌！”声落掌出，“砰！”然一声，宇文烈倒退三步，俊面一阵煞白。

白小玲芳心一震，她决未想到宇文烈竟然硬承她一击而不还手，但，这对她的自尊心损伤更大，娇喝道：“你为什么不还手？”

宇文烈冷台冰雪地道：“姑娘只管出手就是！”

白小玲银牙一锉，上步欺身，攻出了第二掌，又是一声“砰！”然暴响，宇文烈身形一连几个踉跄，口角溢出了两缕鲜血。他依然不闪不避，也不还手，面上除了冷漠之外，没有任何表情。

白小玲厉叫一声：“宇文烈，你欺人太甚？”铁掌扬处，拍出了第三掌，这一击迅疾得令人咋舌。“砰！”挟以一声决哼，宇文烈张口射出一股血箭，身形飞栽丈外。

白小玲用衣袖掩住双目，不知是不敢看，还是不愿看，但等她入下衣袖之时，宇文烈已摇摇不稳地站直了身形，面色凄厉无比，前胸一片斑斑血渍。

宇文烈声音出奇地平静，道：“白姑娘，这笔帐可以勾销了吧？”

白小玲眼圈一红，恨怨交集，木立了片刻，突地歇斯底里的狂叫道：“不，永不！我要杀你！”疯狂地扑了上去，击出三掌。

宇文烈咬紧牙关，挥掌相迎，“砰！砰！”数声暴响，宇文烈身形连晃，张口又是一股血箭飞射而出，喷了白小玲一头一脸。彼此双方，都凄厉如鬼。

白小玲的功力，较之宇文烈还果略胜半筹，宇文烈凭一股傲气，硬承受了对方三掌，虽说有修罗神功护体，仍然气血两亏，受伤不轻，接着又硬碰硬地对了三掌，已呈不支之势，如果白小玲一定要取他性命，他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两人以死相拚，为的是什麼？宇文烈嘴角浮起了一丝自嘲的怆然微笑。白小玲芳心尽碎，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她真的要存心杀他吗？两人像两尊塑像，默然对峙，但彼此的内心，都起伏如涛。良久，宇文烈才打破了死般的沉寂道：“白姑娘，如果你不准备出手，在下要告辞了？”

白小玲娇躯一颤，粉腮一变再变，嘶声道：“你走吧，我永远不要见你！”泪水，终于滚落她的粉腮，那神情凄怨无比。

宇文烈黯然举步，他知道对方的心意，这是爱极的表现啊！然而他能说什麼呢？爱，对于他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他不配被爱，也不配爱人。

“慢着！”

宇文烈木然止步回身，道：“姑娘还有话说？”

白小玲意图抑制狂荡的情绪，颤声道：“你知道这是什麼所在？”

“万虺谷！”

“你进去送死？”

“这……在下自有分寸！”

白小玲欲言止了数次，最后终于道：“你最好立刻退出天台山！”

宇文烈愕然道：“为什么？”

“你如果进这万虺谷，将出不了天台山！”

“在下不懂？”

“你此来是取禁宫之钥，不错吧？”

宇文烈不由心头剧震，他无从想象白小玲何以知道他此行的目的，这件事除了诛心人可能测知之外，可以说神不知鬼不觉，而她，竟然能一口说了出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怪事。当下，他毅然地点了点头，道：“不错，有这回事！”

白小玲微带激动地道：“你如果进入万虺谷，天台中，将有不下百人之多的高手在等你！”

宇文烈暗地心惊，厉声道：“有这样的事？”

“信不信由你！”

“多谢姑娘的美意。”

“你还是要进谷？”

“在下不轻易改变主意！”

白小玲怔怔地望着宇文烈，她面上的杀气退尽了，目中的恨意消失了，代之的是一种灼热的火焰。

宇文烈心头一凛，车转身躯……

“烈哥，你太狠心了！”

一外柔若无骨的娇躯又扑到宇文烈身上，玉臂围环，娇喘吁吁，樱口凑

向……

宇文烈在猝然之间，竟然呆了。

就在此刻，一外冰冷的女子声音道：“不要脸！”

白小玲芳心大震，松手后退。一个奇丑无伦的宫妆少女，已幽录般地站在距两人不及一丈之处。

宇文烈如逢蛇蝎，本已惨厉的面容，扭曲得完全变了，心中不知是恨、是怨、是怒、是羞！现身的，赫然又是他空具名份的妻子姜瑶风。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冤魂不散的紧蹑着自己。

白小玲一震之后，横扫了对方一眼，冷声道：“你是谁？”

“你先报名！”

“你不配！”

“你人长得不错，可惜太下贱了些！”

白小玲可能生平第一次被人当面如此辱骂，登时杀机罩脸，厉声道：“你说话放规矩些！”姜瑶风冷笑一声道：“你很爱他？”

“不错，怎么样？”

“不怎么样，可是他是我丈夫！”

白小玲暴退数步，骇然惊怪地道：“他是你丈夫？”

姜瑶风一撇嘴道：“难道丈夫也好冒认的！”

白小玲娇躯乱颤，粉腮全变了色，她不相信宇文烈人如玉树临风，会有这么一个丑陋无比的妻子，目光不由自景地瞟向宇文烈，但，宇文烈除了目射恨火之外，没有其他表情。

突地，一个沙哑的声音道：“他真是你的丈夫？”

第九章 蛇谷怪人

姜瑶风口称宇文烈是她的丈夫。

倏地，一个沙哑的声音道：“他真是你的丈夫？”随着话声，一个颌下无须，秃顶红面，身着黑袍的老者，从三丈外的树后现身出来，缓缓地靠近丈许。

宇文烈心头一动，他有一种敏感，因为先后所遇的死城中人，除了沈虚白一人之外，全是黑色衣着。

姜瑶风目光向秃顶老者一瞟，道：“阁下是大漠人屠邱桂？”

“哈哈哈哈哈，姑娘你好眼力！”

“阁下刚才说什么？”

“老夫认为姑娘你并非宇文烈的妻子！”

宇文烈对大漠人屠四字并不震惊，却骇于对方随口便能道出自己的名字。

白小玲面寒似水，惑然瞪视大漠人屠，可能，她对这句话感到兴趣。

姜瑶风毫不为意地道：“何以见得？”

大漠人屠邱桂先望了白小玲一眼，才道：“老夫自问目力不差，姑娘你尚是处女之身，怎能是人妻子！”

宇文烈心头一震，这秃顶老者的眼力确实厉害，竟然能看出姜瑶风还是个处女。白小玲面上浮现一丝讥讽的冷笑。姜瑶风毫不为这话所动，朝宇文烈一指道：“阁下何不问问他？”大漠人屠与白小玲同时一愣。

白小玲已忍不住道：“她是么？”

宇文烈恨恨地道：“不错，她是我的妻子，在道义上我承认！”

白小玲花容惨变，踉跄退了一步，她像是在一场绮梦中突然被人惊醒，又像是骤然被推落冰窖，一股幻灭一悲哀，从心的深处泛起，喃喃地道：“她会是你的妻子？！”

大漠人屠邱桂振声道：“如果她真是一个结了婚的女子，老夫愿挖出这双眼珠！”姜瑶风冷冷地道：“阁下就挖吧！”

宇文烈扫了三人一眼，举步再度向谷口走去。

姜瑶风一晃身拦住去路，道：“慢走！”

宇文烈厉声道：“你想怎么样？”

“我有话问你！”

“讲？”

“你真的爱她？”

宇文烈怒吼道：“不错，我爱她，怎么样？”

姜瑶风早上爆寒芒，厉声道：“你忘了诺言？”

“没有！”

“你敢再说一遍没有？”

“我承认你的身份，这是诺言，但我未曾许诺不爱别人！”

“你这是由衷之言？”

宇文烈不由一窒，他说爱白小玲，只是一时气愤之语，其实他已心灰意冷，立定主意不爱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爱，被这一逼之下，傲性大发，冷漠地道：“一点不错！”

白小玲竟然展颜一笑道：“烈哥，不管怎么样，我的初衷不变！”

宇文烈不知是没有听见，还是故作不闻，连目光都没有向白小玲转一下，双睛一瞪，迫视着姜瑶凤道：“让开！”姜瑶凤不期然地向旁边一挪步。宇文烈拖着蹒跚的步子，朝谷内走去。

白小玲脱口唤了一声：“烈哥！”

宇文烈充耳不闻，身形渐渐去远，转瞬即消失在迷茫的雾气中。

姜瑶凤目送宇文烈背影消失之后，转向白小玲不屑已极地道：“白小玲，你真是女人中无耻之尤，当着别人的妻子，肉麻当有趣……”

白小玲一声娇斥道：“住口。”

大漠人屠邱桂横跨了一步，狠狠地向姜瑶凤道：“你敢对我家小姐无礼？”

“怎么样？”

“你根本就不是宇文烈的妻子，宇文烈亲口说的，他承认你只是基于道义，为什么，你自己明白，同时你当不会否认，他对你似乎只有恨没有爱！”

“这关你大漠人屠什么事？”

“老夫要教训你！”

“你配么？”场面骤呈紧张。大漠人屠邱桂双掌一扬，就待

白小玲幽幽地道：“邱前辈，我们似乎该离开此地了？”

大漠人屠邱桂若有所思的“哦！”了一声，一收双掌，道：“丫头，老夫第一次让人欠帐，记住下次！”

姜瑶凤冷笑了数声道：“姓邱的，你也记住，你已经死了一次！”声落，弹身飞逝。白小玲与大漠人屠邱桂互望了一眼，双双朝暗影中隐去。

且说，宇文烈怀着一颗愤恨欲死的心，奔入谷中，旧地重临，自然是熟路轻车，行经之处，所有的蛇虫，潮水般向两旁流开。顾盼间，他来到了那隐藏禁宫之钥与地图的石壁之前，心想，万虺之谷，人兽不敢近，大可放心的先恢复功力。心念之中，就地跌坐，运功疗伤。半个时辰之后，他容光焕发地站起身来，纵身附在三丈高处的岩壁之间，摸到那藏物的洞穴，移去封堵之物，用手一探，登时惊魂出窍，手足发麻。洞中空空如也。

禁宫之钥且不去说它，那张地图据诛心人说法，关系当今十二门派的盛衰，也关系整座武林的命运，这一失去，如何得了。这一急，急出了遍身冷汗。他仔细地再搜寻了一遍，才绝望地飘落地面。

万虺谷人迹不到，所藏之物何以会无故失踪？

这壁洞十分隐僻，片会被人发现？这件事除了诛心人之外，只有姜瑶凤母女知晓，自己已然应承姜瑶凤母女取回禁宫之钥，以遂对方的心愿，她母女当然不会多此一举，先行盗去，而诛心人似乎不可能做出这等事来，那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正自苦思之际，只听一个震耳的冷厉声音道：“小子，你竟然敢第二次进谷，想是活腻了！”宇文烈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想不到居然还有另外的人敢进这万虺谷，听口气非但以主人自居，而且知道自己是第二次进谷，这……心念之间，电掣回身。这一看之下，忍不住惊呼出声。

三丈之外，蛇虫堆中，端坐着一个白发纷披，遮头盖脸的怪人，若非先听到对方发话，根本无法分辨对方是男是女。

怪老人再次开了口：“小子，你来取所藏的东西，是不是？”

宇文烈陡地一震，所藏之物显然已落入对方手中，当下激动地道：“老

人家如何称呼？”

“本谷之主！”

“什么，这万虺谷竟然还有主人？”

“为什么没有？”

“晚辈上次……”

“那时正值老夫修练一项神功，无暇追究，否则，小子你焉能活着出去！”

“哦！”

“老夫所豢养的金冠银虺，毁在你手，这笔帐怎样算？”

“那毒物是谷主豢养的？”

“不错！”

“如果晚辈当时膏了蛇吻，这帐又如何算？”

“那是你命该如此，老夫没有请你进谷！”宇文烈傲然道：“谷主准备如何算这笔帐？”

老人阴森森地道：“你吃了蛇血，老夫只好也照样喝光你的血！”宇文烈倒退一步，目射寒芒，这件事停会再谈，晚辈之物是老人家取去了？”

“不错！”

“晚辈现在要索回！”

“你生命尚且保不住，还奢言索宝，真是……”

“住口！”

“娃儿，别大呼小叫，接掌！”喝话声中，怪老人身形仍端坐不动，单掌一挥，一道排山劲气，涌向了宇文烈。

宇文烈举掌反击。“砰！”巨震声中，宇文烈身形晃了两晃。

“好小子，再接一掌！”一道更为强霸的劲气，呼啸涌出，罩身卷向了宇文烈。

宇文烈双掌暴扬，以十成劲道劈了出去，轰然巨响进处，劲气成旋，石飞草僵，三丈内的蛇虫，漫空飘舞。

“不含糊，再接一掌”一股撼山栗岳的劲气，排荡而出。

宇文烈心头一紧，修罗神功提到十二成，缓缓推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处，宇文烈气翻血涌，蹬蹬蹬一连退了八尺之多，而怪老人依然安坐如故，只是如银白发，蓬飞飘舞。

宇文烈大是骇然，对方的功力显然已到了深不可测之境，想不到出道以来，尽碰上这些震世骇俗的高手，师父铁心修罗三十年前号称天下第一高手，若在今日，这尊号势将无法保全了。

怪老人突地哈哈狂笑道：“老夫神功初成，小子，你是一块极好的试金石！”话声中，站直了身形。

宇文烈不由寒气大冒，对方竟然要以自己作他试功的标靶，不知所谓神功，是什么功夫，可想而知必然是一种极歹毒霸道的功力，自己难道真的束手待毙不成？心念之中，唰地掣出了阎王剑。

“小子，你是铁心修罗的传人？”

“不错！”

“难怪有这么高的修为，哈哈哈哈哈，天从人愿！”怪老人头脸全被长发遮住，宇文烈猜测对方也是师父生前的仇人？那就真是冤家路窄了。

怪老人笑声一敛，向前挪了三步，语含不肖地道：“出手呀，娃儿，看晕阎王剑能有几许威力！”

宇文烈冷冷地道：“阎王剑出必伤人！”

“那是对别人而言，老人不在此限！”

“你老有此自信？”

“无妨试试看。”

“晚辈先请示尊号？”

“万虺谷主！”

“江湖中从未听说过这名号？”

“这无关宏旨！”

“晚辈却认为关系很大！”

“为什么？”

“譬如说，尊驾与稽师之间，是否有过节……”

“什么，铁心修罗已不在人世？”

“是的！”

“如何殆的？”

“遭宵小暗算！”“以他的功力……”

宇文烈本想说师父早已身残功废，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他觉得没有向对方表白的必要，目前敌我难分，略略一顿之后，道：“身为武林人，祸福本难期！”

“暗算他的是何许人？”

“这个……目前还不清楚！”宇文烈口里答话，心里却已浮上被蛇心狼人戮击的一幕，据曹月透露，残害师父的凶手，是荆山息心庵庵主，凶手既能指使蛇心狼人这类不世魔头为她效命，不言可喻决非等闲人物……

心念未已，只听怪老人沉声喝道：“小子，出手，老夫看看铁心修罗的传人，功力有何独到之处！”这句话，无异是对宇文烈师门的一种挑战。

宇文烈顿时血行加速，豪气横生，虽然他明白决非对方之敌，但这口气可不能输，当下劲贯剑梢，气凝中府，字字如钢地道：“先师生前与您老人家有否过节？”

“无恩无怨！”

“好极了，你老人家迫晚辈出手的目的……”

“试验功夫！”

“仅只如此？”

“不错！”

“胜负如何说法？”

“小子，你稳输不胜！”

“晚辈拆以全力周旋？”

“多余！”

“老前辈所取晚辈之物……”

“擅闯万虺谷就该死，毁了老夫所豢灵蛇该死！”

宇文烈不由肝胆皆炸，七窍生烟，厉声道：“老前辈意吞没那两件珍宝？”

怪老人哈哈一阵狂笑道：“小子，你尽说些废话，所谓珍宝，只是对于活着的人有意义。”

“看剑！”宇文烈怒发如狂，暴喝声中，“阎王剑”挟以毕生功力猛然劈出，这一击，大有风云变色之威。蓬然一声巨响，剑身结结实实地拍在怪老人左肩？怪老人身躯微颤，兀立如故，看来夷然无损。

宇文烈不禁惊魂出窍，这一剑，武林中任何一等高的高手，皆难幸逃活命，而怪老人竟丝毫无损，这简直有点邪门。

“小子，火候还嫌不足！”

“再接一剑试试！”话声中，剑挟雷霆万钧之势，罩头击向对方。“阎王剑”无锋无刃，形台铁尺，招式全属砍砸硬劈的路子。“砰！”剑身平拍在怪老人头顶，像是击在败革之上，毫不着力。

照理，这一击纵使是铁石之躯，也经受不起，然而怪老人不闪不避，也不还手，是有意？抑无意？

宇文烈暴退数步，全身簌簌而抖，冷汗大粒地滚落。他怀疑自己是否功力仍在？他怀疑对方是不是血肉之躯？

怪老人突地振声狂笑起来，笑声如裂金帛，震得人耳膜欲裂，笑声中尽是得意之情，大有气吞河岳之慨。

宇文烈心里直发毛，如果对方出手？……

笑声中，爆出一个含混的声音道：“成了！成了！”

宇文烈手足无措，似乎心神已完全被对方所慑。

蓦地笑声戛然而止，怪老人大喝一声：“接掌！”一道撼山粟岳的劲气，随喝话之声，撕空狂卷而出。

宇文烈亡魂皆冒，奋力圈出一道剑气，修罗神功也同时布满四肢百骸，但，这些都似乎毫无作用。

“轰！”一声巨响，挟着一声惨哼。宇文烈但感如遭雷击，口血狂喷中，身躯如陨星般飞泻声而出，久久才落地面。耳边，又响起怪老人震耳栗心和狂笑。他的意识逐渐模糊，他想：我现在是死了，死在一种盖世神功之下，于是，一切痛苦，感触，全离开了他，他完全失去了知觉。

当他醒转之时，发觉自己置身一个洞穴之中，身前，坐着那不见面目的怪老人，他试行运气，百脉畅通，丝毫没有不适之感，阎王剑已回到了鞘中。他困惑地瞄了老人一跟，站起了身形。

怪老人声调平静地道：“你醒了？”

宇文烈漫应了一声，反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老夫存身之所！”

“老前辈带晚辈来此，有什么指教？”

“指教！娃儿，依你的打算呢？”

宇文烈咬牙，道：“目前晚辈不是老前辈的敌手，暂且告辞……”

怪老人冷嗖嗖的，打断了宇文烈的话道：“等你练成绝艺，再来找老夫算帐？”

“不错，正是这样！”

“那你主意打错了，老夫所练神功，敢夸今世无敌。”

“未见得！”“娃儿，即使铁心修罗在世，也难当老夫一击！”

“老前辈不嫌说得太过分？”

“事实如此！”

宇文烈想起对方能硬承阎王剑两击而无损，举手之间，便使自己重伤错迷，所谓神功，确属罕世之学，但傲性使他不接受这事实，冷傲地道：“老前辈功力固属冠盖当世，但无敌却未必！”

“你说这话必有所本？”

“先师三十年前号称天下第一高手，然而结果仍惨遭横祸……”

“各人遭遇不同，岂能因此而否定老夫的成就？”

“武学深如瀚海，由古及今，没有人能尽窥堂奥！”

“好小子，老夫现在要你死，你决活不了，你承认这事实吗？”

“当然，但击杀晚辈并不能证实老前辈天下无敌！”

怪老人呆了半晌，激动地道：“小子，你的意思是不把老夫的功力放在眼下？”

宇文烈振声道：“晚辈衷心佩服老前辈身手，但不承认天下无敌。”

“哼，与铁心修罗的性格毫无二致，不过，告诉你，小子，老夫无意放生！”

宇文烈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沉声道：“晚辈也不会乞命！”

“你不怕死？”

“天下没有人真正的不怕死，但得视情况而定！”

“什么意思？”

“超出个人求生本能的极限时，生与死值不得计较。”

“说得好，豪士本色，如果老夫放你走呢？”

“晚辈誓必再来！”

怪老人又告默然，良久之后，才悠然道：“老夫所练神功，叫做九忍神功，是西域密宗之中一门绝传武功，练到极限，便是金刚不坏之体，可惜……”

“可惜什么？”

“老夫不是元阳之本，只能练到八成。”

“的确是件遗憾的事！”

“娃儿，老夫把这神功传你？”

宇文烈心头一震，但随即泰然道：“晚辈无意接受盛意！”

“什么，你不干？”

“是的！”

“娃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晚辈心领！”

怪老人陡地离座而起，覆面白发一阵拂动，厉声道：“娃儿，你究竟是何用心？”

“无功不受禄！”

“老夫也并非平白传你！”

“那还有什么好争论的。”

“娃儿，半片禁宫之钥与那地图，老夫视同废物，无意占有……”

宇文烈心中一动，道：“老前辈愿意赐还？”

“那当然，不过……”

“有条件？”

“娃儿，你猜对了。”

“什么条件？”

“极简单，也极公平！”

“晚辈愿意听听这条件？”

“老夫传你九忍神功，你替老夫办一件事，事情办妥，东西原物归还给你！”

“办一件什么事？”

“杀一个人！”

“什么，杀人？”

“嗯！”

“什么样的人？”

“一个女人，她叫杨丽卿！”

“杨丽卿？”

“不错！”

宇文烈心头巨震，杨丽卿，不正是师父你当年的爱人，也是师父临终遗命自己务必要找到的人，不知这怪人何以要杀她？心念之中，俊面已完全变了色，

怪老人似乎大感意外，讶然道：“怎么，你认识她？”

宇文烈尽量抑制住激动的情绪，他觉得有探明事实真相的必要，因为杨丽卿是师父的爱人，师父可说生平唯一对不起的一个人便是她，师父遗命自己要生寻人，死觅骨，当然是含有一种忏悔与求宽恕的用意在內。心念几转之后，平静地道：“不认识，但听说过这人！”

“她怎么样？”

“据说已失踪了三十年！”……”“娃儿，你说谎！”

“晚辈向不信口雌黄！”

“她与老夫分手不及二十年……”

宇文烈心中又是一动，据净衣帮帮主五湖游商透露，杨丽卿三十年前与师父共探死城而失踪，师父也随之功废身残，退出江湖，而她与怪老人分手又在二十年前，这其中大有蹊跷，照此而论，杨丽卿可能尚在人世，怪老人不知道她与师父之间的一段情，但，怪老人与她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杀她？宇文烈略略一窒之后，道：“晚辈所知如此，至于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嗯，也许，这贱女人的行踪的确是神鬼莫测！”

贱女人三个字使宇文烈大感刺耳，但事实未明，争辩并无意义，当下试探着道：“老前辈与她是什么关系？”

怪老人恨毒至极地道：“她玩弄了老夫一生！”

“玩弄？”

“不错，爱她的决不止老夫一人！”

宇文烈倏感沉重，脱口道：“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怪老人咬牙道：“淫，狠，毒，辣，天下最不要脸的女人，死有余辜的贱女人！”

“她……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老夫恨不能把她生撕活裂，碎尸万段！”

宇文烈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道：“老前辈志在报复？”

“当然，否则死了也不瞑目？”

“以老前辈的功力，为什么要假手晚辈？”

怪老人怆厉地吼叫道：“老夫不能呀！”

怪老人激动得语不成声地道：“娃儿，你看！”

他双手一撩袍角，露出了下半身……

宇文烈目光一扫之下，几乎叫出声，一丝寒气，从心底升起，直透华盖，怪老人双膝以下，只剩下不及一尺的两根骨棒，双脚都在踝骨上三寸处被截去。

怪老人厉笑一声，又道：“娃儿，看老夫的真面目！”话声中，用手捋

开纷披在脸上的长发。

“呀！”宇文烈骇呼一声，倒退三步，毛骨悚然。

呈现在眼前的，根本不是一张人的脸，七洞八孔，堆堆瘰癧，牙床外露，鼻孔只剩下两个名符其实黑洞，整个面孔，没有一寸以上是平滑的。这是一张极其可怖的鬼脸。

长发重行下垂合拢，可怖的面孔隐没了，但在印象中，令人一见难忘。

“娃儿，有何感想？”

“这……何以致此？”

“这是那贱女人的杰作，她在玩弄了老夫之后，以诡谋断去老夫两只脚掌，然后抛在荒郊，老夫这张脸，是野狼的爪齿所伤，若非遇救，早已膏了狼吻。”

“她……为什么要这样对会老前辈呢？”

“不知道！”

“会不知道？”

“可能是对男人的一种报复心理作祟，也许她生性如此，以残人为乐事，总之老夫到现在还没有找出真正原因！”

“是否有仇怨或是……”“没有！老夫可以肯定的说！”

宇文烈对这不幸的怪老人，油然而生遇情之心，但杨丽卿却是师父的爱人，也是师父遗命要自己找的人，对怪老人的要求，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

怪老人顿了一顿之后，接着又道：“老夫空有盖世神功，却无法追踪索仇！”

“老前辈二十年前与她分手是在什么地方？”

“巫山神女峰头！”

“哦？”

“娃儿，你答应学老夫的神功了？”

“不！”

“什么！”

“晚辈无法应命！”

“为什么？”

“人各有志，岂能相强。”

“可是老夫已下了决心，你目前只有两条路走，第一是答应学习老夫的神功，为老夫取她的人头，第二是死，你看着办吧？”

“晚辈选第二条路！”

“死？”

“不错！”

“你真的愿意死？”

“晚辈学艺不精，夫复何言。”

“那太简单了，老夫不过是举手之劳！”

宇文烈俊面呈现一片惨厉之色，他不能遗弃师父遗命，又不屑口是心非地应承对方，而功力又与对方悬殊太大，在这种情势之下，出道以来，他已很多次面对死亡，这感受，对他已不陌生。

怪老人双掌陡地上扬，宇文烈心房登时急剧地收缩，本能地提聚修罗神功，双掌呈玄玉之色。空气在刹那之间，呈现无比的紧张。

怪老人一声长叹，扬起的手掌缓缓放落，沮丧地道：“娃儿，东西拿去

吧！”说着，从胸前襟内取出禁宫之钥与地图，脱手掷与宇文烈，颓然坐回石床上。

宇文烈接物在手，反而呆住了，他对这怪老人寄与无限的同情，对方空有盖世神功在身，却因面毁脚残，不能追索仇家，这对一个武林高手来说，是多么惨酷的事，然而对方的仇人，是自己师父的爱人，他无能为力。他想，杨丽卿如果真是这么一个淫狠毒恶的女人，师父到底欠了她什么？怪老人所言如果属实，受害的人当不在少数，这种女人的确该杀，可是，杨丽卿二十年前，与怪老人在神女峰上分手，证明她不但活着，而且并未陷身死城，神女峰是否她安身之地呢？

怪老人大声道：“娃儿，你还不走？”

“晚辈想……”

“别等老夫改变主意，快走！”

“晚辈希望能替老前辈做点事！”

“不必了！”

宇文烈大感意外，惑然道：“老前辈拒绝？”

“老夫生平不受人点水之恩，除非你接受老夫传你功夫！”一种性格上的相似，引起了宇文烈心中的共鸣，慨然道：“老前辈，晚辈能替您做的事是有限度的！”

“你说说看？”

“实不相瞒，晚辈目前也正急于要找到杨丽卿其人。”

“哦，你也在找她？”

“是的！”“为了什么？”

“这点请恕晚辈无当奉告。”

“你又能为老夫做什么？”

“为了某种关系，晚辈传一个信！”

“杨丽卿的行径神鬼难测，老夫与她相交经年，还摸不出她的底细，要找她不是件容易的事！”

“晚辈势在必行，非找到她不可！”

“可是……”

“怎么样？”

“老夫不能等了！”

“不能等，那为什么？”

“老夫快要死了！”

宇文烈大吃一惊，骇然道：“什么？老前辈……”

怪老人声音有些发颤地道：“老夫双脚已断，五体不全，当初练这九忍神功之时，并未考虑到这一点，现在才发觉到气血在通过断脚之际，因为经穴不全，不能循正轨运行，以致逆行反窜，损及心经，如果要保全残生，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散功！”

“散功？”

“不错，但老夫快不甘心把全身功力散去。”“别无他途？”

“等待气乱行而死！”

第十章 有缘获神功

宇文烈大感震惊，同情地道：“老前辈的遭遇的确……”

“老夫不需要别人怜悯！”

“晚辈语出至诚，尽可能在短期内寻到杨丽卿，要她亲自来断了……”

“娃儿，老夫心领你的好意，你走吧！”

“如此晚辈告辞！！”说完，施了一礼，转身……

“慢着……”

“老前辈还有什么吩咐？”

“老夫大限将到，看来此生报他已无希望，不过这神功不能让它淹没！”

“老前辈之意？”

“传你！”

“晚辈敬谢！”

“娃儿，无条件。”

“晚辈说过无功不受禄！”

“你记住寻到杨丽卿那贱人时，就说老夫恨不能亲自杀她，含恨而终，九泉之下，当看得到她遭报！”话声惨厉已极。宇文烈几乎想冲口说出答应杀她，但，师父遗命阴止了他的冲动，他怎能去杀死一个师父生前对她负疚的女人，心念数转之后，道：“晚辈誓必为前辈传达这句话！”

“她若问起老夫是谁，你贵州省说是二十年前，神女峰头被她断去双足的人！”

“晚辈记下了！”

“好，近前来！”

“老前辈有话……”

“老夫要把九忍神功全部传给你！”

宇文烈反而向后退了一步，断然道：“晚辈不接受！”

“老夫言出不改！”

“晚辈亦然！”

“这就由不得你了！”话声未了，宇文烈只觉手臂一紧，连转念头的余地都没有，便被怪老人抓个结实，身形一轻，被带到了石榻之前。

宇文烈挣不脱，一只手掌已按上了“百会”大穴。

“坐下！”喝声中，宇文烈被一股大力迫坐床前。

“传功必须两相情愿，岂能出之强迫？”

“老夫不管这些，现在注意听口诀！”

“办不到！”

“听着，东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土……”

“晚辈不接受！”

“……藏眼神，凝耳韵，调鼻息，缄舌气，由带而冲……”怪老人自顾自的说下去。

宇文烈恨得牙痒痒的，故意不去听他。

“娃儿，老夫再说一遍，仔细听了，如果错了一丝一毫，气行岔道，血走偏经，老夫死了是咎由自取，你陪上一命似乎不值，东魂之木……”

宇文烈心头大凛，当然他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丧生……

怪老人重复了一遍口诀之后，手掌微颤，一股热流，已自“百会”滚滚

逼入。

宇文烈可知道其中厉害，生死交关，他不从也是不成的了。在巨流撞击之下，宇文烈不久便失去知觉。

石洞静寂如死，只听到老人粗重的喘息声。天黑又亮。

老人的喘息声已不知在何时停止，手掌从宇文烈头顶滑落。

宇文烈神志复苏，但觉身躯要腾空飞去，恶浊潜消，清灵畅达，金水满盈，灌注四肢百骸。他被这感受愣住了，这是练武人心中至高的境地，他轻易到达了。再照怪老人的口诀提气行功，心气神已浑然如一。

他一跃而起，同一时间，耳畔响起了重物落地之声。

“砰！”怪老人从石床之上，栽倒地面。

宇文烈肝胆皆寒，用手一探之下，登时窒住。

怪老人死了。他为了不使神功湮没，自愿放弃了数十年分秒不忘的愿望，把神功白白地传给宇文烈，相信他是死不瞑目的，他念念不忘的是要杀杨丽卿，然而造化弄人，神功练成了，生命也接近了尾声。

如果不碰到宇文烈，老人的神功势将随生命的殒灭而消失。

如果宇文烈不悛于师父的遗命，他也不会峻拒老人的要求。

然而，没有任何力量，能挽转既定的事实，老人死了，含泪而终。

宇文烈滴下了两滴英雄之泪，是愧疚？是怜悯？是感动？抑是后悔……

久久，他破颜而笑，冷峻凄凉而又带着浓重嘲弄意味的笑。

他嘲笑命运之神的奇妙安排近于酷毒。受业恩师铁心修罗要他对杨丽卿传达他生前的负疚与亏欠。怪老人逼传神功，却希望他杀杨丽卿。两个极端的愿望，无巧不巧地落在他身上。

他感到对死者无限的愧疚，他不能完成他的愿望，因为他不能对杨丽卿下手。怪老人所讲的如果全是事实，杨丽卿这女人的确死有余辜，但师父铁心冷面，轻易不动感情，对这种淫毒成性的女人，有何亏欠可言呢？这内情真是使人费解。

他埋葬了老人，在坟前三拜。然后，怀着一颗凄惶的心，向谷外走去。甫出谷，眼前人影一晃，两个灰衣僧人，拦住去路。宇文烈在未入谷之先，已得绿衣女白泪玲报告，知道为数不少的江湖人物已追踪自己到了天台山区，是以见这两个和尚突然现身，并未感到意外，当下次序眼朝对方一扫，寒声道：“两位大师有何见教？”

其中之一阴阴地道：“你就是宇文烈？”

“不错！”

“我师兄弟被江湖朋友称做灵隐双僧！”

“嗯，怎么样？”

“准备向施主借样东西！”

“什么东西？”

“禁宫之钥！”

宇文烈冷哼一声，面上立现恐怖杀机，不屑地道：“不错，东西在本人身边，可是……”

灵隐双僧互望了一眼，仍由那发话的道：“可是什么？”

“谈借的你俩还不配！”

两僧顿时面上变色，另一个语意森森地道：“宇文施主，贫僧师兄弟仰体上天好生之德，消弭劫难于无形，请施主爽快交出来，以免落入宵小之手，

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宇文烈怒极反笑道：“两位悲天悯人，应该早早超升极乐，正果成道。”

两僧面上倏现杀机，原先发话的一个狞声道：“施主，莫非要我师兄弟动手？”

蓦地，一个充满不屑的声音道：“凭你灵隐双僧也配谈动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事了！”话声中，一个手持折扇的青衣书生，飞絮般飘入场中。他！正是沈虚白。

宇文烈乍见沈虚白之面，不由血脉贲张，杀机大炽。

沈虚白笑嘻嘻地朝宇文烈一拱手道：“烈兄，待小弟打发了这两位上路再叙别情！”宇文烈冷冷地哼了一声尚未开口，沈虚白折扇轻摇，已转向灵隐双僧。

双僧四道煞芒，全迫射在沈虚白身上，其中之一怒声道：“施主报上师承来历！”

沈虚白大刺刺地道：“配吗？”

那僧人猛地欺身上步，快愈电光石火地出手抓向沈虚白当胸，这一抓不但奇快，而且狠辣，显见身手相当不凡。

“找死！”沈虚白身形微偏，一扇划了出去，这一扇诡辣得令人咋舌。

那僧人缩手不迭，沈虚白原势不变，改划为点，直指对方七坎大穴，迫得那僧人连退两个大步。另一僧怒哼一声，由侧方出掌进击。

沈虚白怪笑一声，身形鬼魅般的一晃，不但轻易地避过了这一击，反欺到了原先的僧人背后，左指右扇，同时出手。

闷哼声中，那僧人一个踉跄，沈虚白一腿扫了出去，回身出扇，正迎上后扑而至的和尚，口里喝了一声躺下。惨哼声起，那和尚果然应声栽了下去。

前面的僧人一见同伴丧命，不由目眦欲裂，厉吼道：“小子报上你的来历？”

宇文烈冷冰冰地插口道：“死城殿主！”

沈虚白俊面大变，骇然望着宇文烈道：“烈兄，你……”

那僧人一听死城殿主四个字，登时惊魂出窍，连同伴尸体都不及顾，弹身向场外射去。

“哪里走！”暴喝声中，惨号再传，那僧人横尸十丈之外，一个黑衣人一现而隐，不问可知，那黑衣人必是沈虚白属下的高手。

宇文烈怒目瞪视着沈虚白道：“殿主，你我相交一番，我饶你一次，你走吧，否则别怪无下手无情。”

沈虚白面色一连数变之后，惶恐地道：“烈兄，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喜被人作弄，也厌恶伪诈之徒！”

“作弄，这从何说起？”

“你心里明白！”

“小弟不明白。”

“你率领手下密探，千里追踪于我，为的是什麼？两大任务，不错吧？”

沈虚白面色变得极为难看，尴尬地道：“烈兄……”

宇文烈冷漠地道：“这欠呼可以废弃了！”

“烈兄可让兄弟有解释的机会？”

“你是死城属下殿主，不错吧？”

沈虚白坦然道：“这点小弟承认！”

“你奉城主之命追踪于我……”

“烈兄误会了！”

“这是误会？”

“是莫大的误会，小弟与兄结交，纯出至情，此心唯天可表，前此不敢向烈兄透露身份，这是格于禁律，这一点烈兄当清楚，任何帮派，都有各自的戒律，至于说到两大任务，不知烈兄是耳闻，还是……”

“我眼见耳闻，秘字第五号带给你修改原令的命令，不错吧？”

沈虚白目光连闪，沉凝地道：“小第也承认，但烈兄不会迫小第干犯律条，说出命令内容吧？”

宇文烈不由一窒，他认为沈虚白伪充好友，奉命追踪，只是凭一己的揣测，并没有事实的依据，可能真的是误会，但当他想到父亲白世奇被困死城、诛心人透露父亲业已丧命死城如此说来，死城是自己的仇家，对方既属死城有地位的高手，将来必有兵刃相见的一天，这友情根本无须继续下去。心念之中，断然道：“不管是否误会，将来自可澄清，我们的交往到此不止，你请吧！”

沈虚白面色一寒，道：“烈兄竟然如此绝情，这是小弟当初所料不到的。”

“沈虚白，下次见面时，我们便是生死之敌……”

“这……为什么？”

“到时就会明白！”

“小弟的身份与彼此间的交情是两回事。”

“也许是，但这友情该结束了！”

“小弟请烈兄三思？”

“我考虑已经很久了！”

就在此刻，谷中四周，隐约现出了幢幢人影。这些人影，来意不问可知。

宇文烈目光一扫之下，嘴角噙起了一抹冰寒至极的笑意，他出道以来，看到的全是阴谋，血腥、邪恶、强取豪夺，贪婪卑鄙……

一场可怕的风暴，已在酝酿之中。恐怖的杀劫，已由灵隐双僧拉开了序幕。这些，只为了形同废物的半片禁宫之钥。

第一个因它丧生的是三界魔君，继之是雁荡五无常与魔剑王平，以及一些名号不祥的武林人，现在，另一次血劫又已来临。

沈虚白放低了声音道：“烈兄，目前形势十分险恶。”

宇文烈一颌首道：“早在意中。”

沈虚白眼中飘过一抹不易觉察的阴鸷之势，道：“烈兄，这些人全为了禁宫之钥而来！”“嗯”我知道！”

“东西如果真的在烈兄身边，恐怕……”

宇文烈一瞪眼，道：“怎么样？”目光锐利如刀，沈虚白下意识的心头泛寒，表现得十分诚挚地道：“小弟的意思是恐怕不易保全！”

“那是我自己的事。”

“小弟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

“由小弟召集手下，出其不意地突围？”

“我宇文烈不屑逃避！”

“可是这不是逞意气的时候。”

“有本领的尽管出手抢夺，不过，所付的代价将是难以想象的！”

“烈兄，双拳难敌四手，何况其中不乏像天下第一魔之类的高手，虽然烈兄不屑与小弟为友，但小第仍诚恳的希望能为你稍尽绵薄！”

“好意心领了！”

四周的人影，由暗而明，纷纷现出身来，向场中逼近。空气在刹那之间，骤呈无比的紧张。

沈虚白义形于色地道：“烈兄，小弟与你同进退！”

宇文烈性情再冷，成见再深，也不由被这句简短有力充满了义气的话所感动，当下面色一缓道：“你犯不着这样！”

“烈兄，今天的场面是小弟首开杀戒，灵隐双僧血迹未曾干呢。”

“我很感激你！”人影逐渐逼近，在五丈之外结成一外圆圈。宇文烈面寒如冰，杀机在心底狂荡。沈虚白折扇轻摇，一付潇洒自如的样子。场内外一片死寂，静得落针可闻。谁也不愿首先发难，每一个人都知道抢先出手的必然后果。

宇文烈环视了全场一周之后，冷峻地发话道：“各位朋友是为了在下而来？”

没有人答腔。

“各位的目的不用说是禁宫之钥了？”

人群中起一阵骚动，但瞬间又告平复。

宇文烈从鼻孔里冷哼出声，道：“各位就上吧，在下不耐久候！”

沈虚白悄声道：“烈兄，现在设法突围还来得及。”宇文烈冷漠地道：“我说过没有这意思！”

“凭你我二人，恐怕……”

“你最好现在离开，我不希望沾上死城的名义！”“小弟凭个人的友谊相助。”

“用不着！”

“烈兄的成见太深了……”

“死城是否也有意染指禁宫之钥？”

这突然的一问，使沈虚白不知所答，窒了片刻之后，才强颜笑道：“没有这回事！”

“如果有的话，我俩可以公平一搏，你能赢一招半式，我马上拱手奉上，但有一点特别声明，我最厌恶阴谋。”

“沈虚白面色一沉，道：“烈兄说这话未免太过分了！”

宇文烈冷冷地道：“假使贵城主有命令给你，你是遵从命令，还是顾全友情？”

沈虚白一愣神，道：“小第愿意抗命，不愿背弃友情！”

“这是由衷之言？”

“不错！”

“好，我宇文烈相信你。”

四个黄衣人，越众入场。场面在四个黄衣人入场之际，大呈紧张。

沈虚白一皱眉道：“想不到东海黄金城也插一脚！”话声中，四个黄衣人已来到切近，各站了一个方位，把宇文烈和沈虚白圈在当中。

宇文烈目光一扫当面的一个黄衣人道：“阁下何方高人？”

黄衣人一声怪笑道：“东海黄金城城主麾下四使者。”

“有何指教？”

“识相的交出禁宫之钥！”

“如果不呢？”

“白饶上一条小命！”

“阁下有此自信？”

“可以这么说！”

宇文烈面上倏笼恐怖杀机，吐字如钢地道：“凭这句话，阁下今天死定了。”

黄衣人嘿嘿一声冷笑道：“不知天高地厚！”

“阁下无妨试试看。”

蓦地，人圈中传出声音道：“黄金城外门户，公然敢插手中原武林是非，难道中原真的无人了么？”

四个黄衣人同时面上变色，那为首的暴喝道：“是哪位朋友，请出来！”

原先发话的没有现身出来，另一个声音接道：“阁下莫非要向中原武林挑战？”

黄衣人怒不可遏地道：“是怎样？”四周响起一片嗡嗡之声，显然已被黄衣人这句话激怒。

沈虚白一拉宇文烈道：“烈兄，何妨退后些，让他们先拚上一场！”

宇文烈明知有人故意挑起中原与东海之间的战火，但这些人都是为自己一人而来，火并了等于狗咬狗，隔岸观火倒是个好主意，当下向旁边移动了数步。

四个黄衣人这时已站成一排。场面充满了火药味。

为首的黄衣人大声道：“朋友既有胆说话，怎么没胆现身？”一个貌相威凌的青袍老者，应声入场。

黄衣人狞声道：“刚才发话的是阁下？”

青袍老者冷哼了一声道：“不是，但老夫是中原一分子了，看不惯你这种丑态！”

“朋友如何称呼？”

“霹雳掌何靖！”

“何朋友的意思是……”

“识相的挟紧尾巴滚回东海黄金城去！”

“朋友免大言不惭……”

“老夫打发你！”随着喝话之砣，呼的一掌劈了出去，掌挟雷鸣，势道令人咋舌。四个黄衣人霍地散开快捷得好像原地根本没有这么四个人。

“隆！”一声巨响，砂石漫卷激扬，地上被击成了一个三尺大的土坑。为的黄衣人一圈而回，身法玄奇得近于鬼魅，语含不屑地道：“朋友好掌力！”

霹雳掌何靖一击落空之下，心中大不是滋味，怒哼一声，双掌先后劈出。黄衣人不接不架悠悠地闪了开去。

霹雳掌何靖恼羞交集，怪吼一声，弹身扑了过去，双掌就势击出，黄衣人这次可不再闪让，反而迎着霹雳掌何靖撞去。

一场栗人的惨号起处，霹雳掌何靖口血飞喷，栽了下去，没有人看出黄衣人用的是什么手法。

怒喝声中，三条人影激身射入场，一个老者，两个中年剑士，片言不发，各扑向一个黄衣人，六人三对，刹那之间打得难解难分，掌风雷动，剑气破空，声势十分骇人。

黄衣人身手诡异至极，与中原武学决不相类。闷哼声中，两个中年剑士长剑脱手，弹身向场外纵去。身形才弹起丈许高下，各各惨叫一声，垂直栽落地面，登时气绝。这情景，看得所有的人惊魂出窍。

沈虚白一闪身到了两具尸身之前，略一探视，怒声喝斥道：“鼠辈，竟然敢施毒！”此语一出，登时激起了公愤。十数条人影，纷射入场。

同一时间，与两位中年剑士一起入场的老者，口血飞溅，踉踉跄跄地退出圈外。

宇文烈杀机倏炽，以毒伤人，这手段太过卑鄙。

场中已展开惨烈的搏斗，四黄衣人如四条游龙，在人群中穿梭来往。暴喝声！惨号声！劲气激撞声！加上剑光血影，交织成一首恐怖而疯狂的乐章。

宇文烈脚步一挪，正待……蓦地，一声震耳欲聋的暴喝，倏告传来：

“住手！”

这一声暴喝，有如旱地焦雷，场中人不期然地全住了手，只这片刻工夫，场中已多了九具尸身，四个黄衣人面上杀机未退，唯神色之间，却有一种恭肃之态。一个黄衣老者，缓步入场，显然来人是东海黄金城属下。

众怒依然，场内虽已停战，场外仍喧嚷不休。黄衣老人走到场中央立定身形，目芒似电，飞快地扫了场中人一遍。四黄衣人齐齐向黄衣老者躬身为礼。

黄衣老者声如巨雷般地道：“东海黄金城自开派以来，从没有人用过毒。”在场众高手俱感一震，声浪一窒之后，又嗡嗡起来。

场中一个浑身浴血的三角脸老者厉声道：“阁下算是老几？”

黄衣老者瞟了对方一眼道：“老夫黄金城总管申无忌。”

“你能证明无极双剑不是贵同门毒死？”

“无须证明，本门从未用毒，亦不谙施毒！”“就凭阁下一句话？”

“老夫以本门派名誉作保证。”

“那无极双剑是如何致死的？”

“事实非常明显，有人阴谋挑起中原武林与本门之间的仇恨！”

“阁下如此推测？”

“下毒的凶手当在场中。”全场登时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在场中央不足十人的身上转来转去。宇文烈心头大凛，回想当时情景，目光不期然地扫向了沈虚白。

沈虚白面带阴笑，没有其他表情。

黄衣老者突地面对沈虚白，冷峻地道：“是朋友发现无极双剑中毒而死？”

“不错！”

“朋友断定是中毒？”

“难道不是？”

“朋友如何称呼？”

“在下沈虚白！”

“何门何派？”

“这个似乎没有告诉阁下的必要。”

“沈朋友心够狠，手够辣！”

沈虚白脸色一沉，厉声道：“阁下什么意思？”

黄衣老者申无忌嘿地一声冷笑道：“你自己向中原同道交待吧！”

“交待什么？”

“朋友下毒的经过！”

沈虚白脸色骤变，目中煞芒闪烁，阴声道：“阁下以为凭这几句无中生有的话，就可以洗脱……”

“住口！”

“怎么，阁下心虚了？”

“朋友，借你的折扇一观！”

沈虚白陡地向后退了一步，厉声道：“折扇是本人兵刃，交出手，与交出生命何异？”

申无忌狂笑一声道：“沈虚白，老夫借定了！”

“那你是找死！”

“凭你还不配要老夫的命。”

全场的目光，全射向了沈虚白，怀疑之中显着愤怒。

宇文烈冷冰冰地道：“如果自己清白，借他一看又有何妨？”

沈虚白咬牙道：“烈兄，这是一种侮辱，小弟我决不接受！”

“你把折扇交给对方查看，如果是信口雌黄的话，我负责取下五位朋友的脑袋！”

全场一阵哗然。

沈虚白脸上的肌肉一阵抽动，厉声道：“办不到！”

申无忌沉声接话道：“沈朋友，为了澄清事实，老夫要强借了！”话声中，出手如电，抓向沈虚白持扇的手腕，这一抓之势，不但快逾电光石火，而且奇诡绝伦。

沈虚白手中折扇一划，左掌飞快地切出，一招两式，以攻应攻，厉辣无匹。黄衣老者申无忌身形一转，手抓一缩一伸。沈虚白竟然避无可避的被对方扣住右手脉门。

宇文烈身形一欺，冷冷地发话道：“阁下认为毒是这位沈朋友放的？”

黄衣老者断然地道：“不错！”

“问题是在这柄折扇？”

“老夫判断是如此！”

“如果阁下判断是错误呢？”

“以脑袋作赌。”“好，在下是见证人，阁下可以检查了！”

“慢来！”

一个白发老者，不知何时已到了场中，发话的正是他。

宇文烈不由心中一动，这老人正是以无形指杀真如和尚与蛇心狼人的人，对妻妇姜瑶凤称老奴的戚嵩，难道戚嵩也是死城属下？

黄衣老人申无忌次序冷地道：“朋友如何称呼？”

“老夫戚嵩！”

“有何见教？”

“阁下未免欺人过甚。”

“戚朋友准备怎么样？”

“放开他！”

“这办不到。”

“老夫可要得罪了！”

黄衣老人身形暴退三步，折扇已到了手中。

沈虚白面色煞白，身形一个踉跄。

“接招！”

戚嵩身形一晃而回。

黄衣老人语带骇意地道：“无形指？”

宇文烈目光迫注在白发老人面上，厉声道，“阁下暂且退开，让东海朋友们澄清事实。

戚嵩老脸一变，道：“宇文烈少侠，希望你别横岔一枝！”

“岔了又怎样？”

“老夫恐怕要得罪！”

“在下岔定了，你出手吧！”沈虚白激动地唤了一声：“烈兄！”

宇文烈回顾了他一眼，片言不发。

戚嵩似乎大感踌躇，白眉连轩之后，道：“少侠，你知不知道你目前的处境？”

“知道！”

“你与老夫过不去，对你没有好处！”

“在下言出不改，东海的朋友已用脑袋作了赌注！”

“你迫老夫出手？”

“多言无益！”

戚嵩老脸一沉，呼的一掌劈向宇文烈当胸。

“砰！”重愈万钧的一掌，印上了宇文烈前胸，他仅只微微一晃。

这一手登时震惊了全场，戚嵩不由傻了，他自信当今武林没有人敢硬接他一击，然而事实上宇文烈不但接了，而且毫无损伤。

宇文烈信心大增，他证实了万仞谷怪老人所传的九忍神功果然奥妙无方，同时，由于老人把毕生功力全注入了他的体内，使他原来修习的修罗神功因功力的骤增而达到了至上的境界。心念之中，冷冰冰地道：“戚嵩，我不想杀你，你该知道为什么，退下去吧！”

一旁的沈虚白额头上已是汗渍淋漓了。

就在此刻，一阵惊风过处，场中出现了一个美如天仙的黄衣少女，这少女不但娇美绝伦，而且似乎有一种特异的气质，使人一见之下，不自禁地暗生一种和平之感。

“扇子还他！”声如乳莺出谷，悦耳之极。黄认老者申无忌，竟然毫不迟疑地把扇子抛还了沈虚白。

宇文烈心中暗忖：又是黄金城的人。

黄衣少女妙目流波柔和地照在宇文烈的面上，道：“他是你朋友？”

“不错！”

“毒是他放的，目的在制造杀劫，不信可以问他。”

语音虽柔和悦耳，但语气却是斩钉截铁，根本没有商榷的余地。

宇文烈回头道：“这位姑娘说的不错吧？”

第十一章 震世神功

黄衣少女指出沈虚白是下毒的凶手，宇文烈回头向沈虚白道：“这位姑娘说的不错吧？”

沈虚白阴阴地道：“烈兄，小弟也以脑袋人赌，毒不是我放的。”

黄衣少女不屑地冷笑了一声道：“无耻之尤！”

就在此刻，一阵刺耳的怪笑，破空传来，场内外大多数的人都被这怪笑声惊得变了色。

一条巨鸟般的黑影，越越人圈，疾泻入场。来的，赫然是天下第一魔。

宇文烈面寒如冰，冷冷地瞅着对方。

天下第一魔径自走到宇文烈身前，怪笑一声道：“小子，我们又见面了！”

宇文烈微微一哼道：“的确是幸会！”

“老夫上次说过的话，谅你还记得？”

“当然！”

“你作何打算？”

“依阁下呢？”

“乖乖交出禁宫之钥，老夫保你出围。”

“在下如交出禁宫之钥，被围的价值已失，何须阁下来保？”

“勿忘你是铁心修罗的传人，仇家不在少数。”

“阁下忘了两件事。”

“老夫忘了什么两件事？”

“第一，阁下如果得到禁宫之钥，在场的朋友不会放阁下走……”

“谁敢？”

“中原死城，东海黄金城，这两处的朋友阁下惹不起吧？”

天下第一魔神色一变，狞声道：“你说第二件？”

宇文烈好整以暇地道：“第二，在下与阁下之间，旧帐未了，此时此地结帐，最恰当不过！”

天下第一魔眼中碧芒陡炽，红发根根倒竖，钢针也似的短髭箕张如猬，狂声大喝道：“小子，你死定了！”

巨灵之掌一晃，快得不可思议地抓向宇文烈。宇文烈毫不动容，对这骇人的一抓恍若无睹。群雄惊呼声中，宇文烈左肩已被抓实。

空气在天下第一魔出手之间，紧张到无以复加。

黄衣少女秀眉一蹙，向黄衣老人申无忌以目示意，黄衣老人分向四使者低语一声，四黄衣人飞奔出场而去。

戚嵩与沈虚白后退数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天下第一魔，看样子是蓄势待发。

宇文烈大喝一声：“撒手！”

天下第一魔但觉一股骇人劲道，从五指涌向心脉，忙不迭地收手后退。他怔愣住了，他想不出是什么功力，在记忆中宇文烈根本不堪他一击，这短短时间之内，对方判若两人，这种骇人的功力何来呢？

连黄衣少女等人在内，所有在场的，全被这景象震得心泛寒意。一些功力稍逊，被念焚之鼓舞而来的高手，一个个面露嗒然若失之色，他们各自心里明白，禁宫之钥已没有他们的份了。

宇文烈以冷得人发颤的声音道：“天下第一魔，你的名头从现在起要消了！”话声中，双掌缓缓上提，齐腕以下，变成了晶莹欲滴的玄玉之色，周身上下，被包围在一层若隐若现的白雾之中。

“修罗神功！”人群中发出数声惊呼。

他自得蛇谷怪人从授以九忍神功，并输以全部真元，助长了修罗神功，达到了至高的境界，较之他师父铁心修罗，只高不低。

天下第一魔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这当年在魔道中号称第一的怪物感到震惊了，这种功力，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二十左右的少年身上……

全场屏息面视，似乎他们都忘了此来的目的。沈虚白面上一阵青一阵白，显见他内心相当激动。

宇文烈一字一顿地道：“在下要出手了！”

天下第一魔沉哼一声，双掌挟以十二成功劲，骤然劈出，这一击，大有撼栗山岳之势。

空气在天下第一魔了掌之间紧张到了极限。

几乎是同一时间，宇文烈双掌猛地向前一亮……

一声天塌地陷的巨响，震撼了全场，尘沙暴卷如幕，五丈之内不见五指，劲气成漩，功力稍差的人，已被撞得踉跄倒退。响声中挟着一声闷哼，那哼声谁也听得了是出自天下第一魔之口，场内场外所有高手一个个动魄惊心，寒气股股直冒。

宇文烈冷漠慑人的声音道：“天下第一魔，我曾经说过饶你一次不死，你走吧！”

天下第一魔惨厉地怪吼道：“小子后有期！”声音寂然。尘沙止息，场中已失去了天下第一魔的影子。

宇文烈仍兀立原立，严若一尊石像。全场在这刹那之间，静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

宇文烈缓慢地转动身形，冷冷地扫了四周一眼，寒声道：“还有哪位朋友要想取禁宫之钥，乘早说话，否则在下要失陪了？”群豪面面相觑，没有人答腔。宇文烈冰冷地一笑，举步就待离开……

突地。

沈虚白一欺身道：“烈兄留步！”

宇文烈对沈虚白可说是厌恶到了极点，闻言之下，没好气的道：“你还有话说？”

沈虚白煞有介事的压低了声音道：“烈兄，你可能对小弟不太谅解……”

“我现在已经了解你了！”

“烈兄，请听小弟说完。”

“说吧！”

“小弟接手下密报，令师遗骨……”

宇文烈不由惊魂出窍，厉声道：“怎么样？”

“业已被毁！”

“有这样的事？”

“不假！”

“什么人下的手？”

“东海门下。”

宇文烈登时五内皆裂，杀气冲顶，陡地转向黄衣少女道：“有这回事吗？”

黄衣少女粉腮一变，向黄衣老者申无忌道：“总管。”“属下在！”

“本城派出搜索铁心修罗的谁领队？”

“护法莫超风！”

“城主的命令如何下达？”

“搜查下落回报！”

“有毁尸之说吗？”

“没有！”

“莫护法难道敢擅自作主毁人之尸？”

“目前尚未接获回报，真相不详，但依属下看来，断乎不会！”

宇文烈一听黄金城的确派人搜查师父的下落，那毁尸之说是可信的了，不由目眦欲裂，咬牙切齿地道：“俗语说人死恨消，毁尸鞭骨，人神共愤，今天黄金城在场的的朋友全得留下，一月之内，我若不血洗黄金城，誓不为人！”充满血腥的话，此刻由宇文烈口中说出，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他既能一举手之间击伤天下第一魔，这份身手是相当骇人听闻的。

“唰！”阎王剑出鞘。黄衣少女杏目圆睁，大声道：“宇文烈，本城派人搜索铁心修罗的下落，期间并没有仇恨的成份，这毁尸之说，目前真假难辨，同时，令师的死讯，我现在才知道。”

宇文烈一愣，头也不回地道：“沈虚白，你的话当真？”

“千真万确！”

“你如果别具用心，造谣……”

“烈兄，沈虚白的脑袋随时等你取！”

“好！”宇文烈应了一声好，面上杀机更浓，举步向黄衣少女欺去。

四周又起了一阵骚动。场中其余的高手，纷纷退出圈外，只剩下黄衣老者伴在黄衣少女身侧。

每欺近一步，在场高手的心便跟着跳荡一下。距离缩短到了丈许……

黄衣老者申无忌猛一欺身，双掌迅快无伦地劈了出去。青光一闪，惨叫随起。所有在场高手心头一沉。黄衣老者申无忌，踉跄退了数步，左半边身已被鲜血染透，晃了两晃，终于栽落地面，但他仍挣扎着吹了一长声海螺。

宇文烈一个箭步，举剑向黄衣老者劈落……

“休得伤人”娇喝声中，一道其强无比的劲风，把宇文烈的身形挡得一歪。黄衣老者申无忌重伤未死，已乘势翻滚出一丈之外。这猝然出手挡了挡宇文烈一记的，正是那黄衣少女。宇文烈目光一转，片言不发，阎王剑扫向了黄衣少女。黄衣少女娇躯一闪，玄奇无方地让他了一剑。

第二剑！黄衣少女，反攻了一掌。

宇文烈两剑落空尺心头为之一震，第三剑跟着出手。黄衣少女轻笑一声，至少手一划，竟然穿入剑幕之中，抓向七坎重穴，这一手，可说玄厅诡谲到了家。

宇文烈陡地撤剑后退。他练有九忍神功，修罗神功也到了相当境地，一般掌指刀剑根本伤不了他，他适才撤招后退，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也可以说是下意识的动作。

黄衣少女这时道：“宇文相公，令先师被毁尸之说，纯属无稽，我已得到属下探报，派了去寻访令师的人业已回头，他们连令师死亡一切都不知道。”

宇文烈一愣，道：“什么时候接的探报？”

“现在！”

“现在？”

“不错，我刚接到密语传音。”

“我柳玉蝉以人格担保！”

宇文烈猛地回身，向沈虚白欺近数步，声色俱厉的道“你有何话可说？”

沈虚白冷笑了一声道：“烈兄，她的话可信，难道小弟的话就不可信？”

宇文烈心念数转之后，道：“你可以走了，如果你弄鬼，当心有一天惨死阎王剑下！”

沈虚白面上浮起一层诡异之色，阴声道：“宇文烈，此后相见的机会正多，你不必太目中无人！”

“滚！”

“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再说一句我就劈了你！”

沈虚白一咬牙，弹身出场，白发老人戚嵩也跟着转身……宇文烈横身一截，道：“阁下慢走！”

白发老者一愣，道：“什么意思？”

“阁下是否死城属下？”

“老夫不准备回答这问题！”

“阁下不要自误！”

“自误，什么意思？”

“若非看在姜瑶凤在上，在下早要你横尸当场了。”

白发老者斜里一晃，快逾电光石火的逸去。

宇文烈重重地哼了一声，喃喃自语道：“你们谁也逃不了！”

黄衣少女柳玉蝉盈盈移步到宇文烈面前，展颜一笑道：“宇文相公，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改变了什么主意？”

“说实话，本门今天来此的高手不下百人之众，对禁宫之钥志在必得……”

“现在看出无法得到，所以改了主意？”

“那你就错了，凭良心说，你功力虽然超过我们原先的估计，但在百招之内，你胜不了我，而像我这种身手的，共有十人之多，如果来个车轮战，后果如何？”

宇文烈心中虽感震惊，便表面上仍冷得刺人地道：“后果很难说，也许贵方付的代价一样超过你的估计！”

“这些不谈，反正我已改变主意，放手了！”

“有原因吗？”

“在下愿意知道？”

黄衣少女柳玉蝉自顾自的粉腮一红，梨涡半现，明眸之内散发出一种令人陶然欲醉的异样光辉，期期艾艾地道：“因为……因为我……想和你做个朋友！”说完，不胜娇羞地掩口一笑。

宇文烈自经姜瑶凤的事件后，业已心如止水，即使真的是仙女下凡，也动不了他的心，他当然知道对方弦外之音，冷漠地道：“不是敌人便朋友，这话姑娘不说也是一样！”

“可是……”

“怎么样？”

“没有什么，我给你一人忠告！”

“什么忠告？”

“别太自恃功力，真正的敌人，并不在这些业已现身的朋友之中。”

宇文烈心头一凛，道：“谢谢姑娘的忠告！”

柳玉蝉含情脉脉地道：“相公如果你信得过的话，那东西暂替你保管？”

“不必！”

“你不放心？”

“不是不放心，而是不必要！”

“既是如此，愿相公珍重，再见了！”

说完，深深地注视了宇文烈一眼，依依地转身出场，黄金城总管申无忌经过这短时的调息，已能行动，紧跟在柳玉蝉之后离开。

宇文烈这时才注意到场中只剩下自己一人。外围的群豪仍没有离开的迹象。

宇文烈大踏步向前走去，距人圈未到两丈，人圈已自动裂开，让出通路。

群豪在贪婪之驱使下，赶到天台山，有的志在必得，有的意存侥幸，还有一部分是得失无所谓，存着瞧热闹的心理。宇文烈掌震天下第一魔，已使群豪丧胆，此刻，谁也不敢轻捋虎须。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很复杂，揉合了失望、沮丧、惊奇、骇凛……

宇文烈不疾不徐地越过人圈，孤傲之中显得有些落寞。群豪纷纷纵身离开。

一阵疾风，从宇文烈身旁掠过，一种本能上的反应，产生了一股反震的力量，竟然在意念之先，接着是一声低沉的惊呼。

宇文烈目光如电，已隐约看出一个此瘦小的黑衣人，他虽神功盖世，但对这种快逾飘风的身法，也不由为之咋舌。

凡是见到穿黑衣的人，使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死城，以他最近的经历，死城中人十九是黑衣着的。

走了一程，眼前已不见任何人影。宇文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想，先把禁宫之钥送到秘宫交与丈母娘，算是了却一段孽帐，然后闯死城，报父仇，索师债，了恩仇……心念之中，身形一紧，蓦地，一个声音道：“烈兄留步！”

宇文烈一刹身形，一个青衫书生，已到了跟前，他，正是沈虚白，

“小弟专候。”

“沈虚白，你最好离我远些，我恐怕会忍不住要杀你。”

“烈兄，小弟有件极为难的事，请烈兄帮忙……”

“住口！”“烈兄，你我相交一番，这是第一次，向烈兄相求！”

“什么事？”

沈虚白阴阴一笑道：“小弟奉敝城主严命，务必要取得禁宫之钥……”

宇文烈先是一震，继而冷哼一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何帮忙？”

“希望烈兄能帮这个忙！”

“把禁宫之钥暂借与小弟，回去交差！”

“你认为办得到吗？”

“烈兄会帮这个忙的！”

宇文烈几乎气炸了肺，俊面立时布满恐怖杀机，厉声道：“沈虚白，你

最好快滚，否则……”

“否则怎样？”

“我劈死你！”

沈虚白阴森森地笑道：“烈兄下不了手的！”

“那你就试试看！看字声落，手掌已扬了起来。”

沈虚白的功力，比之现在的宇文烈，可说是差远了，宇文烈要杀他可以说是举手之劳，而他竟然若有所恃的毫不为意，淡淡地道：“烈兄，你真的出手，将悔恨终生！”

宇文烈厉声道：“我有什么好悔？”

沈虚白奸笑道：“因为嫂子在立等回话！”

“什么？”

“尊夫人姜瑶凤在等小弟我回话！”

宇文烈全身一颤，下意识地收掌退了一步，道：“她，等你回话？”

沈虚白脸色一沉，道：“宇文烈，坦白告诉你，用禁宫之钥换你老婆的性命！”

宇文烈登时如中雷击，想不到姜瑶凤会落入对方手中，以姜瑶凤的功力而论，这简直不可能的事，但沈虚白有所恃的模样，看来此事不假。

这种手段的确够卑鄙，也够毒辣。虽然他不爱姜瑶凤，甚至恨她，但她是他名份的妻子不假，让妻子落入别人的手中，在武林道上将无颜见人。

“沈虚白，你这只狗，我劈了你！”暴喝声中，出手如电，一掌挥了出去，这一掌挟怒而发，其势岂同小可。

惨哼声中，沈虚白像断线风筝似的被震飞到三丈之外，砰然坠地，好半晌才挣起身形，一抹口边血渍，狞声道：“宇文烈，你将后悔莫及！”

宇文烈激怒如狂，重哼一声，弹身出爪，把抓住沈虚白，十指深陷入肉，血水从指缝间汨汨外冒。

沈虚白痛得口唇发紫，汗珠滚滚而落，犹自强嘴道：“宇文烈，你……会后悔的！”

宇文烈双目尽赤，几乎滴出血来，切齿道：“畜生，你当初曲意结交，原来别有用心，我宇文烈算是瞎了眼，现在，我要活活撕碎你！话声令人不寒而栗。

沈虚白业已痛得面无人色，嘶哑着声音道：“宇文烈，撕吧，姜瑶凤将比我更惨！”

宇文烈肝胆皆炸，厉声道：“她现在何处，说？”

“当然会让你亲眼看见她的。”

“她在那里？”

“你抬头看！”

宇文烈抬头向高处一望，登时七窍冒烟，半壁间似人有一洞穴，穴口姜瑶凤螭首低垂，被两个黑衣从一左一右地架住。

宇文烈狂叫一声，提起沈虚白，向那山洞射去。洞口人影瞬即消失。

眨眼间，登上半峰，果然是一个深约五丈的岩穴，穴中，环列着十个黑衣人，姜瑶凤被绑在穴底一个十安形的木架上，旁边两名黑衣汉子，分执牛耳尖刀，逼在她的胸前，她似被制了穴道，虚弱的毫无反应，宇文烈闪身入洞。

“站住！”一个面如僵尸的黑衣中年人，大声喝止。

宇文烈在姜瑶凤被缚的木架三丈处停下身来。

黑衣中年人声如狼嚎了似的道：“宇文烈，放了他！”

宇文烈心念一动，道：“你们先放人！”

“办不到！”

“那我先劈了他？”

“你敢动他一动，这女人的双臂将先被削落。两个黑衣汉子的牛耳尖刀，移到了姜瑶凤的双肩。

宇文烈咬了咬牙，把沈虚白摔落地上。

两个黑衣人立即把沈虚白扶到一旁，敷药治伤。

面如僵尸的中年汉子嘿嘿一阵冷笑道：“宇文烈，我们可以谈谈了！”

宇文烈目紫欲裂地道：“阁下如何称呼？”

“万亦秋！”

“在死城中是什么身份？”

“告诉你无妨，巡察总监！”“你交出禁宫之钥，我们放人！”

“如果在下不交呢？”

“你会交出来的！”

“阁下相信如此？”

“当然，你不会让妻子平白牺牲。”

宇文烈苦苦思索了一阵，寒声道：“好，我答应！”

巡察总监万亦秋得意地一笑道：“如此拿出来吧！”

“且慢，你们把她怎样了？”

“没有什么，暂时封住了穴道而已！”

“解开她！”

“现在还办不到！”

“至少我得同她谈几句话。”

“这办得到！”说着回头道：“先解开的哑门、灵泉二穴！”两黑衣壮汉之一，迅快地在姜瑶凤颈间一连两点。

姜瑶凤哼了一声，抬起头来，双目骤然滚泪，凄然唤了一声：“相公！”

宇文烈心中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他不爱她，但她是他的妻子，当下微显激动地向前跨了一步，道：“你没有事？”

万亦秋冷冷地道：“宇文烈，可以交出东西了！”

姜瑶凤恨毒地扫了洞中的人一眼，道：“相公，交什么？”

“禁宫之钥！”

“不能！”

“这是换取你生命的代价。”

“不能，这是先父的未了心愿，你走，别管我！”

“我有责任让你脱险！”

姜瑶凤厉声道：“不行，禁宫之钥不能交给他们！”

宇文烈面上的肌肉抽动了数下，沉声道：“我已决定这样做了！”

“我会恨你，至死恨你！”

“你这样轻视自己的生命？”

“先父，家母，我不能让他们……”

“我会重新把它取回来的。”话声显得无比的坚毅。

万亦秋再次出声催促道：“痛快些，别再婆婆妈妈了！”

宇文烈一横心，伸手怀中，这一伸，竟缩不回来，他的面色变了，汗珠大粒地渗了出来，禁宫之钥和诛心人交托的那张地图，竟然不翼而飞。

地图，关系当今十二门派的命运。禁宫之钥，价值不去说它，姜瑶凤的生命寄托在上面。这两样东西遗失，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他生平从未感受过像此刻的惶急。如何丢失的呢？他想，尽量从记忆中搜索，终于，他记起了一件事，在离开万魁谷外的现场时，一阵疾风从身侧掠过，隐约中看出是一个瘦小的人影，他同时也想起了另一件事，彩轿画舫以鬼王御魔录向五湖游商交换父亲白世奇的下落时，同样一阵疾风掠过，鬼王御魔录被劫走。毫无疑问，这先后两件事是一人所为。能从别人手上取走所要之物，这种身手，实在是匪夷所思。记得当时诛心人曾说一句话“准是他”，诛心人一定知道此人是谁，然而，目前如何下台呢？

巡察总监万亦秋不屑地道：“宇文烈，莫非你舍不得放手？”

沈虚白这里已疗伤完毕，站起身来，恨恨地扫了宇文烈一道：“烈兄，嫂子虽然其貌不扬，但细皮嫩肉，如果赐与属下弟兄……”

宇文烈厉吼一声道：“沈虚白，你这禽兽！”作势就要扑上，沈虚白一晃到了姜瑶凤身后，狞笑道：“宇文烈，你还是安份些的好！”

宇文烈青筋暴露，热血沸腾，戟指沈虚白道：“畜生，我若不把你挫骨扬灰，誓不为人。”

沈虚白窒了一窒，道：“咱们走着瞧！”

姜瑶凤已看出宇文烈神情有异颤声道：“相公，怎么样？”

“禁宫之钥丢了！”

“什么，丢了？”这一声惊呼，姜瑶凤、沈虚白、万亦秋等三人，几乎是同时出口。

姜瑶凤厉声道：“相公，如何丢的？”

“我也不知道，但有把握寻回！”

沈虚白阴阴地道：“宇文烈，你以为这样可以搪塞过去吗？”

宇文烈咬牙道：“我宇文烈尚不屑为此！”

沈虚白瞄了万亦秋一眼，道：“万兄，你看怎么处理？”

“只有请示！”

“那万兄就辛苦一趟吧，这里小弟负责！”

“沈兄要小心了！”说着，目光飘向宇文烈。

沈虚白一颌首道：“小弟理会得！”巡察总监万亦秋疾步出洞而去。

宇文烈心念疾转，看情形，死城之主或是较高级的掌权人必在附近。

沈虚白眼中射出毒蛇也似的光焰，口中大喝一声道：“撒网！”

宇文烈一愣，不知“撒网”是怎么回事？

姜瑶凤惶急地大叫道：“相公，快走！”

一样黑呼呼的东西，从洞顶罩落，赫然是一张巨网。宇文烈大惊之下，反身向洞口射去，只不过电光石火的一瞬。

巨网罩落，宇文烈用力一挣，登时痛彻心脾，网上布满钢刺，这一挣刺尖全刺进肉内，剧痛难当，争怒攻心之下，眼前一黑，他几乎昏死过去。

沈虚白得意忘形地一阵哈哈狂笑道：“烈兄，真是失礼之至，待小弟亲自松网。”话落，人已到了宇文烈身前，手中持了两根三寸长的银针，飞快地针扎入宇文烈脉根穴内，另一针扎入气海穴。宇文烈全身一震，劲道全失。

这一着，的确狂毒绝伦，宇文烈一身盖世神功，完一失了作用，宇文烈目眦尽裂，眼角渗出了血水，恨毒无伦地道：“沈虚白，你有一天会自食其果！”

沈虚白嘿地一声冷笑道：“本人只懂手段，不信命运，别废话了！”紧接着又点了宇文烈八处大穴。宇文烈凄哼一声，萎顿在地。

九忍神功与修罗神功殊途同归，刀剑掌指根本伤不了他，怎奈脉根与气海两穴被钢针刺透，真力不能提聚，神功作用全失，这一来，他成了俎上之肉。

姜瑶凤嘶声尖叫道：“相公，你早该走，你使我虽死犹憾。”声音凄厉，语意关切，令人鼻酸。巨网撤除，升回洞顶，宇文烈被两名黑衣汉了架住，靠在姜瑶凤身边。

沈虚白折扇一摇，阴恻恻地道：“烈兄，小弟再三声明你会后悔，现在如何？”

“拍！拍！”两记耳光，打得宇文烈口血飞溅。

宇文烈知道沈虚白怨毒已深，人又奸恶，落入他的手中，决无幸理，咬了咬牙，侧脸向姜瑶凤道：“我对不起你，不能救你脱了魔手！”

“相公，是我连累了你！”

“你如何被擒的？”

姜瑶凤恨毒地哼了一声……

沈虚白接口道：“小弟禀告嫂子，烈兄受伤在洞中休养，嫂子伉俪情深，迫不及待地赶了来，然后撒网，刺穴，不用小弟细述，烈兄当能领会！”

宇文烈大叫一声，“卑鄙”！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

沈虚白狂妄地大笑道：“卑鄙，骂得好，本殿主稍停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卑鄙！”

突地，一个黑衣劲装汉子，直奔入洞，向沈虚白行了一礼，道：“二十五号参见殿主！”

“免，何事？”

“有上谕！”

“接令！”

“禁宫之钥不必再追究，释放人质！”

“谢令！”

“殿主还有何吩咐？”

“没有！”

“谢殿主！”二十号秘探恭施一礼，出洞而去。

宇文烈大为惑然，为什么对方会突然传令放弃禁宫之钥，释放人质，简直有些难以置信。

沈虚白面色阴晴不定地变化了很久，最后，一缕残忍的笑意，在脸上凝住了，他似乎已有了某种决定，一挥手道：“秘字七八两号留下，其余的归回建制！”

“遵命！”轰应声中，黑衣人相继了洞。只剩下架着宇文烈的两名黑衣汉子。

沈虚白冷冷地瞅着宇文烈道：“宇文烈，本殿主做事向来不留尾巴，也就是避免后悔……”

宇文烈厉声道：“你想怎样？”

“送你上西天！”

姜瑶凤凄厉地叫道：“沈虚白，你敢违令杀害人质？”

“这比冒险合算些，本殿主不愿替自己留下祸胎！”

“你真的敢？”

“嘿嘿！这有什么不敢，两位到阴间仍是一双，黄泉路上当不会寂寞。

“你不是人……”

“臭娘们，放明白些，如果你想死得痛快的话！”

宇文烈恨不得把对方生撕活剥，怎奈钢针插穴，真气无法提聚，与丝毫不会武功的人毫无二致，他几乎要发狂……

沈虚白用手一抬宇文烈的下巴，残狠地道：“宇文烈，我本不愿杀你，但为了她，我不得不杀你！”

宇文烈脱口道：“她，谁？”

“白小玲！”

一个美绝尘寰的绿衣倩影，立刻浮现宇文烈心头。

白小玲三番两次，剖心示爱，而他拒绝了，以前，他格于白小玲母女与师父之间仇怨未解，之后，他有了名义上的妻子姜瑶凤，他不能爱人，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爱，现在沈虚白说为了她而杀他，这使他万分不解。

沈虚白接下去道：“我爱她，但她爱的却是你，你不死，她不会爱我！”

宇文烈不由酸涩地笑出了声来。

沈虚白自顾自的又道：“我与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块儿长大，因了你，她改变了态度，抹煞了自幼培育的感情……”说到这里，举掌便朝宇文烈顶门拍落。

姜瑶凤尖叫一声，晕了过去。

就在此刻，一个声音断喝道：“住手！”

沈虚白收掌回身，一看，不由面色一变，尴尬地道：“原来是戚总管！”正是被姜瑶凤称为面戚公公的发老人戚嵩。

戚嵩威凌地道：“沈殿主，你不能故违上谕！”

“这……”

“上谕是释放人质！”

沈虚白眼珠一转，道：“戚总管，提虎容易纵虎难！”

“什么意思？”

“他曾说过是本门生死之敌，而且他目前的功力……”

“可是上谕要放人！”

“这点本殿主事后会亲自向城主解说。”

“沈殿主说得轻松，可曾想到抗命的后果？”

沈虚白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颤，怔了片刻，道：“那么本殿遵上谕放人，不过要废去他的功力！”

宇文烈亡魂皆冒，现在他无力反抗，如果武功被废，那比死更堪。

沈虚白折扇一合，截向宇文烈天残大穴……

白发老人手指一弹。“锵！”的一声脆响，沈虚白折扇几乎脱手。

“戚总管，你似有意袒护对方？”

“沈殿主，你呢，又存的什么心？”

“你无权过问！”

“老夫管定了！”

“你敢叛门？”

“老夫旨在维护命令！”

“一切事本殿承担！”喝话声中，再度出手截向宇文烈天残大穴，这天残天穴如被截中，宇文烈一身功力就算完了。

“你敢！”戚嵩暴喝一声，掌出如风，把沈虚白震得直撞向洞壁。

沈虚白大叫一声：“七号，八号，出手废了他！”

七八两号分执着宇文烈的左右臂，出手废了他，可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大胆！”人影一晃，秘字七八两号扑地载了下去。

戚嵩被迫施展他的独门绝着无形指。就在两个黑衣汉子倒地的电光石火之间，沈虚白已快逾电闪地射出洞外。

宇文烈失去了支持，也跌坐地上。

姜瑶凤业已醒转，激动地叫了一声：“戚公公！”

戚嵩摇了摇皤皤白头，不知是感叹，还是别有所思，迅疾地替宇文烈拔出插在脉根气海两穴上的钢针，拍活了他地穴道，然后姜瑶凤道：“小姐，火速离开，否则后果很难预料，老奴告退！”

“戚公公！”

戚嵩已在眨眼之间消失了踪影。

宇文烈知道白发老者先解救自己的用意，他不方便与姜瑶凤肌肤相接，当下，忙替姜瑶凤松了绑，如法泡制，拔针活穴。

“娘子，再见！”

“什么，你……要走了？”

“是的，我要做的事太多，不能耽延，这点请你原谅，至于那禁宫之钥，我誓必追回，送到令堂手中！”

“相公！”姜瑶凤满眼俱是幽怨之色，她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

宇文烈神色已回复平时的冷漠、孤傲、淡淡地道：“你的功力，足以自保，只要凡事小心些，再见！”声落，人已纵了洞外。

姜瑶凤木立当场，久久，幽幽一声长叹，两串泪珠，滚落腮边，喃喃自语道：“你会爱我的！”

娇躯一挪，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洞口走去。

宇文烈离开洞之后，心念疾转，死城突然放弃了禁宫之钥，这决非偶然，极有可能，那神秘的抢窃者是死城属下，一方面伺机偷取，一方面用计劫持姜瑶凤，双管齐下，志在必得。黄衣少女柳玉蝉临去时说，真正的敌人在暗中，她当然不会无的放矢。

白发老人戚嵩既属死城总管，他之所以先后毁了真如和尚与蛇心狼人，声言保护，其实是奉命监视自己，不使别人染指，自己一旦把禁宫之钥取到身边，对方立既下手，但他为什么敢于杀死下属，甘冒叛逆之名，出手解救自己和姜瑶凤呢？只有五个解释；戚嵩自称老奴，证明他是赵王府下人，而姜瑶凤是长公主之女，故主情重，所以他不计后果地出手相救。

一窍通，百窍通。他顿然领悟真如和尚的被杀是为了灭口，因为他是从死城逃出来的。真如和尚与原先受命保护自己的宗一非，全属神帮帮徒，真如被杀，宗一非畏罪自戕。

父亲白世奇是神风帮主，被毁于死城。

最后的一个谜，神风帮何以在二十年前突然消失无踪？与死城之间是什么关系？这谜底，除了进死城之外，无法揭晓。

奔了一程，他忽然想到沈虚白等人在附近活动，暗中尚有更高地位的人指导，这从也许就是死城城主，杀父之仇，岂能错过。心念动处，一股杀机从心底深处升起，调转身形，向乱山之中奔去。只要发现死城属下行踪，不难追出这批魔鬼的下落。

“蓦地，一阵低沉的惨哼，飘传入耳，那声音惨厉绝伦，像是发自地底，又像是被酷刑拷打而嘴巴被封堵住的人所发，令人毛骨悚然宇文烈骇然止住身形，搜寻那惨哼声的来源。目光游扫之下，竟然一无所见，但那哼声明明在咫尺之间。

邪门，难道白日见鬼，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禁。犀利的目光，再度由近而远，由左向右地仔细搜瞄。

“呀！”他惊呼了一声，毛发耸立，头皮发炸，一颗心怦怦而跳。

三丈之外，一片翻掘过的新土，土中，冒出一颗白发皤皤的人头，惨哼便是从那人头的口里断断续续的发出。

这老者是被人活埋——他心里下了这个判断。

活埋，的确是惨绝人寰的酷毒手段。他一个箭步纵了过去，一看，又惊呼了一声：这被活埋的，赫然是那死城总管戚嵩。

戚嵩从解救自己与姜瑶凤到现在，前后仅仅半盏茶工夫，想不到竟遭活埋。

论身手，戚嵩可算是特一流高手，放眼武林，已甚少敌手，如果要把他制住而活埋的话，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办到。

宇文烈激动地唤了一声：“戚老前辈！”

没有反应，惨哼声已低至不闻，仅有粗重的喘息，像垂毙的野兽。双睛突出，整个头面的皮肉，已是青紫之色，这是血液上冲的必然理象，这里只要有有人在头上伸指一弹，整个脑袋会爆裂开来。

“老前辈！”

仍然没有反应。

宇文烈略一蹉跎之后，用手掌握土，把戚嵩从土里挖了出来，只见双手双足都被藤条缚住，人已是奄奄一息，离死不远了，当下，忙把他平放地上，用手一探经脉，竟然是功力全废的征象，看来是神仙也难为力了。戚嵩对他夫妻有救命之恩，岂能任由他死去，至少得查明下手的人是谁。

当下，把右掌附在老人的顶心，一股真元由掌心缓缓注入对方体内，左手迅疾地连拍了老人一十八处大穴。

戚嵩面色稍见回复，青紫之色消散了不少，呼吸也由杂乱而逐渐正常。片刻之后，光彩尽失的眼珠，开始转动，神志略见苏醒。

宇文烈掌上加紧输入内元，口中频呼道：“老前辈！老前辈……”

戚嵩口唇颤动了半晌，居然吐出蚊蚋般的细声：“是……你……”

宇文烈精神大振，激动地道：“老前辈，怎么回事？”

戚嵩闭目蓄了片刻神，重复开眼，费力地道：“我……完了。只是……死不瞑目……”

“老前辈，晚辈当尽力设法求医……”

“姑爷……这一声姑爷听得宇文烈大不是滋味，老人当然是凭姜瑶凤的关系称呼的。

“请……转禀小姐，老奴我……愧不能完成当日……诺言，了断夫妻……怨结，负疾而死，我……我……为了萍儿……才入……死城……后悔无

及……”声音已低到不可闻。

宇文烈心头大急，老人讲的活，他半句也不懂，惶然道：“老前辈，振作些，谁是萍儿？”

戚嵩目中神光渐散，嘴唇连翕动，只是发不出声音。

宇文烈急出了一身冷汗，最重要的句话还没有问，如果老人死了……左手再拍老人穴，右掌真气猛吐，厉声道：“凶手是谁？凶手，凶手……”

戚嵩双目一睁，迸出了几个字：“杨……丽……卿？”

宇文烈毛发俱竖，骇然惊叫道：“杨丽卿？”

老人头一偏，死了。

宇文烈收回掌，木然呆坐再原地，口里喃喃地念着：“杨丽卿，又是她，杨丽……”

杨丽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她为什么下这等毒手，活埋白发老人戚嵩？以戚嵩的功力，竟然惨遭活埋，杨丽卿的功力岂非已到了不可思议之境？

师父铁心修罗临终时要自己无论如何找到杨丽卿，她是师父的爱人，也是师父一生唯一负疚的一个人，师父对她究竟亏欠了什么？寻到她之后，是替师父致歉之意，还是代师父报恩酬情？

万虺谷中的怪老人不惜输给自己全部真元，并传授九忍神功，只有一个愿望，能代他杀死杨丽卿，说她是稀世难逢的淫贱酷毒女子，由戚嵩老人被活埋这点看来，杨丽卿的确是个可怕的女人。

正在想得出神之际，耳畔传来一声娇唤：“烈哥！”

宇文烈猛一抬头一条纤纤人影，已到了身前两丈之处。她，赫然是美赛天仙的绿衣女白小玲。宇文烈地皱眉门起身来。

白小玲满脸焦急之色，厉声道：“烈哥，你为什么还不离开？”

宇文烈一震，冷漠地道：“我为什么要离开？”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哼，我正是要留下看看这批魑魅魍魉，究竟有多大道行。”

“听说你失去了禁宫钥？”

宇文烈登时杀气涌上眉梢，咬牙道：“我会得来的！”

“烈哥，允许我为此事尽力吗？”

“此话怎讲？”

“我尽力为你查探禁宫之钥的下落！”

“好意心领！”

“你……”

“我已略有眉目！”

“你知道下落？”

“不错！”

“是谁？”

“死城属下！”

白小玲粉腮一变，道：“烈哥，你错了。”

“难道不是？”

宇文烈心中疑云顿起，自己禁宫之钥被劫的事，除了沈虚白一行之外，别无人知，她怎么会知道呢？又怎能断定不是死城中人的所为呢？死城突然传令放弃追索禁宫之钥又为了什么呢？心念之中，惑然道：“你怎么知道？”

白小玲微微一窒之后，道：“我也探悉了一线端倪，但目前无法确定！”

“什么端倪？”

“目前仅属猜测，不能告诉你！”

“哦！我有句话问你！”

“什么话？”

“先师与令堂之间究系何仇何怨？”

“这……我也不明白，不过，家母已有意放开这段仇怨了！”

“嗯，令堂的作法不失明智！”

白小玲激动地一指白发老者的尸体，颤声道：“烈哥，他……”

宇文烈怆然道：“他死了，死得很惨！”

白小玲咬了咬香唇，道：“烈哥，这位老前辈善后我来处理，你马上离开这里！”

“为什么？”

“你如果相信我的话，就请照办！”

“我要亲手埋葬他！”

“可是，来不及了！”

“我刚才在距此约五里的地方，碰上一个瘦小的怪样老者……”

宇文烈心中一动，想起自己隐约中所见的人影，急声道：“怪老者怎么样？”

“可能是窃取禁宫之钥的人！”

“真的？”

“不会假，我因为急于找你，没有追踪，他是向西去的！”

宇文烈心念一连几转，沉声道：“你代我埋葬这老人，他叫戚嵩，请为他立碑，以后好辨认，这笔人情我放在心里，再见了！”

“珍重！”

宇文烈弹身便朝西方奔去，快愈电掣星驰，转眼无踪。

白小玲在宇文烈离开之后，凄怆地对着白发老人的尸体道：“戚老前辈，我对不起您！”说完，一把提起老人的尸身，向林深树密之处纵去。

且说，宇文烈奔出一程之后，一想，不对，自己失算了，自己处心积虑地要找杨丽卿那神秘的女人，她既在此活埋死城总管戚嵩，前后时间仅半个时辰左右，也许她还在附近，即使离开了，她走不远，错过了机会，找她就难了！

心念之中，折身圈回。但又想到禁宫与诛心人交托的地图，如果不设法追回，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撇开堂堂天下第一高手铁心修罗的传人这名头不谈，地图关系当今十二门派的命运，而且是受人之托，一个不好，自己便成武林罪人，也无法向诛心人交代，禁宫之钥自己虽无意获得宝藏，但却是自己决定送给姜瑶凤母女，完成乃父遗愿之物，失信事小，若因此而使双钥落入歹人之手，后果就相当严重了。

两个矛盾的意念，使他大感踌躇。几经思索之后，他认为杨丽卿既已现身插足江湖恩怨，找起来容易，那窃走禁宫之钥的人仍是个谜，若不及早追索，以后就困难重重了。

于是，他再次回头，朝西奔去。一口气奔出了山区，毫无所见，天已向晚，眼前是一个集镇。

他无可奈何地折身进镇，寻了间旅馆住下，漱洗用膳之后，掩了房门，

在床上闭目假寐，心中盘着下步应采取的行动。

白小玲要他追敌，事实当然不假，既然错过了，以后要在茫茫人海之中，寻找一从此知姓名长相的人，仅凭一个模糊身影，谈何容易。他不期然地想到了诛心人，诛心人以这行窃的人必然知晓，因为上一次鬼王御魔录极可能是同一人窃取，诛心曾说了一句话：“准是他！”但此刻又到何处去找诛心人呢？

正自想得神出神之际，房门响起一阵剥啄之声，一个声音道：“里面可是宇文相公？”

宇文烈不由一惊，翻身坐起，冷冷地道：“哪一位？”

房门一开一合，一条人影已幽灵似的到了床前，身法快得令人咋舌。宇文烈下意识地亲身退到墙边，看，不由一愣道：“是你？”

来的，赫然是天台山上所见的黄衣少女柳玉蝉，柳玉蝉跟踪到了这小客栈中，大出宇文烈意料之外。

“相公觉得意外吗？”

“有一点！”

“我可以坐吗？”

宇文烈尴尬地一笑道：“当然，请坐！”

柳玉蝉靠桌旁的椅上坐下。

宇文烈仍站在原处，冷声道：“柳姑娘，在下有句话请问！”

柳玉蝉秀眉微蹙，浅浅一笑道：“相公请讲，小妹知无不言！”

灯影摇曳中，柳玉蝉更显得冰肌玉骨，风姿楚楚动人，灯下看美人，的确别有一番风致，宇文烈静如止水的心，不由为之一荡，但这意念仅如一抹淡烟，瞬即无踪，俊面冷漠如故地道：“贵城真的派人搜索先师下落？”

“有这回事！”“为什么？”

“三十年前，敝城有人在中原道上被害，是令先师下的手！”

“先师业已作古，一切恩怨在下承担！”

“令先师即已不在人世，这过节算揭过了！”

“姑娘可以作主？”

“是的！”

“在下为先师谢过！”

“不必，想来当年敝城遇害的人，总有其取死之道，据我所听人道及，令先师个性偏激是实，但从从不伤害无辜，所以小妹我作主揭过这段梁子。

“姑娘兰心慧质，见理很明！”

“过奖了！”

“姑娘今夜不速而至，必有见教？”

柳玉蝉粉腮微微一黯，道：“相公由中原一路东来，见闻必广，小妹想打听件事……”

宇文烈微微一晒道：“正好相反，在下孤陋寡闻，不过，如在下所知的范围内，当竭诚相告。”

“小妹我打听一人！”

“谁？”

“他叫戚嵩！”

宇文烈心头大震，厉声道：“戚嵩？”

“不错，相公莫非认识？”

宇文烈尽量抑制激动的情绪道：“是一个白发老人？”

柳玉蝉急声道：“算来是一个白发老人，他老人家……”“他是死城总管！”

“什么，死城总管？”

“姑娘不知道？”

“完全不知情！”

“姑娘没有见过他本人？”

“没有！”

“姑娘事实上已见过他了！”

柳玉蝉陡地站起娇躯，杏眼圆睁，激动地道：“我见过他老人家？”

“是有！”

“在什么地方？”

“万虺谷中，群豪会集之处，与一个青衫书生在一起的便是！”

“是……他？”

“就是他！”

“现在他人呢？”

宇文烈大感为难，不知对方找戚嵩老人的目的何在，当下反问道：“姑娘找戚老前辈的目的是什么？”

“我……奉母命打听他老人家的下落。”

“戚老前辈与令堂之间是……”

“他老人家是小妹我的外祖父！”

“哦！”宇文烈身形晃了两晃，一颗心怦然而跳。

柳玉蝉迫不及待地道：“相公，他在不在家……”

宇文烈喃喃地道：“他曾救了在下一命！”

“他人呢？”

“怎么样？”

宇文烈咬了咬牙道：“他老人家业已遭不幸！”

柳玉蝉芳容大变，厉声道：“莫非是死了？”

“不错，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柳玉蝉哼了一声，泪水夺眶而出，娇躯一个踉跄，斜靠在桌子上，久久，才凄厉地道：“这，怎么可能……”

“是在下亲眼目睹的。”

柳玉蝉粉腮一片惨厉，颤抖地道：“如何死的？”

“被活埋！”

“活埋？”

“是的！”

“谁是凶手？”

宇文烈不由一窒，自己能说出凶手的姓名吗？杨丽卿是师父的爱人，也是师父唯一在生前所亏欠的人，师父遗命的目的，可能要自己代他还这一笔帐，但万虺谷怪人，对自己的输功授艺之德，戚嵩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他们都是惨死在杨丽卿之手，这些恩怨将来如何去了结？

柳玉蝉再次厉声道：“谁是活埋我外祖的凶手？”

宇文烈心念几转之后，终于咬紧牙关道：“戚老前辈断气之时，透露凶手是杨丽卿！”

“杨丽卿？”

“不错！”

“是个女人？”

“是的。”

“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这一点在下无法答复！”

柳玉蝉拭去了泪痕，凄然道：“相公，他老人家的遗体呢？”

宇文烈歉然道：“柳姑娘，在下本来是准备亲手安葬的，但临时追踪一个敌人，所以安葬戚老前辈的事，托由一位友人代办……”

“谁？”

“她叫白小玲！”

柳玉蝉面色在极端凄楚之中，掠过了一抹异色，幽幽地道：“白小玲，她是相公的红粉知己？”

宇文烈苦笑一声道：“普通朋友而已，谈不上知己！”

“他老人家埋葬在何处？”

“距闹事的现场大约十里的一个峰头！”

蓦地，白发老人戚嵩临死交代的话，电闪般映上宇文烈心头，他要自己转话给姜瑶凤，话中有了断夫妻怨结。为了萍儿等语，不由脱口道：“柳姑娘，你可知戚老前辈有几位子女？”

“只有家母一人！”

“令堂名讳中可有一个萍字？”

柳玉蝉惊诧地道：“相公如何知道？”

“戚老前辈曾隐约透露了些，可惜大限已迫，无法问详细！”

“家母叫戚依萍！”

“戚老前辈曾说，当年因了令堂而进入死城，这一切姑娘……”

“听家母提进，当年因与家父相爱，遭祖父反对，家母逃离家门，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哦……”

“相公，你能劳驾带我到外祖父安葬的地方一趟吗？”

宇文烈毫不犹豫地道：“可以！”

就在此刻，房门响起了叩击之声，一个女子声音道：“宇文相公，婢子可以进来吗？”

宇文烈不由一愣，瞥了柳玉蝉一眼，移身到了门边，拉开房门，只见一个青衣小婢笑嘻嘻地站在门边。

“你是谁？”

“小婢叫秋香！”

“什么事？”

“奉家小姐之命与相公送信！”

“你家小姐是谁？”

“白小玲！”

宇文烈登时怦然一震，白小玲何以会命人送信与自己？送的是什么消息？她怎知道自己下榻在这小客栈中？心念之中，怀疑不释道：“信呢？”

秋香递上一个折成方形的纸片，道：“在这里，相公请收下！”

宇文烈接了过来，正待拆开，秋香一摇手道：“相公，开不得！”

“开不得？”

“我家小姐命小婢禀陈相公，立即乘夜向西沿官道追去……”

“追什么？”

“她说相公明白！”

“哦！还有呢？”

“三百里之外，再拆看这信笺！”

宇文烈剑眉一蹙，他知道白小玲要他连夜上道追赶，必是发现窃取禁宫之钥之人的行踪无疑，至于这折笺要到三百里之外再看，就不知是什么玄虚了。

秋香神秘地一笑，接着又道：“相公，小姐请您务必要依她的话行事！”

第十二章 奇阵救美人

青衣小婢秋香，奉白小玲之命，到客栈中见宇文烈，要他连夜上道西行，三百里外，再开看折笺。宇文烈心中十分为难，他已答应领柳玉蝉回头赴天台山探视他外祖父戚嵩的墓地，而白小玲却又要他乘夜上道西行，去追那窃取禁宫之钥的人。

秋香有意无意地向房内瞄了一眼，万福为礼，道：“婢子告退！”

宇文烈心不在焉地道：“谢谢你家小姐！”

秋香漫应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宇文烈转身面对柳玉蝉，十分为难地道：“柳姑娘，看来在下要食言了！”柳玉蝉已听清楚了对方的对话，当然明白宇文烈语意所指，却故意问道：“食言，什么意思？”

“在下不能陪同姑娘去探视戚老前辈埋骨之外了！”

相公真的要连夜起身？”

“是的，事不容缓。”

“那小妹告辞了！”

“在下十分抱歉！”柳玉蝉向房门一挪步，突地又回身道：“相公，小妹还有几句未尽之言。”

“请讲！”

“我外祖父提到外祖母的事没有？”

“这倒不曾提起。”

“相公听说过冷罗刹其人否？”

宇文烈不禁又是一震，脑海里立即浮现一个手持拐杖，干精瘦小的老太婆形象，这老太婆曾迫他进入山腹密宫与姜瑶凤成婚。她，就是冷罗刹——姜瑶凤母亲幼时的奶娘。

冷罗刹会是柳玉蝉的外祖母，的确出乎宇文烈意料之外，他随即也明白，不久前白发老人戚嵩与姜瑶凤所谈的一段话，心念之中，激动地道：“她是姑娘的外祖母？”

“是的，相公认识她？”

“见过！”

柳玉蝉粉腮骤现一片激动之色，声音发颤的道：“相公见过她老人家？”

“不错！”

“她老人家现在何处？”

“这……”宇文烈沉吟着不知如何答复对方，姜瑶凤母女埋名隐姓地匿居山腹秘宫之中，自己岂能泄露她们的行藏，说不定赵王府现在的主人还不放过她们。

柳玉蝉秀眉紧蹙道：“相公不知她老人家落足的地方？”

宇文烈不善说谎，脱口道：“知道，不过……”

“不过怎样？”

“事关他人秘密，在下不能说出她老人家居停之所！”

“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利害关系不成？”

“正是这样！”

柳玉蝉苦思了片刻之后，伤感地道：“可否请相公转过几句话？”

“可以！”

“请转告我家祖母，就说家母现掌东海黄金城门户，请她老人家或驾临

东海，或传讯家母来中原叩见。”

“在下一定办到！”

“如此小妹先行致谢了！”说完深深一福。

宇文烈俊在微红，道：“姑娘不必多礼！”

柳玉蝉含情脉脉地深深注视了宇文烈一眼，幽幽地道：“相公，中原道上见！”

宇文烈一抱拳道：“姑娘珍重！”宇文烈在灯下了一回神，他想不透白小玲到底弄什么玄虚，他真想打开那纸折先看上一看，但又勉强忍住了。柳玉蝉走了，房中留下一缕淡淡的幽香，惹人无限遐思。宇文烈怅惘地摇了摇头，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感受。他唤来店小二，结算了店账，立即离店上路，身之外无长物，来去倒是自如。

第二天过午时分，估计已奔行了三百里过外，他折入路边一座供行人歇足的凉亭，四顾无人，忙取出白小玲的折笺，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烈哥：相信此刻你已远在天台山区数百里之外，所谓疑似窃取禁宫之钥的瘦小老者，实有其人，但并非如前言与妹相值，因强敌环伺，必欲得你而甘心，为烈哥安全计，妹不得已而出此下策，诡言相欺，目的在让烈哥避过敌手，区区之意，想定蒙鉴察而予以宽恕也。

玲妹

宇文烈不由啼笑皆非，白小玲这玩笑开得不小，虽然她是出于一番善意，但却大大违背了他的本意，想不到要他追敌，竟然是子虚乌有。但此刻回头已不可能，他要我的人，当然也已经离开天台。他不由自主发出一声苦笑，把信笺撕碎，丢向亭外草丛之中。

蓦在此刻，尘沙滚起处，十数骑黑衣人疾驰而至，陡地勒缰折向亭前，翻身下马。

一见黑衣骁骑，宇文烈内心下意识地涌起了一股无边怨毒，只要是黑衣人，便使他联想到死城，数月来他所接触的死城中人，除了沈虚白一人之外，全是黑色衣饰，而死城与他，可说旧恨似海，新仇如山。

十几个黑衣骑士，看样子也是到凉亭歇脚，下马之后，一涌入亭……

宇文烈背面而坐。黑衣人中一个粗嗓子暴喝道：“小子，滚出去，爷儿们要歇脚！”

宇文烈恍若未闻，连头都不转一下。粗嗓子一弹身到了宇文烈身旁，狞声道：“小子，你若非聋子便是想死！”

宇文烈缓缓站起身，与对方一照面。

“呀！”黑衣人惊呼一声，如逢鬼魅似的踉跄倒退出亭，厉声道：“铁心修罗第二！”所有的黑衣人，齐齐面色大变，目露骇异之色。宇文烈心中暗自好笑，自己怎的被称做了铁心修罗第二，也好，三十年前“铁心修罗”四个字震慑了整座武林，三十年后的今天，自己有责任维持师父的威名不坠，心念一转之后，冷冰冰地道：“报上来历！”

十几个黑衣人纷纷就马认镫，看样子是想一走了之。

“不许动！”这一声清喝，声音不大，但震得人耳膜欲裂，心悸神摇。十几个黑衣人登时呆若木鸡。

宇文烈目注其中最剽悍的一个汉子道：“说，你等是否死城属下？”

那汉子嘿的一声冷笑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宇文烈面上倏笼杀机，冷峻地道：“你最好实话实说，以免自误！”

剽悍汉子认为宇文烈惊惧死城之名，胆气更豪，大刺刺地道：“是，怎么样？”

宇文烈面上杀机更浓，沉声道：“真的是？”

“嘿嘿！难道武林中还有人胆敢冒死城之名！”

“好极了，你们城主是否已到了天台山？”

“凭阁下还不配问城主的行踪！”

“你不说？”

“不说！”

“那就由别人说吧！”吧字声中，惨号倏起，那剽悍的黑衣汉子脑血飞迸，横尸当场。其余的十几个黑衣人亡魂皆冒，人死了，却不知人家如何出的手，惊呼声中，纷纷跃上马背……

“都与我留下！”厉声中，人仰马翻，刹那之间，惨嗥声！悲嘶声！血影！残肢！交织成一幅恐怖的画面。待到声息止，除了宇文烈本人之外，场中已没有半个活口，连乘骑在内。

宇文烈带赤的目光一扫现场，自问了一句：这样做是否太过分了！但当他想到死城对待武林同道的酷毒手段，以及父仇，亲恨，又觉得这些魔爪死有余辜。

突地。

一个阴冷的声音道：“宇文烈，你好狠的手段！”

宇文烈不由大吃一惊，竟然被人欺近而不自觉，回头之下，心头突感一沉。眼前，站着一个风韵绰约的中处美妇，她，赫然是白小玲的母亲。

宇文烈一震之后，冷冷地道：“杀人者人恒杀之！”

中年美妇冷哼一声道：“宇文烈，你那被人窃的禁宫之钥是真是假？”

宇文烈强忍住上冲的火气，道：“什么意思？”

“依我看你已得到了禁宫之宝！”

“何以见得？”

“你这身功力何来？”

“这似乎没有告诉尊驾的必要。”

“希望你说实话！”

宇文烈剑眉一挑，怒声道：“看在白小玲的面上，尊驾请自重！”

“否则的话呢？”

“在下出手不认人”

“孩子，你功力虽高，但要谈出手，还差了些！”

“尊驾目的何在？”

“两个问题？”

“第一，那被窃走的禁宫之钥是真是假？”

“那是真的！”

“你已经用过了？”

“没有！”

“好，第二，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爱玲儿？”

“这……”宇文烈一时答不上话来，白小玲美绝人寰的情影，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根上，但谈到爱，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有这种成份存在，姜瑶凤奇丑无比的面容倏现心头，他感到一阵刺痛，一个结了婚的人，能爱人或是被人爱吗！”

中年美妇紧迫着道：“说呀！”

宇文烈一咬牙道：“在下不能爱她！”

“为什么？”

“她自己明白的！”

“为了那丑女？”

“尊驾说话慎重些。”

“那玲儿算是作茧自缚。”

“在下很抱歉！”

“那就是说你不爱她？”

“可以这么说！”

“你知道玩弄感情的后果吗？”

“谁玩弄感情？”

“你！”

宇文烈下意识地退了步，厉声道：“什么叫做玩弄感情？”

中年美妇色俱厉地道：“你既然不爱她，为什么要接受她的人情？”

宇文烈俊面大变，心头登时如遭巨锤敲击，事实是无法抹煞的，第一次，白小玲故违母命放他上路，还把阎王剑偷偷地还给他……心念未已，听上年美妇语音更寒地道：“宇文烈，言止于此，你猜我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

宇文烈内心痛苦已极，他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他真的爱上了白小玲，不管表面上如何说法，内心的意念是不能否定的，但他能爱她吗？将来的结局是什么？闻言之下，未作深思，随口道：“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要你死！”

宇文烈心头狂颤，随即哈哈大笑道：“尊驾办得到吗？”

“当然，容易之极！”

“那就请出手一试？”

中年美妇粉腮现出一片骇人的阴笑，双目注定宇文烈，不言亦不动。

宇文烈知道对方功力可能相当惊人，自己神功大成，却没有必胜把握，是以丝毫也不敢托大，神功遍布经穴，凝神而待，久久，不见对方有任何动静，不由大奇，忽地，他发觉对方眼神有异，那眸光似乎有一种力量，使人心神涣散……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默察护体神功，竟然不知在什么时候自行散去，再想提聚，却已不能，一急之下，神思已不听使唤。

中年美女幽幽地道：“宇文烈，你师父真的死了？”

他忘了自己置身何地，也忘了眼前是什么人，声音入耳，像是无形中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非答不可，脱口便道：“是死了！”

“如何死的？”

“被人谋害！”

中年美妇娇躯一颤，语音由幽冷一变而为激动：“被什么人谋害？”

“据说是一个叫息尘庵主的女人！”

“你见过这女人？”

“没人！”

“她的行踪呢？”

“在荆山之中！”

“荆山？”

“不错！”

“你师父埋骨何所？”

“仙霞岭后峰！”

“后峰什么地方？”

就在此刻，一声断喝，破空传来：

“孩子，你中了‘天魔眼’！”

这一声断喝，显然是发自一个修为极高的人之口，有如佛家振聋启聩的“狮子吼”，警迷觉幻的“天龙禅唱”，宇文烈有若拨雾见天，神志陡然复苏。

中年美妇粉腮罩起一种恐怖杀机，厉声道：“谁？”

那声音仍以宇文烈为对象，道：“孩子，不要看她的眼睛，立刻上路！”宇文烈惊出了一身冷汗，退了两步，性格使然，他没有走的打算。

中年美妇再次喝道：“什么人？给本座滚出来！”

那声音道：“贱人，任性妄为的结果，你当心报应临头！”宇文烈听了来了，发话的正是他目前急切要见的诛心人。

中年美妇突地发出一阵栗人的狂笑道：“原来是你，白世奇，有种的现身出来！”

白世奇三字入耳，宇文烈登时心头狂震，全身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他做梦也估计不到诛心人会是他的父亲白世奇，怪不得他如此关照自己，在听到母亲的死讯时，他曾伤心落泪。但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为什么说白世奇已死于死城？白世奇当年号称天下第一美男子，怎么会是那等容貌？他与这中年美妇之间是什么蹊跷，为什么开口骂她贱人？白小玲姓白，这证明中年美妇的丈夫也姓白，这其中难道又有蹊跷？

奇怪的是诛心人在中年美妇声落之后，没有回应。

中年美妇娇艳的粉腮笼起一层可怕的杀机，厉声道：“白世奇，你出不出来？”

“不出来你又能怎样？”

“这小子与你是什么关系？”

“你管不着！”

“我毁了他看你不出来……”

“贱人，你敢碰他我要你的命！”

宇文烈一敛心神，呼的一掌向中年美妇劈了过去，这一掌他已贯注了全身真力，其势足可憾山栗岳。

中年美妇估不到宇文烈会猝然出掌，在毫无防备之下，被震退了四五个大步。

宇文烈心头大凛，自己全力一击，仅只能把对方震退数步，其功力可想而知，心念在转，手却不停，第二掌又攻了出去。“小子，你差远了！”

娇喝声中，中年美妇扬掌还击。

轰然巨响声中，宇文烈蹬蹬连退八尺之多。接着一阵巨响，那凉亭被回荡的劲气震得塌了一半。

诛心人急剧的声音道：“孩子，快走，你不是她的对手！”

宇文烈心一横，呼呼连劈出三掌，势如倒海排山。

中年美妇粉腮一寒，娇躯怪异的一阵旋动，反攻出一掌。狂飙匝地，劲气撕空，宇文烈身形一连几个踉跄，逆血上涌，几乎栽了下去。中年美妇目

射异光，迫视在宇文烈而上，脚步缓缓挪动。

宇文烈目光甫一和对方接触，心头陡然一震，他想起了“诛心人”的告诫——天魔眼，忙不迭地把目光移开。

中年美妇冷冷地道：“小子，你死定了！”

宇文烈猛地移转目光，这一次却无法再行移开，神思又开始恍惚起来。

中年美妇已欺到了宇文烈身前不及一丈之处……

蓦地，一条人影挟着大喝之声，电闪扑向了中年美妇：“你敢！”

中年美妇的身子，的确已到了不可思议之境。

“砰！砰！”两响，挟着一声惨叫，那电射而至的人影，倒激而回，宇文烈口血狂喷，栽了下去。

那人影，正是诛心人，面上依然毫无表情，眼中却充满了怨毒之光。

宇文烈一晃身，又站了起来，目中布满激动之情，张口欲呼，父亲两字已到了唇边，又咽了回去，他对于诛心人是否真是自己的父亲白世奇仍存疑念，因为对方的容貌与传说中的根本是两回事。

诛心人像是惶急万状。瞪视着宇文烈道：“你还不走？”宇文烈下意识地一颤。

中年美妇格格地一笑道：“走？谁也走不了！”

诛心人猛一中跺脚，掌出如幻，攻向了中年美妇。

“砰！”中年美妇一扬手，诛心人倒退不迭。

宇文烈牙关咬紧，双掌上提平胸，齐腕以下，变成晶莹欲滴的玄玉之色。

中年美妇嗤的一声冷笑道：“宇文烈，你若妄用修罗掌，是自己找死！”

宇文烈陡地想起对方所擅破玉指，不由心头泛寒，但他没有停手的意思，不管诛心人是不是他的父亲，他非全力一拚不可。

诛心人大喝一声“退开！”宇文烈似乎无法拒绝这一声喝斥，不期然地收掌后退了两步。

中年美妇阴阴地向诛心人道：“白世奇，我们好好谈一谈！”

诛心人寒声道：“没有什么好谈的！”

“那你是死而无怨了？”

“贱人，善恶到头终有报，你应该回头是岸了！”

“白世奇，废话少说，你是自了还是本座动手？”声音中充满了恐怖杀机，令人不寒而栗。

诛心人仰道向天，半晌之后，厉声道：“你没有一定要毁这孩子的必要吧？”

中年美妇目光一扫宇文烈，冷冷地道：“不一定！”

“那我们换个地方解决这段公案！”

“不必了！”

“你是什么意思？”

“还是老话一句，你愿意自绝还是要本座出手？”

宇文烈知道自己的功力，目前已在诛心人之上，中年美妇要杀诛心人，诛心人决难逃毒手，何况他可能是自己的父亲，焉能袖手旁观。心念之中，虎吼一声道：“你欺人太甚！”修罗神功揉以九忍神功全力击了出去。

“你找死！”

“孩子不可！”

两声厉喝，同时发出。

中年美妇十指暴弹，数缕指风激射而出。诛心人也在同一时间发掌劈向中年美妇。

惊心动魄的劲气嘶鸣，挟以一声闷哼。中年美妇被诛心人一掌劈和斜撞数步。

宇文烈却被中年美妇射出的奇猛指风射中前胸七大要穴，再度口血飞迸，栽落地面，一时之间，竟挣不起身来。他心中明白，若非仗着九忍神功与修罗神功双重护穴罡气，势非当场毙命不可。

中年美妇娇躯一扭，正对诛心人，冷飕飕地道：“白世奇，本座没有太多的时间！”

诛心人深深地瞄了宇文烈一眼，转向中年美妇，惨厉地道：“你当真如此狠毒！”中年美妇歇斯底里地一阵狂笑道：“狠毒？你有资格说这句话？”

“你一定要我的命？”

“不错！”

“好，给你……”

一股莫名的力量，使宇文烈一跃而起，厉声道：“不行！”

“什么不行？”

掌力挥处，宇文烈再度栽了下去，口血把沙土濡湿了一大片。

诛心人目光一惨，嘶声道：“性命交给你，但有条件！”

“你不要提条件！”

“贱人，你若不答应这条件，我做鬼也不饶你！”声音惨厉得令人不忍卒听。

中年美妇不由为之动容，沉声道：“什么条件。你说说看？”

“非常简单，你放过这孩子！”

“白世奇，他值得你如此关心？”

“题外之言不必谈！”

“好，我答应你！”

宇文烈摇摇不稳地站起身形，仍用以前的称呼道：“前辈，我宇文烈不向她乞命！”

诛心人大声呵斥道：“宇文烈，你纵使想死，也不该在这时候，现在你马上离开！”

“不！”

“你再说一个不字，我先毙了你！”

“这样了好！”

“你这算什么意思？”

“晚辈不愿作为前辈牺牲的代价。”

“傻瓜，这不是代价的问题。”

“晚辈有句话要问……”

“走，不许你开口。”

宇文烈为之一窒。

中年美妇冷漠至极地道：“白世奇，我已经答应不杀他，走与不走都是一样，你了断吧！”

宇文烈恨不能反这恶毒妇人生撕活裂，如果诛心人是他父亲白世奇不假，他怎能眼看他遭害，即使不是，诛心人也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仍不能离

开，但他能如何呢？

诛心人怪叫一声道：“孩子，看着我，看我是如何死的！”宇文烈五内皆裂，血管几乎爆裂开来，凄厉地叫道：“不能这样……”

中年美妇粉腮一片铁青，嘴角噙着一丝阴残的笑意。诛心人全身一震，耳目口鼻，缓缓沁出血来，人竟然以自身功力震断心脉。

宇文烈狂叫一声，一口鲜血喷出一丈多远，人也摇摇欲倒。

中年美妇面上的肌肉一阵抽动，阴残的笑意消失了，代之的是一种怪异的神色，厉声道：“白世奇，为何不除去你的面具？”

面具，诛心人竟然是戴着面具，遮掩了原来面目，那他是白世奇无疑了。

诛心人目瞪口呆，想说什么，已说不出来，“砰！”的一声，仰面栽倒。宇文烈目眦皆裂，咬牙切齿地道：“女魔，有一天我会把你挫骨扬灰！”泪水，滚滚而落，他一直在追寻身世，追寻父亲，现在，眼看着父亲在面前被人逼死，却无能为力，他的心，被惨酷地撕裂了，在滴着鲜血，恨毒，几乎使他发狂。这的确是世上罕有的惨剧。中年美妇为什么要迫死父亲？父亲为什么甘愿死……

中年美妇上前两步，俯身朝诛心人面上一抓，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应手而落，露出了一张络腮胡须的脸孔。“呀！”中年美妇惊叫一声，面色大变，蹬蹬连退三步，厉声道：“你不是白世奇！”

宇文烈全身一震，这意外的变化使他呆子，诛心人仍然是诛心人，并非他的父亲白世奇，这到底是悲，是喜……当下不由脱口道：“他不是白世奇？”

中年美妇瞪着诛心人的尸体发怔。

他为什么不否认？他为什么甘愿死？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谜玄奇得离了谱。

中年美妇一转身，厉声向宇文烈道：“他是谁？”

宇文烈恨毒至极的道：“诛心人！”

“我说他的姓名来历？”

“不知道！”

“你会不知道？”

“在下知道一点……”

“哪一点？”

“将来为他报仇！”

“小子，如果我现在毁了你？”

“下手吧，我宇文烈决不皱眉。”

“本座言出不改，这次放过你！”

宇文烈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厉声道：“记住这笔血债，我要加倍索还！”

“只要你有这份能耐，只要你能活下去，本座等着你！”

宇文烈拖着蹒跚的步子，走到诛心人尸身之前，双膝一屈，泪落如雨，诛心人死了，这是他出道以来，唯一最关心他的人。

他想，深深地想：诛心人为什么这样做关怀自己？他怎会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在听见自己叙述母亲死时的情况，为什么会伤心落泪？他把关系当今十二派的地图托付给自己，难道他早预料有今日，抑是自知随时随地皆可能死亡？中年美妇误认他是白世奇，他何以不否认？这些本来就难解的谜，恐怕谜底永远无法揭晓了。

唯一愧对死者的是张地图的被窃，原来预计对方知道下手窃取的人是谁，现在他死了，又是一个谜，如果因这张地图的遗失而使十二门派招致祸变，那自己将是百死莫赎的了。

他抱起诛心人的尸体，摇摇不稳地朝凉亭后面的林中行去。意外的是，中年美妇竟然半声不吭。

穿过树林，眼前现出一个荒丘，他上荒丘，放落尸体，他伤势不轻，连埋葬诛心人的余力都没有了。

夕阳残照中，荒丘上隆重起了座新冢，墓碑上刻着五个大字：“诛心人之墓”。

宇文烈伫立墓前，喃喃祝祷道：“晚辈誓为你索讨这笔血债！”

他受过诛心人数次救命之恩，也从他得到亲如父子的照顾，现在他死了，他连他的姓名来历都不知道。

以诛心人的功力而论，当非无名之辈，然而他竟这样殒灭了，埋骨荒丘，常伴凄风冷月，与草木同朽，这何尝不是武林人的悲剧。

夜幕低垂，宇文烈离开了这片伤心之地，他心中的悲恸，并不亚于当年埋葬他的母亲，而这悲痛，是掺和着浓厚的仇恨成分的。

他埋葬过母亲，师父，继之是三界魔君、蛇谷怪人、真如和尚，现在是诛心人，这些，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在不同的遭遇下，先后辞世了，这其中血、有泪、有仇恨、也有悲哀……

第二天上午，他来到不久前与蛇心狼人交手之处。他想到投入吸血狂人门下的曹月英，心中在感惆怅，曹月英为了维护他而几乎丧命在她师叔蛇心狼人的手下，这段情谊，他是忘不了的。他抬头望了望远远矗立的荆山，无边恨毒，立涌心头。现在是替师父报仇的时候了。略一思索之后，弹身便朝荆山奔去。

翻山越涧，疾驰了近一个时辰，别说什么息尘庵，连樵子都不曾见一个。眼前，是一座怪石累累的石山，寸草不生。宇文烈登上一根矗立半空的石笋，目光向峰后仔细地扫掠，希望能有所发现。

根据五湖游商和曹月英的言词，这息尘庵主极可能便是杀害师父的凶手，所差的一点，便是对方的名号中是否占一从此“仙”字。

展望良久，但见千山万壑，棒莽连绵，哪有半丝庵堂的影子。正当微感沮丧之际，忽听一出，幽幽啜泣之声，传自近身不远的石笋林中。

宇文烈怦然心惊，这寸草不生的秃峰之上，何来女子的哭声？循着哭声寻去，果见石笋幕中，一个女子伏在石上伤心饮泣，那女子头发散乱，衣裙不整，从苗条的身材来判断，年纪还很轻，只是无法见其容貌。

这女子会在这荒山绝岭之上哭泣，的确是件怪事。

宇文烈移身到了距那女子坐处已不及两丈，但对方毫无所觉，哭泣如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宇文烈故意干咳了一声，道：“姑娘何事伤心？”

那女子陡地抬起头来。宇文烈惊叫了一声，全身起了一阵战栗。这女子赫然正是桐柏老人的女儿，吸血狂人的门人曹月英，只见她眼神散乱，面容憔悴，若非宇文烈有惊人的观察力，几乎认不出是她来。

曹月英木然注视了宇文烈片刻，声音不带半丝情感地道：“你是谁？”

宇文烈一震，道：“姑娘记不得在下了？”

“你到底是谁？”

“宇文烈！”

“宇文烈！”

“是呀！”

曹月英缓缓站直娇躯，目中突地射出一种狂乱而残忍的光芒。

宇文烈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心想：莫非她已经疯了？

曹月英憔悴的面上，倏现红晕，这使她又回到原来的绰约风姿，所不同的是眼神依然狂乱，神色之间有一股栗人的阴残之意。

宇文烈忍不住又道：“曹姑娘怎么回事？”

曹月英凄厉的一阵狂笑，呓语般地道：“血！血！我要……”话声中，娇躯猝然弹起，十指箕张，扑向宇文烈。

宇文烈大惊失色，猛地向侧方一闪身，这一闪，无巧不巧撞上了一根石笋，身形不由一窒，曹月英已电闪扑到，急切里，他挥出一掌。

“砰！曹月英被震得一个侧翻。”

宇文烈目光扫处，为之亡魂冒，只见石笋如林，高入云表，完全不是方才景象，自己分明入了一个怪异的阵势之中。

“哇！”的一声怪叫，曹月英再次扑到。

“曹月英，你这是……”身形朝横里的空处一闪，“砰！”又撞上了一颗石笋。这就透着邪门了。分明眼望是空的，但闪动之间却又无端撞上石笋。

曹月英身躯灵便，只一折，又告扑上。

宇文烈心火大发，以八成力道挥出一掌。“砰！”挟以一声凄哼，曹月英口血飞溅，踉跄反撞一根石笋。

宇文烈猛然而悟，曹月英的确疯了，被困在这石笋阵中，极可能她被利用作饵，引自己上钩。息尘庵主与吸血狂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进自己的。

曹月英抹了抹口边血迹，又告弹身扑上。

宇文烈悟及了其中实情，不忍再下重手，一味地闪让，但每闪一次，必碰上一根石笋，虽说无伤，对行动而言，受了极大的影响。

曹月英如附骨之蛆，一味狂抓猛抓。盏茶工夫之后，宇文烈已不胜其扰，尤其她的功力不弱，出手狠辣，时间长了后果堪虞，同时，他完全失去了考虑破阵的时间。

“住手！”宇文烈暴喝出声，曹月英恍若未闻，狂扑如故。

如果要停止她这疯狂的举动，只有出重手制住她，心念之中，一连戳出三指，可煞作怪，她分明已被点中穴道，但并未受制。宇文烈寒气大冒，他不能顾忌太多了，迎着曹月英扑来的身形，猛扫一掌。以他的目前功力，这一掌在武休中已少有人接得下，何况心神丧失的曹月英。

一声惨号，曹月英被震得撞向石笋，再反弹落地，鲜血狂喷如泉。

宇文烈的内心一阵剧痛，他无意伤她，但他又不能不伤她，她对他一片痴情，她曾因爱他而几乎死在蛇心狼人之手，现在，他把她劈成了重伤。曹月英几次要站起身形，始终力不从心起而又仆。

宇文烈走上前去，把她扶成半坐之势，怆然道：“曹姑娘，我无意伤你！”曹月英直勾勾地瞪着他，眼中仍燃烧着疯狂的光芒，令人毛骨悚然，果然，她已经不认识眼前就是曾狂恋着的人。

宇文烈伤感地道：“曹姑娘你不认识我了？”

突地，曹月英双手一扣，捉住了宇文烈的右臂，张口便向腕脉咬去。

变生突然，宇文烈连转念的余地都没有，但觉腕脉一阵难心剧痛。“吸血！”他厉呼了一声，用力一推对方，竟然推之不动，情急之下，手掌顺势

一扫。

“啪！”曹月英右脸颊上立现五个青紫指印，但她仍死咬住不放，口中吮吸有声。她已失了人性，肉体上的痛苦根本就麻木无感了，点穴奈何不了她。

唯一的办法，是残她的肢体，或是置于死地，但宇文烈下不了手。

他感到血液在急剧地流。他不能任由她吸尽自己的鲜血而死，神功陡运，劲流冲至右臂，产生一股奇强无比的推拒之力，左手抓住对方肩胛，猛往后扳。

“砰！”曹月英仰面栽了下去，口齿间血迹淋漓，那情状，像一只凶残的饿狼。

宇文烈看了看腕间的齿痕，自动闭穴止住血流。曹月英像是力竭气尽，酥胸起伏，不断地大口喘气。

宇文烈心念疾转，筹思脱身之计。

就在此刻，只听一个女子的声音道：“前辈，如何处理？”

另一个鬼哭般的怪声道：“搭回去让庵主发落！”宇文烈心头一震，但只闻声，不见人，不知发话的是何许人物。

那女子声音又道：“前辈，您真是料事如神……”“嘿嘿，老夫算准了这小子必来！”

“怎么他……”

“放心，那贱人口齿的毒，天下无双，大罗金仙也难逃过，你等着瞧。”

宇文烈心中一动，原来对方真的曹月英作饵，引自己上钩，听口气曹月英口齿之间，已事先含了剧毒，对方在等待自己毒发，灵机一触，故意闷哼了一声，栽了下去，运神功转移了穴位。

“哈哈哈哈哈，你看，如何？”

“前辈，曹姐姐……”

“哼，欺师灭祖之徒，死何足惜，让她这样慢慢疯狂而死，算是老夫发慈心了，否则不会如此轻松！”

“前辈，我……”

“怎么样？”

“我有些胆怯，宇文烈的功力高得怕人，恐怕他……”

“嘿嘿嘿嘿，现在他跟死猪没有两样，去吧，带他回庵！”

“曹姐姐呢？”

“由她，毒伤交并之下，她最多还有一个时辰可活！”

宇文烈心头狂震，他考虑着猝起发难，先救出曹月英还是索性装到底，让对方带自己到仇人面前？照语气来判断，那发怪声的，可能是曹月英的师父吸血狂人，那女人当是息坐庵主的门人。心念未已，一条纤纤人影，已进入石笋阵中，身法轻灵快捷，相当惊人。

宇文烈偷眼一瞥之后，又紧闭双目，装出中毒昏迷的样子。

腰际一紧，宇文烈被提了起来，顾盼间，似已出了阵外。宇文烈因服食过金冠银虺之血，百毒不侵，是以胸有成竹，任由摆布。接着则身躯被重重地摔落地上。

那女子的声音道：“前辈，看他年纪轻轻，身手真的如传言那么高？”

那怪声道：“反正他已是瓮中之鳖，走吧，庵主在等着呢！”

“庵主会把他怎样？”

“不会让他再活着出庵就是，带走！”

宇文烈眼睛眯开一条细缝，迎面是一个红袍怪人，须发如银，面容狰狞可怖，侧边，是一个妙龄女尼，颇有几分姿色终于有了新的决定。

妙龄女尼弯腰伸手抓向宇文烈的腰带……

“哇！”惨号撕空而起，摇曳而去，妙龄女尼的娇躯，划空飞泻，洒下了一天血雨。

红袍怪人五内皆寒，他做梦也估不到宇文烈分明中毒不省人事，却又猝然出手施袭，难道小小年经已练成金刚不坏之身不成？

宇文烈一掌震飞妙龄女尼，略不稍滞，一下便欺到了红袍怪人身前，冰声道：“阁下就是吸血狂人？”

红袍怪人骇然退了一步，道：“不错！”

“阁下是替息尘庵主卖命？”

“小子，你少狂……”

“阁下以这等手段对付曹月英，不嫌太过残酷？”

“这关你什么事？”

宇文烈冷冷一哼，杀机罩脸，字字如钢地道：“现在入阵把她带出来！”

吸血狂人须发俱张，狞声道：“小子，你对谁发令？”

“对你阁下！”

“你在做梦！”

“未见得！”得字未落，右掌已挥了出去，吸血狂人几旁侧一闪，宇文烈左掌闪电般击出，这第一掌是虚，第二掌才是实，两掌之间，快得间不容发，与吸血狂人闪身，几乎是同一时间。

“砰！”然一声巨响，吸血狂人被震得踉跄而退，老脸一阵煞白。

宇文烈根本不容对方有喘息的机会，跟着又是三招。

吸血狂人怪吼一声，挥掌硬接。

“砰！砰！砰！”三声巨响，狂飙匝地，劲气撕空，吸血狂人连退五步，背撞在一棵石笋之上。

本来吸血狂人慑于传言中宇文烈掌震天下第一魔的威名，使他在心理上先存了怯意，现在两翻失手，激发他凶残的本性。厉吼声中，吸血狂人似一头疯狂的野兽般猛扑而上。

宇文烈心头一凛，挥掌疾迎。两人在石笋中，顿时打得昏天黑地，难解难分。粗约人抱的石笋，齐根而折，劲风挟着石屑，暴卷如幕，声势令人动魄惊心。转眼之间，过了十招。宇文烈大喝一声：“躺下！”修罗掌挟以十二功劲劈出，但见白气一闪……

栗人的惨号声中，吸血狂人口血飞进，栽了下去，宇文烈杀气腾腾地道：“把人带出阵来！”

吸血狂人面色惨厉如鬼，身形一起，又栽了下去，但仍狰狞地道：“办不到！”

宇文烈不由气结，一扬掌道：“你想死？”

“小子，老夫一生杀人无数，死，算什么！”

“要你把她带出阵来！”

“老夫说办不到！”宇文烈恨不能一掌把他劈成肉酱，但凛于刚才对方说曹月英只有一个时辰活命的话，又不能下手，同时曹月英即使被救出石阵，也须要对方的解药，否则仍难活命，心念之中，放了手掌，厉声道：“她是

你的门人呀，你这样做……” “她死有余辜！”

“你非要她的命不可？”

“一点不错，她此刻恐怕已经断气了！”

宇文烈急怒交并，杀机大炽，咬牙道：“我活裂了你！”伸手一捞，把吸血狂人倒提手中，分执住两脚。

“最后问你一句，答不答应？”

“办不到！”

“如此休怪本人黑手辣了！”双手左右一分……就在此刻，一个惶急的女子声音道：“你不能伤他！”宇文烈一窒，缓了手劲，看，曹月英已站在面前，奇怪的是她眼中已没有那种狂乱的光芒，像正常人一样。他骇然了，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

曹月英双目滚泪，颤抖着唤了一声：“烈哥！”宇文烈心弦为之一震，面现惑然之色，激动地道：“曹姑娘，你……”

“烈哥，你吝啬叫我一声妹妹？”

“这……英妹，你怎么脱身的？”

“不知道，我忽然好了，连原来练功时所中的狂人之毒也告消失！”

“奇怪……”

“烈哥，你的手腕……”

宇文烈苦笑了一声道：“不要紧！”曹月英粉腮一变，颤声道：“我隐约记得曾吸过人的血，莫非是……”

“不错，是我！”

“天呀！这……”

宇文烈脑际灵光一现，歉然道：“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吸了我的血，却解了你的毒！”

曹月英惊退一个大步，道：“这，怎么会？”

“我曾服食了‘金冠银虺’之血，本身已不畏剧毒，可能我血液中有解毒的成份，所以你吸了血之后，宿毒尽除！”曹月英激动地叫了一声：“烈哥哥！”泪水又簌簌而下，这是喜极之泪，也含了无限的情意与歉疚。

宇文烈追问道：“你怎能出那石阵？”

曹月英目中泪光仍在闪动，幽幽地道：“在我清醒之后，那阵势困不住我！”

“哦！”

“烈哥，放了他！”

“他？”

“是的！”

“这种失去了人性的恶魔，还能留在世间？”

“烈哥，他是我师父呀！”

吸血狂人拼命地扭动倒提的身躯，恶声吼道：“贱人，我要你向这小子乞命吗？我恨不能吸尽你的血，把你撕成碎片！”

宇文烈两手一用劲，厉声道：“临死尚不知悔，恶性通天，我裂了你为武林除害！”曹月英尖叫一声道：“烈哥，不可！”

“英妹要为他说情？”

“他是我师父！”

“可是他对付你的手段，已丧失了做师父的资格？”

“但他终究是我的师父呀，他传我武功，我为桐柏派报了仇！”

“你的意思要我……”

“放了他！”

“他未见得会放过你。”

曹月英痛苦地摇了摇头，道：“他已不再是我的师父，我身上狂人之毒已解，他传我的功力也同时丧挫，我替他求情，算是报答他传艺之恩，以后，互不相欠了。”

宇文烈略一踌躇之后，松了吸血狂人，飞指连点他三大穴，道：“阁下算是拣回了一条命，穴道一个时辰之后自解。”

吸血狂人片言不发，目中射出的怨毒光芒，令人不寒而栗。

宇文烈面色一沉，向曹月英道：“英妹，你可有什么不适？”

曹月英慰然一笑道：“我很好，又恢复了当初你替我赴约时的情况，我报仇心切，不计后果误练邪功，现在邪功已散，像是做了一场恶梦，烈哥，感谢你使我再次为人！”

“这是误打误撞，用不着谢，倒是我此来是有目的。”

“哦！是……”

“拜访息尘庵主！”

“为什么？”

“讨一笔旧帐！”“要我带路？”

“不错！”

“来吧！”

“庵堂座落何处，我找了很久，始终不曾发现？”

“就在峰后谷中！”

“如此有劳英妹带路！”

“烈哥太多礼了。”

两人并肩驰下秃峰，越过一道山沟，眼前现出一个幽森的谷口。

曹月英用手一指道：“就在这谷内！”说着当先驰入。

宇文烈想到即将为师报仇，内心微见激动，他默念着但愿所找的人是想象中的仇人，以免夜长梦多。顾盼之间，来到一片苍岩之前，曹月英刹住身形，略显紧张地道：“到了！”

宇文烈一愕，道：“在哪里？”

“这不是！”

宇文烈顺着曹月英的手指一看，只见五丈之外的岩脚，一个黑黝黝的窟口，上方就岩壁凿了三个擘窠大字：“息尘庵”

庵堂建在石窟之内，大出宇文烈意料之外，若非曹月英带路，恐怕找上一辈子也找不到。

“英妹，你可曾探悉庵主的名号？”

“不知道！”

“谢谢你引路，再见！”

“烈哥……”

“英妹，你不必去犯险了！”

“犯险，我们已入了险地！”

“什么？”

“你看四周！”

宇文烈举目一看，果见左右后三方林木掩映中，人影幢幢，当下冷冷一笑道：“看来要大开杀戒了，先进庵再说吧！”话声未已，数条人影激射而至，一字式排列身前三丈之处，恰好堵住去路。

现身的是六个五旬上下的灰衣老人，其中之一沉声喝问道：“来的敢是铁心修罗第二？”

“不错！”

“好极，这叫做地狱无门自闯来！”

宇文烈不屑地哼了一声道：“报上你们庵主的名号！”

那老人嘿地一笑道：“凭你也配问我们令主的名号！”

“令主”两个字使宇文烈一怔，怎的庵主变成了令主，难道这是一个江湖秘密帮派？但息尘庵三字不假，在石峰上被自己掌劈的分明是个女尼，这就令人费解了。心念之中，沉声道：“六位不要自误！”

“自误，什么意思？”

“若不报出你们所谓令主的名号，本人要硬闯了！”

“你就闯闯看！”

六个灰衣老人，同时作势，看样子就要出手。空气在刹那之间骤呈紧张。

宇文烈冷漠依然地道：“各位不肯说？”

另一个道：“你不配问！”

宇文烈登时面呈杀机，厉声道：“在下得罪了！”举步向前欺去。

暴喝声中，六道排山劲气，匝地卷了过来，劲势之强，令人咋舌。曹月英紧随宇文烈身后，不由花容失色。

宇文烈身形一弹，双掌挟以毕生功劲，猛然劈出。“轰！”暴响声中，惨号立传，六个老者飞栽向不同方向，当场毙命。厉喝震耳，人影纷纷射向现场，不下五十之众。宇文烈一咬钢牙，双掌不断地挥扫。一场恐怖的血劫，折了出来。惨号声震得四壁齐应，血肉横飞，风云变色。人群一泼一泼的涌上！

尸体四散纷飞。眨眼功夫，对方伤亡过半。

宇文烈一手拉住曹月英，另一手猛挥三掌，扫开一条血道，一起一落，已到了窟洞之前。

两个青衣汉子，现身拦住窟口。

“闪开！”宇文烈冷喝一声，手一扬，两名青衣汉子各发半声惨噪，栽了下去。场中的残余高手，已拥到身后。

宇文烈若非为了顾及曹月英，他早已闯入窟中，当下被迫返身应战……

就在此刻，窟道中传出一声巨吼：“住手！”所有的人，闻声收势，退到两丈之外。

宇文烈回过身来，面前站定了一个身高九尺的青袍老人，双眼神光炯炯，显然功力修为已有相当火候。

青袍老人目光一扫宇文烈之后，转向曹月英道：“小妞儿吃里扒外？”

宇文烈立即接过去道：“她并非息尘庵门下，怎说是吃里扒外？”

青袍老人怒哼了一声，道：“宇文烈，你竟敢在此大开杀戒……”

“这只怪他们自己找死！”

“你来此的目的何在？”

“贵庵既已在石峰之上布阵以待，应当不用在下重复了？”

“那只是吸血狂人个人的意思。”

“与贵庵无涉？”

“也可以这么说。”

“阁下如何称呼？”

“老夫昔年外号人称赛金刚姚祺！”

“请引见贵令主！”

“何事？”

“讨一笔旧帐！”

“凭你！”

“凭在下怎么样？”

“不配！”

“请问贵令主的称呼？”

“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阁下未免太不客气了。”

“嘿嘿，小子，对你要怎样客气？”

宇文烈早已气冲顶门，冰寒至极地道：“在下教你！”呼呼连攻三掌，这三掌不但玄奇快捷，而且势如排山。三掌过处，赛金刚姚祺已退了两丈之多。

宇文烈弹身进入洞道，不屑地道：“阁下懂得客气了吧？”

赛金刚姚祺沉哼一声，欺身上步，奇诡绝伦地拍出了五掌，五掌一气呵成，快得犹如一掌，但却分击五个不同部位。

宇文烈意动之下，九忍神功已布满周身，不闪不避，不接不架。“砰！砰！”连声，五掌全部击实，他仅只晃了两晃，寸步未移。

这五掌每一掌都有开碑裂石之威，血肉之躯谁敢硬承，而宇文烈却夷然无损。赛金刚姚祺生平第一次碰了这等劲敌，登时魂大冒，不由呆了。宇文烈厉喝一声：“与我躺下！”赛金刚姚祺张口射出一股血箭，庞大的身躯直挺挺地仰面栽了下去。

“走！”

宇文烈拉着曹月英，疾步向里奔去。眼前，现出一道月洞门，门里重室叠户，另有一番天地。

“站住！暴喝声中，金芒刺目，四个青衣汉子，各执长剑，封住了月洞门。

“宇文烈一推曹月英，自个儿住里……”

“嚓！嚓！”四柄长剑交叉劈落。

剑锋在距宇文烈身形将及一寸的时候，一股如山暗劲，猛涌而出，四柄剑竟然反弹回去。惊呼声中，宇文烈已到门里的走道上，曹月英跟着闪身而入。

蓦地，一个缁衣老尼，手持念珠，缓缓而至，后随三名妙龄女尼。

四名青衣汉子，面无人色，退到月洞门之外。

宇文烈面寒如冰，一不稍瞬地瞪视着对方，仇与恨在血管里急剧地奔流，他已意识到现身的必是庵主无疑了。

老尼面孔也一片铁青，在距宇文烈两丈处止住身影，寒声道：“你就是铁心修罗的传人宇文烈？”

“不错，请问师太如何称呼？”

“息尘！”

宇文烈一愣神，对方号中并没有“仙”字，难道五湖游商所言不实？但对方先后命蛇心狼人、吸血狂人对付自己，却又不假。

缁衣老尼利刃般的目光射向了曹月英，厉声道：“你师父呢？”

曹月英打了一个冷战，道：“他已不是我的师父，他现在积石峰头！”

“他死了？”

“这倒没有！”

“你好！”这两个字，含着令人股栗的杀机。

曹月英芳心一震，下意识地 toward 宇文烈身后靠近了一步。

“请问师太俗家名号？”

“杨丽仙！”

“杨丽仙？”

“不错！”

宇文烈面上陡然涌起一片恐怖的杀机，厉声道：“我师父是死在你手下？”

缁衣老尼恨声道：“一点不错！”

宇文烈向前跨了一步，咬牙道：“你为什么要向一个身残功废的老人下手？”

“贫尼没有当场把他碎尸万段，已经算是仰体上天好生之德了。”这老尼的口吻，丝毫没有出家人的样子。

宇文烈厉声道：“为什么，说？”

缁衣老尼反而平静地道：“我佛虽重因果循环，但贫尼立意犯戒，告诉你，为了仇，也为了恨！”

“仇，什么样了仇？什么样的恨？”

“手足之仇，切身之恨！”

“请说明白些？”

“为家姐报仇！”

“令姐是谁？”

“杨丽卿！”

宇文烈不由心头巨震，骇然退了一步，颤声道：“杨丽卿？”

缁衣老尼冷冰冰地道：“一点不错！”

第十三章 人间尚有不死仙

宇文烈心中的骇异，简直无法以言语形容，想不到息尘庵主杨丽仙竟然是杨丽卿的胞妹，这的确是做梦也估计不到的事。

杨丽卿是师父生前的爱人，也是遗命要自己非找到不可的人。杨丽仙残害师父致死，却又是为杨丽卿报仇。而自己此来是替师报仇。一时之间，他感到有些茫然失措。这恩怨的确不易澄清。

可是话说回来，杨丽仙指使蛇心狼人与吸血狂人两番谋算自己，又是为的什么？斩草除根？还是……

他努力镇静了一下心神，凝重地道：“请问令姐现在何处？”

缙衣老尼杨丽仙恨恨地道：“你该问你师父！”

“可是他老人家已命丧你手下！”

“他没有留下话？”

“有，要在下设法寻找！”

“那你去找吧！”

“师太声言为令姐报仇，这话从何说起？”

“三十年前铁心修罗与贫尼俗胞姐杨丽卿共探死城，家姐失踪，他却安然退出，而他却说不出家姐失踪原因，这证明他谋害了家姐！”

“先师当年虽幸保一命，但已经身残功废……”

“家姐身手不弱，他定然遭受致命的反击！”

“师太三十年来都没有听到关于令姐的消息？”

“贫尼隐居已三十年。”

“师太是凭臆测而作此言？”

“这与事实吻合！”

“没有旁的的原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师太蓄意杀害先师，而以令姐被害作为借口？”

老尼杨丽仙面色骤变，怒声道：“放屁！”

宇文烈冷冷一哼道：“出家人不该口出秽语。”

“宇文烈，贫尼不忌血腥。”

“在下非常清楚！”

“那很好！”

宇文烈冷峻至极地道：“杨丽仙，你何不坦白地说出残杀先师的原因？”

老尼登时目射煞芒，厉声道：“宇文烈，你说够了没有？”

宇文烈剑眉一挑，道：“杨丽卿二十年前曾使一位武林高手断足，数日前杀死一位叫戚嵩的老人，这证明她并没有死，你的谎言不攻自破！”

老尼显然十分震惊，厉声道：“你说的是真话？”

“不错！”

“家姐尚在人世？”

“事实已百分之百的证明。”

老尼沉思了片刻，突然狞笑一声道：“现在轮到你了！”

“锵！”的一声巨响，一道铁闸，封住了月洞门。

宇文烈杀机陡炽，大喝一声道：“杨丽仙，血债血偿！”掌势如涛，罩身劈向了老尼。

同一时间，三名妙龄女尼之一，弹身攻向曹月英，这女尼身手相当不弱，曹月英自丧失了吸血狂人所授的邪功之后，身手不过平平，甫一接触，立见险招。

宇文烈与老尼杨丽仙，眨眼功夫，已互拆了五招。

一声惊叫传出，曹月英娇躯一踉跄，女尼的手爪，已抓到了她的胸前。

宇文烈身形魅影般地一晃。惨号刺耳，那抓向曹月英的女尼，口血狂喷，栽了下去。

“砰！”又是一声闷哼，老尼身形连晃，暴退丈余，老脸一片苍白。

宇文烈一个照面之间，毁了妙龄女尼，震伤老尼，这种身法，的确盖世无双。

眼前一黑，接着是一声震耳巨响，又是一道铁闸沉下，把宇文烈和曹月英关闭在走道上。

曹月英首先怆然道：“烈哥，是我把你连累了！”

宇文烈温声道：“别急，一道铁闸算了什么！”

就在此刻，传来老尼杨丽仙的声音道：“宇文烈，如你能交出禁宫之钥，放你一条活路！”

宇文烈肝胆皆炸，不久前蛇心狼人邀截自己，口口声声要活口，原来是为了这个，杨丽仙残害师父于前，谋算自己于后，的确该杀。闻言之下，语意森森地道：“杨丽仙，你在做梦！”

“别怪我心狠手辣？”

“有手段无妨使出来！”

“好，你等着瞧！”

一股辛辣的浓烟，滚滚涌入闸道中，曹月英首先呛咳起来。宇文烈立即闭气封穴，用掌在闸上一试，实胚胚的，看样子相当沉厚。烟雾愈来愈浓，曹月英已发出了唔唔的哼声。

宇文烈心头大急，他虽仗着内功深厚，暂时闭上呼吸，但，并非长法，时间久了仍然无法支持，同时，也难保对方不使出其他恶毒手段。

老尼的声音又道：“宇文烈，如何？一个人如失去生命，任何珍宝对他都无价值可言。”

宇文烈一咬钢牙，提聚毕生功劲于双掌，朝内面的铁闸猛然劈去。

“锵！”反弹的劲流与巨响，震得曹月英几乎昏死了过去。

第二掌。第三掌。铁闸轧轧作响，顶端露出了一条缝。第四掌。

“轰！”然暴震之中，铁闸倒了下去，整个走道都似乎晃荡起来。

走道尽头，两个女尼如泥塑木雕，面无人色。一道黑影，闪电般从走道尽头消失。

宇文烈厉喝一声，弹身射了过去，顺势挥掌，两名女尼应掌栽了下去，惨号声传处，宇文烈的身形业已消失。曹月英花容失色，顺走道追了下去。

转了一个弯，又是一道月洞门，入门是三间品字形的精舍，圈成一个五丈大小的天井，珠光照耀犹如白昼。天井中，宇文烈与老尼杨丽仙互相对峙。

宇文烈满面杀机，杨丽仙老脸一片惨厉之色。空气死寂之中透着无比的杀机。

一蓬青芒闪处，宇文烈掣出了那柄形如铁尺的阎王剑，杨丽仙下意识地退了一步，目中飘过一抹骇色。

宇文烈杀气腾腾地道：“杨丽仙，这是先师成名兵刃，以它来结束这笔

血债，最恰当不过。”声落，阎王剑挟以骇电奔雷之势，劈了出去。

阎王剑只得一招，但奇诡厉辣，世无其匹，出必伤人见血，昔年铁心修罗仗以成名，现在由宇文烈拖展出来，威力尤胜乃师当年。

青芒一闪，惨哼立起，老尼身形一连几个踉跄，鲜血泉喷，一条左臂连袍一齐掉落地面，老脸扭曲得全变了形。

曹月英厉声唤道：“烈哥！”她似乎想说什么，没有说出口。

宇文烈回头望了她一眼，第二次扬起阎王剑。

老尼伸手闭穴止血，纵声狂笑道：“好！好！铁心修罗毁我一生，他的传人取我性命，哈哈哈哈哈……”

宇文烈悚然而震，难道师父真有亏负她的地方吗？她为什么当了尼姑？她为什么也同样隐居了三十年？

陡地，他想起师父临终时，似乎不愿他寻仇，再三追问之下，才说了一个“仙”字，这其中必然大有文章。心念及此，不由脱口道：“杨丽仙，我师父到底欠了你什么？”

老尼片言不发，双目紧闭，面色愈来愈苍白，断臂之处，血泉仍汨汨而冒，脚下已积了一大片血水。

宇文烈下意识地运指点了对方数处大穴，止住血流，再次道：“我师父欠你什么？”

老尼双眼暴睁，厉声道：“欠我命！”

“所以你毁了他？”

“不错！”

“而我现在一样取你性命！”

“你……下手吧！”

“住手！”一声冷喝起自身畔，声音不大，但入耳惊心。

宇文烈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什么时候身边多了一个人，自己竟然毫无所觉，连身后的曹月英，也没有任何动静，想见来人功力业已到了能玄之境，当下本能地横移八尺，一看，发话的赫然是一个仙风道骨的红面老者，身着一袭土葛市长衫，雪白的长髯，垂到了腹部，一见就使人起一种肃然之感。

老尼一见老者现身，突地低下头去。

宇文烈怪剑倒提抱拳道：“老前辈何方高人？”

老人朗笑一声道：“老夫人称‘不死仙翁’！”

宇文烈少头巨震，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他曾听师父生时提起过此老，一甲子之前，武林中出现了三个倾古凌今的人物，合称为“孽道鬼婆不死仙”，两邪一正，三人的出身来历武功，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算来都该是百岁以上的人物了，想不到两邪一正中的一正不死仙翁会在此地现身。

不死仙翁出没无常，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专爱管闲事，但已有四十年左右未现江湖，一般传言，认为这盖世奇人业已物化。

宇文烈重施一礼道：“晚辈失敬了！”

不死仙翁寿眉一扬，道：“你就是轰传武林的铁心修罗第二？”

“不敢，正是晚辈！”

“你到此寻仇？”

“是的！”

“娃儿，寻仇的事到此为止，世间的是非黑白极难分明，总之一切恩怨

情仇，都非偶然。”

宇文烈沉吟不答，虽然面对的是盖代异人，但执傲的性格却不许他如此放手，师仇不共戴天，岂能轻易放手，何况对方的来意还不明朗。

不死仙翁老脸一沉，向老尼道：“杨丽仙，现在你已是出家人的身份？”

老尼合什低声应道：“是的！”

“出家人就该抛却红尘孽念？”

“是的！”

“记得老夫三十年前的话吗？”

老尼悚然而变，目中露出一种愧悔之色，面上暴戾之色全消，怔怔地望着不死仙翁，幽幽地道：“贫尼知悔了！”

不死仙翁皤皤白首一点道：“回头是岸，老夫三十年前曾告诫你情杀两孽均重，若不临流撒足，将遭杀身之祸，你这三十年风月是虚耗了，你虽法号‘息尘’，其实完全相反，尘孽更重，从现在起，立即遣散昔日五更教残余，易地隐修，以赎罪衍！”

老尼合十躬身，激颤地道：“敬谨受教！”

宇文烈对不死仙翁擅自处置自己的索仇对象，深感不满，冷声道：“老前辈，晚辈先师……”

不死仙翁一摇手止住宇文烈的话头，道：“娃儿，你师父临死之际没有嘱你寻仇吧？”

宇文烈怦然心惊，他报仇只是出于一种师徒之义，铁心修罗的确不曾命他寻仇，但不死仙翁怎会知道呢？心念之中，沉声道：“晚辈只是为所当为，代师报仇，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死仙翁正色道：“娃儿，这是你师父自造的情孽，与人天尤……”

“情孽？”

“晚辈不懂得！”

“走，到外面听老夫说因果！”

“这……”

“不必为难，如你对老夫所说不满，可以回头再来，她走不了的！”

宇文烈无奈，招呼曹月英随在不死仙翁之后走出窟洞，洞外谷中，死尸已被清理，此刻不见半个人影。顾盼之间，来到谷外，在林中一块巨石之上坐下。

不死仙翁悠悠地道：“三十年前铁心修罗名满武林，冷面铁心，出手狠辣无比，黑白两道闻名丧胆，在一次巧合的机会中，他爱上了五更教主的二女儿……”

宇文烈若有所思地插口道：“二女儿，敢情就是杨丽仙？”

“听老夫说，之后，他又爱上教教主的大女儿，忍心地抛弃了二女儿，这已经是不对了，而在武林各门派讨伐五更教多行不义，被灭除是应该，两个女子在情仇交逼下，选择了前者，仍痴恋着铁心修罗……”

“哦！”

“不说你也明白，就是杨丽卿、杨丽仙两姐妹，杨丽卿功心计，未几完全夺得了铁心修罗的全部感情，杨丽仙因爱成恨，加上铁心修罗曾参加除灭五更教的行动，她誓言报复，被老夫劝阻而出了家，以后事，你可能知道了？”

“是的！”

“你是否仍准备为师父复仇？”

宇文烈沉思了片刻之后，沮丧地道：“晚辈放手了！”

不死仙翁一点头道：“你做对了，武林劫数已成，你得天独厚，消灾弭劫，非你莫属，盼你好自为之，记住一点，少造杀孽，善体天心！”

“晚辈记下了！”

不死仙翁目注曹月英道：“你当悬崖勒马，否则将步杨丽仙的后尘！”

这话不但曹月英芳心巨震，连宇文烈也大骇不已，凝重地道：“老前辈有先知之能？”

“老夫精研易理，略通风鉴之学。”

曹月英下意识地瞟了宇文烈一眼，垂下螭首。

不死仙翁双目陡射奇光，迫视着宇文烈道：“娃儿，老夫看你面冷心热，对情关两字，多加留意，再见了！”了字出口，人已一晃而没。宇文烈方待动问有关杨丽仙的下落，对方已幽灵般地消失，不由大为气沮。

曹月英一直困惑在不死仙翁的那句警语中：“若……若不悬崖勒马，将步杨丽仙之后尘……”这是指什么而言呢？难道是指自己对宇文烈的一片情？她不敢这样想，却又不能不想，事实非常明显，除宇文烈之外，她没有爱过任何人，这是她最珍贵的初恋，难道注定是悲剧收场？她知道宇文烈已有妻子，然而却情难自己。古往今来，即使是大智大慧的人，能勘破情关的能有几人？悬崖勒马，又有几个人能办到？

她知道这无异是春蚕作茧，然而，她愿意吐尽情丝。心念之中，她不觉地发出了一声幽怨的长叹。宇文烈蓦然一惊，道：“英妹，你在想什么？”

曹月英幽凄地一笑道：“没有什么，偶然想及身世而已！”

“英妹，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谢谢你！”

“英妹今后行止如何？”

这句话，像一柄利剑，直刺到她芳心深处，登时眼圈一红，苦笑道：“我到哪里去？我该做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宇文烈心弦一颤，他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但，耸尽量避免接触到主题，不死仙翁对她下的警语，对他又何尝没有暗示的意味，当下淡淡地道：“英妹，桐柏派难道真的只剩下你一个人？”

曹月英眼睛一亮，激动地道：“还有些幸免于难的门人流落江湖！”

“令先尊惨遭奇祸，难道你不想重整桐柏派，以慰先灵？”

骨肉情深，曹月英登时秀眸蕴泪，咬牙道：“我时刻未忘这杀父之仇，但，以我的力量，如何报这仇？”

宇文烈豪气干云地道：“英妹，死城肆虐武林，这已不是某一门派的单独问题，我有一个决定，誓要摧毁死城，夺回十二门派的失经。”

“烈哥，我佩服你的胆识！”

“谈不上，为所当为而已，英妹，我得向你道再见了！”

曹月英芳容一惨，道：“你要走了？”

“是的！”

“我……”

“怎么样？”

“我永远爱你，再见！”最后两个字，几乎是带着哭音说的，娇躯一弹，

飞奔而去。

宇文烈心头一酸，他想叫住她，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他想起了不死仙翁的那句警句——悬崖勒马。他能怎样，他已有了一个名份上的妻子姜瑶凤，他不能爱人，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他怔怔地坐在大石上，意识从紊乱而变为一片空白。他什么也不想，连自己的存在都忘记了。

突地，一个娇脆的声音道：“烈哥哥，我在找你！”

宇文烈一跃而起，一个绿衣人影，亭亭玉立身前，她，正是白小玲，想起自己险遭她母亲的毒手，诛心人惨遭迫死，俊面陡地沉了下来。

白小玲笑态依然地道：“为什么？”

“你应该明白。”

“我当然明白，我已尽了力，但事与愿违，奈何？”

“此话何解？”

“我谎言传柬，目的就是希望你逃过家母的追踪……”

“是这样吗？”

“为什么不是，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意？”

宇文烈下意识地心里一荡，仍然冷漠而怒意地道：“你不是说你母亲已经放弃了下先师的一段仇？”

白小玲笑容一收，幽幽地道：“烈哥哥，我不得已欺骗你，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企图说服母亲……”

宇文烈咬紧了钢牙道：“她不但要置我于死地而后甘心，最可恨的是她活活逼死了诛心人！”

“误会？哈哈，这误会未免太残酷了！”

“烈哥哥，听我说，她以为对方是仇人……”

“白世奇？”

“是的！”谁知结果却不是，奇怪的是诛心人毫不分辨，待于默认，而且口吻之间也以白世奇自居，所以……”

宇文烈内心激动无比，但表面上仍维持冷静，沉声道：“令堂与白世奇有仇？”

“是的！”

“什么样的仇？”

“不知道！”

“你可以去了！”

白小玲粉腮一变，厉声道：“你赶我走？”

宇文烈在潜意识中，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绝世美人，然而理智却使他把这意念永远地埋葬，他有妻子，他失去了爱别人的资格，何况对方承认是白世奇的仇人，根据真如和尚的传讯和诛心人的话语，白世奇毫无疑问是自己的生父，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慧剑斩情丝。心念数转之后，道：“玲妹，在我们没有破脸相对之前，我们仍是朋友，我永远记住你对我的情意，只是我有一句话非说明不可！”

白小玲颤声道：“你说吧……”

“我决心要替诛心人报仇，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白小玲连退三步，粉腮一片痛苦至极之色。

宇文烈咬了咬牙，断然道：“玲妹，我很对不起你，但我非这样做不可，希望你能谅解。”

白小玲凄楚地道：“烈哥哥，那太可怕了！”

宇文烈闭口不语，他能说什么呢？放弃这仇恨吗？不可能，撇开诛心人的事不谈，如果有一天证明父亲白世奇真的已命丧死城，这一段仇仍然要自己接着，似乎冥冥之中作了这极端的安排，根本没有转弯的余地。

白小玲窒了半晌之后，道：“烈哥哥，诛心人不为自己辩白，以面具掩了本来面目，而且显然以白世奇自居，甘愿自决而死，这不是偶然的，其中大有文章，据家母说，白世奇一日不除，她便一日感到死亡的威胁，同时白世奇的为人武林共知，你能怪家母的做法吗？”

宇文烈听别人公然谈论自己父亲的为人而无法辩白，事实上，他父亲在失踪前这段时间的作为，的确人神共愤。

而诛心人先默认是白世奇，后来甘愿代人受过的自绝，若非白小玲的母亲揭开他的面具，这个谜将永远无法揭开，现在经白小玲一提，再想及诛心人对他的态度，显示其中大有蹊跷，无可置疑的是诛心人与他一家之间，渊源相当深厚。

可是，这个谜能否揭穿呢？母亲死了！诛心人也死了！父亲白世奇据诛心人说已命丧死城！三个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这谜底势将永远不能揭晓。

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不死仙翁，也许他能知道些端倪？！

白小玲见宇文烈陷入沉思之中，知道他的话已打动了他的意念，跟着又道：“烈哥哥，你肯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什么，你说？”

“在事情真相未明之前，请你别与家母作对！”

“这……”

“我会尽量设法打听这一段仇怨的始末内容！”

“好，我答应，不过话说回来，我不采取主动，但若被迫的话又当别论？”

“好的！”

“还有，将来事实证明诛心人是屈死的话……”

白小玲盈盈欲泣地道：“我，该怎么办呢？烈哥哥，我爱你，但也爱母亲，你和母亲在我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会爱上你？为什么偏偏加入了这一段仇……”悱恻幽怨之语，令人鼻酸。

宇文烈几乎有些情不自禁，然而，冷傲的性格助长了他的理性，中年美妇酷毒的手段，使他想起来便觉不寒而栗，他内心承认爱她，然而岂能以儿女之私陷自己于不孝不义，他必须极端理智地处理自己的感情。

师父，与她母亲有仇。诛心人，被她母亲逼死。父亲白世奇，也是她母亲的仇人。再加上自己是有妇之夫。如果放任情感自然发展，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心念及此，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作了明智的选择，让这一段情，永埋心底，虽然而这选择是痛苦的，但，他愿意饮下这爱的苦酒。

他的俊面回复了往常的冷漠，悠悠地道：“玲妹，现实虽然惨酷，但却不容人逃避，我愿永远记住这一段心意，即使将来我们因了某些原因而不得生死相拼，我一样会保持这段回忆！”

白小玲花容一惨，泪水夺眶而出，不能爱其所爱，该是世间最痛苦的事。两人进入了可怕的沉默，甚至不敢让目光彼此接触。

久久之后，白小玲突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道：“烈哥哥，我找你是有事的！”

宇文烈一震道：“什么事？”

“关于禁宫之钥……”

“怎么样？”

“你听说过空空祖师其人否？”

“这……倒是不听说过！”

“他是偷窃之祖，手段的高明堪称空前绝后。”

宇文烈精神大振，急声道：“是他下的手？”

“是的！”

“你怎么知道？”

“有人见他在天台山附近现踪，不过……”

“不过什么？”

“这事已传出江湖，找他的将不止你一个人。”

“那倒不足虑，空空祖师下落如何？”

“可能在南昌城附近！”

“他的形貌如何？”

“瘦小干枯，白发无须，极易辨认。”

“功力如何？”

“轻功一道堪称惊世骇俗，掌指功夫也算得上一流！”

“好，谢谢你！”

“我该走了！”

宇文烈但觉一股莫名的凄惊情绪，涌上了心头，不由脱口道：“你走了？”

白小玲凄婉地一笑道：“我为什么不走？烈哥哥，珍重！再见！”

宇文烈有些茫然，木呐地道：“你也珍重！”

白小玲娇躯一挪，向前走，但脚步有若千钧之重，走了不到十步，便再也提不起脚来，那被勉强抑制的满腹幽怨，在刹那之间，全部奔放，终于哭出了声。香肩剧烈地抽动，哭声愈来愈大，似乎，她要借哭来发泄心中的哀怨。

宇文烈心头起了极大变化，他的冷漠是装出来的，他爱她，这事实不能骗自己，尤其一个面冷心热的人，他的爱是真挚的，强烈的，一旦感情冲破了理智的藩篱，势将一泻千里，不可收拾。

在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之后，他终于走了过去。

“玲妹！”这一声呼唤是颤栗的。

白小玲猛地扭转娇躯，扑向宇文烈的怀抱。

宇文烈本能张开双臂，软玉温香抱满怀，哭声虽已止歇，但抽咽未停，娇躯的震颤，使宇文烈血行加速，心跳怦怦。

“烈哥哥，我不后悔爱上你，我只恨命运！”幽幽痴情语，直打进宇文烈内心深处。

“玲妹，我……”

“烈哥哥，把我抱紧些，我怕……”

“怕什么？”

“怕失去你呀！”

“玲妹，你知道我是有妻子的人了……”

“我知道，我也看得出来，你并不爱她，不但如此，存在你们之间的似乎是一种隐恨，烈哥，我只要你，什么我也不管！”

她仰起了带着两朵梨花般的粉腮，双目射出灼热的情焰，樱唇微微抖动，

半开半合，似在期待某种慰藉。

宇文烈的心跳得更紧了，整个身躯似被置在烈火之中。他想推开她，他知道事实演变后果，然而，他已失去了这股力量。四片颤动的唇瓣，逐渐移近……

蓦在此刻，一声震耳冷喝，倏告传来：“你俩不能这样！”

宇文烈与白小玲几乎是同时抽身后退。三丈外，鬼魅似地站着一个青衣蒙面人。白小玲粉腮一片铁青，双眸闪动着熠熠的杀芒，她恨透了这蒙面人撞破她的好梦。

宇文烈寒着脸道：“阁下何方高人？”

青衣蒙面人冷冷地道：“诛心人！”

宇文烈心头一震，厉声道：“什么，阁下也叫‘诛心人’？”

“一点不错！”

“不是开玩笑吧？”

“开玩笑，难道我不能叫诛心人？”

宇文烈陡向前跨了两个大步，沉声道：“诛心人已经死了！”

蒙面人嘿的一声冷笑道：“可是我没有死！”

“不许阁下用这名号！”

“为什么？”

“诛心人是在下最尊敬的人，决不许别人冒他的名号！”

“孩子，谁是‘诛心人’？”

“他已经死了！”

这一声“孩子”叫得宇文烈心头一颤，这像是已死的那个诛心人的口吻，这蒙面有冒诛心人的名号，有什么企图呢？

心念之下，冷极道：“阁下可否不用‘诛心人’为名号？”

“如果我说不呢？”

“在下不得已只好杀人。”

“你又怎断定不是他冒我的名？”

宇文烈登时语塞，对于那诛心人，他一无所知，仅知他是一个神秘而似乎与自己有极深渊的人，他是谁？他不知道。江湖中在此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诛心人这一号人物，那到底是谁冒谁的名？青衣蒙面客接着又道：“孩子，天下事真真假假，不必太认真，你尊重他的人，而不必尊重他的名，名号只是一个人的记号，记号随时可以改变，比如说你，所尊重的诛心人，你对他的来历一无所知……”

宇文烈心头一震，道：“阁下怎知在下对那诛心人一无所知？”

“孩子……”

宇文烈冷哼了一声道：“在下不喜欢这个称呼！”

青衣蒙面人淡淡地道：“你会接受这称呼的，当你知道我是谁之后。”

宇文烈心中一动，道：“阁下是谁？”

“真正的诛心人！”

“阁下是真正的诛心人？”

“一点不错！”

“在下不认识你，真也好，假也好，彼此素无瓜葛！”

“你如此肯定？”

“当然！”

“孩子，你对那诛心人感到迷茫，对他的行为困惑，有许多谜存在你的心底，极想了解，是吗？”

宇文烈面色变了，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的确，这些全是他心中的话。

“阁下难道清楚？”

“不错，他知道的我完全知道，还有他不知道的我也知道！”

“阁下到底是什么人？”

“其身当丧，其心可诛，孩子，我是诛心人！”宇文烈震惊了，这两句话，正是当初那诛心人所说的，而这诛心人，也是一样的口吻，为什么？天下究竟有多少诛心人？

“如此，在下要问了？”

“问吧，不过有话先说明！”

“什么话？”

“你的身世该知道的，你已经知道了，还有些目前不该知道的，你不必问，我不会回答你，其余的你问吧！”这又是那已死的诛心人的口吻。

宇文烈要问的，正是有关自己身世之谜，闻言之下，沮丧地道：“我不问了！”

青衣蒙面人沉声道：“也好，有些事时机成熟，你会知道。”

一直呆在旁边的白小玲，突然开口道：“阁下不速而至，当非偶然？”

两道寒芒，穿过蒙面巾的小孔，直射在白小玲美极而含愁的粉靥上，悠然道：“你说对了，我是有为而来！”

宇文烈接上话头道：“阁下说出来看？”

蒙面人声音显得十分凝重地道：“你俩可以建立兄妹般的情感，但不能相爱！”

白小玲花容大变。

宇文烈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噤，厉声道：“为什么？”

“为了你们不能相爱！”

“为什么不能？”

“将来你会知道！”

白小玲忍不住愤恨地叫道：“阁下是什么意思？”

蒙面人冷冷地道：“为了你好，为了防止悲剧上演。”这话，与不死翁的警语不谋而合。

宇文烈此刻神志十分清醒，理智再度抬头，他想到诛心人之死，想到师父与父亲与白小玲的母亲有仇，也想到名义上的妻子姜瑶凤，俊面不自觉地浮现一抹苦笑，怆然而笑，这笑他表他心中重新下了决断——他不爱她。

白小玲何尝想不到这些，但她无法收回已经奔放的情感，她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她的一缕处女心丝，已牢牢地系在宇文烈的身上，即使明明是一出悲剧，她也愿意演下去，不管那即将来临的多么可怕。

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人性的悲哀。

突地，一线灵光掠过她的脑际，她想到了宇文烈的妻子姜瑶凤，以姜瑶凤的功力而论，出身决非等闲，像蒙面人等，极有可能是她的同门或长辈，不死仙翁也可能被对方利用，他们以耸听的危言，来防止宇文烈爱上别的女子，是顺理成章的事。心念及此，她似乎从绝路中觅到了生机，粉腮一沉，向蒙面人道：“阁下所使的手段不但有欠光明，而且……”

“而且怎样？”

“而且近于卑鄙！”

青衣蒙面人哈哈一阵狂笑道：“本人倒愿闻其详！”

白小玲表现无比坚决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爱他！”

宇文烈的心弦为之大大地震颤，他想不到她会说出这样痴情而大胆的话。

青衣蒙面人平静地道：“白姑娘，你应该冷静一点，不要太冲动！”“我很冷静，我猜得出阁下的用心！”

“本人的动机业已表明，别无其他用心。”

“我也郑重声明，没有人能分开我们！”

“有的，在不得已的时候，但，那将是非常不幸的事。”

“阁下何必故作危言？”

“一点也不，这是必然的事实。”

“既是如此，阁下何必掩饰行藏，不肯示人以真面目？”

“白姑娘，这是本人私事！”

“我爱宇文烈也是个人的事，何劳阁下操心？”

青衣蒙面人长长一叹道：“白姑娘，你是聪明人，你该想得到目前的处境，别的不谈，单只说摆在目前的一个问题，假使令堂毁了宇文烈，抑或宇文烈伤了令堂，你当如何？”

这句话犹如千斤巨锤，敲碎她的芳心。她知道这可能，但她尽朝好处想，但一经说破，情况就不同了。登时粉腮大变，娇躯乱抖，秀眸中泪光晶莹。

宇文烈却是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

青衣蒙面人紧迫着又道：“白姑娘，如果能化儿女之情为友情，有一天你会……”

白小玲不等对方说完，嚤的一声，弹身疾奔而录。

“玲妹！”宇文烈本能地脱口叫了一声，弹身便待……

青衣蒙面人以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横身一拦，道：“孩子，由她去吧！”

宇文烈怅然若失地望着白小玲消失的方向，默默无语。

青衣蒙面人以一种充满了慈爱的温和声音道：“孩子，听说你已经结了婚？”

宇文烈木然地一颌首道：“是的！”

“你爱她吗？”

这……”

“一日夫妻百日恩，真正的婚姻，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你应当爱她，不要三心两意，自毁幸福！”

宇文烈心中一动道：“阁下莫非真如白小玲所料，是为了作鲁仲连？”

“绝非其事，孩子，这完全出于一番善意。”

“对不起，这是在下的家务事！”

“孩子，你嫌她丑？”

这话使宇文烈一窒，这未始不是原因之一，爱美是人的天性，至贤难免，但最大的原因还是被对方强迫成婚，使他发出了强烈的反感。闻言之下，不自然的一笑道：“这倒没有！”

“没有最好，关于白小玲，你应该理智，我诚心希望你对她能将儿女之

私，化作高超的友情，以免铸成终生之恨！”

“在下自有主张！”

“孩子你很高傲！”

“在下生性如此！”

“言尽于此，我们会常见的，我走了！”话落人杳，行动的确近于鬼魅。

宇文烈困惑地摇了摇头，他已无法分析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尤其这自称诛心人的青衣蒙面怪客，使他有如置身五里雾中。一种潜意识的作用，使他弹身朝白小玲消失的方向奔去。

他没有任何目的，只是一种茫然的行为，不受意念控制的行为。无论男女，在性格上有一个共通的弱点，那便是失去才觉珍贵，而不能得到的愈想得到，也唯有不能得到的，似乎才是最完美的，许多悲剧，都在这一个概念之下产生，无法防止，也无从阻遏。

奔了一程，官道已遥遥在望。蓦地，两条极为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宇文烈心中一动，展开身形，像一道轻烟般飘直过去，渐行渐近，他看清楚两人是谁，一个是甫告离开的白小玲，另一个赫然是死城殿主沈虚白。白小玲与沈虚白会在一路，的确大出宇文烈意料之外。对沈虚白的旧恨，勾起了他的杀机。

白小玲与沈虚白并肩缓缓而驰，根本不知道杀星已随在身后。两人的对答，隐隐传入宇文烈的耳鼓。

“玲妹，我找得你好苦……”

“说过一次足够了。”

“玲妹，谁欺负你，我替你报仇？”

“你办不到！”

“你未免太小看我了？”

“哦！”

“玲妹，你记得唐人李太白那首《长干行》吗？”

“怎么样？”

“开头是这样！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什么意思？”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从我懂事起……”

“住口，我不爱听！”

一股莫名的妒意，冲上宇文烈的心头，他记起不久前自己中计被擒，与姜瑶凤同被囚在石洞之中，沈虚白曾说过：“……有你在她不会爱我……”这显示了白小玲对自己确是一往情深。像沈虚白这样的为人，配得上白小玲这天仙化人吗？

他已经下决心，不接受她的爱，然而，此刻，他感到无法忍受，这证明了一件可怕的事实，他仍然撇不下这段情，没有爱就没有嫉妒，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对方恰巧是他恨如切骨的人，妒与恨使他再也无法自持。

“站住！”厉喝声中，人已到了两人身后。

白小玲与沈虚白双双骇然回身，白小玲惊喜地唤了一声：“烈哥哥！”

这声情切的呼唤，在此刻宇文烈的心头，可说别的一番滋味。

沈虚白一见宇文烈现身，如逢鬼魅似的面色惨变。这真所谓是冤家路窄了。

宇文烈瞟了白小玲一眼，然后目光一变，两道煞芒，罩定了沈虚白，声

音冷得像极地寒冰似地道：“沈虚白，我们又见面了！”

沈虚白已完全失去了平日的潇洒神态，但面上阴云极浓，眼珠不停地转动，似在寻思应付之策，闻言之下，微见畏怯地阴阴一笑道：“烈兄，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宇文烈面目已笼起了一层恐怖杀机，不屑地一哼道：“姓沈的，亏你有脸称兄道弟，坦白告诉你，此地便是你埋骨之所！”

沈虚白面色又是一变，额上已渗出了汗珠，厉声道：“宇文烈，你准备怎么样？”

“杀你！”

这两个字极具份量，令人听来不寒而栗。

沈虚白斜眼一瞟白小玲，道：“你吃醋了？”

白小玲芳容一变，正待开口，宇文烈大喝一声：“放屁！”掌扬之下，一道排山掌力，撞向了沈虚白，挟怒出手，而且杀机早存，这一击威力之强，的确令人咋舌。

沈虚白鬼魅似的一飘身，弹开丈外，虽已避过主锋，但仍被涌卷裂空的劲气带得一个踉跄。

白小玲已退到两丈之外，粉腮上的神情极为难看。

宇文烈怒哼一声，呼呼连劈三掌，三道撼山栗岳的劲气，分从三个不同角度卷出，笼罩了五丈宽的地面，虽是三掌，但快得犹如同时劈出。

沈虚白身法再奇，除了硬接，别无他途。震耳巨响声中，挟以一声闷哼，沈虚白口血飞溅，一交摔出八尺之外，坐地不起。

宇文烈身形一弹，立掌如刀，朝沈虚白当头切下。

沈虚白折扇猛地迎着宇文烈一张一扇……

白小玲尖叫一声：“毒！”

宇文烈不由一窒。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沈虚白一个翻滚，到了丈外，起身便逃……

“哪里走！”喝声与掌并出。

栗人的惨号起处，血箭激射，沈虚白像断了线的风筝，飞泻到五丈这之外，“砰！”然一声，仆地不起。

宇文烈咬子咬牙，大步走到沈虚白仆卧之处，缓缓扬起了手掌，寒声道：“沈虚白，你早就该死了！”

蓦地，白小玲娇躯一弹，激动地道：“烈哥哥，不要杀他！”

宇文烈一愣，道：“为什么？”

白小玲显得有些慌乱地道：“我请你不要杀他，可以吗？”

宇文烈心念疾转，白小玲与沈虚白既是青梅竹马之交，她对他不能没有情份，也许她在对自己求爱而无所获之余，转而爱他……

心念之中，一收掌道：“玲妹，你不愿意她死？”

“是的！”

“你……”

你什么，他没有说出来，本来他想说你爱他，但他怕说出这字眼，他内心感到一阵怆然，他爱她，然而现实却不容许他爱她，每一次见她的面，或是思念所及，都会产行一种矛盾的痛苦，一个人，理智再坚强，要想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感，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白小玲幽幽地道：“烈哥哥，怎么样？”

宇文烈长长地吁吁了一口气道：“我答应你不杀他！”

“小妹这厢谢过！”

“用不着了，玲妹，愿你幸福！”

白小玲杏眼圆睁，茫然不解地望着宇文烈，一时想不透愿你幸福四个字的含义。

就在此刻，沈虚白突地摇晃着站起身来，狠声道：“宇文烈，你有种就杀了我！”

宇文烈怒极而笑道：“沈虚白，若非看在白姑娘份上，你一百个也死了！”

“你别后悔？”

“呸！凭你……”

“宇文烈，有种的到死城来，本人随时恭候招魂！”

宇文烈狂笑一声道：“沈虚白，你不说我也会到死城的！”

白小玲粉腮大变，厉声道：“烈哥哥，死城你不能去！”

宇文烈淡淡一笑道：“玲妹，势在必行，再见了！”说完，弹身疾掠而去，他不愿也不敢面对这痴情的女子，他怀着无比的黯然之情离开，内心感到一种幻灭的悲哀，这行为其实就是逃避。

他希望白小玲真的爱沈虚白，这样，她的情感算有了寄托，他又希望她不爱沈虚白，因为沈虚白不配占有她，然而他自己呢？何以自处？

他为他自己竟然毫不犹豫地放过沈虚白而惊奇，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恨，他该杀他！为了爱，他也该杀他！

他想，这样做也许对白小玲的一片痴情是一种变相的补偿，然而，这样做对吗？让一个心爱的女子，投入豺狼的怀抱！由此，他想到沈虚白激他闯死城。死城，在武林中仍是一个恐怖的谜。死城，他是无论如何必须去的。

父亲白世奇之谜！神风帮失踪江湖之谜！杨丽卿下落之谜！师父挚友无情剑客被囚之谜！

他个人与死城所结的仇，还有就是当今十二门派的传派之宝，全部被死城以卑鄙手段囊括，为了武林的安危，他已下决心消灭这祸胎。

心念之中，他觉得个人儿女之私，是次要的了。一股豪雄之气，从他的内心升起。他对自己的行止，作了一番盘算，先到南昌，探索空空祖师，寻回被窃的禁宫之钥与地图，那地图是恩人诛心人所托，关系十二门派的命运，现在诛心人死了，即使拼却性命，也得把它寻回，才能对死者有所交代，这几样做完之后，便直赴死城。

南昌——人杰地灵，是个藏龙卧虎之地。

这一天黄昏时分，南昌东门外十里的乱葬岗，人影幢幢，似在搜索什么东西。

坟堆之间，零零散散地横着十几具尸体，每一具尸体，死状完全一样，都是两太阳穴洞穿，血迹淋漓，惨不忍睹，这下手的人，真可算得上是心黑手辣。

这时，一个身穿土蓝布大褂，头戴遮阳笠的神秘人影，晃悠悠地飘入了乱葬岗。

夜色渐浓，乱葬岗上的人影有增无减，远远望去，似乎在鬼火飞萤之中，穿插着无数魅影，加上荒草萋迷，颓冢累累，益增恐怖之感。夜鸦被惊，不住地嘎嘎扑翼而鸣，有些神哭鬼号的况味，令人动魄惊心。

坟场边缘，一株枯死了的老树下，幽灵似的站着一个人，看上一

去像一截枯槁的树桩。

一个黑衣人，急奔到黑袍蒙面客之前，单膝一曲，低声道：“秘字第五号禀告！”

黑袍蒙面客声音冷得简直不像是发自活人之口，道：“情况如何？”

“从死者伤口判断，下手的是空空祖师无疑。”

“死的都是些什么人？”

“无极派三名弟子，鄱阳湖十八寨总寨属下三堂四香主，本门四六、四七两号！”

“还有什么发现没有？”

“东海黄金城已有十名高手到达现场！”

“铁心修罗第二是否现踪？”

“还没有见报！”

“好，下去，传令本门所有弟子，不奉命令不许与人发生冲突。”

“遵命！”

秘字第五号躬身而退。

紧接着，另一个黑衣人如飞而至。

“秘字第一号参见总监！”

“免！有何探报？”

“中央古冢发生情况！”

“什么情况？”

“吸血狂人横尸墓前，两太阳穴洞穿，据推断是死于空空祖师的夺命锥。目前群雄全向古冢集中，有人提议毁墓！”

“嗯！空空祖师行事神出鬼没，身法盖世无双，在场的恐怕没有人能拦阻得了，如果他真的隐匿墓中，必有秘道通往别处，毁墓是多此一举，现在传令所有巡察弟子与密探，全力监视坟场四周，如有发现，秘号传讯，采取紧密跟踪行动！”

“遵令！”

秘字第一号施礼而退。黑袍蒙面客弹身往坟场中央泻去。

这里，另一条人影，在不远之处现身，正是那头戴遮阳笠，身穿土蓝布大褂的神秘人，他的笠沿拉得低低地只露出半个下巴。

神秘人冷笑一声，也朝坟场中央射去。

坟场中央，一座半被荒草湮没的古冢，巍然屹立，这古冢不知建于何代，也不知埋的什么人物，它是整个乱岗上，最大的一座坟墓，墓碑已完全被风雨侵蚀，再加上苔痕累累，纵使碑上留有残余字迹，黑夜中也无从辨认。

为数近百的各色武林人众，在古冢四周布起了一道人圈。嘈杂的语声，击破了坟场死寂而恐惧的氛围。蓦地，一个焦雷也似的声音道：“老神偷准匿在墓中无疑，朋友们，请闪一些，咱家要劈墓了！”

全场噪音顿息，但却没有人移动。发话的赫然是一个披发头陀，手中一把方便铲大无比，少说也在三百斤以上。

披发头陀目如寒星道：一扫近身的人，再次道：“各位闪开些！”

一个尖细的声音道：“在场的都不是三岁小孩，要劈就动手，何必装模作样！”

披发头陀猛地回身，目光扫向发声之处，暴喝道：“哪位朋友？”

“区区在下！”

一个文士装束的中年人，一摇一摆地走了出来。

“你算什么东西？”

“阁下又算什么东西？”

“咱家鄱阳十八寨总寨处堂堂主明月！”

“嗯，地头蛇！”

“你报上名来？”

“区区在下儒魔！”

人群中起了数趋势惊呼，显然儒魔的名头不小。

明月头陀嘿地一声冷笑道：“倒是洒家失敬了，儒魔阁下眼里想来没有洒家这一号人物？”

儒魔不屑地道：“阁下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

明月头陀当着群豪之面被辱，这口气说什么也吞不下，怪吼一声，呼的一铲向儒魔当头击落，声势令人咋舌。

儒魔身形似魅，轻轻向旁一闪，道：“在下不想打架，阁下还是办你的事吧！”明月头陀一铲击出，对方人影已杳，竟然硬生生地半途把铲撤回，闻言之下，气势汹汹地道：“儒魔，洒家要教训你目中无人！喝话声中，一连击出一铲，上下左右中全在铲影笼罩之内，铲挟劲风，卷起漫天黄尘，势道的确骇人听闻。

风停尘息，儒魔若无其事地站回原来位置，没有看出他是如何闪避开的。

明月头陀铲头拄地，气呼呼地不发一语。

儒魔以尖细刺耳的声音道：“阁下，还是办你的事吧！”

明月头陀大吼一声，抡起如山铲罩向了儒魔。

“住手！”

喝声挟闷哼俱发，明月头陀蹬蹬蹬连退数步，张口喷出一股鲜血。全场为之哗然。

就在此刻，一老者三中年同时欺身入场，各占一个方位，把儒魔半围在居中。

儒魔冷冷地道：“四位想必也是总寨属下？”

其中那老者重重地哼了一声道：“阁下恃技凌人，未免太小觑鄱阳十八寨了！”

儒魔不经意地一笑道：“是非自有公论，在下一向不注意这些虚文小节，四位的意思怎么样？”

“请阁下还个公道！”

“讲打？”

“老夫等极愿领教！”

“好极，四位上吧！”

四人各发一声怒哼，就待出手……

突地，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道：“你们不是他的对手，下去！”四人连同明月头陀片言不发，恭谨地退了下去。

一条纤影，袅袅入场，在星光掩映下，仍可看出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徐娘。

儒魔尖着嗓子连笑数声，双手一拱道：“总寨主光临，在下失迎了！”来的，竟然是鄱阳湖十八寨的总寨主。“阁下太谦了，余素娥有幸得会高人……”

“哈哈哈哈哈，余寨主，在下不敢当高人之称！”

儒魔的声音由尖细一变而为粗豪。

“下属开罪之处，本人致歉！”

“不敢当！”

“今晚这么多武林同道驾临此处，似乎不是欣赏阁下与敝寨……”

“余寨主说得是，在下谨致歉意！”

“不必，有的是时间解决，错过今晚吧！”

“在下随时候教！儒魔疾落之后，退了下去，群豪的目光，又回到那座古冢之上。

总寨主余素娥目光一扫全场，娇声道：“本人郑重宣布，鄱阳湖十八水寨退出今晚这场盛会，诸位，失陪了！”娇躯一转，姗姗而没。

十八水寨突然宣布不参与这次索人夺宝的行动，令人费解，总寨三堂主四香主命丧空空祖师之手，明月头陀来势汹汹，声言要毁墓，现在却主动收篷，其中大有蹊跷，但谁也猜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群豪又是一阵窃窃私语。

墓地，一声凄厉的惨号，撕空而起，场中起了一阵骚动。接着一个惊怖的声音道：“夺命锥，是他下的手，他不在古墓中！”

夺命锥是空空祖师独门兵刃，专刺人太阳穴。众所周知。

人影一阵散乱，纷涌向发声之处，地上，多了一具尸体，太阳穴上鲜血仍冒个不停，状极可怖，死者，赫然是刚才要劈墓的明月头陀。

空空祖师又杀了人。而且全场近百高手，竟没有半个人发现对方的踪影，难道他是神。全场一草一木都在监视之中，他如何下的手？多数的人，已感到胆寒。

十八水寨总主余素娥已宣布不参与行动，明月头陀何以仍然被杀？

惨号再起，一声！两声！三声！整座乱葬岗登时沸腾起来。

连续九人伏尸，死状全是一样，两太阳穴被利器洞穿而过，而且死者是分散在四周，并非聚集一处。

空空祖师纵使轻功盖世，也不可能到这种程度，今夜在场，不乏功力卓绝的高手，竟然没有发现对方如何下手杀人，这倒是奇事了。

空气在紧张之中透着恐怖。一阵骚乱之后，又平静下来，但群豪业已分散，不再包围古墓，看样子是采取株守的方式，坐待天明。

坟场外围，四下密布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每一寸空间，即使是一只夜宵蝙蝠，也难越出监视。

由人被杀判断，空空祖师仍在坟场之内，只要等到天明，他将无所遁形。

平静了不到一个时辰，惨号再传。大多数在场的高手，人人自危，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天亮了！乱葬岗上，活人与死尸各占了一半。死的死了，活着的，也是功力最高的，又开始活跃起来。

坟场中央古冢之前，巍然卓立着一个土蓝布大褂的人，一顶遮阳笠遮去了大半个脸孔，只剩下半个下巴露在外面，因此，这人显得分外的神秘。

一个面如僵尸般的中年人，悄没声地掩到了墓前……

神秘人似背后长了眼睛似的适时回身，冷冰冰地道：“你就是死城属下巡察总监万亦秋？”

中年人顿时目射骇芒，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厉声道：“阁下是谁？”

“你的身份没有错吧？”

“不错，你是谁？”

“你别管在下是谁，现在拿命来！”

“阁下好大的口气……”

“你无妨试试看！”看字声落，举步便向巡察总监万亦秋欺去。沙！沙！脚步声含着栗人的恐怖杀机。

万亦秋僵尸般的面上，皮肉连连牵动，他被对方神秘的态度所慑，下意识地向后挪动着脚步。

一退，再退，万亦秋背脊已抵上一块墓碑，心头一震之下，凶性陡发，大喝一声扑上前，右掌横切，左手指戳向神秘人的七坎大穴，一招两式，快逾电掣，而且出手的部位方式，大异武林常轨，令人防不胜防。

“砰！”右掌切实，右手指也同时戳上了“七坎”重穴。神秘人身影一晃，夷然无损。

万亦秋亡魂皆冒，他简直怀疑对方不是血肉之躯了，这一掌一指，即使是一等一的高手，也得当场毙命，而对方竟然若无其事，登时一窒。神秘人嘿地一声冷笑，一掌挥了出去。惨嚎划空，血雨飞洒，万亦秋被震得飞泻到五丈之外，伏地不起。

惨嚎声震撼了全场，所有分散各处的高手，蜂涌而至，把神秘人圈在正中。

神秘人兀立如山，不言不动。

人群中一个声音道：“莫非他就是……”

另一个声音接道：“身材不对！”

一个黑衣人越众而出，厉声道：“阁下何方高人？”

神秘人冰寒至极地道：“你不配问！”

黑衣人面上的肌肉抽动了数下，厉声道：“阁下好狂……”

神秘人依然寒声道：“你是巡察总监手下，还是秘探总监手下？”

黑衣人神色立呈灰败……

——上册完——

